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韓昌黎集

下

韓愈著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韓

昌

黎

集

下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三版

(S4628)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韓昌黎集二冊

每部實價二本書實價國幣壹元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韓愈

12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韓昌黎集

卷十九

書序

與鄭相公書

時鄭餘慶以節鎮興元孟東野稟誌云興元尹以幣如孟氏聘且來商家事卽此書致謝之意誌云元和九年八月丁亥孟氏卒書必是時也

再奉示闈皆緣孟家事

元和九年三月以鄭餘慶爲興元尹餘慶辟孟郊參謀郊挈其妻行至闈鄉暴卒

辭旨惻惻憂慮深遠竊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伏讀感歎

葬事外尙有餘資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爲遺孀永久之賴

音希不知所喻舊與孟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

東野無子孟氏兄弟弟

在江東未至先與相識亦甚循善所慮才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

東野之妻鄭氏

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仗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

孟下或有氏字比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己前後人所

與及裴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業必能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守

無大闕敗伏惟不至遠憂續具一一諮報不宣

諮或作咨愈再拜

與袁相公書

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帶平章事故云相公也公前書薦樊於鄭此又薦於袁後又以狀薦于朝皆見集中

伏聞賓位尙有闕員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恆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

本傳不載宗師為太子舍人墓誌亦不載或略之耳。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宗師弟宗懿宗憲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飢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為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為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與晤語與或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退勇守專未為宰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勉思有所試閣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為欺罔大君子便宜得棄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寶橫棄道側而閣下篋櫝尚有少闕不滿之處篋或作匱少闕一猶足更容輒冒言之退增汗懼謹狀。

與鄂州柳中丞書公綽始自御史中丞出為湖南觀察使後徙鄂岳時方討吳元濬詔發岳鄂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不知兵邪請自行許之引兵渡

江如古名將每戰輒勝其為鄂岳觀察使在元和七年云

淮右殘孽一作賊尚守巢窟或作窟巢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此用莊子語杭自以為武人不肯循

法度頡頏頡音頡作氣勢頡音頡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磨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

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為聲勢而已日或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

武鼓三軍而進之三一陳師鞠旅詩鉦人伐鼓陳師鞠旅注云二千親與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

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蹶死之士蹶也又音提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

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

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或無會集二字。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而在或無而字。臨敵重憤。誠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徒二字。食或作用。非是。或無之。徒二字。又無下之字。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愈再拜。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彰義節度使管申光蔡三州。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兇豎。突元濟也。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圖或作國。非是。握兵之將。熊羆。貔虎之士。貔獸名。說文。羆。獾似狸者。樁俱切。畏懦。躑躅。足迫也。上子六切。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奮上或能字。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關一作開。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真或作直。非是。或無單字。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惠下或有賜字。益一作伏。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歲或作月。又作序。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

卒之以俟其至幸甚諸本幸甚下復出幸甚二字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

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

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百或作占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

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公此議詳見論閣下以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一作可計已與裴中丞相

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裴中丞即度也時憲宗遣度幸甚不宣愈再拜

答魏博田僕射書田弘正始名興先是田季安為魏博節度使元和七年季安卒其子懷諫自立委政於家奴蔣士則衆怒符拜弘正使主軍弘正於是圖其地籍其人以獻于

朝憲宗嘉之詔檢校工部尚書充魏博節度使且賜今名八年十一月公以比部郎中史館修撰為作先廟碑九年弘正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其年公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故曰蒙恩改職事也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尊體動止萬福即日愈蒙免蒙恩改職事不任感懼諸本無蒙免二字今從閣本○免也連上文為句蒙恩者蒙上之恩而改職事也連下文為句使至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欣慰殊深贊善十一郎行弘正子布壁已附

狀已下一伏計尋上達愈雖未獲拜識嘗承僕射眷私猥辱薦聞待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多頃者又

蒙不以文字鄙薄令譏廟碑見遇殊常荷德尤切安有書問稍簡遂敢自疎比所與楊書記書蓋緣久闕

附狀求因閒粗述下情或無求字間或作閑○今按此謂忽奉累紙示問辭意重疊捧讀再三但增慙悚

僕射公忠賢德為內外所宗位望益尊謙巽滋甚謬承知遇欣荷實深伏望照察限以官守拜奉未由無

狀求因閒粗述下情或無求字間或作閑○今按此謂忽奉累紙示問辭意重疊捧讀再三但增慙悚

任馳戀。謹因使迴奉狀不宣。謹狀。

與華州李尚書書。呂本注：絳字以史考之，絳以元和十年二月出刺華州，又公與絳同年，故曰久。故蜀本注實字，非是。

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又作日。乍離闕庭，伏計倍增戀慕，愈於久故游從之中，伏蒙恩獎，知待。或無

最深最厚，無有比者。作倫。懦弱昏塞，不能奮勵出奇，少答所遇，拜辭之後，竊念旬朔不即獲侍言笑，東望

殞涕，有兒女子之感。或無。子字史記非兒女子所，獨宿直舍，公時以考功郎中知制誥，無可告語，展轉歎歎，不能自禁。

華州雖實百郡之首，重於藩維，然閣下居之，則為失所，愚以為苟慮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以疎外自

待。無下或字。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挂時事，務為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親近藥物，方書動作步趨，以致和宜

滯，為國自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謹奉狀不宣，愈再拜。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或作與友人論京尹不臺參書。長慶三年六月，以公為京兆尹，兼御史大

則分路而行，以土主多逐捕，不欲稽留，然非唐制也。順宗實錄云：故事，御史與御史相遇，避尹尚避御史，豈有不臺參之理。當時敕放臺參後，不為例。則知故事須臺參也。又曰：時宰相

惡御史中丞李紳欲逐之，特詔而出紳為江西觀察使，紳朝泣訴，穆宗遂留紳為兵部侍郎。宰相

臺府不協，遂罷公為兵部侍郎，而紳為江西觀察使，紳朝泣訴，穆宗遂留紳為兵部侍郎。宰相

公復為吏部，按貞元十八年，公為四門博士，鶴士十人於陸修，李紳在馬，紳味其平昔之薦

而劾公，公既不言，而世亦未有辨之者，又謂公聲紳以附達，吉獨王黃州答丁晉公書，以謂齒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棟荷。臺參實奏云：容桂觀察使帶中丞，尚不臺參。或無京尹郡國之首，所管神州亦

縣官帶大夫豈得却不如事須臺參聖恩以為然便合宣與李紳不用臺參亦是何典故赤令尙與中丞分道而行何况京尹方云呂丞相本改定亦是以下十九字綴於事須臺參之下仍於却不如下添中丞二字慶善云今本顛倒不可讀當從唐本不知洪所謂唐本者何本也閣杭蜀本只同今文姑以闕疑可也一日不用臺參已下當再出臺參二字義亦自通人見近事習耳目所熟○今按二說皆未安後說雖差勝然文意似亦未足當闕之以俟知者右夫字

稍殊異即怪之其於道理有何所傷聖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停推巡緣府中編迫是實若別差人即是妄說豈有此事小人言不可信類如此亦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止於智者正謂此耳客多自修報狀不得或作不及自修報或作不及修報狀伏惟照察照方作昭○今按唐人書帖用照察字亦多

送陸欽州詩序

陸慘也或無詩字或作送陸員外出刺欽州詩并序一本自此下為第二十卷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欽州朝廷夙夜之賢郡邑游居之良居一作從齋咨涕洟咸以為不當去欽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欽為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齋咨涕洟以為不當去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成或作或而屬下句方從閣本作咸而屬上句○今按莊子有周徧咸之語方本得之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先上諸本有謂字方從閣本云杭本訛咸作或然尙無謂字蜀本始作或為今本易為作謂訛轉甚也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華一陸君之美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諸本如此方從閣杭本光翔下皆有兮字去下無兮字○今按古詩賦有句句用韻及語助者資歌是也

有隔句用韻及分而分在上句之末韻在下句之末者騷經是也。有隔句用韻而上句不韻不分。下句押韻有分者。橋頌之類是也。今此詩方本若用騷歌之例。則華光有分而不韻。其去字一句。又并無也。若用騷經之例。則光翔常用韻。而不當有分。華雖可以有分。而去復不可以無分也。若用橋頌之例。則下三句爲合。而首句不當有分也。韓公深於騷者。不應如此。蓋方所從之本。失之也。今定從諸本。以騷經及賈誼用屈首章爲例。若欲以橋頌爲例。則止去方本首句一兮字。尤爲簡便。但無此本。不敢以意創耳。歛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爲留。我作此詩。歌于遠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孟東野序據集貞元十九年與陳給事書云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此序呂汲公以爲是年作序云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時東野爲溧陽尉云。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爲一作有。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鳥下閣本有獸字。非是。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斂。斂古奪字。或作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方从閣杭蜀本去又字。而取下句尤字。足成一句。不成文理。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按上文已再者而假之鳴矣。則此又言人聲之精者爲言。而文詞又其精者。故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字尤字。正是關鍵血脉。首尾相應。處方以三本之誤。遂去又字。而以尤字屬上句。不唯此句不成文理。又使此篇語無次第。其誤尤甚。今悉正之。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假在下。或有於字。夔弗能以文辭鳴。弗或作不。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

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辭或作

有於楚二字莊子蒙人蒙梁地也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

且辭楚威王之聘未嘗仕於楚也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

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奮到奮到在申韓前申韓稱之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

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

嘗絕也其下方無其字然亦未嘗絕也諸本皆有此句方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

以哀其志弛以肆善下或有鳴字浮方從諸本作淳唯蜀本及文苑作浮○今按此數句皆言魏晉以下

本刪去二以字○今按自其聲至四句當為一列其第二第四句古本偶皆脫一字而方必從之遂使

句之短長參差不齊而不可讀正與上李巽書相似其意以為必如是然後為古而不知所謂古者不在

也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諸本如此方從閣本以亂為

下十九字○今按方本極無理蓋因亂而誤為辭又因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

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

魏晉方作晉魏或無古字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或無信字或作善鳴皆

方從閣本無此二字皆非是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

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閣杭蜀苑則下有有字非是若果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

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釋或作釋然者或作者然云顧命王

粘本作不釋然者其語本出莊子或本皆誤也以解或無以字非是

送許郢州序或作送許使君刺郢州序仍注仲與二字或作志雍變云志雍字陸許氏貞元九年進士時于頓節制山南東道鄆於山南為屬邑是時頓斂民方急公因志雍之行序

以規之公貞元十八年上于頓書故云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頓此序十九年作也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公下或有頓字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要下或有也字則道德彰而名問流

問或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恆相求而喜不相遇諸本無喜

字方從闕杭蜀苑得之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世下或有出羣字

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恆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事不從謂不能卒言之也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

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恆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謂觀為

觀察使者恆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繇一作縣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歛不休人

已窮而賦愈急賦或作怒非是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或無下其字刺史

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歛不可以獨急或無下其字如是

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前下或無之字非是既一作即今之言者其有不信

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

之信或作從非是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頰而以規

送竇從事序寶平貞元五年登進士第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甌或作越以下文重出越字考之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

海敵其陽敵一作敵氣上蒸也方從園苑作敵云敵極適也謂鉅海敵蕩其南也○今按敵微扣也字書

海之為物最鉅其所震蕩豈微扣之謂邪園本蓋誤而方必為曲說以附之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

殊著自古昔維一作皆鳥居作夷氣園蜀本作俗○今按島居卉服已見其民俗之陋因又言此

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疫或作疾瀕海之饒固加於

初或云瀕濱也篆文無濱字漢志瀕南山又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之之諸本無復出之字方

如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臨下或有御字詔工部侍郎趙植為廣州刺史貞元十七年以工部侍郎

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扶風人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牟字貽周為東

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

遠也我或作已行之遠文苑如此諸本之或作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貽上或有其宗二字能合文辭以寵榮之

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水上執蘭招魂自魏以後但用三月不用上巳時公為四門博士作此序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一作節。又樂之尤也。尤一作光。四方無鬪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

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閑暇。肇置三令節。舊史云。貞元四年九月。詔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追賞爲樂。五年正月。詔以

二月一日爲中和節。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數此序在貞元壬午。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或

癸未間。公爲四門博士。其云肇置三令節。蓋謂德宗朝始置耳。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無

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下或有少於是總

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醴粢序行。一作序。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

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危冠。與與如也。與與。或作愉愉。从杭蜀本。云。詩。我黍與與。淮南子。善有儒一生。或作

一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以或坐于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見家廣之以文。王宣父之操。見

記孔子學琴於師襄事。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有下或武

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送齊暉下第序。暉或作暉。考唐宰相世系表。當作暉。序云。齊生之兄。爲時名相。出藩于鎮。謂齊暉也。以世系考之。映兄弟六人。昭映暉。照無有暉者。豈暉後改名暉。或照耶。諱

本或作齊暉。或作齊暉。按登科記。映大曆五年。昭映暉。照無有暉者。豈暉後改名暉。或照耶。諱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

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上之人。下或有也。字。或無之。故上之人。行志擇誼。或無故。字之字。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

之人。尅己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爲君不勞。而爲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

可得明而去也。

開杭蜀苑無詳明二字

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讎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

或無下而字。見左氏襄公三年。晉祁奚請老。舉讎舉子事。

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或無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衆之

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

衆下或皆有人字

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

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

然或作是

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虜。今之君

天下者。不亦勞乎。爲有司者。不亦難乎。爲人嚮道者。不亦勤乎。烏虜。猶嗚呼也。古文於乎。烏虜。嗚呼。皆一

嚮道。諸本皆同。但嚮或作鄉。闕苑以人爲仁。殊無文理。蓋所謂人者。指應舉者而言。爲之作嚮道者。謂指

引其道路所嚮。如公之於侯喜。侯雲長之徒。是已其作鄉者。亦音向。與兵書所謂以鄉人爲導者。音義皆

不同。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

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其下或有字。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

之也固久。其餘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

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之兄或無之字。爲時名相。出藩于南。于下杭苑有鎮字。闕本無。○今按

是時洪州只爲江西觀察使。至咸通中。乃有鎮南之號耳。杭苑皆誤。今從闕杭蜀本。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

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其枉或作豈枉。今從闕杭蜀本。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

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一云既屈矣。一作既不得志矣。○

我未也。則此作至爲是。而曰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未下或有至字。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

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覲其親，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為戒。或作拜密來太學，舉明經，累年不獲選。經下或有者字是弗利於是科也。今將易其業，而三禮是習。唐制取士有明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料，三禮科真元五年二月置。願先生之張之也。密將以為鄉榮。或無以字余媿乎其言，遺之言曰：子之業信習矣，其容信合於禮矣。儀字非是抑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利不利邪？誦其習其或並無其字

送李愿歸盤谷序

此序真元十七年作，公年纔三十四耳。東坡云：歐陽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詞而已。余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平生欲效此步。

太行之陽有盤谷。太行山名，在懷州陽南也。盤谷地名，在孟州濟原縣。盤谷之閒，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南山之閒，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盤下諸本皆有旋字，洪氏石本杭本同，或作榭。樊氏石本閣蜀苑刪去。○今按石本之不同，說見於後友人。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于諸本諸本及洪氏石本皆作友。樊氏石本作有。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于諸本從石本。名聲昭于昔，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文苑賞作賜。樊氏石本無此六字。才峻滿前，峻或作俊。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

本貞元中所刻以集本校之或不同疑刻石誤然以其當時之物姑存之以爲佳玩其小失不足校也
詳公此言最爲通論近世論者專以石本爲正如水門記溪堂詩予已論之南海廟劉統軍碑之類亦然
其謬可考 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禁或作禦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則或作且

晉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牛堪序

此篇或在後卷之首閩杭蜀本置此公時爲四門博士堪爲太學生在貞元十九年云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爲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爲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爲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門上或無其字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抑一作御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爲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或無將字遠衆而求識衆一作俗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爲幸矣於一作爲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卷二十

序

送董邵南序

御南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去遊河北公作此送之公詩有嗟哉董生行亦為邵南作也南下或有遊河北三字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性下一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於古閣作於晉云或作聞而無邪字上諸本作古所云語乃相應作吾所聞猶為近之而語勢已微舛矣若曰吾所云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必是謬誤無疑也然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深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為道上威德以警動而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樂毅去燕之趙趙封於招徠之其旨微矣讀者詳之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觀津號曰望諸君。張華云望諸君家在邯鄲西數里。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則軻至燕愛燕之屠狗者高漸離日飲燕市酒酣歌于市中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贈崔復州序

公此序大概與送許鄂州之意同鄂復在唐皆隸山南東道兩序皆言于公頗又皆言民窮歛急意必有所屬也頗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云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長史司馬刺史之佐唐制每州刺史而下長史一人司馬一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丈上或有大字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或無苟有二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恆，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句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

爲也。州或作前縣下或有復出縣字皆非是。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崔君之仁上或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張童子序

子下或有兵曹字。唐制有童子科。公此序甚備。公貞元八年。陸贄下及第童子時。亦升于禮部。故謂伊陸公之門人。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或無大字。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之老二字或作者。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百下或有人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衛謂左右衛兵曹。謂兵曹參軍。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洛師或作洛陽。及鄭或作反鄭云。此序疑作於鄭。序云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是童子以貞元八年。升于禮部。又二年。拜衛兵曹。益通十年也。公十年曾往河陽省墳。墓見祭老成文。序

行。行上或有所以字。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江河或作河江。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瀆告之。或無瀆之。二字。○告。上毒切。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后知宮居而粒食。粒或作穀。

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大或作過。大乎或作過於正。或作大。施之於天下。

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

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爲下或有之字。夫鳥俛而啄。

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強之食。脫或作免。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

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

能卽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不爲上或無而字。爲下或有之字。悅或作惑。弱或作溺。告人或作告之。

余旣重柳請。或作詩。非是。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楊支使序。或作送楊八弟支使歸府。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爲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憑奏辟儀之爲觀察支使。此序乃貞元二十年。公在陽山作。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爲多賢。嘗或作常。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二人下或有字。

羣與博之爲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或無於字。於下或有其字。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

也。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盡或作得。或別有得字。在盡字下。皆可信而得其爲人矣。愈未嘗至

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中丞乃楊憑也。愈日侍言於門下。其來而鎮茲土。

也。而鎮或無而有問湖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字鎮或作鎮去年冬，奉詔爲邑於陽山。貞元十九年十二月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羣與博者，吾何先後焉？儀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本或無於是知以下十七字一本并無聞其言而見其行七字方从閣杭本蓋以造謀○今按此數本互有得失而方尤疎略而又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賢或以成其獨今所定詳密有序，且及羣博，乃與上文相應。而文以輔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夫樂道人之善，以勤其歸者，乃吾之心也。勤或作勸不能五字謂我爲邑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之。

送何堅序堅下本或有歸道州字

何於韓同姓爲近。於或作與按何氏出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後，十一代孫食采於韓，爲侯。列於韓王安爲秦所滅子孫分散居江淮晉以韓爲何氏堅以進士舉於吾爲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爲博士。公時爲四堅爲生，生博士爲同道。生博士或作其識堅也十年，爲故人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不得願而歸，不上或其可以無言邪？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或無賢字貞元十九年九月以道於湖南爲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國子司業陽城爲道州刺史道於湖南爲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爲湖南觀察使或無湖南又字楊作陽皆非是。堅爲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爲屬，道得堅爲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服楊公之令。楊或非是吾聞烏有鳳者，恆出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爲潁川，是烏實集而鳴焉。

川下或有字是或作是鳳鳥也若史可信史或作便堅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已或無已字

送廖道士序公永貞元年自陽山徙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衡南岳也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或無高字獨衡為宗衡下或最遠而獨為

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或無峻水清而益駛五字其最高而橫絕南北

者嶺郴之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測如周禮測上深之測或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州

之字氣之所窮盛而不過或無盛字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選此音讀以宛蟺宛蟺也蟺蚯蚘也扶輿相

音宛蟺市衙切又音善磅音勞磅音滂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

而鬱積體上或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橋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

不能獨當也或無英及橋柚之包五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

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學或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

者邪迷下或有惑沒字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游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秀才序或作進士王舍

吾少時讀醉鄉記上續字無功隋末大儒通之弟也著醉鄉記其次劉伶酒德頌舍其子孫私怪隱居者

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假蹇不欲與世接乃上或有然後字然猶

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或或作不。或無發字。若顏氏子操瓢與箒。一云顏氏之子操瓢與箒。或無子字。曾參歌聲若出

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邪。何下或。有寧字。吾又

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疑衍。建中初。天子嗣位。大曆十四年。德宗即位。十五年正月。改元建中。有意貞觀開元之不續。在廷之

臣爭言事。廷上或。有朝字。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或無。又字。思識其子

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

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其世或作於世。於其或作於是。

送孟秀才序 或注瑄字。元和五年。刑部侍郎崔樞知舉試。洪鐘待撞賦。孟瑄中第。唐書藝文志有瑄。嶺南異物志一卷。其嶺南人。鄭據序云。今年秋。見孟氏子於榔。其十月。吾道於衡

潭以之制。此永貞元年。十月作。○瑄。古滿切。

今年秋。見孟氏子瑄於榔。年甚少。禮甚度。一作脩。手其文一編甚鉅。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吾

固心存而目識矣。○識音志。矣或作也。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荆。累累見孟氏子焉。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吾益

以奇之。吾益或。作余益。今將去是。而隨舉於京師。雖不有請。猶將彊而授之。以就其志。彊而或作。強有非是。况其請之煩邪。

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彊而附。不善

雖不吾惡。吾將彊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又况其細者邪。

送陳秀才彤序 公貞元十九年冬。自御史出為陽山令。過潭州。見陳彤於楊湖南門下。永貞元年。徙豫江陵。送彤舉進士。彤後以元和十三年登第。

讀書以爲學。續言以爲文。非以誇多而鬪靡也。蓋學所以爲道。文所以爲理耳。無以字。苟行事得其宜。出

言適其要。雖不吾而。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穎川陳彤始吾見之。楊湖南門下。謂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楊憑也。之下或有於字。

顧然其長。音祈。願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爲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

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

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時公爲則何信之有。諸本何下有不信之有。以下文意斷絕不相承。應每竊疑之。

後見謝氏手校真本。卷首用建炎奉使之印。末有題字。云用陳無已所傳歐公定本。雖正乃刪去。此一字初亦未曉其意。徐而讀之。方覺此字之爲礙。去之而後一篇之血脈始復通貫。因得釋去舊疑。嘗謂此

於韓集最爲有功。但諸本既皆不及。方據謝本爲多。而亦獨遺此字。豈亦故吾不徵於陳。余下一作而陳亦

不嘗見其真本耶。嘗以告之。又不見信。故今特刪不字。而復詳著其說云。故吾不徵於陳。余下一作而陳亦

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邪。凡吾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陳

生。而不如志者。志上或有其字。今從閣本。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送王秀才序。或作土填。吾常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或無爲字。大而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

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方從閣本作引。○今按以分爲引。蓋草書

其誤何哉。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故下或有苟卿之書。

卿下或無之字。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

於商瞿名字或作名耳或云子弓史記作子弘漢書作子弓又云商瞿授子庸子庸授子弓傳授之序與此不同○駢音寒瞿音渠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

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師字非是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吾或作余太原王瓚示予所

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疾或作遲必至於

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幸或作得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

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瓚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

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荆潭唱和詩序此謂裴均楊翹唐藝文志有裴均荆潭唱和集一卷諸本作裴均非也均字君齊貞元十九年五月為荆南節度使憲十八年九月為湖南觀察使荆即荆南潭即

湖南也公以永貞元年佐均為江陵法曹詳見外集河南同官記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或作集或云卒業字見漢楚元王傳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之音或

是語非而愁思之聲要妙謹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恆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

貴人氣滿志得至若或作若至氣滿志得或作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或無僕射統郡

惟九荆南管夔忠萬澧朗涪峽江陵九郡也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之南或作南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

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

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或作神鬼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

之。屬之欲切。吏苟在編者。咸可觀也。有非是。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均。謂裴書以為荆潭唱和詩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李益時佐幽州劉濟幕。今相國李藩也。公因益來東部。序以送之。蓋勉其歸。使為濟言。率先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也。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公猶在江陵。安得有借朝道語。愈嘗與偕朝。元年六月。公始自江道。

語幽州司徒公之賢。貞元二十一年三月。日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以入其地。迺勞

之使里至。每進益恭。或作狹。累及郊。司徒公紅幘首。鞞袴握刀。左右雜佩。刀下有在字。而讀連下文。左字

為句。謝本又校作在右。○今按若如方意。則當云左。握刀右。雜佩矣。不應云握刀在左。亦不應唯右有佩

也。在為衍字。無疑。梳本誤也。禮疏云。帶劍之法。在左右。手抽之為便。則刀不當在右。謝本亦非矣。左右雜

佩。當自為一句。內則所謂左。弓鞞服衣也。○今按鞞服。皆弓室也。然詩云。言鞞其弓。又曰。交鞞二弓。則鞞

右。佩用者也。○鞞。許戈切。弓鞞。服衣也。○今按鞞服。皆弓室也。然詩云。言鞞其弓。又曰。交鞞二弓。則鞞

字。又可通作虛字。用矣。此弓鞞。謂納弓於服耳。現。矢插房。房。傳抽矢納。俯立迎道。左。道。作寶。非是。某禮

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卽事。某又曰。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存。上。或

又如是一句。方从閣。杭苑粹。無之。○今按此據次第。常有此句。但下文云。上堂。卽客階。坐必東。嚮。若至。上

館。如此。卽是常禮。不足言。唯在府。如此。乃見其尊。事天子使者。不敢以主禮自居之意。當从方本。為是。上

堂。卽客階。坐必東。嚮。○今按。複出二字。古本雖有。然不知是何文理。不足為正也。愈曰。國家失太平。於

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句。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按天寶十四年。范

反。范陽幽州也。其年歲在乙未。至元和九年甲午。數窮六十。一甲子終矣。公此序。元和四年二月以後。為

而上無平字，即又不成文。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益父時官洛陽，公時亦官洛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或無復出東都字，大夫士或作士大夫。其為人佐甚忠。佐謂為兩州從事。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卷二十一

序

送區册序

洪謂區册即區弘，考其始末，非也。貞元十九年冬，公自御史出為陽山令，此序在陽山作，其曰歲初吉當在明年正月也。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陽山縣名，屬連州。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

江上或有水有字，廉或作其。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荒茅篁竹，蜀本作荒。

漢書穀助傳，谿谷之間，篁竹之中，顏曰：竹田曰篁。小吏十餘家，皆烏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語或作說，不下有相字，川畫地為字。

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為而至。上或作事，本北本又作言語不相通。畫地為字，

或無矣字。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觀或作冠。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

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見莊子徐無鬼篇，○蹙許恭切。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虛或作谷，斯或作其。入吾室，聞詩書

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閒也。欣然下或有以字於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

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樂上方無以字。厭下方無乎字。○今按欣然喜陶然樂當爲一例。故諸本皆

定本歲之初吉。或作告。毛氏詩傳云。初吉。歸拜其親。拜或。酒壺既傾。序以識別。識音

此本歲之初吉。朔日也。此蓋通言歲首也。歸拜其親。拜或。酒壺既傾。序以識別。識音

送張道士序。公逸詩有飲城外少室張道士。豈此道士耶。張道士嵩高之隱者。高或作南下同。隱或作有。道。○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中爲道士。以養

其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貢賦之不如法者。諸侯字。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多爲詩以

贈。而屬愈爲序。詩曰。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况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張侯嵩高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劍鋒白差差。

白或作自。非是。恨無一尺捶。或作爲國管羌夷。詣闕三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不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語。

不能伴兒嬉。乃著道士服。衆人莫臣知。臣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平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天空日月

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斯。或从闕。杭寧當不埃報。歸袖風披披。答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

昨宵夢倚門。手取連環持。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霜天熟柿栗。收拾不可遲。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伊。

或作漪。○今按伊水在嵩北。若前兩處作嵩南。即此處不可作伊。若彼作嵩高。則此乃可作伊耳。漪字雖

可通用。然本不從水。只是語助辭。如書斷斷。猶爲人。猶亦是此類。故說文水部無之。但因伐檀。漣漪淪漪。故俗途加水用之。而韓公亦有含風漪之句。則此作漪亦未可知。今上

復還其私從容進退閒無一不合宜時有利不利雖賢欲奚為但當勵前操富貴非公誰

送高閑上人序贊高寧簡州開元寺終焉閑嘗好以警川白紵書真草為世楷法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

射史記堯由基善射去柳庖丁治牛莊子養生篇庖丁為文惠君解牛師曠治音聲平公時人扁鵲治

病扁鵲即秦越人僚之於丸莊子市南宜僚弄秋之於弈孟子弈秋通國伯倫之於酒劉伶字伯倫晉人樂之終

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徒或作非皆不造其堂不躋其闕者也○躋音劑往時張旭善草書州吳

郡人時或作善或作喜非是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喜

文苑作喜焉草書怒焉草書不平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

霹靂歌舞戰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或無猶以此終其

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道

錙銖情炎於中情或作精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後或無今閑師浮屠氏

一死生解外膠諸本並作膠按膠者黏著之物而其力之潰敗不結為解今以下文類墮潰敗之語反之當定作膠

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二所下方從杭本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

拾敗或作散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東坡送參寥詩云退之論草書萬事未嘗屏憂愁不平氣一寓筆所騰

也。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善或从閣本作喜。○今按善幻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閣下或有師用意皆本於莊子所稱宋元君畫圖有一吏後至解衣纏帶遠甚。○今按韓公本意但謂人必有不平之謂退之此數語乃深得祖師向上休歇一路其見處勝裴休遠甚。委靡而不能奇但恐其善幻多使則不可知其此自韓公所見非如畫史祖師之說也。

送殷員外序

一作殷員外使回鶴字元和十二年也據傳詔伯副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鶴可也。必揮其言不敢道還選虞部員外郎。皆與序合惟年次稍先後當以序爲正。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閣本無萬字非是。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杭本無於字非是。時節貢水土百物

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容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憲宗元和三年正月。上此尊號。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

國惟回鶴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舉有經法通知

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法或作衛。由是殷侯佑自太常博士遷尙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

行。杭本無命字非是。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蓋言曰。元和十一年五月。殷大夫。或作殷侯。今人適數

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持或作撲入直三省洪慶善謂唐無三省持被入直當爲三省長官張籍寄白舍人詩三省比年名望重說者以唐無三省非也若不言三省不知入直何所以上下文考之朱說爲長。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刺刺方云

刺音慮達切。楚澤之云刺七迹切。若如洪讀則當以戾爲義。顧婢子語何戾耶。潘岳閣道諺和幡刺促不得休語意皆同此當以七迹切爲正。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

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下或有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

道其行云

送楊少尹序一有巨源二字新舊史無傳藝文志云字景山貞元五年第進士以能詩名嘗有三

年去命為其都少尹蓋公河中人即其鄉也張籍有詩送云官為本府當身榮因得還鄉任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疏或作疎漢書作疏○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張或作張

設也音竹亮切公送石弘序張上東門只用張字况二疏本傳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其言其

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嗣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

詩訓後進因話錄云楊巨源在元和中詩韻不為新語一旦以年滿七十或無一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

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及閣杭本作方及上或別有方字其子忝在公卿後遇病

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疋或無幾人字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

否以與通用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閣本無蹤跡否三字非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

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惜下閣杭白以為其都少尹白或作署

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或無白字古今人同

不同未可知也不下或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或無於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

也鄉或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

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二語闡杭本皆無在字。

送權秀才序公時佐汴州，權自汴舉進士京師，遂以此序。

伯樂之廐多良馬。孫陽字伯樂，秦穆公時人也。事見戰國策。卞和之價多美玉。卞和獻玉事見韓非子。卓犖瓌怪之士。怪或作奇。宜乎遊於大

人君子之門也。相國隴西公，既平汴州。西下或有董字，貞元十七年七月，以隴西公董晉爲宣武軍節度使，平汴州之亂。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

男爲軍司馬。縣或作郡，非也。董晉祭文，石本可考。下同。是年八月，以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吳縣男陸長源爲節度行軍司馬使。門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下或有觀字。

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和方從闕，杭蜀苑作聲云，晉范石非中宮商，故文章以諧聲爲尚。公進平淮西表曰：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亦謂此也。今按諧和，即謂其聲之和耳。若作諧聲，却犯本字，而語意亦不活。方說非是。寂寥乎短章，春容乎大

篇。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閱或作聞。愈常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若權生者，

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以吳縣之知，其果有成哉。於是成賦詩以贈之。

送湖南李正字序或作送李礎判官正字歸湖南，礎之父仁鈞也。貞元十九年，登進士第，元和初爲祕書省正字。湖南觀察推官公分司東都礎自湖南請告來觀其父於其還。

公以詩及序送之。詩見第四卷末。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貞元十二年七月，以董晉鎮宣武。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府或作父。日爲酒殺

羊享賓客。李生則尙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爲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聞公

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貞元十五年二月，晉卒軍亂殺行軍司馬陸長源，判官孟叔度等。侍御亦被讒爲民日南。日或作由，仁鈞以讒流愛州。其後

韓昌黎集 五序

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官下或有員外字。王下或有府字。此謂東都蓋李亦分司也。侍御自衡州刺史為親王

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亦留此或無亦此二字。留作收皆非是。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

司錄周君獨存。周君名君集時為河南府司錄參軍君下或有集字。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為四人。外下或無則字。離十三年和六年自貞元已卯至元和庚寅才十二年耳。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

此言十三年豈退之與礎別在戊寅歲乎。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為先輩成德成或作盛李生温然為君子李上或有若字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

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或無退字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

其三族之寒飢聚而館之疏遠畢至。寒飢或作飢寒至文苑作在。○今按在乃至字之誤書史多互用者。如此則當作至而治道不至多言不至學古兵法之類以他書所引

考之却當祿不足以養。下或有為字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已或作止重李生之還者皆為詩愈

最故故又為序云。或作序之序

送石處士序。或有赴河陽參謀字。謀或作謨。或有詩字。洪字潘川洛陽人罷黃州錄事參軍退居于洛十年不仕及是為河陽參謀歐公云洪始終無可稱而名重一時以嘗為退之

稱道耳。洪之河陽幕府之明年召為京兆昭應尉集賢校理又明年六月卒於是公誌其墓。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元和五年四月詔用烏公重裔為河陽軍節度使御史大夫治孟州其曰節度之三月則是歲六月間也。求士

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邱薄穀之間。嵩邱山名薄穀水名皆在洛陽

是也。後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或無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

改名淵。

事辭或作事免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東上或無而字或并無下流

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而東注五字熟或作夷下或

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或作家

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元和四年三月成德軍節度王上真卒其子承宗叛十二月詔吐突承璀率農不

耕收收蜀本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歸闔杭本師○今按當從諸治法征謀宜有所出杭本

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譏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

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朋友闔杭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或無則

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張下或有筵於二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

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真闔作其非是方從闔杭本無為先

由有二去就字而脫其中字遂使下句全無文理方從之誤矣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

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詔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

功保天子之寵命或無敬字詔或作諱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使其身闔本先生起拜祝

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不下或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

歌詩六韻退愈為之序云退或作遺蜀本云送詩元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温造字簡與大雅之五世孫文宗朝終禮部尚書公前年送石洪今又送造二生皆東都處士之秀者公時為河南令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多下或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能下或解之

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

矣苟無下或有留其二字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特或作懷洛之北涯曰石生

石洪其南涯曰温生即造也二處士皆居洛陽南北之涯即贈大夫烏公以鉄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

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

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居守謂東都

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東都郭下二邑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諮或作咨士大夫之去位

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

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

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或無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閣杭蜀本無內

外求無理愈糜於茲不能自引去或無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閣杭

皆非是字生既至或無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其或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

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或作

送鄭尙書序鄭樞汴州開封人貞元六年舉進士第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通典曰嶺南五府經略使治廣州領州十二邕管經略使治邕州領州十三容管

經略使治容州領州十四桂管經略使治桂州領州十四鎮南經略使安南都護府治交州領州十一至德元年升五府經略使為嶺南節度使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

府大府始至闕本無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

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迎郊郊上或有子字及既至大府帥先

入據館或無先守帥守屏切必鄂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一下或更乃敢改服以賓主見

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度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作杏或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

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颿與帆同

颿或作颿音遼又勅教切颿漫濶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或作仇黨機毒矢以待將吏或無將字撞搪呼號以相和

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把疏或作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日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

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也獮音維變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

賣之州或作洲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耽浮羅國流求國毛人國夷州賣州林邑國扶南國真臘國皆

一曰吉蔑在林邑西北去京師二萬七百里耽音耽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胡或舶交海中若嶺南帥

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

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長慶三年四月。權為嶺南節度使。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嘗或作常。元和

十一年七月。權為嶺南東道節度使。又帥滄景德棣。刺史德棣滄景節度使。歷河南尹華州刺史。南東道為華州刺史。皆有

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元和十四年十一月。權為右金吾衛大將。工部侍郎尚書。元

權自河南尹入為工部侍郎。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贊而能

多。氏。姬。妾。祿。薄。不。能。贍。因。李。訓。干。王。守。澄。求。節。鎮。得。廣。州。此。語。蓋。譏。之。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

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或祝上或無以字或祝下有使字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考食貨志憲宗用李絳議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繼水陸運使。振武乃單于大都護府故地。後改名振武。重華後名約。預。甘

露之禍。洪謂唐志無所考。非也。○今按。漢書王尊傳。有治所字。此所治字當乙。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或無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

重華適當其任。元和六年四月。以盧坦為戶部侍郎判度支。會振武告飢。時薛謩為代北水陸運使。坦以重華代謩也。至則出賊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

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

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為下或無之字。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

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私其下或有存字。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或作險。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或作朱金銀。緋唐五品服。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五城。東西中三受降城。朔方振武二軍也。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或無幾字。務一作兩。或作兩。大臣方持其議。八年冬。重華入朝。會宰相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語見食貨志。志所載營田事。大抵與公此序相表裏。吾以爲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踣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坐耗。或作坐。見耗處。或作坐耗。處今从開梳本定。而邊吏恆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爲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爲序。

送鄭十校理序

舊史云。鄭餘慶之子。瀚。本名瀨。以文宗藩邸時名。同。改名瀚。貞元十年。舉進士。以父調官累年不仕。自秘書省校書郎遷洛陽尉。充集賢院修撰。改長安尉。集賢校

理公以元和四年六月為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涵求告來寧公於其行作是序以送之蓋五年春也故有歸騎春衫薄之句

祕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為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上下或無曰字常

以寵丞相為大學士。開元十三年改集仙殿為集賢殿，聚四部書其中置修撰校理官。其他學士皆達官

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名下或有上字，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

秘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為校理。為一作授人皆曰：是宰相子

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勸耳矣。家下或有選字，非是愈為博士也。

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為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居上或無於字，按舊史元和元年

年鄭餘慶罷相為太子賓客，遷國子祭酒，冬十一月庚戌遷河南尹，三年夏六月甲戌自河南尹拜東都留守，六年十月除吏部尚書，唐制東都置六館學，與京師同，故掌其職者謂之分教，而舊史又云：愈始舉

進士，投文於公，卿聞故相鄭餘慶為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三為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

或無後字，或無耳字，或作爾字。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己而務博施，以己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

告來寧。涵以元和四年為校理，五年寧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吏與留守之

從事。同下或有字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古地名曰河南有鼎門，九鼎所定也，即成王定鼎于郊，鄒之所盛賓客以饒之，既醉，各為詩五韻。

且屬愈為序。

詩洛字詩下或有曰字注

相公倦台鼎分正新邑洛正或才子富文華校讎天祿閣壽觴佳節過歸騎春衫薄彩或鳥暝正交加楊

花共紛泊親交誰不羨去去翔寥廓親交或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講或作御或作盛山唱和詩序唐史韋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中進士

善出為開州刺史穆宗立為翰林侍讀學士再遷中書舍人父宗時為相初在開州有盛山詩

十二篇一宿雲亭二隱月岫三茶巖四梅溪五流孟渠六盤石磴七桃塢八竹巖九琵琶臺十

胡盧沼十一繡衣石場十二上上瓶泉盛山開州也開州隨巴東郡之盛山縣武德元年改為開州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

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躍躍固杭本無下躍字以下句

者豈韋侯謂哉謂哉上或有之字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藝下或無之字探杭作深又妙能為辭

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鬻其容而消之也

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况一不快於考功

盛山一出入息之閒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為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或無上巖石追逐雲

月不足日為事讀而歌詠之歌詠或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胸臆也胸臆說

六人一曰和者十人而及此年韋侯為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諸本作及此年閣本作明年杭本作時集閣下者六人耳及此年韋侯為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諸本作及此年閣本作明年杭本作時
 盛山韓以長慶二年作序閣本作明年由時字訛也○今按作明年則非實作時年則不詞當以諸本作
 及此年則無可疑矣諸本禁中下有名處厚字元和十五年三月處厚以待調學士講詩關雖書洪範于
 太液亭長慶二年和者通州元司馬為宰相元和十年三月種為通州司洋州許使君為京兆忠州白使
 四月為中書舍人史和十三年十二月居易為忠州刺李使君為諫議大夫景儉字寬中元和為忠州刺
 君為中書舍人史長慶元年十二月為中書舍人李使君為諫議大夫景儉字寬中元和為忠州刺
 不言某州使君者連上忠州文也黔府嚴中丞為秘書監元和十四年二月以商州刺史嚴為溫司馬
 澤之云景儉時為楚州疑有脫誤黔府嚴中丞為秘書監元和十四年二月以商州刺史嚴為溫司馬
 為起居舍人溫造時為武陵司馬今諸皆集闕下和者下六人諸本亦各書其名云元司馬名續許使君
 方以閣杭本井上文名處厚共刪十四字云蜀本制書積康佐居易景儉造五名獨嚴不書其名今考嚴
 謂嚴儉時為秘書監樂天集有制詞可考諸本改作嚴武蜀本又作少儉皆非也李景儉自楚州召還溫
 造自朗州名還今皆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有之字大行於時聯為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為者將日
 不著其郡亦闕文也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有之字大行於時聯為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為者將日
 益多則分為別卷韋侯俾余題其首

石鼎聯句詩序

閣本無此篇洪慶善曰張文潛本校與諸本特異蓋原於蔡文忠也然增損太多
 不知得於何本今姑以杭蜀本為正○今按張本多可取當附見以備參考○洪
 與祖云石鼎聯句詩或云昔退之所作如毛穎傳以文滯稽耳軒轅富公姓獨明寓公名侯喜
 師服皆其弟也余曰不然公與諸子嘲戲見於詩者多矣皇甫混不能詩則曰掃地糞壤開
 孟郊思苦則曰腸肚鍊煎熨熨宗師語澀則曰辭聲義卓關正於是矣又作楚語年九十餘此
 其也且序云衡山道士軒轅獨明貌極醜則曰鬚黑面長頭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年九十餘此
 豈亦退之自謂邪乎同年李道立云嘗見唐人所作賈島碣云石鼎聯句所解軒轅獨明即君
 也鳥道陽人獨明衡山人鳥本浮屠而獨明道士附會之妄無可信者獨仙僧拾遺有獨明傳
 雖祖述退之語亦必有是人矣聯句若以為公作則若出一口矣今讀其劉侯句不及獨明
 遠甚何至是邪蓋聞君子損己以成人之美未聞抑人以取勝也其曰吾不解世俗書見孔武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下或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

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知下師服張本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

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蔡張本皆作長頸而結喉。無高與中字。唐子西曰。結古髻字也。高結

高結語原此。○今按古語自有城中好高結不必引。惟結也。但道士之首加冠。不作椎結。讀結為髻。而以

喉屬下句者。雖有據而非是。蓋長頸故見其結喉之高。而此高結喉中。又作楚語也。不然則當從蔡張本

刪高中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鑑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云或作之。又無

劉往見衡湘閒人說云。年九十餘矣。張本。年上有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字。方無解

作能拘囚。張作罔。兩不上方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張無說

有然字。而無其字。或無否字。既次傳於喜。喜踊躍即綴其下云云。於下兩喜字。張本道士啞然笑曰。啞烏。

肩倚北牆坐。袖。杭蜀本作抽倚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為我書。解或作能。後同。子為上或因高吟曰。龍

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不似。張本作似。非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駭。二子張欲以多窮

之。即又為而傳之喜。喜思益苦。思字。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或無聲鳴益悲。操筆欲書。而書將下

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或無詩字。張本作劉進。其不用意

而功益奇。此從張本下四字。或作益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或無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

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夜盡三更。諸本在不能續之下。下有喜字。屬上句。又盡作益。二子二字。下便連。因起謝。張本又以盡為蓋。而一本併無。蓋益三字。今按。方本簡嚴。諸本重複。然簡嚴者。似於事理有所未盡。而重複者。乃得見其曲折之詳。但今恐有漏落。故且從方本。及張本。而方本固在其中。但方本語。復劉喜。劉既書姓。喜不當獨書名。恐劉本有侯字。而下文別有喜字之誤也。諸本喜益。忌之之下。復云。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語亦太冗。張本夜盡三更。四字。屬於含譏諷之下。固善。然似不若移於喜益。忌之之下。此皆未敢自以為然。讀者詳之。○非世人也。或無世字。或道士。奮曰。有然字。○今按。恐或有髻字。或有目字。或不然。章不可以不作。非世人能出也。張本某下有等字。伏或作服。道士。奮曰。有然字。○今按。恐或有髻字。或有目字。或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或無來字。或無吾與汝就之五字。即又唱出四十字為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張無即字。出或作書。非是。訖使。方作止。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或作子。此寧為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或有之字。耳或作矣。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開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所能或作吾所聞。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張無皆字。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閒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方無敢問解何書。五字。請聞下十三字。張本但存寂然二字。無十一字。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喘上張本。有少字。斯須。曙鼓動。夔夔。音。二子亦困。遂坐睡。或無遂坐睡三字。乃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上張本作出。方無。即問童奴。奴曰。童。張本作童。奴。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也。張無到門字。覓下有之字。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閒遂詣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

公而或者所謂寓公姓名者蓋軒轅反切近韓字爾字之義又與愈字相類即張籍所譏與人為無實驗
雜之說者也故竊意或者之言近是洪氏所疑容貌聲音之爾乃故為幻語以資笑謔又以亂其事實使
讀者不之覺耳若列仙傳則又好事者
因此序而附著之尤不足以為據也

卷二十二

祭文

祭田橫墓文

田橫初為漢將灌嬰敗於垓下亡走梁歸彭越高祖即位懼誅與其徒五百餘人入
海居島中高帝置齊人賢者多附橫恐後有亂乃使赦橫罪而召之禮與其客二人
人乘傳詣洛陽至戶鄉橫置酒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高帝流涕以王者禮葬橫既葬
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其餘客在海中者聞橫死亦皆自殺自殺太史無訾取公此文於
續楚辭而系之曰唐宰相如董晉亦未足言而晉為汴州纒奏愈從事愈始終感遇語稱臨國
公而不姓後從裴度亦自謂度知己然度亦終不引愈共天下事故愈臨窆發憤太息於臨國
之橫以謂夫苟如橫之好士天下將有賢於五百人者至焉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十一年諸本或作十九年月下有十一日字如東京或作東
陽而後如東都也十九年秋則公為御史是冬即貶陽山安得九月出橫墓下唐都長安亦不得云東
如京也方從開杭蜀本按洪慶善作如東京云田橫墓在偃師尸鄉洛陽東三十里今公自河陽道橫墓下以入洛
故云東如京也○今考洪慶善以其所引田橫墓在洛陽東者論之則自墓下而走洛陽乃必欲作東如京
為誤耳今且未須別考它書只以其所引田橫墓在洛陽東者論之則自墓下而走洛陽乃必欲作東如京
言東如京乎况唐都長安謂洛陽為東京則可直謂之京則不可其理又甚明若據元和郡國志則感橫
河陽西南至河南府八十里其大勢亦不得云東如京也此又三本謬誤之一證故復表而出之
義高能得士下或有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

之所稀孰爲使余歔歔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死者或作死而生常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鎔抑所寶

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寶之或作寶者天或作大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闕杭無其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

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非闕杭作踈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集韻靈良反按享字古今人用多作上聲

惟前漢禮樂志郊祀詩云發梁揚羽中以商造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翔神夕掩虞蓋孔享享作平聲退之叶韻蓋有所本也

歐陽生哀辭歐陽名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也卒年四十餘集十卷行世新史於藝文立傳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

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治上或五

非是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

呂汲公本如此方从閣杭苑粹辭進下卽屬鄉縣至者袞下又有故宰相字下乃屬有名至其民又屬親

與云云顛倒錯亂全無文理而方云三本如此不常輕改其蔽如此今定从呂本方主下有人字鄉縣作

縣鄉則尙觀游宴饗必召與之宴或作講與讀爲預或作預或時未幾皆化翁然化新傳作仕非是按袞

有可取云觀游宴饗必召與之疑與如字而下當有俱字時未幾皆化翁然化新傳作仕非是按袞

爲客主均禮觀游燕享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詹于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

之人舉進士繇詹始貞元八年詹與公同登第退之同年進士此言閩人舉進士自詹始及觀林蘊泉州

及爲記中有辭云縷胡之纓化爲青衿其兄藻與友歐陽詹繼登正第以其年考之則藻之登第又建中

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下或有矣字。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

舉進士。聞詹名尤甚。余下或有年十九字。謂或作則。或云當井出。則聞二字亦有理。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

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

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巖

巖然。音通。其燕私善讀。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

州從事朝正于京師。公爲徐州節度推官。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

監。或無監字。或作詹。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令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

之養。以來京師。以或作而。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有得或作在得。或無於是。字而有親出將以有得字。雖其父母之心亦

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

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或作友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開既爲之

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之傳或作之說。或作之。誌故上或有余字。非是。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悲哀或作哀。悲。

○今按上文已連有兩哀字。不應如此。重覆或當刪去此哀字。詹或作其。求仕與友兮。違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

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

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瘞物甚良。親視或作視。瘞。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孔或作既。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齊。

高作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彊。益或作救

題哀辭後或刪此四字。作題歐陽生哀辭後。崔羣及詹皆與公同年。劉侑姓名僅見于此。他無所聞。

愈性不喜書。自爲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友上或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侑。君喜古文。或無書字。或無侑字。下君字一作侑。以吾所爲合於古。詣吾

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或無志字。凡愈之爲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哀一作痛。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其志上或雖然。下或有荷愛吾文必求其義八

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乎或作於。方从三本無道字。以上古文之道。不苟譽毀於人。此下或有然則吾之所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爲文皆有實也。十一字。

獨孤中叔哀辭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一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爲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

辭哀之。公嘗與崔羣書。天人好惡之說。與此語意一同。蓋出太史公之伯夷論也。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爲而怒。居何故而憐邪。怒或作怨。或作思。怒下或有邪字。居或作爲。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恆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或無蒼字。抑蒼茫無端。而壑寓其間邪。寓下或死者無

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或無自字。或無之字。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此句或作如處其旁。非是。或云以容吐光。用古韻也。烏虜遠矣。何日而忘。烏虜或作嗚呼。

祭穆員外文

爲端公之婿。方云。穆員。邪。穆員。卒。檢校員外郎。杜亞留守東都。辟爲從事。皆與此文合。新傳員終侍御史。故臯本稱端公也。穆員字與直。懷州河內人。宣州觀察使寧之子。工爲文。崔侍御名懇。無傳。

於乎建中之初。子居于嵩。攜扶北奔。或作避盜來攻。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之。如或作無。容或作曉。

子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峻明。峻或作俊。我鈍而頑。道旣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知其或作可。而或作可。而於

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貞元五年十二月。以杜亞爲東都留守。亞辟員爲從事。檢校員外郎。懇時亦爲亞所辟。留守無事。多君子僚。

罔有疑忌。維其嬉游。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我縛在手。君揚其鑣。君居于室。我旣來卽。或以嘯歌。嘯或作咏。或以

偃側。誨余以義。復我以誠。復我或作我復。○今按下文云。無非德聲。則此二句專指穆也。當作復我。終日以語。以或作與。無非德聲。主人信讒。有感

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爲福。赫赫有聞。王命三司。察我于獄。相從係繯。曲生何樂。直死

何悲。曲或作直。直或作曲。二何或皆作可。皆非是。上懷主人。主或作王。非是。內閱其私。閱或作憫。或作闕。皆非是。進退之難。君處之宜。君或作居。非是。旣釋

于囚。令狐運爲東京牙門將。亞惡其爲人。會盜劫輪絹於洛北。運適近郊。亞意其爲之。命員及從事張弘靖鞠其事。無之。亞怒。因員等員由此知名。我來徐州。道之悠悠。思君

爲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往復其昔。其疑當作如。不日而

遠。重我心惻。自後聞君。母喪是丁。痛毒之懷。六年以并。一作經。孰云孝子。而殞厥靈。今我之至。入門失聲。失或

作哭。酒肉在前，君胡不餐。升君之堂，不與我言。於乎死矣，何日來還。

祭郴州李使君文公貞元十九年冬出爲陽山令過郴州議李使君有李員外寄紙筆及又魚詩即所謂獲紙筆之雙賀投又魚之短韻也其生平契分皆具此文筆墨開錄云

祭李郴州文尤雄奇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之靈文苑此篇首題云維

元和元年歲次景戌二月乙未朔二十四日戊午將仕郎云云使君員外三兄之靈考之唐曆皆合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

之足究何或當貞元之癸未或作酉○今按癸未者貞元十九年貶陽令時也惕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嗟名頹而位仆歷

貴部而西邁邇清光於暫觀於或言莫交而情無由莫或作若或作若而下無情字既不賈而奚售哀窮遐之無徒選或

窮遐或作選荒徙或作圖挈百憂以自副辱問訊之綢繆恆飽飢而愈疚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直右切苞黃甘

而致貽獲紙筆之雙賀即李員外寄紙筆云莫怪殷勤謝虞卿正著書投叉魚之短韻即公又魚十八韻招張功曹媿韜瑕而舉秀竢新命於

衡陽費薪芻於館候郴在衡山之陽貞元二十一年公以順宗敕徙橡江陵待命於郴云空大亭以見處憇水木之幽茂逞英心於縱博沃

煩腸以清耐以一航北湖之空明覩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豁達衆管啾而並奏啾或作湫選閑居賦管啾啾而並奏得恩

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陋窮或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穀逮天書之下降猶低迴以宿留上音秀下音溜前漢

宿留海上史記宿留之數日無所見念睽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縞紵以託心吳季札聘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見左氏襄公二十九年

示茲誠之不謬授或授儻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晝雖掾俸之酸寒要拔貧而爲富何人生之難信捐

斯言而莫就。始訝信於暫疎。遂承凶於不救。承或作成一見明旌之低昂。明諸本作銘。此从闕本字。尙遲疑。見檀弓鄭注云。神明之旌。尙遲疑。於別袖。憶交酬而迭舞。奠單盃而哭柩。美夫君之爲政。不橈志於讒構。橈或作饒。或作。撓。撓从手。皆非是。遭脣舌之紛羅。獨陵晨而孤雛。陵一作凌。彼儉人之浮言。雖百車其何訴。車或作年。○今按後漢書馮衍出妻。書云。詞語百車。韓蓋用此。作年非是。洞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寇。幸竊觀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神乎來哉。辭以爲侑。尙饗。

祭薛助教文 公遠字大順。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內寅作景寅。避唐諱也。朝散郎守國子博士韓愈。散墓志石本作議。太學助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繼下或有等字。薛君之靈。晁本。作河東薛君七官之靈。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祿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日得相因。奈何永違。祇隔數晨。笑語爲別。慟哭來門。來或作東。藏棺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人目前。酌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尙饗。

祭虞部張員外文 張季友也。公同王涯崔羣許季同庚承宣邢册等六人者。皆與張貞元八年同年進士。時陸贄典貢舉。故文有司我明試。時惟邦彥之語。詳見公誌其墓云。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張十三員外之靈。文苑作元和十年。晁本作維元和十一年。中書舍人王涯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禮部侍郎崔羣。京兆尹許季同。考功員外郎庚承宣。鳴呼。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河中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邢册等六人。皆張季友之同年也。嗚呼。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邦彥。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羣遊旅宿。其歡甚焉。出言無尤。有獲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條忽逮今。二十餘歲。存皆表白。半亦辭世。外纏公事。內迫家之。中宵興歎。無復昔時。如何今者。又失夫子。今者或作於今。懿德柔

聲永絕心耳。慮親之墓。終喪乃歸。陽瘖避職。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遷司虞。以播華問。不能老壽。孰究其因。託嗣於宗。託嗣或作嗣託天維不仁。酒食備設。靈其降止。論德敘情。以視諸誅。尙饗。

祭河南張員外文。貞元十九年冬。公與張署自御史俱出南方。爲令明年。順宗即位。俱徙江陵。故凡道塗經涉。唱和契闊。皆具此文。公方從晉公討蔡。祭其在元和十二年八月。

歛張之行治。則詳於公誌。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

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或無守太子右庶子字。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時。或作時。選潘岳關中

也亦作峙。君德渾剛。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戇而狂。音慙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孌者。

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颺。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饑。顛於馬下。

雪虐。杭本作嘯。虎以顛於馬。下言之。由虎聲懼也。風鸞謂虎貪風而嘯不已。虎近於虎。訛自此也。暨或作號。今按杭本全然不成文理。以上語歲弊寒兇言之。八字相偶。當爲雪虐明甚。我泗君眺。

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舐頂交跖。項或作項。非是。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逐。呼回中作霹靂。追程官

進。颺船箭激。颺或作颺。帆或作帆。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上或作上。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

篇在吟。君止于縣。我又南踰。把饑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遽或作復。或作編。枕

臂欷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驥去。驥音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

其徵。寅或作賚。今按寅爲辰名。寅乃寅緣之義。當改作寅。說見下條。我預在此。與君俱騰。猛獸果信。惡禱而憑。獸蜀本作首。季本校作

葛魯訓云：驤不駿，虎取之則亨，突不待禱而有惡也。○今按洪謝本皆作孟首，謂正月孟春之首也。張言來寅其徵，以虎為寅神，故言來歲寅月當有徵驗。孟首果得歸也。然且作猛獸亦通。余出嶺中，

君竢州下，借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砂倚石，有選無捨。楚詞云：重華不可選，衡陽放酒，

熊咆虎嘯，不存令章。罰籌蝟毛，不存或作存，不罰或作罪。唐人會飲以籌記罰，劉夢得詩：罰委舟湘流，往

觀南嶽，雲壁潭潭。雲或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太或作大，鹿角洞庭湖中地名。元微之：鈞登大鮎，

怒頰豕狗。狗豕聲，○狗豕聲，或云：鬪盤豕酒，羣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高，前漢：尻益下，馬伏塗，從事是遭。

予徵博士，君以使已。○掖江陵，半年邕管奏為判官，不往。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元和二年，

公分教東都，署為京北府司錄參軍。雍於用切，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

闊死休，生潤死休，或作：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許奪。○或作奪，許奪，方作許奪。○今按奪謂爭執，不與，猶今

事也。方本無權臣不愛，南昌是幹。今按墓志：張自刑部出，明條謹獄，張獠戶歌。○獠，用遷澧浦，為人受瘡，

義或本亦非。權臣不愛，南昌是幹。然則昌當作康。明條謹獄，張獠戶歌。○獠，用遷澧浦，為人受瘡，

倍數。經署曰：刺史可為法，不可含官害民。留牒不肯從，竟以代罷。瘵病也。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

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為善，丞相南討。○元和十六年，以宰相裴度為，余辱司馬，

議兵大梁。時宣武軍節度使韓弘為諸軍，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

望君或作：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或作：爰及祖考，紀德事功。○或作：已事，或作：著事功。著功於

出著字，又似可疑。姑從舊本作事，蓋紀其德，紀其事，紀其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嗚呼

哀哉尙饗。

祭左司李員外太夫人文謂與其子同僚必公為職方員外郎時也。

維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某縣太君鄭氏尊夫人之靈某等或作某乙等。胄于茂族配此德門克成厥家享有全福為婦為母再朝中宮搢紳推榮宗黨是則某等幸隨令子同服官僚庶展哀誠式陳牢醴尙饗。

祭薛中丞文一本同李逢吉孟簡張惟素張賈祭薛中丞存誠也薛嘗劾浮屠鑿虛罪抵死表李位無罪事見舊史本傳甚詳。

維年月日文苑作元和九年某官某乙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故御史中丞贈刑部侍郎薛公之靈公之懿德茂行可以勵俗清文敏識足以發身宗族稱其孝慈友朋歸其信義累升科第亟踐班行左掖南臺北齊號御史臺為南臺共傳故事詩人墨客爭諷新篇羽儀朝廷輝映中外長途方騁大限俄窮聖上軫不慙之悲具僚輿云亡之歎况某等忘言斯久知我俱深青春之遊白首相失來陳薄奠詎盡哀誠嗚呼哀哉尙饗。

祭裴太常文裴之諱字皆不可考。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庶羞清酌之奠敬祭于故太常裴二十一兄之靈文苑作元和九年某本月日下具給事中李逢吉給事中孟簡吏部侍郎張惟素吏部侍郎張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韓愈等五人。朝廷之重莫過乎禮雖經策具存而精通蓋寡自郊丘故事宗廟時宜大

君之所旁求。丞相之所卒問。羣儒拱手。宗祝醉心。兄皆指陳根源。斟酌通變。莫不允符天旨。克協神休。至乎公卿冠昏。士庶喪祭。疑皆響答。問必實歸。從我者足為軌儀。異我者無逃指笑。動為時法。言比古經。必作獨立一朝。高視千古。而又驅馳朋執。僊俛宗親。檐石之儲。常容於私室。檐石之儲。實用。蘇字。前漢制。通。必作。檐石之儲。檐字。郭璞方言注。該石之儲。實用。蘇字。前漢制。通。必作。檐石之儲。檐字。郭璞方言注。該石之儲。實用。蘇字。前漢制。通。揚雄傳。皆只作僊。貨殖傳。醬千僊。顏曰。僊人僊之也。一僊兩疊。丁濫切。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贈必固辭。求無不應。孰云具美。而不永年。某等早接遊從。實欽道義。致誠薄奠。以訣終天。嗚呼哀哉。尙饗。

潮州祭神文五首 晁本第一首題作祭湖神文第二首題作又祭止雨文第三題祭城隍文第四題祭界石神文第五不立題若元和十四年夏秋作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大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爲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精酒食器皿。餉弊。餉一作損。○音所。餉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自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告神。其降監尙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服脩之奠。祈于大湖神之靈。禮記。大宰尙服脩。注云。捶脯也。服。或作。反。曰。稻既稔矣。而雨不得。熟以稷也。字非是。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箴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下一石此字。愛。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割劍雲。

陰。卷月日也。月日或作日月非是。○割。忽麥切。劒方支切。又音麗。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口上或有而字。得或作有。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爲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庭或作廷。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尙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城隍之神。聞者以淫雨將爲人災。無以應貢賦。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于爾明神。下或再出爾字。屬下句。明神閱人之不辜。若饗若答。饗或作響。糞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蠶穀以登。人不咨嗟。咨或作疵。惟神之恩。夙夜不敢忘怠。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毛。清酌嘉羞。一作肴。侑以音聲。以謝神貺。神其饗之。或作茲。或作鑿之。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者壽成。寓以清酌。少牢之奠。告于界石神之靈。此五字或作界石之神。曰。惟封部之內。山川之神。克麻于人。麻或作庇。官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奠饗以時。淫雨旣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衍衍。是神之麻庇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鑒之。鑿之或作鑿。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大湖之神。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今茲無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爲災。各寧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神之德。夙夜不敢忘。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樂。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尙饗。

卷二十三

祭文

袁州祭神文三首 晁本首篇題曰祭城隍文次題祭仰山神祈雨文次題又祭仰山神文元和十五年夏作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告于城隍神之靈或無袁字下同刺史無治行無以媚于神祇以上或無無字天降之罰以久不雨苗且盡死刺史雖得罪下或有死字○今按死字不當用又上句已有不應重出蓋因上句而誤也百姓何辜宜降疾咎于某躬身或無躬身公用此也無令鰥寡蒙茲濫罰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今既大旱嘉穀將盡人將無以為命神亦將無所降依不敢不以告若守土有罪宜被疾殃於其身百姓可哀宜蒙恩闕以時賜雨使獲承祭不怠神亦永有飲食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田穀將死而神膏澤之百姓無所告而神恤之刺史有罪而神釋之敢不有薦也尚饗

祭柳子厚文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于柳州公其月自潮即袁明年自袁召為國子祭酒此文袁州作也故劉夢得祭子厚文有云退之承命改牧宜陽亦馳一函候於便

道其後序柳集又云凡子厚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祭文蓋謂此也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維年月日文苑作維某年歲次庚子五月壬寅朔五日景午柳下或有君字嗟嗟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故效切下既覺同其閒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

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爲材謂非是犧尊青黃乃木之災見莊子語子之中棄天脫羈

音繫或作觀玉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表表非是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

旁觀或作觀縮手袖閒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

天飛或作非嗟嗟子厚今也則亡也則或作有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

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寧或作子念子永歸無復來期

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或無此四字尙饗

祭湘君夫人文公以元和十五年九月拜國子祭酒未離袁州時作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十月某日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護軍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使前袁州軍事判

官張得一此上四十四字或只作維年月日國子祭酒韓愈謹令張得一今从石本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湘君湘夫人二妃之神前歲之春

愈以罪犯黜守潮州或作陽今从石本懼以譴死且虞海山之波霧瘴毒爲災以殞其命或無此字舟次祠下是有有

禱於神神享其衷賜以吉卜曰如汝志蒙神之福啓帝之心去潮卽袁十四年十月自潮徙袁今又獲位於朝復其

章綬十五年九月自袁召爲國子祭酒復賜金紫退思往昔實發夢寐凡卅年於今乃合卅或有作三方从石本此蓋言卅年前

上文但言前歲之禱則實發夢寐者但謂不敢忘前歲之吉卜耳此卅字未詳其義恐亦石本之誤也夙夜怵惕敢忘神之天庇伏以祠宇毀頓一作

憑附之質丹青之飾暗昧不生或作暗昧不佳或作味暗不獨今从石本圭與錫同音集韻錫潔也明也通作圭詩吉錫爲饋韓詩作吉圭周禮蜡氏令州里除不蠲注蠲如吉圭

為饋之圭陸音曰善讀為圭呂氏春秋飲食必齋不稱靈明或作明纒今从石本外無四垣堂陞頽落牛羊入室居
 潔高誘亦讓作圭此類非一今作佳由圭字訛也萬下諸本有祈于邦舊碑斷折斷一作中其半仆地文字缺滅
 民行商不來祭享輒敢以私錢十萬修而作之伯四字今从石本舊碑斷折斷一作中其半仆地文字缺滅
 幾不可讀謹修而樹之或無廟成之後將求玉石仍刻舊文因銘其陰以大振顯君夫人之威神以報靈
 德俾民承事萬世不怠惟神其鑒之尙饗

始將既修樹舊碑仍刻其文於新石因銘其陰舊碑石既多破落文不可盡識移之於新或失其真遂
 不復刻此四十二字石本附祭文後諸本皆有之方云此蓋後人以碑本附入閣杭皆無之○今按此
 之字書必公所自記故石本有之當附於此方但以閣杭本闕遂直刊去亦可惜也今从諸本而次一

祭竇司業文竇名牟長慶二年卒公嘗誦其墓此文公自稱兵部侍郎則是年未使王庭湊前作也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故國子司業竇君二兄之靈惟君文行夙成有聲江
 東魁然厚重長者之風一舉於鄉遂收厥功屢佐大侯以調兵戎○調去聲詔曰子虞汝為郎中乃令洛陽歲
 且四終惟刑之慎掌正隸僮命守高平澤州高平郡命副儒宮副或作制朱衣銀魚象服以崇錫榮考妣孝道上窮
 官不滿能亦云達通踰七望八年執非翁或作逾七八年執非望公方在君無憾我意不充君之昆弟牟
 弟五人常牟羣常字中行大曆十四年登第及牟為三雄矣刺史郎中四繼三同謂牟羣相繼為澤州刺史
 為之於士大夫可謂顯融我之獲見實自童蒙既愛既勸愛既或作交誘非是在麻之蓬自視雖殷音望君飛鴻四

十年餘事如夢中。諸本皆如此。閣杭苑及南唐本作事半如夢。古夢音平去聲。通石崇詩周公不足夢。以重押中字之故。不與可以守至冲叶。今按事半如夢。語意碎澀。不如諸本之渾全。而快德前人誤改。當知公詩多不避也。分宰河洛。媿立竝躬。俱官於學。以纖臨洪。惠許不酬。許或作詩。今按惠許。謂報德以空。死生莫接。孰明我衷。於祭告情。文以自攻。嗚呼哀哉。尙饗。

祭侯主簿文

此謂侯喜也。蜀本注繼字非。詳觀公此文。當知其為侯喜作。公貞元十七年。與喜同流于溫洛。嘗有詩云。吾黨侯生字叔迟。呼我持竿釣溫水。故此又有我釣我遊莫不我隨之語。嘗喜於汝州刺史盧郎中。又嘗薦之於陸員外。修觀其薦詞。亦與此文惟子文學。今誰過之之意。相表裏。又公集中。端有贈侯主簿喜詩。用是知其非繼而喜也。其曰吏部侍郎韓愈。即長慶三年。自兵部轉吏部時作。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遣男殿中省進馬。偕退之諸子有名昶者。長慶四年進士登第。小說中亦載其為集賢校理。因符曰。爽曰。殿中省進馬。雖載於集。而

他處不見。唯符見於孟郊張籍詩中耳。致祭於亡友故國。子主簿侯君之靈。嗚呼。惟子文學。今誰過之。子於道義。困不捨遺。

困或作罔。捨或作捨。皆非是。我狎我愛。人莫與夷。自始及今。二紀於茲。我或為文。筆俾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我釣

我遊。莫不我隨。我寢我休。莫爾之私。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我於子。無適不宜。棄我而死。嗟我之衰。相好

滿目。少年之時。日月云亡。或作人之云亡。今其有誰。誰不富貴。而子為羈。我無利權。雖怨曷為。子之方葬。我方齋

祠。方葬或作云葬。哭送不可。誰知我悲。嗚呼哀哉。尙饗。

祭竹林神文

公祭文二。其一祭竹林神。其二祭曲江龍。皆以早禱。其後賀雨表。亦云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頻。謂此皆長慶三年為京尹時作也。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酒脯之奠。再拜稽首。告於竹林之神曰。天子不以愈為愚不能。

使尹茲大衆二十三縣之人。今農既勤於稼。有苗盈野。而天不雨。將盡槁以死。農將無所食。鬼神將無以爲饗。國家之禮。天地百祀神祇。不失其常。或無祀字。惠天之人。不失其和。或無此字。按此天下或有下字。係从闕杭本。○今字也。下句同。人又無罪。何爲造茲旱虐。以罰也。或無此字。神于惠罰無差。神于或作神之。施罪瘠于尹。愈身是甘。是宜雨。則時降。神無爽其聰明。永饗于人。無媿尙饗。

曲江祭龍文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香果之奠。敢昭告於東方青龍之神。天作旱災。嘉穀將槁。乃於甲乙之日。依准古法。作神之象。齋戒祀禱。神其享祐。之時降甘雨。時或非是。以惠茲人。急急如律令。

祭馬僕射文

馬十二名。總字會元。扶風人。退之長慶三年冬。自京兆尹復爲兵部侍郎。又遷吏部侍郎。其爲京兆也。有舉馬總自代狀。今祭文稱吏部侍郎。則總以是年冬死也。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惟公弘大溫恭。全然德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艱初試。佐戎滑臺。斥由尹寺。貞元十三年四月。以姚南仲鎮滑臺。辟南仲不法。總坐貶爲泉州司馬。適彼甌閩。跪脆跋躓。一作躓。○躓。魚列。顛而不踈。鳥禾。乃得其地。于泉于虔。始執郡符。遂殿交州。殿軍後也。抗節番禺。上音潘。下音愚。去其螟蠱。蠻越大蘇。或作贖。擢亞秋官。朝得碩士。人謂其崇。我勢始起。東征淮蔡。相臣是使。十二年十月。以宰相裴度爲彰。將軍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使。公兼邦憲。以副經紀。十二年。以總兼御史大夫。充殲彼大

魁厥勳孰似丞相歸治留長蔡師英元濟誅總留蔡州為彰義留後奏改彰義為淮西十月茫茫黍稷昔實

棘茨鳩鳴雀乳不見鳧鷖惟蔡及許舊為血仇命公并侯十三年五月以總為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陳

侯耕借之牛束其弓矢禮讓優優始誅邾戎音運厥墟腥臊公往滌之茲惟樂郊十四年二月誅東平節

檢校刑部尚書為鄆州刺史天平節度惟東有獬謝狂犬也淮南子獬狗不自惟西有虺虺蝮也顛覆朋

鄰我餘有幾七月沂州軍亂殺節度使王遂長慶元年七月盧龍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成德亂殺節度

作有餘今按此用左氏崔崇中居○肇音律斬其脊尾偕定河安惟公之躋帝念厥功還公於朝陟於

地官且長百僚十二月以總檢校尚書度彼四方孰樂可據顧瞻衡鈞或作將舉以付惟公積勤以疾以

憂及其歸時常謝之秋賀門未歸或在門之語或本非是弓廬已萃未燕於堂已哭於次昔我及公實

同危事且死且生誓莫捐棄歸來握手曾不三四曾不濡翰酬酢文字曾不醉飽以勸酒哉側吏奠以鉞

哀其何能致嗚呼哀哉尚饗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或無弔字武侍御一以為武少儀謂公嘗為太學彈琴詩序少儀時為司業

幕誌云故相鄭餘慶尹河南奏授伊闕尉及鄭公留守東都元和五年一以為武備衡據李翺集

然姓氏及官御史皆同未知孰是然題曰侍御其文亦曰侍御後說若近之云

御史武君當年喪其配御史一斂其遺服櫛珥整帔于篋繫或作繫方云繫小囊繫大帶也○今按儀禮

中然則繫月且十五日則一出而陳之抱嬰兒以泣有為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豈有益耶閣

繫字通

作也。吾師云：人死則為鬼，鬼且復為人，隨所積善惡受報。所下一環復不窮也。作旋一極西之方有佛焉。其

士大樂。西下或無之字。親戚姑能相為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武君憮然辭曰：吾儒者，其可以為是。

既又逢月旦十五日，復出其篋實而陳之。無其篋或無其字。抱嬰兒以泣，且殆而悔曰：且字在悔字下。是真何益也。

吾不能了釋氏之信，不又安知其不果然乎？或無乎字。於是悉出其遺服櫛佩，合若干種，就浮屠師請圖，前所

謂佛者，浮屠師受而圖之。韓愈聞而弔之曰：哲哲兮目存，作哲哲或丁寧兮耳言忽不見兮不聞。見下或有

無兮字。莽誰窮兮本源，圖西佛兮道予勲。以妄塞悲兮慰新魂，新上或有斯字。嗚呼奈何兮弔以茲文。

祭故陝府李司馬文。李漢之父，荆雍王會七世孫。長慶元年二月卒。詳見公所誌。荆墓。○荆澗經切。一本無故陝府三字。

維年月日，守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於故陝府左司馬李公之靈曰：公學以為耕，

文以為穫，發憤孤身，復續厥家。孤或作苦。續或作績。選于吏部，亟以科進，歷臨大邑，惟政有聲。惟或為。遂承宗正日朝

帝庭，出輔陝郡，吏畏僚慕，子婦諸孫，盈于室堂。公姑悅喜，始或作姑。非是。五福具有，大夫士家，孰不榮羨。如何不

常，以至大故，嗚呼哀哉！愈以守官不獲弔送，昏姻之好，以哀以悲，敬致微禮。公其歆之。或作昭。尚饗。

祭十二兄文。公從兄，岌也。公之皇祖諱觀，素有孫八人，其孫曰會，曰介，曰愈，曰俞，曰岌。見於世系表及公集者，此五人。又有奔者，以殿中侍御史死于平涼之盟。其二人則無所考見。

及以元和元年六月卒于虢州，以其年九月葬于州十里。文所謂歸女教男反骨本原，公蓋有異時歸葬于先原之意。

月日，從父弟某官某乙，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十二兄故虢州司戶府君之靈。或無故字。嗚呼維我皇

祖有孫八人。惟兄與我。後死孤存。奈何於今。一作今日又棄而先。生不偕居。疾藥不親。斂不摩棺。瘞不繞墳。趨奔東嗣。奔或作生非是生死虧恩。歸女教男。反骨本原。其不有年。以補我愆。長號送哀。以薦此文。尚饗。尚上或有嗚呼二字。

祭鄭夫人文 夫人韓會之妻而公之嫂也公少孤而育于其嫂文言其俯育之恩至矣公既為之盟明而祭之以文此貞元十一年往河陽時作

維年月日愈謹於逆旅備時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祭于六嫂榮陽鄭氏夫人之靈 維年月日見本傳貞元九年歲次癸酉九月朔日或無

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歲而孤 大曆五年公父仲蒙幼未知鞠我者兄退之

行狀云生三歲父喪養於兄會舍 在死而生實維嫂恩未亂一年歲女七歲而亂初斬切又初謹切兄宦王官提攜

負任去洛居秦念寒而衣念飢而殮疾疹水火無災及身 疹或作疹劬勞閱閱保此愚庸年方及紀

曆十二年五月起居舍人韓會坐元載貶官退之是時年十一從至貶所復志賦謂當歲行之未復從伯氏以南遷是也其兄歿南方從嫂歸荊河陽故李漢集序云先生生於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

辛勤來歸 氏 荐及凶屯兄羅讒口承命遠遷 或作南大曆十二年宰相元載得罪四窮荒海隅天關百

年 會卒于韶 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微嫂之力化為夷蠻水浮陸走丹旆翩然至誠感

神返葬中原既克反葬遭時艱難百口偕行 口或作口云從開杭蜀本 ○今按百日偕行無理當从口為

百口不知此亦通良賤而言圖避地江濱 志賦所謂值中原之有辜分將就食於江南是也 春秋霜露

門之衆耳未必實計百人也 志賦所謂值中原之有辜分將就食於江南是也 春秋霜露

薦敬蘋蘩以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余猶子誨化諄諄爰來京師 貞元二年公自 年在成人屢

貢于王名廼有聞念茲頓顛 頓或作鈍漢書陳平傳上之頓 非訓曷因感傷懷歸隕涕熏心苟容躁進不

願其躬祿仕而還以爲家榮奔走乞假東西北南孰云此來迺賻靈車有志弗及長負殷勤嗚呼哀哉昔在韶州之行受命於元兄子或曰爾幼養於嫂喪服必以基今其敢忘天實臨之貞觀中魏徵令狐德棻年之嫂遇提孩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併老其在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推而遠之求之本原深所未諭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洪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汲則哭之爲位察其所尙豈非先覺嫂叔爲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制可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合塋封終天永辭絕而復蘇伏惟尙饗

祭十二郎文

老成率府參軍韓介之子也介二子曰百川曰老成起居舍人會無子以老成爲後死矣故文云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又云去年東野往吾書與汝蓋貞元十八年有送東野序即是年爲十九年此文必其秋冬作十二月則公謫陽山矣斯文蓋公所謂喜往復善自道者在當時無對後二百七十年歐陽文忠公爲其父作瀧岡阡表始足以追配公此作覽者當自知之

年月日

或無日字文苑作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差之奠告汝十二

郎之靈

文苑郎下有子字○今按郎子是當時雖不必存亦不可不知也今謾補之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

會貴守韶州卒于貶所

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

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

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

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

往上都無吾字

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

相下或有幕字真元十三年董督帥

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是歲秋張建封辟公爲徐州節度推

官使取汝者始行在上或有又字吾又罷去十六年五月張建封卒公西歸洛陽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

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或有兩圖字一屬上句非是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謂或作爲而下或有先字吾

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

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

搖邵太史曰文用助字柳子厚論當否不論重復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退之亦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近時六一文安東坡三先生知之蜀人史彥升云退之祭文視荒

荒今俗本作荒荒非是陳后山同平陳鄭毛視荒荒本此也○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

者其能久存乎存或在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日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去或在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

者天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或無其夢邪三字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

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天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非上

或有存者字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

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業或作榮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明或作得非是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

矣壽或作年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皆下或無者字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

志氣或志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雖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

十或作一老成二子曰湘曰滂滂以季子出繼則湘固宜十歲也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

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此非是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南下或無之常常有之未

始以為憂也憂下或無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斯下或有極字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

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或作日月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

言月日或無如字言或作時○今按陸德明經典釋文序論當時語音之訛有日而如靡異則此如字即

報也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東上或有蓋字使者妄稱以應之耳稱一作傳其然乎其不然乎或無其不然乎一語今吾使建中祭

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

餘奴婢並令守汝喪或作葬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或無終葬二字嗚呼汝病吾

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其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憑上臨上或有字

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行或作何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

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

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或作盡○今按或當作待盡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

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或無此句尚饗

祭周氏姪女文韓俞之女適四門博士周况於公為姪女元和十一年卒其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年月日十八叔叔母具時羞清酌之奠祭於周氏二十娘子之靈或無字字俞爲開嫁而有子女子之慶元和三年周况登第公以纏疾中年又命不永卒時年二十七今當長歸與一世違凡汝親戚孰能不哀撰此酒食以與汝訣汝曾知乎我念曷闕尙饗

祭滂文滂公之姪孫老成之子也元和十四年公謫潮州滂與其兄湘皆侍行是歲冬公移袁州滂乃死于袁遂葬于袁之郭南其詳見公所誌墓也

維年月日十八翁及十八婆盧氏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二十三郎滂之靈曰汝聰明和順出於輩流強記好文又少與比將謂成長以興吾家如何不祥未冠而夭吾與盧氏痛傷可言可或思母之恩連呼以絕執兄之手勉以無悲情一何長命一何短權葬遠地孤魂無依瀝洒告情哀何有極尙饗

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公之姪孫女其李千妻也

維年月日十八叔翁及十八叔婆盧氏遣祀以庶羞之奠祭於李氏二十九娘子之靈曰汝之警敏和靜人莫及之靜或作舒姿相豐端不見闕虧幼而孤露其然何爲出從于人既相諧熙又暴以天神何所疵生殺滅益竟誰主尸我哀汝母孰慰窮瘵我憐汝兒誰與抱持念此傷心不能去離奠以送汝知乎不知尙饗

祭張給事文徹公之從子婿也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殿中侍御史贈給事中張君之靈御上或無侍字惟君之先以儒名家逮君皇考考名休嘗佐宣武軍再振厥華鄉貢進秀有司第之貢或作舉從事元戎謹職以治遂拜郎官以職王

至此豈不緣我草葬路隅棺非其棺既瘞遂行誰守誰瞻魂單骨寒無所託依人誰不死於汝卽寃我歸
自南乃臨哭汝元和十五年九月公自袁州入爲國子祭酒汝目汝面在吾眼傍汝心汝意宛宛可忘宛宛或作寃寃詩宛在永中央鄭注宛坐見貌
逢藏之吉致汝先墓長慶三年十月四日公升京兆發其骨歸葬河陽無驚無恐安以卽路以一飲食芳甘棺輿華好芳或柔歸於
其丘萬古是保尙饗

卷二十四

碑誌

李元寶墓銘按今石刻首題云韓愈撰段季展書其後題云十一年十二月建立疑立石在葬後

李觀字元寶謝從古本刪字字今文粹亦然其先隴西人也或無也字始來自江之東下或有食大學之錄五字年二十四

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書下或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于或旣斂之三日

或無之字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左上有其字葬上或有鄉曰慶義原曰嵩原慶義或

嵩原或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人下或有昌黎字葬下或無之字

已庠元寶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天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謂其或死而不朽孰謂之

天謂之或已庠元寶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才或作文已庠元寶竟何爲哉本無此再出

四字方从石本今亦从之但方又云上竟字石本作意而邵公濟嘗歎其句法之妙謂歐公而下好韓氏學者皆未之見遂从其說定上字作志意之意下字作究竟之竟則予不識其何說也竊意若非當時誤刻即是後來字半磨滅而讀者不審遂傳此誤好事者又從而夸大之使世之愚而好怪者遂為所惑甚可笑也

崔評事墓銘

君諱翰字叔清博陵安平人安平或作平安今深州有安平縣曾大父知道仕至大理司直大父玄同為刑部侍郎出刺

徐相州同或作董非是或無相字父倚舉進士天寶之亂隱居而終君既喪厥父攜扶孤老託于大江之南卒喪通儒

書作五字句詩敦行孝悌談諧縱諠卓詭不羈卓詭或無此二字或作處世皆非是又善飲酒江南人士多從之遊貞元八

年君生四十七年矣以卒日考之七當作六自江南應節度使王栖曜命於鄜州既至表授右衛胄曹參軍實參幕

府事直道正言補益弘多弘或作尤既去職遂家于汝州汝州刺史吳郡陸長源引為防禦判官表授試大理

評事十二年相國隴西公作藩汴州而吳郡為軍司馬貞元十二年七月以董晉為宣武軍節度使八月長源自汝州授檢校禮部尚書充宣武軍行軍司

馬隴西公隴西公以為吳郡之從則賢也之從或作從事或併出之字皆非是署為觀察巡官實掌軍田鑿滄溝斬菱芽或即晉也

蒹葭蒹葭也此兼水陸言之作茅自當為陸田千二百頃水田五百頃或無為字五或作二千連歲大穰軍食以饒幕府以其功狀聞

其字使者未復命以十五年正月五日寢疾終于家年五十有六矣隴西公賻贈有加自始有疾吳郡率

幕府寮屬日一至其廬問焉其既甚也日再往問焉其終也往哭焉比小斂大斂三哭焉方無大斂字○今按上文并大

斂計之乃得三於斂之二十日其妻與其子以君之喪旋葬于汝州與或作以或無于字其二月某日遂葬于某縣

哭方本非是

某鄉某原君內仁九族外盡賓客於其所止其來如歸苟親矣雖不肯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貴人是故其歿也其弔者與其哭者其聲也必哀盡焉鄭氏也有子二人女一人吾聞位不稱德者有後德者下或有其終字嗚呼君其終有後乎銘曰

朝之言嘻嘻夕之言怡怡偕入而出乘馬馳馬下或一日不見而死吁其悲其下或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或無太昌黎韓愈爲之

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劉公嘉話拾遺言予嘗與柳八韓十八詣施士丐聽毛詩說

其魚鱗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鶴在梁上馬則毛注失之矣又說山無草木曰咕所以言陟彼

咕兮無可咕也以其無草木故以譬之又說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拜言人心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

翦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忘也毛注拜猶伐非也又說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言不得其人也毛

都不注此鄭史云士丐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丐春秋可讀文宗曰朕見之

矣穿鑿之學徒爲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耶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繼下或太學生習毛

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帖帖

怡怡下又有然字非是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

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山助教爲博士太學

由四下十八字此从諸本杭本無爲太學助教由助教八字蓋言由四門助教至爲博士於太學故也

本為是。但下太學二字疑衍。不然。或在博士上。或在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下或有或。或留或遷。

凡十九年。不離太學。之。或選語勢未盡。又不知公意果如何。今亦論而闕之。不敢定其去留也。

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媯。略。豪州定遠丞。或在元相之前。去水為是。妻曰太原王氏。先生卒。子曰

友直。明州鄞縣主簿。鄭或作鄭。縣名。前漢云殺鄞。鄞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左氏桓九年。見。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史記弟子列傳。施之。繼為博士。漢書儒林傳。

宣帝時。延為太尉。延順帝陽嘉二年。太尉之孫始為吳人。曰然。曰續。當作續。吳志朱然字義封。施繼字長卿。

生之興。公車是召。纂序前聞。于光有曜。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紛或。開先生講論。如客

得歸。得或。卑讓肫肫。中庸曰。肫肫其仁。鄭注。肫讀。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為宗。為或。其縣曰萬年。原曰神

禾。高四尺者。禮弓孔子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先生墓邪。

考功員外盧君慕銘。年為國子博士。時作。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柳子厚先友記云。韓會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以道德文學伏

一世。伏或。其友四人。其一范陽盧君東美。少未出仕。少或。皆在江淮間。天下大夫士謂之四夔。永泰中。會

張正則。崔造。為友好。談經濟之略。嘗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為四夔。舊史載於。其義以為道。可與古之夔。臯

崔造。傳。新史亦具載之。而據言。乃以何長師。李華。盧東美。韓衛。為四夔。非是。其義以為道。可與古之夔。臯

者侷。故云爾。夔。臯。或作。或曰。夔嘗為相。世謂相夔。四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許以為相。故云。大曆初。御史

者侷。故云爾。夔。臯。或作。或曰。夔嘗為相。世謂相夔。四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許以為相。故云。大曆初。御史

大夫李栖筠由工部侍郎爲浙西觀察使。當是時，中國新去亂，仕多避處江淮間。仕或嘗爲顯官得名聲，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數。大夫莫之取，獨晨衣朝服。或無晨字從騎吏入下里舍，請盧君。君時始任戴冠，通詩書，與其羣日講說周孔子，以相磨礱浸灌，婆娑嬉游，未有捨所爲爲人意。旣起從大夫，天下未知君者，惟奇大夫之取人也，不常必得人，其知君者。知上或無其字謂君之從人也，非其常守，必得其從，其後爲太常博士，監察御史，河南府司錄考功員外郎。年若干而終，在官舉其職。若干或作五十四夫人李姓隴西人，君在配君子無遠德。配上或作字君歿，訓子女得母道甚。或作甚得母道後君二十年，年六十六而終。二十或作若干十六或作十四將合葬，其子暢命其孫立曰：乃祖德烈靡不聞，然其詳而信者，宜莫若吾先人之友，先人之友無在者，起居丈有季曰愈。文或作又能爲古文業，其家是必能道吾父事業，汝其往請銘焉。父下或立於是有之字於是奉其父命，奔走來告，愈謂立曰：子來宜也，行不可一二舉，且吾之生也後，不與而祖接，不得詳也。得下或有其字其大者，莫若衆所與，觀所與衆寡，茲可以審其德矣。乃祖未出而處也，天下大夫士以爲與古之夔臯者侔。大夫或作之且可以爲相，其德不旣大矣乎？講說周公孔子，樂其道，不樂從事於俗，得所從，不擇外內，奮而起。擇或作釋其進退不旣合於義乎？銘如是，可以示於今與後也。歟！立拜手曰：唯唯。君祖子與，濮州濮陽令，父同舒州望江令，夫人之祖延宗，鄆州司馬，父進成，鄆州洛交令。君祖下二十四字，或但言君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夫人下或無之字男三人，暢、申、易，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士下或無人字墓在河南緱氏縣梁國之原。緱氏下七字，或作某縣某原○緱音溝。其年月日，或無此四字，非是元

和二年二月十日云。十下或四字

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房使君房武也。武刺施州而夫人卒。殯于江陵。公時為江陵法曹而作。繼於河南銘興元少尹房君墓。即武也。

夫人之先出於周。或無之字。○今按此篇之文平易明白。宜有之字。以鄭為氏。因初侯。周厲王少子友封於鄭。是為成公。其地華州鄭縣是也。後世以國為氏。會祖

諱隨。祖諱玠。厥考諱絳。咸垂休歸於房宗。生九子。左右黍稷。祠春秋。道順德嚴。顯且裕。宜壽而富。今何謬。

富或作貴。永貞冬至前四日。寓殯墳。此非其丘。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晁本作清邊郡王楊公神道碑。

公諱燕奇。字燕奇。字上或無奇字。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州司倉。烈考文海。天寶中實為平盧衙前兵馬使。

盧下或有軍字。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

幾二十。燕奇開元二十六年生。天寶十四年祿山反。時燕奇年十八。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宜或作義。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

父為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閒道趨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

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年春。二年或作二歲。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上元元年十一月。宋州刺史劉

兵拒之。為展所敗。進陷揚潤昇等州。二年正月。平盧兵馬使田神功。生禽展。揚潤平。今云寶應。誤也。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勉於滑州。大曆八年三月。

永平節度使令狐彰。卒。以工部尚書李勉為永平軍節度。滑毫觀察等使。九年從朝于京師。是年十一月。汴宋節度使田神功入朝。京師。九年

尚書右僕射。而此云九年。未知孰是。建中二年。城汴州。建中二年三月。築汴州城。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

公復汴州。貞元四年十二月李希烈陷汴州。興元元年十一月宋濤節度使劉洽大破希烈之衆。希烈遁歸蔡州。汴州平。今云貞元二年誤也。劉公謂劉元佐。十二年與諸將執以

城叛者歸之于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繪綵有加。封下或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

于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為御史大夫。職為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右

左階為特進。勳為上柱國。爵為清邊郡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真食五百戶終焉。或無自字。公結

髮從軍四十餘年。或作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歔歔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

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世上無閒言。初僕射田公。其母隔於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

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為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禎。以其年十月庚寅

葬公于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通王德宗之子。諱以貞元中領宣武及河東節。葬月或作

三月者誤矣。但八月十月皆有庚寅。不知孰是。大抵此碑多誤。不曉所以。僕射田公。田神功也。神功

以上元二年平劉展。此作寶應二年。舊傳神功大曆八年冬觀闕廷信宿而終。此作九年。皆差也。夫人

清夷郡太守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

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有字。男一人。女一人。或作男二。一下或有

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或作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于秦。維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裨或專。攻牢保危。爵位

已躋。既明且慎。終老無墮。魯陵之岡。蔡河在側。在或烝烝孝子。思顯勳績。斲石於此。式垂後嗣。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公諱復，字茂紹。復或作穆，唐世系表集古詩皆作復。河東人。曾大父元簡，大理正。大父曠，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父虬，以有

氣略敢諫諍，為諫議大夫。或無有字，諫諍二字。引正大疑，有寵代宗朝，屢辭官不肯拜。卒，贈工部尚書。歐

公跋怡亭銘云：裴虬撰，李陽冰篆，李萬書。銘在武昌江水中，有小島亭在其上，銘刻於島石。虬代宗時，為道州刺史。按此文云：虬為諫議大夫，不云為道州刺史。唐史亦不見其事。歐陽豈得之怡亭銘耶？公

舉賢良，拜同官尉僕射。南陽公開府徐州。貞元四年十一月，以濠壽廬三州團練使張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召公主書記，二遷至侍御史。

入朝，歷殿中侍御史，累遷至刑部郎中。遷或作選，非是。疾病，改河南少尹。輿至官，若干日卒。實元和三年四月二

十三日，享年五十。夫人博陵崔氏，少府監頰之女。音挺。男三人，環質皆既冠。其季始六歲，曰充郎。充或作彥，世系

表作望郎。卜葬得公卒之四月壬寅，遂以其日葬東都芒山之陰杜翟村。公幼有文，年十四。時寶應元年。上時雨詩，

代宗以為能，將召入為翰林學士。尚書公請免，曰：願使卒學。或無使字。丁後母喪，上使臨弔，又詔尚書公曰：詔

作父忠而子果孝，吾加賜以厲天下。終喪必且以為翰林。下或有學士字。其在徐州府，能勤而有勞，在朝以恭儉

守其職，居喪必有聞，待諸弟友以善教，館嫠妹，畜孤甥，能別而有恩。而有或作而。歷十一官，而無宅於都，無田

於野，無遺資以為葬，斯其可銘也已。銘曰：

裴為顯姓，入唐尤盛。支分族離，各為大家。此銘以家叶離，方言羅謂之羅，羅謂之羅，蓋古音通也。○今按詩免爰及楚詞多此類。惟公之系，德隆位

細。曰子曰孫，厥聲世繼。子或作祖。音陽之色。或作色。愉愉翼翼，無外無私。幼壯若一，何壽之不遐，而祿之不多。謂

必有後其又信然耶。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石本有河東字或無然此後多从石本今亦從之石本首云朝議郎守國子博士韓愈撰

君諱公達字大順薛姓字大順或作字某曾祖曰希莊撫州刺史贈大理卿祖曰元暉果州流溪縣丞贈左散騎

常侍祖下十六字方云閣抗蜀本皆闕惟監本與石本同今按方氏所校專據三本而謂今本皆不足

當侍則今此數字乃三本所無而今有者若非偶有石本則必以為後人校增而不之信矣故知今本與

閣抗蜀死葬不同者未必皆無所自也詳之父曰播元暉三子據播據開元十九年並登第尚書禮部侍郎侍郎命君後兄據據

為尚書水部郎中贈給事中或君少氣高為文有氣力務出於奇以不同俗為主始舉進士不與先詣

揖作胡馬及圓丘詩京師人未見其書皆口相傳以熟及擢第補家令主簿佐鳳翔軍或無及擢第三字

鳳翔留後邢君牙為鳳翔尹鳳翔西魏宗使至是表公達佐其軍軍帥武人君為作書奏讀不識句傳一幕以為笑不為變或下或

月九日大會射會下或有命字設標的高出百數十尺令曰中酬錦與金若干一軍盡射莫能中或無盡字能中

君執弓腰二矢指一矢以輿指或作挾問本無指一矢三字○今按揖其帥曰請以為公歡遂適射所一

座皆起隨之或無皆字射三發連三中或無射字的壞不可復射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帥益不喜即自

免去後佐河陽軍任事去害興利功為多拜協律郎益棄奇與人為同今天子修太學官有公卿言詔拜

國子助教分教東都生元和四年年卅七二月十四日疾暴卒卅七石本如此下二十一日亦君再娶初

娶琅邪王氏後娶京兆韋氏或無初娶以下十二字凡產四男五女男生輒即死或無產字即字自給事至君後再絕皆有

名。或無皆有。名三字。然三字之義未詳。而方遺言曰。以公儀之子已已後我。已已後我。或作爲已後。○今

也。其年閏二月廿一日。見上。弟試太子通事舍人公儀。京兆府司錄公幹。以君之喪歸。官京下五字。或作某

殿中侍。以五月十五日葬于京兆府萬年縣少陵原。合祔王夫人塋。以君下二十八字。或作御史。不遂。或有能字。非是一。歸譏於時。或作議身不得年。又將尤誰。世再絕而紹。祭以不墜。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以上九字

夫人諱叢。字茂之。姓韋氏。茂或作成。○今以其七世祖父封龍門公。後周驃騎將軍晉州總管龍門之

後世。率相繼爲顯官。通子善嗣。上谷太守。善嗣子崇德。太子論德。崇夫人曾祖父諱伯陽。自萬年令爲大

原少尹副。留守北都。卒贈祕書監。或無北其大王父迢。以都官郎爲嶺南軍司馬。卒贈同州刺史。王考夏

卿。以太子少保。卒贈左僕射。保下或僕射娶裴氏皇女。或無僕皇爲給事中。爲上或有皇父宰相耀卿。夫

人於僕射爲季女。愛之。選壻得今御史河南元稹。選上或有其字。稹稹時始以選校書祕書省中。校上或

是。其後遂以能直言策第一。拜左拾遺。果直言失官。又起爲御史。舉職無所顧。夫人固前受教於賢父母。

得其良夫。又及教於先姑氏。固或作因。父上或無賢字。得上率所事所言。皆從儀濃。言或年二十七。以元

和四年七月九日卒。卒三月。得其年之十月十三日葬咸陽。從先舅姑兆。銘曰。

詩歌碩人。爰敍宗親。女子之事。有以榮身。夫人之先。累公累卿。有赫外祖。有或作於。祖相我唐明。歸逢其

良夫夫婦獨不與年而卒以天實生五子一女之存銘于好辭以永於聞好或作埋

卷二十五

碑誌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

孟郊詩有甲盧殷十首其一云登封草木深登封道路微日月不與光輝等外相訪稀至親惟有詩抱心死有歸河南韓先生後君作因依磨一片嵌巖書千古光輝蓋謂公以河南全為處作此誌也時元和五年云

元和五年十月日范陽盧殷以故登封縣尉卒登封年六十五月下或五日君能為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

在紙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為詩或在紙二字與諫議大夫孟簡協律孟郊監察御史馮宿

好期相推挽卒以病不能為官在登封盡寫所為詩抵故宰相東都留守鄭公餘慶或抵或作投留守數以

帛米周其家書薦宰相宰相不能用竟飢寒死登封將死自為書告留守與河南尹房式乞葬己又為詩

與常所來往河南令韓愈曰為我具棺留守尹為具凡葬事韓愈與買棺又為作銘十一月某日葬嵩下

鄭夫人墓中嵩下或有山字君始娶滎陽鄭氏後娶隴西李氏生男輒死卒無子女女上一人學浮屠法不嫁

為比丘尼云

興元少尹房君墓誌

房君武也公嘗為其夫人鄭氏作殯表今又誌其墓

房故爲官族。官或作宦稱世有人。自太尉瑄。瑄字次律。河南人。以德行爲相。相玄宗肅宗。天寶十五年七月。玄宗拜瑄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至德二

年五月罷。廣德元年卒。贈太尉。名聲益彰。徹大行世。號其門爲太尉家。宗族子弟皆法象其賢。公會祖諱玄靜。尚書膳部

郎中。歷資簡涇隰四州刺史。太尉之叔父也。玄靜父彥雲有二子。長曰玄基。次曰玄靜。玄基子。祖諱肱。爲

號州司馬。父諱巒。或作巒。都水使者。皆名能守家法。公諱武。字某。以明經歷官。至興元少尹。謹飭畏慎。年七

十三。以其官終。幼壯爲良子弟。老爲賢父兄。歷十二官。處事無纖毫過差。嘗以殿中侍御史副丹陽軍使。

其後爲盩厔令。施州刺史。丹陽盩厔施州吏民至今思之。○盩音轉。厔音窠。扶風縣名。水曲曰陂。山曲曰屋。前漢行幸盩厔。五柞宮。娶滎陽鄭

氏女。生男六人。其長曰次卿。次卿有大才。不能俯仰順時。年四十餘。尙守京兆興平尉。然其友皆曰。房氏

有子也。次曰次公。次膺。次回。次衡。次元。始學而未仕。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士人或作人士。初公之在施州。夫人

卒焉。殯於江陵。元和五年。次卿與其羣弟奉公之喪。自興元至堂。殯于伊水之南。公改葬服。議殯於堂。謂之殯。六年正

月。次公奉夫人之喪。自江陵至。遂以其月十四日。合葬河南緱氏之高龍原。公母弟式。自給事中爲河南

尹。孝友慈良。盡費其財。以奉公葬。未葬之一月。詔以河南爲御史中丞。領宣州觀察使。中丞或將行。或作

召河南令韓愈。泣謂曰。吾兄之葬於是。而吾爲尹於是。吾以爲得盡其道於吾兄也。今壓於上命。不得視

吾兄之棺入此土也。豈非天邪。子與吾兒次卿游。我重知子。凡吾兄之終事。將子是託焉。愈旣不獲辭。旣

助其凡役事。退又爲銘云。

有位有年年或作名有弟有子從先人葬是謂受祉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李素也。據史李素無傳。於李錡傳附見焉。

元和七年二月一日河南少尹李公卒年五十八下或有隴西字或作陸渾斂之三月某甲子葬河南伊闕鳴臯山

下或作八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考之史亦合伊闕或作陸渾考唐志鳴臯實在陸渾前事之月其子道敏哭再拜授使者公行狀公或作功非是以幣走

京師乞銘於博士韓愈曰於于少尹將以某月日葬月下或有某字宜有銘其不肖嗣道敏杖而執事不敢違次

不得跣以請愈曰公行應銘法公方作功○今按者从方本則此句無首子又禮葬敢不諾而銘諸或無或無而銘諸三字或

無謂而二字皆非是公諱素字某或作字生七歲喪其父貧不能家母夫人提以歸教育于其外氏育或

無其字以明經選主統之弘農簿又尉陝之芮城李丞相泌觀察陝統以材署運使從事以課遷尉京兆

鄠邑名古有越鄠國鄠音戶考滿以書判出其倫選主萬年簿倫上或無其字而母夫人固在食其祿母夫人卒三年

改尉長安遷監察御史奏貶九卿一人貶或作敗改詹事丞遷殿中侍御史由度支員外郎選令萬年或無郎

萬年或年或年令公主奪驛田主下或有簿字云簿京兆尹符縣割畀之公不與改度支郎中使度支或侍郎介

特或作特非是元和元年四月以兵部侍郎李巽為度支鹽鐵轉運使不禮其屬大夫士擅喜怒賞罰或無公獨入讓不受劉闢平上以蜀

賞高崇文尚書省以崇文幕府爭鹽井因革便不使命公使崇文以崇或作與崇崇文命幕府唯公命從

即其日事已疏奏事已或作事以侍郎外稱其能竟坐前敢抗已衢州飢擇刺史侍郎曰莫如郎李某如郎下或

遂刺衢州。至一月遷蘇州。遷下或有刺字。時以杜兼為蘇州刺史。兼曰：李錡且反。李錡前反。權將之戍諸

州者。或無權刺史至斂手無敢與敵。或無敵字。或無敵字。皆非是。二年十月鎮海節度使李錡反。先是

忠處湖州。丘自明處杭州。高勳處睦州。公至十二日。錡反。公將左右與賊戰州門不勝。賊呼入公。端立責

以差。端或作皆斂兵立不逼。錡命械致公軍。將斬以徇。及境。錡適敗縛。或無公脫械還走州。錡反。素為志

于錡。具張楛釘于船。賊未及京口。十月。潤賊急卒不暇走死。民抱扶迎。盡出。急卒一作竟平。○今按州字

州大將至之。速不及走死。為州民執。天子使貴人持紫衣金魚以賜。居三年。州稱治。拜河南少尹。行大尹

事。六年三月。以河南尹鄒士美為昭義軍節度使。以素為少呂氏子。吳棄其妻。著道士衣冠。或無謝母曰。

當學仙。王屋山去數月。復出。詣公公立之府門外。使吏卒脫道士冠。給冠帶。送付其母。黜屬令二人以

賊。減民賦錢歲五千萬。贖或作賦。古通用。然不知此句當如何讀。若賦字屬上句。即下文賦別為一事。

請緩民輸。期一月。詔天下輸皆緩一月。公一斷治。不收聲。事常出名上。曾祖弘泰。簡州刺史。弘或作純。祖乾秀

伊闕令。父雙。宣州長史。贈絳州刺史。母夫人燉煌張氏。其舅參有大名。氏下或有封西平部公之配曰彭

城劉氏夫人。公或作君。氏夫人下。或有封彭城縣君五字。夫人先卒。其葬以夫人祔。夫人曾祖曰子玄。祖曰餗。皆有大名。公之

子男四人。長曰道敏。舉進士。其次曰道樞。其次曰道本。道易。皆好學而文。或無其次曰道樞五字。樞下或

次曰女一人。嫁蘇之海鹽尉韋潛。自簡州而下。皆葬鳴臯山下。銘曰。

序曰女一人。嫁蘇之海鹽尉韋潛。自簡州而下。皆葬鳴臯山下。銘曰。

高其上而坎其中。上下或有立字。立或作丘。或作山。以為公之宮。奈何乎公。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校理下或有京兆昭應尉五字。洪佐烏重胤于河陽。公嘗有詩及序送之。至是卒。公祭以文。又銘其墓。

君諱洪。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始從拓拔氏入夏。居河南。九或作七。下文七世為曾祖。則此當

乘王與並賜姓拓至氏。又有拓拔氏。初黃帝子昌意少子受封北土。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拓。謂石

為跋。故以拓跋為氏。跋亦一作拔。或說自云拓天而生。拔地而長。遂以為氏。後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改為

元氏。夏謂中夏也。○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而官號大司空。後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遷都洛陽。二十

拓音託。跋蒲撥切。望後魏官氏志。烏石蘭氏改姓石氏。有司空閔陵公石猛。後七世至行襲官。至易州刺史。於君為曾祖。易州生婺州金華令諱懷一。卒

葬洛陽北山。金華生君之考諱平。為太子家令。葬金華墓東。而尚書水部郎劉衍為之銘。君生七年。喪其

母。九年而喪其父。能力學行。去黃州錄事參軍。李翱嘗有薦洪狀。謂明經出身。曾任冀州。緝此黃字蓋誤。則不仕而退處東都。洛上十

餘年。行益修。學益進。交遊益附。聲號聞四海。或作方。故相國鄭公餘慶留守東都。上言洪可付史筆。李建拜

御史。建字杓真。元和三年十月。高郢為御史大夫。奏建為殿中侍御史。建舉洪自代。崔周禎為補闕。禎或作植。考周頌从示。○今抄皆舉以讓。宣

歛池之使。盧與浙東使。薛交牒署君從事。有為字。河陽節度烏大夫重胤。開以幣先走廬下。有君字。故為

河陽得。得。上或有所字。佐河陽軍。元和五年四月。以烏重胤為吏治民寬。考功奏從事考。君獨於天下為第一。元

和六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昭應尉。校理集賢御書。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娶彭城劉氏女。故相

其游韓愈曰子以吾銘以或與銘曰

生之艱成之又艱若有以為而上於斯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諸題唐故或有或無或有銘字或無銘字皆從舊本石本多用大

之為

公諱丹字某姓韋氏字文明或作六世祖孝寬仕周有功以公開號於郾孝寬名叔裕以字行仕周為大司

郾音郾音郾公之子孫世為大官孝寬子津位內史侍郎戶部侍郎判尚書事津子琨字玄理唐太子穆奉封武陽縣侯琨子幼平岐州參軍幼平子抱真梓州刺史唯公之父

政卒雒縣丞贈號州刺史公既孤以甥孫從太師魯公真卿學太師愛之或無太師愛之四字舉明經第選授峽州

遠安令以讓其庶兄峽或作峽考地理志當作峽入紫閣山事從父熊迪五經登科登下或有明五經三字或無登字歷校書郎咸陽

尉佐邠寧軍貞元四年七月以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獻甫表丹佐其府自監察御史為殿中侍御史徵拜太子舍人益有名遷起居

郎吳少誠襲許州拜河陽行軍司馬未行少誠死改駕部員外郎河陽下或有軍字或無未行二字少或有適字新羅國君死

公以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魚往弔立其嗣故事使外國者常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

私號私覲官公將行曰吾天子吏使海外國不足於資或作費宜上請安有賣官以受錢邪即具疏所以上

以為賢命有司與其費或無以為費三字至鄆州會新羅告所當立君死還拜容州刺史容管經略招討使始城

容州周十三里置屯田二十四所或無置字化大行詔加太中大夫順宗嗣位拜河南少尹行未至拜鄭滑行

軍司馬軍上或無行字始至襄陽詔拜諫議大夫既至日言事不阿權臣嘗然有直名遂號爲才臣劉闢反圍梓

州詔以公爲東川節度使御史大夫或無詔字八月四川節度使韋臯卒度支副使劉闢自爲留後九月

朝廷可指臂而使者唯兩京耳此外誰不爲叛上善其言以丹爲東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代李康公行至漢中上疏言梓州在圍閉守方盡力不可易將

徵還入議蜀事徵上或請字劉闢去梓州因以梓州讓高崇文元和元年正月以左行營節度使高崇文討闢

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四月以崇文爲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拜晉慈隰等州觀察防禦使是月以丹爲晉慈自扶風縣男進封武

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或無邑字將行上言臣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爲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使

上以爲忠或無上以爲忠四字疑或公自以前有上以爲賢語涉重觀故刪其一不知當存何字也一歲拜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以晉慈隰屬

河東元和二年正月以宰相杜黃裳爲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是日以丹爲江西觀察使公既至則計口受俸錢委其餘於官罷八州無事之食者

信洪江饒虔吉撫袁八州以聚其財始教人爲瓦屋取材於山召陶工教人陶聚材瓦於場度其費以爲估不取贏

利凡取材瓦於官業定而受其償從令者免其賦之半逃未復者官與爲之貧不能者畀之財畀或作裨財或作材

載食與漿親往勸之爲瓦屋萬三千七百爲重屋四千七百民無火憂暑濕則乘其高別命置南北市營

諸軍歲旱種不入土募人就功厚與之直而給其食業成人不病飢爲長衢南北夾兩營或無長字東西七里

人去溲汚氣益蘇汚或作汗復作南昌縣徙廐於高地因其廢倉大屋馬以不連死馬或作馬不或作爲死或

廐馬息明年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疏爲斗門以走潦水公去位之明年江水平堤老幼泣而思曰老上或

不死有既退

二無此堤。吾屍其流入海矣。灌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萬二千頃。凡為民去害興利。若嗜慾。居三年。於江

西八州無遺便。其大如是。其細可略也。其大下九字。閣杭李謝本作其大不可略。如是或作其大略。如是皆非是一無也字。卒有違令當死者。公不

果於誅。杖而遣之去。上書告公所為不法若干條。法下或朝廷方勇於治。且以為公名才能臣。治功聞天

下。不辨則受垢。詔罷官留江西待辨。使未至。月餘。公以疾薨。使至。辨凡卒所告事若干條。皆無絲毫實。詔

笞卒百。流嶺南。公能益明。春秋五十八。薨於元和五年八月六日。公好施與。家無剩財。剩或自校書郎至

為觀察使。擁吏卒。前走七州刺史。與賓客處。如布衣時。自持卑一不易。或在無如布衣時四字。或四字。或在不易下。卑下或無一字。聚清

河崔氏。故支江令諷之女。支或某官某之孫。有子曰寘。年十五。明經及第。嗣其家業。後夫人蘭陵蕭氏。中

書令華之孫。殿中侍御史恆之女。皆先公終。有女一人。或無凡公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或無女若干人。四

云。有子三人。寘。街。岫。街。咸通中。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充嶺南節度。岫終福建觀察使。寘無聞。唐史世系表則著寘街。街。而遺岫。街。大理評事。明年七月壬寅。從葬萬年縣少

陵原。或無將葬。其從事東平呂宗禮。宗禮即呂恭字與其子寘謀曰。我公宜得直而不華者。銘傳於後。固

不朽矣。字。殊。不知嘉祐。杭本已如此。大抵方未嘗見嘉祐本也。一本云。我公宜得銘。得銘不朽矣。寘來請

銘。銘曰。

武陽受業。始於太師。即顯以官讓兄。自待不疑。勤于紫閣。取益以卑。可謂有源。卒用無疵。慊慊為人。慊慊

謙矯矯為官。爰及江西。功德具完。名聲之下。獨處為難。辯而益明。仇者所歎。音碑于墓前。維昭美故。納銘

墓中以識公墓。○識式志切。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畢氏出東平。畢氏本畢公高之後。其後世為東平須昌人。歷漢魏晉宋齊梁陳士大夫不絕。晉有畢滿為中書郎。湛子卓字茂世。太興末為吏部郎。北史畢敬榮

子元寶。父子相繼為兗州刺史。元寶六子。祖朽。祖斿。祖旋。祖榮。祖暉。祖歸。子義暢。祖榮。子義允。義允子僧要。祖暉。子義雲。入國朝有為司衛少卿。貝邢廬許州刺

史者曰。憬。入或作人。屬上句。憬河南偃。憬之子構。一作稱。非是。累官至吏部尚書。卒贈黃門監。是為景公。

新舊史有畢構傳。終於戶部尚書。世系表亦作戶部。然舊史畢誠傳乃稱吏部。景公生抗。為廣平太守。抗安祿山城陷。覆其宗。贈戶部尚書。抗本抗作抗。世系表作抗。傳作抗。而世系官職亦不同。覆其宗。或作其宗。覆焉。尚書生垆。家破時垆生始四歲。四或作七。與其弟增以俱小。漏名籍。得不

誅。為贛口賊中寶應二年。河北平。宗人宏以家財贖出之。求增不得。增長為河北從事。兼官至御史中丞。

垆既至長安。宏養於家。教讀書。明經第。明經第一句。當有脫字。○今按明上或經下。當有中字。或登字之類。宏死。垆益壯。始自別為畢氏。歷

尉臨渙安邑王屋。年六十一。以元和六年二月二日卒於官。初罷臨渙徐州節度張建封。募廣平之節死。

或作死節。聞君篤行能官。請相見。署諸從事。請上或有以幣字。署上攝符離令。四年及尉王屋。徐之從事有為或有遂字。按諸字疑衍。攝符離令。四年及尉王屋。徐之從事有為

河南尹者。聞君當來。喜謂人曰。河南庫歲入錢以千計者五六十萬。入錢或作出入。須謹廉吏。今畢侯來。吾濟矣。

繼數尹。諸署於府者無不變。諸或作請。而畢侯固如初。竟以其職死。君睦親善事。過客未嘗問有無。既卒。家無

一錢。凡棺與墓事。墓或作葬。皆同官與相識者事之。娶清河張氏女。女下或有子字。女子疑皆因下文誤入。生男四人。曰鎬。鉢。鉢。

銳女子三人其長學浮屠法爲比丘尼其季二人未嫁以其月二十五日從葬偃師之士婁銘曰上古愛民爲官求人苟可以任位加其身其後喜權人自求官退而緩者身後人先故廣平死節而子不荷其澤王屋謹廉而神不福其謙嗚呼天與人苟無傷其穴與墳

試大理評事胡君墓銘

胡之氏別於陳周武王封胡公滿於陳其支子自稱胡氏明允先允或作元河東人世勤固或作國戴厥身戴或作載籍文譜進連倫惟明

允加武資力牛虎柔不持吏夏陽同州有施爲去平陽晉州郡名民思悲河東土河陸原宜茲人肖厚完或作厚

或作省厚寬○今按五十七不足年孤兒啼死下官母弟證秩大夫秩或作秋胡弟証元和九年以御史大夫帥振武十三年召還此下又云

友韓愈司馬徒豈十二年從征撫君遺哭泣書撫或作石友韓愈司馬徒公時爲行軍司馬從裴度平蔡故云

謂司馬遷父子耳以誌作後銘系序初無年月日故二說不同

襄陽盧承墓誌銘或有唐故字

范陽盧行簡盧下或將葬其父母乞銘於職方員外郎韓愈曰吾先世世載族姓書世或作五世盧植

漢北中郎將子諱字子家魏司空容城侯諱子挺字子笏泰山太守邈子玄字子真後魏中侍郎諱字子諒司空從事中郎諱子偃慕容氏營丘太守邈子玄字子真後魏中侍郎

字湯烏秘書監伯源子道將字祖業燕吾胃於跖拔氏之弘農守守後四代吾祖也懷仁子彥卿東宮

沂錄事參軍沂下或五世而吾父也爲襄陽丞始吾父自曹之南華尉歷萬年縣尉萬年二字至襄陽丞

以材任煩能持廉名去襄陽則署鹽鐵府出入十年常最其列府下或有職字貞元十三年終其家年六

十七殯河南河陰南下或有縣字縣字或在河陰下吾母燉煌張氏也王父璿為堯之金鄉令之或作州先君歿而十三年夫

人終年七十三從殯河陰年下有無而字生子男三人居簡金吾兵曹行簡則吾其次也大理主簿佐江

西軍其幼可久女子嫁浮梁尉崔叔寶將以今年十月自河陰啓葬汝之臨汝之汝原葬下或有於字臨汝下或有縣字汝

原上或有臨字吾曰陰陽星曆近世儒莫學獨行簡以其力餘學能名一世舍而從事於人以材稱葬其父母乞

銘以圖長存或作圖久長存是真能子矣可銘也遂以銘今按此與後篇張圓志文體特為橫逸與諸篇不同亦

似少分別耳弘農諱懷仁沂諱璣襄陽諱某今年實元和六年沂下或有州字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李肇國史補云張圓佐韓弘舊史弘初乘節事無小大委之後乃奏

然此誌言遇盜死塗中亦未曾略及貶謫之意則國史補未必可信也葬以元和五年二月庚午據長曆二月無庚午若曰庚午則正月晦也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也劉下或有氏字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

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或無夫子字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逢或作遇將以日月葬妾

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泯或作名敢以其稚子汴見先生將賜之銘汴下或有兒字是其死不為辱而名

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若孫胤下或有若字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

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或無人字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死於是邪若爾吾哀必求夫子

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哭弔辭，遂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甲下或有卽字，今按既辭而遂敘其事，蓋一辭而許，所謂禮辭者也。

君字直之，祖謙，父孝新，皆爲官。汴宋閒，君嘗讀書，爲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於汴城西雙丘，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日或作庚午，考唐曆二月無庚午，葬下或有于字。

妻彭城人，世有衣冠。或無有字。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爲銘。

太原府參軍苗君墓誌銘

君諱蕃，字陳師。漢有陳蕃，故蕃字陳師。其先楚之族，大夫亡晉而邑於苗，世遂以苗命氏。楚若敷熊儀生子曰開，伯比伯比生子良，子良生越。

椒，字伯楚，以罪誅，其子黃奔晉，晉邑之苗，後以爲氏。其後有守上黨者，惠於民，卒遂家壺關。縣名，屬潞州。曾大父延嗣。延嗣父襲，襲高，不仕，贈禮部尚書。中書舍人，大父含液。延嗣二子，含澤，含液皆登第。舉進士第，官卒河南法曹，父穎，楊州錄事參軍，君少喪父，受業母夫人，舉進士第。貞元十一年登進士第。佐江西使，有勞，三年使卒。貞元十一年八月，以路寔爲江西觀察使，蕃佐其府，十三年九月寔卒。後辟不肯留，後使李巽，獨護其喪葬河南，選補太原參軍。河東節度嚴綬表佐其府，假使職獄平貨，滋息，吏斂手不敢爲，非年四十有二，元和二年六月辛巳，暴病卒，其妻清河張氏，以其年十二月丙寅，以曆推之，丙寅爲其月十九日。葬君於洛陽平陰之原，男三人，執規，執矩，必復，其季生君，卒之三月，君同生昆弟，凡三人，皆先死，四室之孤，男女凡二十

人皆幼。遺資無十金。漢以前以鎰名金。漢以後以斤名金。鎰者二十四兩。斤者十六兩。諸史傳中或言百金。或言萬金。皆以一斤爲一金。十金者十斤金也。無田無宮。以爲歸。無族親朋友以爲依也。宮或作家。爲依或無爲字。樊汝霖云。按世系表。苗襲義生延嗣。延嗣生舍。舍蕃之孫。誌謂蕃卒於元和二年。台符大中八年。廷義乾符三年。皆相踵登第。然有可疑者。世系表以曄。曄格爲系表。蕃之下所謂著者。誤矣。疑曄。曄格即蕃之子。而執規。執矩必復者。蕃死時。幼而未名。特其小字云爾。其後遂名曄。曄格也。嗚呼。蕃死時其困如此。其後子孫之盛則如此。爲善者可無怠矣。是安施耶。銘曰。

有行以爲本。有文以爲華。恭以事其職。而勤以嗣其家。位卑而無年。吁其奈何。

韓昌黎集

卷二十六

碑誌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或無郎字。孔君名戡。孔子三十六世孫。時與公偕分司東都。卒。公爲作此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昭義軍。潞州也。在河東。今爲昭德軍。貞元二十從史爲不

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頰一作顏。抑首伏氣。伏或作吐。方云。叔孫通傳所謂伏

伏氣。猶言屏氣耳。與漢傳語異。此言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

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且上或公當爲彼。不得爲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常或作居

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或作意亦通。作也非是。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

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以有或作有以。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

天下以爲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或無者字。皆上闕本有唯字。或會宰相李公鎮

揚州。元和三年九月。以宰相李吉甫爲淮南節度使。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猶或作獨。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卽誣奏君前

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

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

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于日南。元

五年四月。鎮州行營招討使吐突承璀縛從史送京師。貶驪州司馬。歐文忠書從史。蔣聰明山記曰。閣從

史官。屬題名見孔戡與烏重裔俱列于後。而退之記戡事云。戡屢諫不聽。卒為重裔所縛。嗚呼。禍福成敗

之理。甚明。先事而言。則罕見。從事。而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

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南府無河陰縣。○今按元和郡國志。河南府有河陰縣。唐河君於為義若嗜

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士下或自金吾衛錄事為大理評事。佐昭

義軍。下或有軍帥死。貞元二十年六月。昭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為帥。或無自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

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分或作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為。君不得已。君或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

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

諸本作祖如圭。皇海州司戶。贈工部員外郎。父峇。父皇。著作。贈駕部員外郎。方。蜀木云。今本所紀。父

祖官職多誤。蓋後人續增。公諸志皆載二世。此只言父祖。已非考世系表。及孔戡志。此以如珪作如圭。耶

中作員外郎。著作。作郎。為郎。又非也。駕部乃戡贈官。此以為其父所贈。又非也。○今按此姑。从方本。無大

利害。但方詆諸本。止載二世。為不入例。而其所據之本。此志亦只載二世。云駕部乃戡所贈官。而戡實贈

司勳。皆非。是世系。對志。與此志文。亦未知。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妃女。皆有

其執為得失。恐皆未足以判其是非也。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妃女。皆有

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耐。從卜人言不耐。君母兄戮。尚

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戡。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口請為

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方从杭本無傷字○今按此傷字諸本皆有文理音韻皆無可疑方氏特以杭本脫漏遂不之信寧使此銘為歇後語而不肯

以諸本補之其可怪也

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或無散字君或作尹杜君名兼史有傳公與兼皆嘗佐張建封于徐州至是兼死河南尹而公為都官長外郎為銘

杜氏自戴侯畿始分戴侯之子恕為幽州刺史今居京兆諸杜其後也畿字伯侯京兆上陵人魏河東太守豐樂戴侯有三子恕理寬恕字

守幽州刺史其季寬孝廉郎中寬後三世曼為河東太守葬其父洎水之陽或無之陽字寬字務叔舉孝廉為郎中曾孫受仕石趙為

從事中郎河東太守洎水出或下有及正倫為太宗宰相受玄孫君賜子景字

汲郡隆慮縣○洎水端切其後世皆從葬洎水顯慶元年猶封襄陽公封襄陽郡公太宗始詔

葬京兆襄陽公無子以兄正藏子志靜後遂嗣襄陽公或復出嗣生僑為懷州長史棄官老沁水上為富

家卒葬懷州武陟長史生損為左司郎中卒贈少大理或作大大理生廩或為鄭州錄事參軍死思

明亂贈吏部郎中公諱兼字某郎中第三子廣三子曾左金吾兵曹參軍舉進士第建中元年司徒北平王

燧戰河北掌書記累官至監察御史其後佐徐泗州軍貞元四年十一月張建封為遂至濠州刺史本傳

刺濠州日誣劾韋賞陸楚二人以罪殺之而子厚杜兼對乃取其歷官卒之年月日與夫生娶而已也皆

不載豈以其善不足以掩惡故略之耶抑誌與傳異故敘其族出歷官卒之年月日與夫生娶而已也皆

徐泗州軍亂以兵甲三千人防淮道不絕疑本如此諸本甲字亦疑衍或當在兵字上姑闕以候知者

有功加御史中丞賜紫衣金魚入為刑部郎中以能官拜蘇州刺史既辭行上書曰李錡且反必且奏族臣上固愛其才書奏即除吏部郎中或無中字遂為給事中出為商州刺史金商防禦使改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半歲拜大尹元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無疾暴薨年六十明年二月甲午從葬懷州夫人常山郡君張氏彭州刺史贈禮部侍郎蕤之女音既生子男三人柔立為天長主簿詞立為壽州參軍誼立為順宗挽郎女一人順上或無為字將葬公之母兄太學博士冀與公之夫人及子男女謀曰葬宜有銘凡與我弟游而有文者誰乎遂來請銘銘曰

杜氏大家世有顯人承繼綿綿以及公身始為進士乃篤朋友及作大官及作或克施克守纂辭奮筆渙若不思公牒盈前笑語指麾祿以給求食以會同不畜不收庫廩虛空事在于人在于一日遠日忘何以傳之刻此銘章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銘夫下一無守字仕

襄陽郡王七字平陽或作陽平从石本考唐世系表當从平陽碑銘或作碑文○今按此篇多从石本按石本其首云朝議郎守國子博士上騎都尉韓愈撰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上柱國榮陽縣開國侯鄭餘慶書將仕郎右拾遺內供奉賜緋魚袋陳皓篆額其後云元和七年歲次壬辰十月丙子朔十五日庚寅建云此可以補刊本之闕守有異同今附于下

惟路氏遠有代序自隋尚書兵部侍郎諱袞四代而至冀公代或並作世石本袞或作充關杭本世表作封宜城縣公昇子元慈補次令元慈子太一太原令冀公諱嗣恭以小邑蕭關令發聞令下或開元受賜更名賜或作錫嗣恭其初

尉席豫黜陟河朔表為蕭關令徒神烏姑城二縣考績上書于太史治行靈州治或作始永泰元年閏十月為天下最玄宗以為可嗣漢魯恭因賜今名字懿範

方節終功南邦大曆七年正月以嗣恭為江西觀察使八年九月循州刺史哥舒晃反殺崇度使呂崇貴十月以嗣恭謙嶺南節度往征之十一月克廣州斬晃享有不祉紹

開厥家官至兵部尚書封冀國公以平嶺南功轉薨贈尚書右僕射司空或無司公諱應字從衆冀公之

嫡子嗣恭二子怨應用大臣子謹飭擢至侍御史著作郎選刺虔州選或作遷貞元初割餘零都作縣安遠以利

八屬餘或作錄人鑿敗灘石以平贛梗陶甓而城罷人屢築詔嗣冀封又加尚書屯田郎中進服色遂隔

于溫築堤岳城橫陽界中二邑得上田除水害上田或拜尚書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淮南軍司馬改刺

廬州又甃其城人不歲苦人或作民入為尚書職方郎中兼御史中丞佐鹽鐵使使江東有功用半歲歷

常州遷至宣歙池觀察使永貞元年十二月進封襄陽郡王或作公至則出倉米下其估半以廩餓人蜀

關誅蜀關或作劉關或行軍千五百人於蜀李錡將反以聞置鄉兵萬二千人錡反命將期以卒救湖常

坐牢江東心錡以無助敗縛作響山亭營軍于左右權丞相善之鑱其說響山石響山宣居宣五年以疾

去位校其倉得石者五十萬餘或無府得錢千者八十萬公之為州逢水旱喜賤出與人人或作歲熟以

其得收常有贏利贏或故在所人不病飢而官府畜積元和六年天子憫公疾不可煩以職即其處拜左

散騎常侍以其祿居其歲九月望薨于東都正平里第年六十七歲上或無其字明年葬京兆萬年少陵

原夫人滎陽鄭氏祔既其子臨漢縣男貫與其弟賞貞謀曰宜有刻也既下或告於叔父御史大夫鄺坊

丹延觀察使恕因其族弟進士羣以來請銘遂以其事銘曰

冀公之封維艱就功襄陽繼大啓慶自躬于度泊温厥緒既作以及職方遂都邦伯朝夕人事人或作民下完

上實師于其鄉鄰寇逼屈營軍響山牆屋脩施脩諸本皆然方弃不錄而直作循字褒功刻表功或作嘉丞相之辭受代而家鼓

疏及邇病不能廷食祿卒齒凡代大家凡代一世維難其保既顯既願或作頌戒于終咎伊我襄陽克慎以有

延畀後承或作丞莫不率守有墓于原維樹在經或在作有以告無期博士是銘博士或作傳世○按公是時正為博士或本非是

烏氏廟碑銘烏重胤之父也許孟容嘗為作神道碑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恆元和五年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其子承宗自為留後上欲革河北世襲之弊從史時為昭義節度使遭父喪因左

軍中尉吐突承瓘說上請發本軍討承宗由是復起從史委其成功十月乃陰與寇連夸謾兇驕出不遜詔削奪承宗官爵以承瓘為招討宣慰使命恆州四面藩鎮各進兵共討

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瓘七罪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譚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

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從下或有者字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為銀青

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重胤自昭義都知兵馬使路州左司馬拜銀青光祿大夫懷州刺史河陽三城懷州節度使兼

御史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其或以即以其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

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謂工部尚書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

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三室同宇史記渭陽五帝廟同宇韋昭曰謂上同下異也宇一作牢非○今按後漢以來

公私廟制皆為同堂異室乙巳升于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世本十五卷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伯卿大夫系氏名號列於姓苑在莒者存左

昭二十三年莒子庚輿處在齊有餘枝鳴皆為大夫齊下或有者字餘下或有字左氏應二十四年齊而好劍烏存率國人逐之

冬十月齊烏枝鳴戌宋一本秦有獲為大官史記秦武王時力士任鄒烏獲皆為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

掖烏氏後魏烏洛侯之裔國邑在漢東二千餘里貞觀初貢獻內屬代為功臣因官徙地今為張掖人或入夷狄為君長唐初察為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

人其子曰令望為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為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珙字某贈下或有工部字珙或

德潤重胤傳亦云承珙子也溫公考異嘗加辨正宋樊本皆作承珙蓋許孟容嘗為承珙碑石本猶傳於世新傳蓋本此也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

武德已來始以武功為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屬或作屨○今按屬亦連屬之

章四黑水從戰捺祿走可突干諸本多作突干或作汗干今從詳碑定从干云可突干契丹之勇將也新

可突干奔北渤海擾海上或無擾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契丹或謂破走可汗于渤海入寇而

然正是一事今按許孟容作烏承洽神道碑云渤海王武藝出海濱至馬都山屠陷城邑公以本營上馬防道要害則是捺祿走可突干而馬都山拒武藝二事不同或者之論過矣對史拒孟容神道碑及公廟

碑而作司馬溫公考異以新史為誤恐考異未見孟容碑刻耳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壘或作壘綿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

民還其居歲能運錢三十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黑水室韋二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

謀說史思明降之至德二載安慶緒兵敗走保鄴郡史思明判官耿仁智說思明歸唐思明然思明復叛尚

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許碑承恩承珙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

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石嶺或作左領統蜀梓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

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許碑年九十六卽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爲長重裔季曰重元爲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或作右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于尙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

壇制有或作有數備禮登方無數字登下有壇字○今按數備禮登數字乃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數

壇其壇或作靈不應至此始言登壇况登壇又與立廟不相關乎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蜀本文苑作左祖右孫○今

爰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其有或克對無羞克或乃惟有人念昔平盧爲艱爲瘁大夫承之危不棄

義四方其平士有迨息來覲來齋以饋黍稷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文

河東節度使贈尙書右僕射鄭公葬在滎陽索上今鄭州滎陽有索水卽漢高帝與項羽戰於京索者也元和八年六月庚子太史

尙書比部郎中護軍韓愈刻其墓碑曰司馬氏遷江南有鄭豁者仕慕容垂國爲其太子少保豁字君明魏時作大

匠五世孫仕垂其孫簡當拓拔魏爲滎陽太守豁子溫燕太子詹事生三子暉後簡者號其族爲南祖南

祖之鄭入唐有爲利之景公令者曰嘉範簡生季驍驍子昞於公爲曾祖是生撫俗爲泗之徐城令徐城

生公之父曰洪卒官涼之戶曹參軍涼之或公諱儋少依母家隴西李氏舉止異凡兒其舅吏部侍郎季

卿謂其必能再立鄭氏李或作李謂下或有曰字稍長能自課學課或作謀○今按蜀志出師表自

謀字文選亦作自課恐公用此語明左

氏春秋以進士選爲太原參軍事。大曆四年對直言策拜京兆高陵尉考府之進士能第上下以實不姦樊

僕射澤以襄陽兵戰淮西公以參謀留府能任後事。興元元年正月以樊澤爲參軍戶曹殯于涼涼地入

西戎自景谷徐城三世皆未還滎陽葬公解官舉五喪爲三墓葬索東徐城墓無表公能幼長哀感。公能下或

有使字或無哀字云白少而長求之不置也○今按心字當屬下旬心求不置以得舊人指告其處其後爲大理丞太常博士遷起居郎尚

書司封吏部二郎中能官舉其名德宗晚節儲將於其軍以公爲河東軍司馬能以無心處嫌開卒用有

就。開或作問非是或無卒字有就或作其說非是貞元十六年將說死即詔授司馬節度河東軍。考嚴授傳將說字說也或無

除其官爲工部尚書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貞元十六年十月河東節度使李說卒僖自本軍行節度使

公之爲司馬用寬廉平正得吏士心及昇大帥。昇或作升帥或作帥持是道不變部將有因貴人求要職者公

不用用老而有功無勢而遠者削四鄰之交賄省媵嬉之大燕。籍或作誇校講民事。校講或作講校施罷不竣日用能

以十月成政氓征就寬。氓或作賦或作民軍給以饒十七年疾廢朝夕八月庚戌薨享年六十一天子爲之不能

臨朝者三日。或無能字贈尚書右僕射即以其年十月辛卯葬索上疾比薨醫問交道比葬弔贈賜使者相及

凡河東軍之士與太原之氓吏。軍下或無之字或作之軍氓或作民及旁九郡百邑之鰥寡。河東節度府管汾遂沁嵐石忻代憲凡九州外夷狄

之統於府者聞公之薨皆哭曰吾其如何公與賓客朋遊飲酒必極醉。與或作爲投壺博奕窮日夜若樂而不

厭者。若或從閣蜀本作苦平居簾閣據几終日不知有人別自號白雲翁。令狐楚嘗爲太原從事唐志有表奏十卷白號白雲孺子蓋以勤儉也名人

魁士鮮不與善。好樂後進。及門接引。皆有恩意。與善屬上句。好樂屬下句。蜀本以善為其而。連好樂為句。又云。名人魁士。呂氏春秋語。始娶范陽盧氏女。生仁本。仁約。仁載。皆有文行。二季舉進士。皆早死。仁本為後子。獨存。不樂舉選。年三十餘。始佐河陽軍。後娶趙郡李氏。生三女。二夫人。凡三男五女。長女嫁遼東李繁。繁亦名臣。子有才學。遺命二夫人各別為墓。不合葬。系曰。

士常患勢卑。常或作。下同。不能推功德。及人常患貧。患下或。有勢字。無以奉所欲得。若鄭公。勤一生以得其位。而曾不

得須臾有焉。雖然。觀其所既立。其可知已。嗚呼哀哉。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或有田氏字。歐陽公曰。自天聖以來。學者多讀韓文。而患集。得韓文之刻石。如羅池黃陵廟碑之類。以校予家本。更校時人共傳號為善本。及後集錄古文。不同。往往妄加改易。今以碑校印本。初未必誤。多為校讎者妄改易之。乃知文字之傳。久而轉失。其真者多矣。則校讎之際。決於取舍。不可不謹也。今各參注于下。石刻後題云。朝議大夫安定胡證書并篆額。京兆府隲有此碑。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武元丞相吉甫。李吉甫丞相絳。李絳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

銜訓事嗣。朝夕不怠。事嗣或作嗣事。嗣下或有于字。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不功。維父子繼忠孝。弘正父廷

為滄州刺史。恆州李寶臣。幽州朱滔。聯兵攻擊。欲兼其土。字廷玠。固守。卒能保全。朝廷嘉之。遷洛州。改州建中。初。由悅領魏博節度使。志圖凶逆。召廷玠為副。蓋悅父承嗣。與廷玠為從昆弟也。及悅姦謀敗露。廷玠曰。爾藉伯父遺業。可守朝廷法度。坐享富貴。何苦與恆郭同為叛臣。若狂志不悛。可先殺我。乃謝病不出。三年。憤鬱而卒。子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

愈承命恻恐明日詣東上閣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
史臣克作爲駟駟泮闕之詩○駟音必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靈○假音格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

家服上或有能字靖或作靜蓋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或無隸字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案魏博

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州或作博或無兼字元和七年

十月以弘正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北平盧龍人故爲魏博諸將弘正史大夫上柱國沂國公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支度營田等使

與季安時爲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季安高祖環平州人官都水使者季安季安子懷諫延琳子悅季安卒懷諫自知軍務時

延輝子廷珍元和七年八月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季安卒懷諫自知軍務時

馬使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懷諫將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

諸將懷怒咸曰兵馬使吾帥也即詣其家迎之弘正拒之不可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

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爲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

立廟祭三代會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

曰唐繼古帝海外受制此據石本外或作內受或作臣狎于太寧狎或作洽燕盜以驚羣黨相維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

風揮日舒咸順指令業業魏土嬰兒戲兵嬰兒謂懷諫吏戎愁毒莫保腰頸或作領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譟奔

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天或作王左傳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注言不事君也又云二三子順天明公語出此束縛弓戈考校度程提壇

詩之其於傳無已豈不益可保於是相許諾以告其孤縱昌裔四子縱哭或無捨杖拜曰縱不敢違則相與刻銘文曰

劉處彭城本自楚元漢高帝季弟楚元王交之後陽曲之別昌裔曾祖承慶為朔州刺史祖巨敷為太原晉陽令樂其土俗遂占籍為太原之陽曲曰自我

為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公曾祖考為朔州守祖令太原仍世北邊樂其高寒棄楚不還逮于公身三世晉人道德夫三世作再世上交祖令太原作考令太原然其篇首既言陽曲之別由公祖遷則為晉人非再世矣碑當時所立不應差其世次莫可曉也○今按劉志在後卷所述世次尤詳與再世之云皆不合亦非石本不足信之一公生而異魁顏鉅鼻幼如舒退少長好事西戎乘勢盜有河外公雖家居為國暗噫上於金切來

告邊帥師或作舟注單船可破之計楊琳為橫巴蜀靡彫考代宗起大曆三年瀘州刺史楊子琳反昌裔說子琳事通鑑亦可考對書作楊琳誤矣公由游寄單

船諭招爾雅士詩舟注單船折其尾毒其尾毒或作旗毒不得動搖琳後來降公不有功終琳之已還臥民里昌裔說遷將蜀楊琳之亂蜀人苦之昌裔單船往救遂大曆四年二月琳遣使蓋古有云人職其憂無事於職爾與國詣闕謝罪以琳為峽州團練使以昌裔為從軍後琳死客河朔也

謀德宗之始為曲環起奮筆為檄強寇氣死建中初曲環為鄆州軍部知兵馬使其收濮州也辟昌裔為判官為環檄李納劉曉大義環上其藹德宗異之決

敗算成效於屈指環有許師貞元二年七月環自鄆隴行營節度拜陳許節度使昌裔從府還公遂佐之蘇民札敵札或作朝多出公畫

累拜郎中進策中丞雖在陪貳天子所憑蔡卒幸喪園我許鄂新師不卒動勳將逋勳勳急走貌又逋也○勳曲羊切勳如羊

切公為陳方或作力應變為械與之上下寇無所賴方云或云此當脫一句非也○今按此篇文體整齊無奇句為韻者或說是也不然則衍與之上下一句未知

果孰是也石本之不足信遂至遁敗貞元十五年八月環卒淮西吳少誠遣兵掠臨穎陳州刺史上官說此又顯然前亦屬辨之矣遂至遁敗知陳許留後遣大將王令忠將兵救之皆為少誠所虜丙午以說為

陳許節度使少誠遂圖許州說欲棄城走昌裔時為營田副使止之曰城中兵足以辦賊但閉城勿戰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能蔑不克矣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大破之城由是全以功遷陳

實許之半許州圍解昌裔以功拜陳州刺史聲駕元侯以勢自憚貞元十六年七月少誠進擊蔡州行營招討使韓全義

天子命公討蔡州何為來陳且賊不敢至我城下君其于潁水與諸道兵皆走保陳州求舍昌裔登城謂曰

明日從十餘騎持牛酒抵全義營勞軍全義不自意迎拜歎服復入居許為軍司馬貞元十八年以昌裔為陳許行軍司馬

脫權下威士心益歸卒嗣環職貞元十九年六月說卒以昌裔檢校工棄惡從德乃與蔡通塗其榛棘

稚羞嬉遨或作遊連手歌謳上無可怨外無與讎既長事官峻之大夫峻諸本作凌○今按此

射以都射彭城郡公再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或作賞以或作已○今及癸巳歲秋涌水出流過其部破

民廬室元和八年五月許州大水壞廬舍公即疏言此皆臣憊防斷不補漬民於泉漬或作質臣耄且疾宜即

大罰上曰燔害燔或作備○今按燔害滅除字本秦刻大臣其來允余之思其可止哉驛隸走呼有中使來公迎于驛遂行

不迴六月隆熱上下歛施歛或作款絕天赤也字見楚詞大招○絕許極切公鞭公驅去馬以與公病日惡不能造闕仆臥在宅

始憲宗惡昌裔自立欲召之宰相李吉甫曰陛下乘人愁苦可召也六月以東都留守韓皋代之詔昌裔還京師至長樂驛知帝意因請歸私第許之稱風眩閱有加錫命為統軍龍武

之右兼官左相百僚長首昌裔至天子以為恭即其家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右龍武統軍知軍事冬十一月日將南至公遂薨殂年六十二

奏聞恒悼俾官臨弔悲不聽朝贈督潞州存歿之賚於數為優明年九月東葬金谷公往有命匪後人卜

衢州徐偃王廟碑徐偃王事見史記後漢書博物志元和姓纂然後漢書云楚文王滅之楚詞補注

中石刻云朝議郎守尚書考功郎中知制誥昌黎韓愈撰福州刺史元錫書元和十年十二月九日立

徐與秦俱出柏翳為嬴姓。史記秦本紀大業之子曰大費是為柏翳舜賜姓嬴氏柏翳二子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本紀又曰大廉玄孫孟戲中衍殷帝大戊以為御而妻之白大戊以下中衍之世遂世有於鳴條是有大功也○殷或作商秦處西偏專用武勝中衍曾孫曰戎胥軒軒生仲雍生飛廉廉生惡今从石本此篇內同疑者別見秦處西偏專用武勝中衍曾孫曰戎胥軒軒生仲雍生飛廉廉生惡非子周孝王以為附庸也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為雉國或諸國既皆入秦為臣屬秦無所取利之於秦是為處西偏也

上下相賊害卒債其國而沈其宗。債猶亡也爾雅云債無也莊子二債一起沈其宗謂滅其族○債方運切又甫運切徐處得地中文德為治文或作

上文秦用武勝者及假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穆王名滿左昭十二年云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列子曰駕八駿之乘西征崑崙八駿驪騮綠耳赤冀白霓黃龍輪蓋騶騶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謠忘歸穆天子傳云穆王見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理悠遠山川開之將子無死尚能一來天子答曰子歸東土和理諸夏萬民均平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石本無宴字○今按無宴字不成文以它本補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祭方从坑作察云今廟中有傳刻曆中石本亦作察○今按實察無理明其况際曆石本非當時物尤不足據而左傳有賓祭字當從諸實察無理

贊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博物志云假王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赤矢以為得天瑞遂因名為弓白

稱假王江淮諸侯服從者三十六國朱弓一作象犀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也造父穆王御飛廉玄孫長驅而歸史記秦本三十六國朱弓一作象犀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也○造七到切父音甫長驅而歸史記秦本善御幸于周穆王得驥溫驪驪驢綠耳之駒西巡狩樂與楚連謀伐徐以史記世系表考之穆王所而忘歸徐假王作亂造父為穆王御長驅歸周救亂

忍鬪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假王死民號其山為徐山鑿石為室以祠假王

偃王雖走死失國失下或有其字民戴其嗣為君如初駒王禮記曰河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章禹左氏昭

年吳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祖孫相望自秦至今秦或本名公巨人繼跡史其史或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

以奔楚章禹宗十一世孫偃王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天於柏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太末

春秋時姑蔑也至漢改焉唐號曰龍丘越絕書姑末民多姓徐氏支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

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乘玉几研子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

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或即其居立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徐鑿字元同相屬為刺史帥

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于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為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

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于龍丘有事于廟思惟本原曰故制物樸下窄或作椅胡不足以揭虔妥

靈又巨傑切而又梁桷赤白墜副不治或鬪像之威亂味就滅○劉音鱗玉藩拔級

夷庭木禿缺或作缺○今按缺正字缺俗祈祀百慢祥慶弗下日方云洪以石本定作由○今州之羣支

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于廟宗鄉咸序應或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

耿社哉耿耿社哉或作社哉社哉方从閣本無社字而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鑿之于石辭曰

秦傑以顛徐由遜遜或秦鬼久飢徐有廟存婉婉偃王或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為笑于頑自初擅命

其實終姓。歷短詈長。晉或有不償亡。謀其利害。孰與王當。與方從洪氏石本姑蔑之墟。太末之里。今衢州

城左傳袁公十三年越伐吳王孫彌庸自泓上觀之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杜預注姑蔑越地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聞孫。世世多有。唯臨茲邦。廟

上實守。堅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歿萬年。如始耐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教。盡惠廟民。不

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脩。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

古誰克。古或作死元王死于仁。彼以暴喪。暴方作常而不言文追作誄。刻示茫茫。示或作石方云石本如

也。從

袁氏先廟碑 袁滋履歷並詳本傳碑特其槩其唐書新傳以滋為袁純之後則又誤矣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荆南以旂節朝京師。歲或作年方云考之史袁滋以元和十一年朝京師旂或作旌留六日。得壬子春分。率

宗親子屬。用少牢于三室。既事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襲訓集余。乃今有濟。今祭既不薦。金石音聲。

使工歌詩。載烈象容。其奚以飾。稚昧於長久。唯敬繫羊豕。幸有石。即所謂麗牲之碑祭義云祭之日。如具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麗繫也

著先人名跡。著或因為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然。余不敢必。屬篤古。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

人。不獲命。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晉拓拔魏周隋。入國家以來。或作已來

撥切注見廿卷集賢院校理墓誌錄高曾祖考。所以劬躬。爨後。委社于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有槩有詳。而綴以詩。其語

曰。周樹舜後。陳語或作詩樹或作陳公子有為。大夫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為袁氏。

春秋世陳常歷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袁氏猶班班見可譜或作可常居陽夏陳陽夏漢世淮陽國前漢

○夏音賈陽夏至晉屬陳郡或無郡字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韓固漢儒遇黃固漢儒韓固齊人實太后好老子書召問

乃弑固曰不然而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唱業於前至司徒安

懷德於身袁安後漢時任終司徒袁氏遂大顯連世有人終漢連魏晉紛非或作分仕南北始居華陰為拓拔魏鴻臚

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穎新下或有安字穎或作類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溫去官居華陰武德九

年以大耄薨始葬華州蓋或作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政南州生當陽令諱倫於公為曾祖當陽生朝散大

夫石州司馬諱知玄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寧令諱曄是為皇考袁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為儒位止縣

令石州用春秋持身治事為州司馬以終咸寧備學而貫以一文武隨用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爵于朝

比三世宜遠而室歸成後人數當于公公惟曾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食或無再出大父字有

比或作妣歿祭在子孫唯將相能致備物世彌遠禮則益不及在慎德行業治圖功載名以待上可無細

大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敢不思成于家進于外以立于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

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貞元十六年二月自尚書右丞出刺華州金吾大將軍貞元二十一年三月召拜由卑而鉅莫不官稱遂為宰相以

贊辨章便章也史記便章百姓即平章耳仍持節將蜀滑襄荆永貞元年十月以滋為西川節度使元和元年十月徙義

年九月徙荆南節度蜀謂西川滑略苞河山秩登祿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垂顯刻或作烈以教無忘可

謂大孝詩曰有文字

袁自陳分初尚蹇連連連越秦造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忍不鋼人忍一作思漢明帝時安為河南尹未

望宰相下則希牧守彌人於聖世所不忍為方云博士轅固司徒安也按左傳陳有轅濞塗又有袁僑

漢有轅回轅豐又有袁安蓋兩姓也杜預謂袁僑濞塗四世孫不知何以至漢復出兩姓○今按歐公集

古錄漢三老袁良碑亦云濞塗立姓為袁蓋轅收功厥後五公重尊安章帝時為司徒二子京敷京子湯

袁古字通川袁益又通作爰亦非別為一姓也

解當陽耽經唯義之畏石州烈烈學專春秋懿哉咸寧不名一休趨難避成與時泛浮是生孝子天子之

宰出把將符羣州承楮把或作祀或作數以立廟數或作教說祿以備器由曾及考同堂異置柏版松楹

其筵肆肆筵或維袁之廟孝孫之為順勢即宜以詎以龜以牛其巖屋牆持持孝孫來享來拜廟庭陟堂

進室親登鑿鏘鏘或作肩膺胎幣膺臂節也禮記其禮太牢則以牛左肩膺鑿折九個儀禮臂膺胎幣

非本曷思刻詩牲繫繫或作維以告之

清河郡公房公葉碣銘房啓之死及葬誌皆不載年月日啓以貞元末為容管

公諱啓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瑄仍父子為宰相融相天后事遠不大傳瑄相玄宗肅宗處艱難

中與道進退薨贈太尉流聲于茲父乘瑄三子宗儼御史中丞仕至祕書少監贈太子詹事公胚胎前光

容服功緒卓殊。氓獠循業。○獠張維不順隨。中使不順失署亡資。非公之怨。銘以著之。非公或作非君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太原郡公神道碑文無或

尚書以上二十八字

公諱用。字師柔。太原人。莊憲皇太后之弟。順宗后弟今天子之舅。憲宗舅太師之子。太尉之孫。司徒之曾孫。王用

子顏生。順宗后生憲宗憲宗元和元年。贈太師。用祖曰思敬。元和元年。贈司徒。元和元年。上朝太后南宮。大襲外氏。自外高王

父而下。至外王父咸册登公師。事載之史。高王上或皇太后昆弟。唯公一人。子顏二子。重榮官至王傅。次即用也。於是特拜

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少詹事。特或作時未三月。因遷大詹事。賜勳上柱國。爵封郡公。國於太原。益掌廐苑之事。

公起外戚子弟。秩卑年少。歲餘超居上班。官尊職大。朝夕兩宮。而能敬讓以敏。持以禮法。不挾不矜。賓接

士大夫。高下中度。士下或無大字興官著事。滋久愈謹。興或作與。善或作嗜。方云善音指致也。詩善定爾功。國

是朝廷推賢所處。號治轉少府監。太子賓客。別職仍初。仍或作如。初方從館。杭本作初。今按仍即遷左

散騎常侍。兼右金吾大將軍。皆以選進。不專為恩。專下或於字十一年秋。將以八月葬。莊憲太后。元和十一年三月太后崩

八月葬豐陵。前一月壬申。以疾告薨。春秋四十有七。上罷朝二日。為位以哭。贈工部尚書。十一月壬申。葬于萬

年縣落女原。落女或作樂安夫人河南胡氏。號太原郡夫人。有子六人。女子一人。葬得日。公之姊壻京兆尹李脩

史當作脩謂太子右庶子韓愈曰。子以文常銘賢公卿。常或作章今不可以辭。應曰諾。而為銘曰。

有嬌氏國實出炎軒。按史記軒轅黃帝娶西陵之女曰嫫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曰元囂曰昌意元囂生蜀塗莘摯史記黃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高陽李歷娶太任蓋擊國任氏之中女詩曰擊仲湯任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曰文王娶莘國之長女曰太姒詩曰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列女傳湯妃有莘氏之女生仲任外丙又云太任文王之母擊仲氏之中女王季娶以為妃○擊音至莘一作華非是

正妃之門孰豐其川不羨其源王氏周胄王氏周靈王後官封繼繼上繼字或實生聖女以母唐帝公惟后季天子吾甥吾或作其非是卓躬慎德不與寵橫方年未老后哀猶新如何不惠而殞其身刻文茲石久載攸存攸上方作猶○今按文理當作攸又上句已有猶新字不應重出也

卷二十八

碑誌

曹成王碑曹成王碑造語法子雲也退之性不喜書然嘗云凡為文詞宜略識字如此碑中用劓鞬鏐掀掇筴跳等字是也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永隆元年十月明坐與王從黔州都督謝祐逼殺之二子俊嗣王南州別駕榮為黎國公垂拱四年並遇害神龍初以傑子胤為嗣曹王後備自南還詔停胤封而封備備卒開元十二年復封胤胤卒子戡嗣位左衛率府中郎將子阜胤是為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閒走蜀從天子或無得字或無蜀從二字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衛下或有大字轉貳國子祕書白部水監

使者三遷至 秘書少監 王生十年而失先王開元二十一年父戡卒 哭泣哀悲 弔客不忍聞 喪除痛刮磨豪習痛下有字委已於

學稍長 重知人情 急世之要 恥一不通 侍太妃從天子于蜀 既孝既忠 持官持身 內外斬斬持身或作將

漸是 由是朝廷滋欲試之 於民上元元年 除温州長史 行刺史事 江東新剏於兵也謂為兵所剏郡旱飢

民交走 死無弔交或作皆○今按唐人語多用交字 如陸宣公奏議 王及州不解衣 下令拊鎖擴門音割

擴一作橫 悉棄倉實與民 活數十萬人活下或有者奏報升秩少府或無報字府下或有監字 時大饑 有

頭乞候 上旨 皇曰 人日不再 食且死 安暇稟命 若我一身 活數千人 命利莫大 與平袁賊 寶應元年 八月

詔河南道副元帥李光弼討之 四月 晁卒 仍徙祕書 兼州別駕 部告無事 策方作處云 考舊傳合 今按

與及也 易係辭 其孰能與於此 〇與音預 仍徙祕書 兼州別駕 部告無事 策方作處云 考舊傳合 今按

今兩奏功 而得處州別駕 又不行州事 則於地望事權 皆為左降矣 以事理推之 不應如此 疑方本誤 而

諸本作兼者 為是 蓋以舊官仍兼本州別駕 以寵之 爾下文又云 部告無事 則謂温州前此旱飢 而今始

無事也 又云 遷真于衡 則是自行刺史事 而為真刺史也 遷真于衡 法成令脩 治出張施或作聲生

其間不應復有處州一節 明矣 舊史亦承集誤 不足為據 遷真于衡 法成令脩 治出張施或作聲生

勢長上聲 觀察使 噫 媚不能出氣時辛京果為湖南觀察使〇 誣以過犯 御史助之助或貶潮州刺史 楊炎

起道州 相德宗 還王于衡或無于字大曆十二年 四月 貶吏部侍郎 楊炎為道州司 以直前謾或無王之

遭誣在理 念太妃老將驚 而成理或出則囚服 就辯 入則擁笏 垂魚 坦坦施施詩丘中有麻 將其即貶于

潮 以遷入賀 及是然後跪謝告實 初觀察使 虐使將國良 往戍界 方云 閣抗蜀本 察使下 有殘字 而無國

善本 無殘字 良下有往字 以虐字屬下 句云 良不願往 而辛強使之也 然按舊史云 前使貪殘 新史亦云

前帥貪虐 國良以宮獲譴 則馬說為非 是國良只稱其猶南蠻雲 只稱雲 李光顏只稱顏也 下文亦可併

考○今按文勢則馬說為是。虐使亦古語。新史所載疑亦以碑語料其如此耳。今從良以武岡叛。成衆萬人。或成。斂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王帥湖南。建中元年四月。以將五萬士以討良為事。王至

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羞或作為狐鼠。王即假為使者。從一騎蹕五百里。○

勅教。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愕或作送。方云集韻。愕逆各切。後漢寒朗傳。二人錯愕不能對。新舊史。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或或。亦謂愕眙不敢動。則此用愕字為正。建中二年。臯丁母艱。奉喪至江陵。二月。山南東道節。升秩散騎常侍。或無常。

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建中二年。臯丁母艱。奉喪至江陵。二月。山南東道節。升秩散騎常侍。或無常。明年李希烈反。或無李。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建中三年十月。淮寧軍節度使李希烈命至。

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哀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江方作洪州。即江西。治所考新舊史。皆作洪。○

未曾出門一步。無足書者。選兵江州。蓋為北向進討之勢。故其下文。遂攻贛州。道里亦便。王親教之。搏力

史承集。誤不足。謫當從諸本。作江為是。不然。則以州為南。猶勝作洪州也。○著直略切。王親教之。搏力

勾卒羸越之法。搏新書。作兩。方作搏。或作羸。方云。樊澤之馬。大年皆曰。作羸。非是。羸。謂秦也。越。謂勾踐

秦紀。越語。世家。皆無搏力勾卒之文。不知諸家之說何所據。唯蘇氏古史見之。則恐或是。反用此碑語也。

搏或疑是。搏字亦未有據。但搏力無理。其誤無疑耳。或疑杜牧之有以力搏力之語。然杜後出。韓公不當

用其語也。○今考考姚令威集注云。商子農戰篇。凡治國者。患民之散。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一以搏之。

又曰。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則搏力知其為秦法也。左傳哀公十七年。越子伐吳。吳

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陣。越子為左右。勾卒杜預注云。曹誅五界。五或作伍。界或作卑。方云。曹五字。見馬融

音。敗則誅。及其曹有獲。則分。其伍。樊澤之云。界凡數音。如字。賤也。音。曹。伍。保是也。馬大年云。曹誅五

語而為艦步二萬人下重板曰艦音艦以與賊還十二卷祭張員外文嘷鋒蔡山踞之嘷謂一舉盡覆禮

江希與泉直西去蔡山三百餘里泉遺步士悉登舟順流而攻蔡山拔之○嘷楚快切音蒲墨切

黃梅既拔蔡山開一日賊救至遂大敗乃取蘄州將李良大隸長平○嘷如又切一長平地錢廣濟

說文鑽兩刃木柄可以刈草撤蘄春撤舉也蘄春亦蘄撤蘄水州縣名○撤音軒撤蘄水

黃州縣名筵漢陽屬河州○筵古業切又音爽行跂汶川跂也莊子躡黃泉而登大泉汶川縣名屬

駕汶川非是還大膊蘄水界中或無中字左成二年殺而膊諸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僞刺史拔或作謀或

韻灑水為同攻之累不下希烈遺甥劉戒盧以步騎八千援之泉命李伯潛分師迎擊于懸山陰之塗下

安州斬其刺標光之北山光州有光山縣無北隨隨光化二縣名並屬隋州○魏他合切措其州措或作

頌散毛族精羽翠李賢曰精十抽一推高宗諡而開耳呂縉叔云推者棰也獨髻為推蓋傳寫誤耳唐人

古不謙嫌名也陳以呂說為是按史記漢書陸賈傳有懸結字注讀為棰髻故唐令以推為未冠之制此

云十抽一推者十推而取其一以爲兵節杜詩所謂無丁而選中男者也然唐志但云十六爲中而無推

未詳其說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或作廣○今按屬鄉當屬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

九縣五州謂蘄黃安沔隋也舊史云凡下州四縣十七按地理志蘄四縣安六縣黃三縣隋四縣凡十七

有之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買不變民下或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

節臨荆及襄貞元元年四月以臯爲荆南節度使三年閏真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于梁興元元年

幸梁州希烈北取汴鄭建中四年十二月東略宋圍陳西取汝薄東都薄或非是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

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亡或作土非是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恆平物估賤斂貴出

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一吏方从抗蜀本作吏一云一當如壹民而重威之壹

所字非是○今按方說一字是也但因沈存中說古日辰良一句遂更不問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

是非每有訛舛悉以遷就如此以一吏為吏一則無理之尤耳究或作宄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

兵各有條次世傳為法任馬彘將慎將鐔將濟借盡其力任至潛九字或作任馬彘伊慎王鏐時方云

之借盡其力能一作借能盡其功借上或有王字薨贈右僕射貞元八年三月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

其力方作力其非是○今按能字合在盡字上薨贈右僕射貞元八年三月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

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貞元五年道古登第憲宗即位以道古為同刺利隨唐睦徵為少宗正兼

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元和八年十月自宗正卿除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蘄沔安黃元和十一年道古

為六州都團練觀察使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蘄安黃寄惠未亡寄或今余亦受命有事于蔡

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詩或作請或無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弟或或亡或微曹始就事微或作微二或字並作既或無下一句曹始封於貞觀二

也曹之祖王畏塞絕遷曹弟或或亡或微曹始就事微或作微二或字並作既或無下一句曹始封於貞觀二

畏塞如其行塞之塞音見殺於閉塞之中而封絕於遷謫之時也方或近是而別零王黎公不聞僅存按

史明子俊嗣王傑黎子父易封三王守名按史中宗神龍初以傑子胤爲嗣曹王後明少子備自南還詔國公皆爲武后所殺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停胤而封備胤薨復封胤所謂子父易封也胤薨子戢嗣自備至戢所謂三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峻功蘇枯弱強隄其姦猖蘇枯弱王守名也吹枯蘇篋廣韻以報于宗以昭于王一句無此王亦有子或云語下脫一句按公爲銘不必盡偶句用韻劉不可爲法王碑雖可爲例然彼文從韻協無可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陞陞○蹶居衛切詩長士蹶蹶階而升也○今按方說無理作陞陞則韻協故且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爲示無止之然其義亦不可曉大抵此篇不可曉今姑闕之

息國夫人墓誌銘

其曰葬河南人耳樂無傳

貞元十五年靈州節度使御史大夫李公諱樂軍行軍司馬李樂爲留後十一年五月以樂爲節度使守邊有勞詔曰樂妻何氏可封息國夫人元和二年李公入爲戶部尚書薨夫人遂專家政公之男五人女二人而何氏出者二男一女夫人教養嫁娶如一雖門內親戚不覺有纖毫薄厚御僮僕僮下或有居第生產皆有條序居卑尊卑尊或無不順適命服在躬承祀孔時年若干元和七年甲子日南至以疾卒明年八月庚寅葬河南河陽夫人曾祖某綏州刺史祖某潞州別駕父某晉州錄事參軍二男戡左威衛倉曹參軍倉或成作胃左清道率府錄事參軍戡強以肅成敏以和或無戡下八字女子嫁興元參軍鄧博古將葬戡與成以其事乞銘於其鄰韓愈愈乃爲銘曰

男主外事治不爲易主或作施于其家難甚吏治難甚或作又況公侯族大而貴夫人是專厥聲惟懿昔

在貞元有錫自天錫或作息方云蓋以國封言之非也啓封備服以疇時勳時或以婉婉夫人有籍宮門克承其後以嫁以婚隨葬東上在河之陽遙望公墳而不同藏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王荆公云退之善為銘如王適張徹銘尤奇也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取下有

而或本無之戾力結切契語結切字本作奠通俗文曰奠多節目謂之奠與方言作謨斷賈誼傳與作詭亡節今按取下有字當屬上句言功業可指取而有之名節可以戾契而致之也不然則當作而困

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

見輒戒門以絕門下或無以字上初即位謂憲宗以四科募天下士元和元年四月試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軍謀

宏遠堪任將帥科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中第益困久之聞金

吾李將軍年少喜士可撼李惟簡憲宗時為金吾衛大將軍年少或有惟簡字或無年字士或作事乃躋門告曰躋或作躋天下奇男子王適願

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張去聲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

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為其衛冑曹參軍充

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元和六年五月以惟簡為鳳翔隴州節度使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

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闕鄉南山不顧弘農胡縣有闕鄉汝南西平有闕亭前漢以胡闕鄉

鄂里聚為反注云闕字本從曼其後轉讓誤作門中受耳○長音問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比上或有

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輿歸京師。或無疾字其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

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

高女。或無高女二字。非是。○今按侯高事見李翱文集。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

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下或有痒字。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唯此翁

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諷謂媒媼。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

百金為媼謝。諾許白翁。諸許或作許。諸許或作許。翁曰。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媼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夫或作丈。

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幸而聽我行其謀。行或作施。翁望見文書。銜袖。或作軸。或作

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天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淮南子。柱不可以摘齒。豈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公取此意。佩玉長裾。長或作曳。不利走趨。

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或作願。非是。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夫人馬暢之妻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亳州城父丞序之孫。吉州刺史徹之女。嫁扶風馬氏。為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冢婦。遂馬

字洵美。貞元三年。拜司徒侍中。十一年薨。贈太傅。諡莊武。少府監西平郡王贈工部尚書之夫人。遂二子。夔。暢。元。和。五年。終。少府監。贈工部尚書。初司徒與

其配陳國夫人元氏。惟宗廟之尊重。繼序之不易。序或作緒。賢其子之才。求婦之可與齊者。內外親戚曰。親下有

盧某舊門承守不失其初其子女聞教訓有幽閒之德為公子擇婦宜莫如盧氏媒者曰然卜者曰祥

夫人適年若干或作十四入門而媪御皆喜既饋而公姑交賀克受成福母有多子為婦為母莫不法式天資

仁恕左右媵侍常蒙假與顏色人人莫不自在杖婢使數未嘗過二三雖有不憚雖下或無有字未嘗見聲氣元

和五年尚書薨夫人哭泣成疾後二年亦薨年四十有六九年正月癸酉祔于其夫之封長子殿中丞繼

祖孝友以類字下諸本有數字或作毅或作毅其本作長子繼祖殿中丞孝友嗣類本或孝友上有承考

疑之子隸暢彙子敷敷暢子亦只有繼祖豈繼祖先名敷耶或敷字當刪今按馬少監墓誌云君諱繼

者乃言放能繼北平承少傅而孝友似之也少監志云諱繼祖或是反用此志葬有日言曰吾父友惟韓

走人視諸孤其往乞銘以其狀來愈讀曰嘗聞乃公言然吾宜銘銘曰

陰幽坤從維德之恆胡登切出為辨強乃匪婦能淑哉夫人夙有多譽來嬪大家不介母父或作父母有事賓祭

酒食祇飭協于尊章畏我侍側章或作卑漢廣川王傳昔尊章顏注猶言舅姑也作卑非是及嗣內事亦

莫有施齊其躬心小大順之夫先其歸其室有丘天先其歸或作不失其歸或作夫先為是其室或作有室合葬有

銘靈葬是收○靈苦本切密中道詩室家之意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殿中侍御史李君名虛中字常容其十一世祖冲貴顯拓拔世舊注云據元和姓纂父暉河南温縣尉娶

陳留太守薛江童女生六子君最後生愛於其父母年少長或無少字喜學學無所不通最深於五行書

今世有李虛中命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王相或作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

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其說汪洋奧美或作義關節開解萬端千緒參錯重出學者就傳其法初若可

取卒然失之忽切○辛千星官曆翁莫能與其校得失進士及第貞元十一年試書判人等補秘書正字或

有皆母喪去官卒喪選補太子校書河南尹奏疏授伊闕尉佐水陸運事貞元十六年九月以張式為河

故宰相鄭公餘慶繼尹河南以公為運佐如初元和元年十一月以宰相武公元衡之出劍南元和二年

相武元衡為西川節度使奏奪為觀察推官授監察御史今諸葛武侯碑陰元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題名有觀察使

所未幾御史臺疏言行能高不宜用外府即詔為真御史半歲分部東都臺遷殿中侍御史元和八年四

月詔徵既至宰相欲白以為起居舍人經一月疽發背六月乙酉卒年五十二其年十月戊申葬河南洛

陽縣距其祖澠池令府君僑墓十里澠池縣名史記秦王與趙王飲于澠池○澠音泝君昆弟六人先君而歿者四人其一人嘗

為鄭之滎澤尉嘗或作常非是信道士長生不死之說既去官絕不營人事故四門之寡妻孤孩與滎澤之妻子

衣食百須皆由君出自初為伊闕尉佐河南水陸運使換兩使經七年不去所以為供給教養者及由蜀

來輩類御史皆樂在朝廷進取君獨念寡稚求分司東出嗚呼其仁哉君亦好道士說於蜀得祕方能以

水銀為黃金服之冀果不死將疾謂其友衛中行大受韓愈退之謂或作為非是曰吾夢大山裂流出赤黃物如

金左人曰。是所謂大還者。今三矣。三下或有年字。君既歿。愈追占其夢曰。山者良為背。裂而流。赤黃疽象也。大

還者。大歸也。其告之矣。妻范陽盧氏。鄭滑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羣之女。羣字戴初。范陽人。貞元十六年四月為義成節度使。與君合

德。親戚無退一言。退一或作一退。或疑無字在退下。男三人。長曰初。協律。或無協字。或疑律下有郎字。次曰彪。其幼曰還。適三歲。女子

九人。銘曰。

不贏其躬。以尙其後人。贏或作羸。獨孤郁墓銘曰。年再不羸。惟後之成。義同此也。

卷二十九

碑誌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董溪即晉之子也。史附晉傳。謂討王承宗。賜死。誌不詳其事。止曰死湘中。諱之也。公詩有送董溪。增陸暢云。我實門下士。力薄納與蚊。受恩不即報。永負湘中墳。謂溪流封州死湘中也。公嘗佐董晉幕中。觀其銘辭。意在言外。既微而顯。誠太史氏之筆哉。

公諱溪。字惟深。丞相贈太師隴西恭惠公第二子。隴西公。董晉也。生四子。全道。全溪。全素。全澥。溪即全溪也。十九歲。明兩經。獲第。有司

沈厚。精敏。未嘗有子弟之過。賓接門下。推舉人士。侍側無虛口。退而見其人。淡若與之無情者。太師賢而

愛之。父子閒自為知己。諸子雖賢。莫敢望之。太師累踐大官。大或非是。臻宰相。致平治。終始以禮。號稱名臣。

晨昏之助。蓋有賴云。太師之平汴州。師下或無之字。年考益高。挈持維綱。鋤削荒類。類絲節淮南子。明月之珠。納不能無類音。未類或作碩。

之大和而已。其囊篋細碎無遺漏。繫公之功。上介尚書左僕射陸公長源。長源字泳之。是歲八月。自前齒汝州刺史。為宣武行軍司馬。齒

差太師。標望絕人。聞其所為。每稱舉以戒其子。楊凝孟叔度。以材德顯名朝廷。或作於朝。及來佐幕府。佐或作往。疑自

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員外郎。度支判官。詣門請交。屏所挾為。或作屏。棄所挾。太師薨。貞元十五年。始以祕

書郎選參軍。京兆府法曹。選或作遷。日伏階下。與大尹爭是非。大尹屢黜已見。大或並作太。歲中奏為司錄參軍。與

一府政。音預。以能拜尚書度支員外郎。遷倉部郎中。萬年令兵誅恆州。成德軍也。改度支郎中。攝御史中丞。為

糧料使。元和四年十月。以神策軍中尉吐突承璀為鎮州行營招兵罷。元和五年七月。遷商州刺史。糧料吏

有忿爭相牽告者。事及於公。因徵下御史獄。因方作顯云。漢韓安國傳。由此顯結於漢。常用此義。公不與

吏辨。一皆引伏。受垢除名。徙封州。元和六年五月十二日死。湘中。年四十九。中下。方本無年月日。但於湘

按唐書元和七年。立遂王為太子。亦與下文相應。二年。糧料吏有忿爭相告。言五月。漢皇謨皆坐。賊數千

緡勅貸死。流皇謨。春州溪封州。行至潭州。並遣中使賜死。德與傳亦云。董溪于皇謨以運糧使。盜軍資

流嶺南。憲宗誨其輕。明年立皇太子。有敕令許歸葬。元和七年七月。立遂王其子居中。始奉喪歸。元和八

年十一月甲寅。葬於河南河南縣萬安山下。太師墓左。夫人鄭氏。祔。公凡再娶。皆鄭氏女。生六子。四男。二

女。長曰全。正惠而早死。次曰居中。好學。善為詩。張籍稱之。次曰從直。下或有次字。曰居敬。尚小。長女嫁吳郡陸

暢。其季女後夫人之子。公之母弟全素。孝慈友弟。公坐事棄。同官令歸。公歿比葬三年。哭泣如始喪者。大

臣高其行，白為太子舍人，將葬。

將葬下，方有中字云。以上文考之，無者為是。然世系表全素太子中書舍人，通典中舍人一云中書舍人，又安知全素不自舍人選中舍邪？○今按中字，有則前後皆當有，無則皆當無，不應前無而後有也。審如方說，此志亦必是未選時作，况它本自有無中字者，今姑從之，不必曲為之說也。舍人與其季弟澥，問銘於太史氏。

韓愈，元和八年正月，公為比部郎中，史館修撰，愈則為之銘，辭曰：

物以久弊，或以輾毀。音輾，輾考致要歸，孰有彼此。由我者吾，不我者天，斯而以然，其誰使然。

貞曜先生墓誌銘 先生孟郊也，湖州武康人，以詩名，唐人謂孟詩韓筆，故公誌及銘皆以詩稱之。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是月無乙亥也。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或

作赴位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嘗或韓氏遂以書告興元

尹，故相餘慶，元和元年三月以故相鄭餘慶為山南西道節度使。閏月，是歲閏八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時宗師自太子舍徵銘，有於人持母喪在東都。

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人作尹。且來商家事，家事謂孟郊家事，公集有與鄭餘慶書云再奉示問。

野父庭玢，皆緣孟家事，又云樊宗師在東都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己，其言大抵與此誌合。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

野，父庭玢，音彬。而選為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艷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天寶十端序則見，長而

愈，則見或有法。涵而揉之，或作足。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為詩，劇目鉢心，劇利傷也，荷子不荷，箇

文蒸織也，劇居刃迎縷解，刃或作物。鉤章棘句，搢擢胃腎，胃腎或作皆盡，○音音滔，搢神施鬼設，聞見屨出，

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撥，或作採撥，從闕，杭南唐本云：字林，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

曰開或吾既擠而與之矣擠或其猶足存邪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

貞元十二年呂渭知開四年又命來選為溧陽尉又下或有以迎侍溧上溧陽有投金濶平陸城林薄蒙

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為水陸運從事陸下有積水郊開往坐水旁裴

陸轉運使李翱分司洛中與或無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內字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元和九

以餘慶為興元奏為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或無之次於閿鄉閿音聞詳見前卷暴疾卒

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鄠郢皆在江南鄠鄠家湖州武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

東其先人墓左樊子樊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或無而供祀字有以俟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

有光或無古賢者故事有易名况士哉杭本無賢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待從

非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簡字於世次為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元和九年九月簡

使簡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或無戲字執或作持或無維執不猗一句或此句在維出不訾之下贊凡

財也若曰不贊則贊也猗亦二義詩那云猗歟歎辭也節南山云有實其猗鄭氏注猗是而已維卒不施

不猗則無所倚也東野以貧出仕而中立不倚卒至於無所施為止用昌其詩銘意如是而已

以昌其詩蘇子瞻嘗舉此以問王定國當昌其身耶昌其詩也來詩下語不契作詩答之有云昌身如飽

不如昌其志志一氣自隨養之塞天地孟軻不吾欺公謂東野昌其詩而東

坡乃云不如昌其志蓋蘇嘗讀東野詩有未足當韓愈之句不為所取也

唐故祕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

獨孤部有傳事多出此誌

君諱郁字古風河南人河南洛陽人常州刺史贈禮部侍郎憲公諱及之第二子及字至之代宗時官憲公躬

孝踐行篤實而辨於文勸飭指誨以進後生舊史公傳大曆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

於一名聲垂延紹德惟克君生之年憲公歿世大曆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卒年五十三時郁始二歲與其兄朗朗即畜於伯父氏

郁始生而孤與朗育於伯父氏始微有知則好學問咨稟教飭不煩提諭月開日益卓然早成年二十四登進士第十二

年郁與朗同來舉進士時郁年二十四年郁登第時故相太常權公掌出詔文時權德輿為中書舍人知制誥望臨一時望或登君於門歸以

其子歸或選授奉禮郎楊於陵為華州署君鎮國軍判官奏授協律郎是本無奉禮至朋遊益附華間彌

大元和元年對詔策拜右拾遺元和元年四月應材議無茂明於二年兼職史館兼史館四年遷右補闕

詔中貴人承瓘七罪將兵誅王承宗河北君奏疏諫召見問狀有言動聽其後上將有所相不可於衆君

與起居舍人李約交章指摘事以不行五年遷起居郎為翰林學士愈被親信有所補助權公既相君以

嫌自列元和五年九月德輿同平章事改尚書考功員外郎復史館職部以德輿故辭翰苑德輿曰德輿

故杜察尚岐陽公主然帝猶謂不如德輿之得郁也因拜為考功員外郎充史館修撰判院事七年以考功知制誥入謝因賜五品服八年遷駕部郎中

職如初權公去相復入翰林元和八年德輿罷相一九年以疾罷尋遷祕書少監元和九年以疾辭內即

閑於郊謂屏居鄂縣閑十年正月病遂殆甲午輿歸卒於其家贈絳州刺史是本有上五字本或繫年四

十

十男子二人長曰某早死次曰天官始十歲傳云子庠字賢府喪父始十歲此云天官豈小字耶有至性聞呼父官與聞弔客至輒

號泣以絕女子一人夫人天水權氏贈太子太保貞孝公臯之承孫承孫字未詳故相今太常德輿之女胤慶

配良是似是宜是似方作是以言胤慶而似配良而宜也方似作以非是四月己酉其兄右拾遺朗以喪東葬河南壽安

之甘泉鄉家塋憲公墓側家或將以五月壬申窆彼驗謂愈曰子知吾弟久知或作與敢屬以銘銘曰

於古風襮順而裏方詩繡衣朱襮謂衣領之在外者於下或有乎字○今按上篇四言不不耀其章其剛

不傷戴美世令戴或作載令或作命○今按此言戴前人之美而世其令德也而年再不羸惟後之成

唐故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張府君卒葬之年月日誌皆不書以公祭文考之公時在京師

元和十年也

尚書虞部員外郎安定張君諱季友字孝權年五十四病卒東都明年明下或無年兄子塗與其弟庾揆

等庾揆或作庾揆護柩歸葬長安縣馬額原夫人北海唐氏之封前事塗進韓氏門伏哭庭下曰或無叔父且死

幾於不能言矣張曰而言曰張曰方从杭本無日字云後漢嚴光傳良久張目然此恐當从杭本吾

不可無告韓君別藏而不得韓君記猶不葬也塗為書致吾意已而自署其末與封敢告以請愈既與為

禮發書云云其末有複語千萬永訣八字或無末名日月與封日月一作月皆孝權迹孝權與余同年進士貞

八年中進士第其上有高者當宇文時為車騎大將軍鄜城太守卒葬河北諡曰忠公至孝權閒五世

矣。孝權大父諱孝先。或作奉先。太子通事舍人。父諱庭光。贈綏州刺史。綏州之卒。杭本史下無綏州字。非是。孝權蓋尚小母

曰太原縣君。卒。奉上或有復出縣君字。既葬。孝權守墓。樹松柏三年。而後歸。選為河南府文學。或無府字。去官。徐州使拜

章請為判官。貞元十六年六月。以張建封之子愔為徐州團練使。授協律郎。孝權始不痛絕。詔下大悔。即詐稱疾。不言三年。元和初。

徐使死。元和元年十一月愔卒。孝權疾即日已。試判入高等。授鄆縣尉。鄆。胡古切。明年。故相趙宗儒鎮荆南。以孝權為

判官。拜監察御史。經二年。拜真御史。明年。分司東臺轉殿中。侍御殿中。按皇甫氏子。母病不侍。走京師求試

職。宰相怒曰。吾故皇甫氏御史。助所善相。戲侮我皇甫媪。何疾。媪。母老稱也。漢書常從媪。音襖。銜未決。皇甫母

病果死。得解。遷留司虞部員外郎。謂分司東都也。孝權為人孝謹。與人語。恐傷之。而時嶷嶷有立力。與孝權

游者極衆。而獨以其死累余。可尚也已。是為銘。此下或注銘亡二字。或注疑闕銘詞字。

唐故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一本檢校上有金紫光祿大夫字。僕射下有城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潯州大都督字公既為劉統軍作此誌。又為作碑銘。碑銘見前二十七卷。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為太原晉陽令。再世

宦北方。宦。或作官。樂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為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訟。或作誦。今按名訟無理。疑避諱而改。

贈右散騎常侍。公少好學問。始為兒時。重遲不戲。音遲。恆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試。以開吐蕃說于邊將

不售。入三蜀。從道士游。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公單船往說。琳感歛。雖不即降。約其徒不得為虐。唐史昌

入蜀楊惠琳反昌裔說之惠琳之亂在夏州歲月相遠惠琳事詳見崔寧傳琳降公常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亡沈浮河朔之間建中中曲環招起之按新傳曲環方攻為環檄李納建中二年六月平盧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卒子納自稱留後指摘切刻納悔恐動心恆魏皆疑惑氣懈恆謂成德節度使李惟岳魏謂魏博節度使田悅環封奏其本德宗稱焉環之會下濮州戰白塔救寧陵襄邑二縣並屬宋州擊李希烈陳州城下興元元年閏十月李希烈遣將翟崇暉悉衆圍陳州宋寧節度使劉洽遣公常在軍間環領陳許軍公因為陳許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吳少誠乘環喪引兵叩城留後上官說咨公以城守說或作況與舊史合所以能擒誅叛將擒或作檢○今按此謂安國寧謀為抗拒令敵人不得其便圍解拜陳州刺史韓全義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公自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詣蔡何為來陳公無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領騎步十餘抵全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舍望公改授陳許軍司馬上官說死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代說為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子人奚為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慙其軍公諱李尹慙其庭中人漢盜益為吳相告歸道逢丞相居熹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下謝益還愧其吏公所謂慙其庭中人語出此耳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交跡吏不何問何或作呵漢賈誼傳大誼大何備縮傳不執何顏注云問之曰此為誰人何人也亦此義封彭城郡開國公就拜尚書右僕射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涌水出他界過其地防穿不補沒邑屋流殺居人拜疏請去職即罪詔還京師始昌裔代說為節度也憲宗惡其自立欲召之而重生變宰相李吉甫曰陛

中卒史與諱少異諱爲之諱耶即其日與使者俱西大熱日暮馳不息疾大發左右手轡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謝

天子益遣使者勞問勅無亟行至則不得朝矣天子以爲恭即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知

軍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某下或有日字下同上爲之一日不視朝贈潞州大都督命郎弔其家郎下或有中字明

年某月某甲子葬河南某縣某鄉某原公不好音聲不大爲居宅於諸帥中獨然夫人邠國夫人武功蘇

氏子四人嗣子光祿主簿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朴直忠厚使弓馬使或作非是爲淮南軍

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葬得日和與選使者哭拜階上使來乞銘銘曰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楚辭厲而不爽些注楚人謂爽敗曰爽不爽平聲我銘不亡後人之慶慶讀若羌離騷云慶天悼而喪

榮沈在中古人諧聲如慶字多與章字協韻孝孫有慶萬壽無疆黍稷稻粱農夫之慶是也集韻並入平聲

卷三十

碑誌

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慕誌銘其弟中行字大受貞元九年第進士至是爲兵部郎中元和十年也公此誌自與其弟中行別下至可餌以不死遺語雄奇所謂唯

諫言之務去者也

君諱某字某或作諱之玄字造徽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諱某之子某或作晏贈太子洗馬諱某之孫某或作璿按元和姓

中立次中行注彥章云王仲信本謂北家世習儒學詞章昆弟三人俱傳父祖業從進士舉君獨不與俗
 衛中立墓誌中立字退之非之玄也或疑此與字當作以樂弛器自便弛或作施父中承業既三年與其弟中行別曰若既克自敬
 勤及先人存趾美進士中行登第續聞成宗唯服任遂功為孝子在不怠我恨已不及假令今得不足自
 費或作費又音世○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爇為黃金切可餌以不死今於若可我我即去
 遂踰嶺阨阨於華切南出藥貴不可得以干容帥貞元二十一年五月以房啓為容管經略使帥且曰若能從事於我可一
 日具許之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年藥終不能為黃金而佐帥政成以功再遷
 監察御史帥遷于桂元和八年四月以啓為桂管觀察使從之帥坐事免是歲七月啓以罪降為太僕少卿君攝其治歷三時夷人稱便新
 帥將奏功君捨去南海馬大夫使謂君曰十二月以馬總幸尚可成兩濟其利君雖益厭然不能無萬一
 冀至南海未幾竟死年五十三子曰某某或作景微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河南某縣某鄉某村禱先塋
 某縣某鄉某村諸本作伊闕縣伊國鄉高都村於時中行為尚書兵部郎下或無於字號名人而與余善請銘銘曰
 嗟惟君篤所信信音新漢武悼李夫人賦中以信要無有弊精神以乘餘賈於人音古脫外累自貴珍
 訊來世述墓文

唐故河南令張君墓誌銘貞元十九年公與張君同自監察御史以言事黜張為郴州臨武公為
 連州陽山二年俱徙江陵至是張卒公既誌其墓又文以祭且及銘墓

之意可謂厚矣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為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為陳留守本鄭所并陳之

以宋亦有留故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數歲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

史郇或君方實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詞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為校書郎署貞元二自京兆武功尉拜監

察御史為幸臣所讒幸臣李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為縣令南方時三人俱為監察御史貞元十九

令詳見二年逢恩俱徙掾江陵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半歲邕管奏君為判官貞元二十一年八月

題注下表署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貞元二十一年十月李郇為諸曹白事不敢平視其食公堂

抑首促促就哺嚙揖起趨去無敢闌語促促或作且且促如餽餽之縣令承尉長如嚴京兆事以辦治或

幹作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元和二年二月以郇為鳳翔尹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為觀察使判官

帥他遷元和四年三月以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

棘棘不阿諸本無議字及下棘字而云晁本校增此二字阿或作撓○今按歐公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

黨不訴殺牛或無不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鼈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為福祥君視事

一皆禁督立絕詳下或有事字或無視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吏或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

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戶租歲徵縣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

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謹為賀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

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謹為賀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

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爲法。疑必有脫誤。或爲字當作守。不可貪官害民。留噤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吏或作史。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

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卽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爲於京師。閒竟閉門死。年六十。或無閉門二字。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

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其兄將作少監昔請銘於右庶子韓愈。昔或作者李邕。邕赴襄陽送行詩有著作郎張昔愈前與君爲御史被讒。俱爲縣令南方者也。最爲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違。以不久生。一作以。唯其頎頎。以世厥聲。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一本上有唐故字。度下有觀察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戶部尚書贈尚書左僕射字李惟簡父寶臣。見藩鎮傳誌所載多與傳合。

公諱惟簡。或作某。字某。司空平章事。贈太傅之子。太傅李寶臣本范陽內屬奚族。故范陽張鎮高裔之爲。肅

宗時。舉恆趙深冀。易定六州。戰卒五萬人。馬五千匹。以歸聽命。天子嘉之。賜姓曰李。更其名寶臣。名下或曰字。

立其軍號之曰成德。由是姓李氏。寶應元年十一月。忠志以僞恆陽節度使。挈其所管五州。降于河東。節

太傅薨。建中二年正月。寶臣三子。惟簡。公竟棄其家。自歸京師。及兄死。家覆。有司設防守。叛。惟簡

簡以家僮粟士百餘。奉母鄭歸京。建中三年閏正月。成德兵馬使王武俊殺岳惟簡於客省。防伺甚峻。德宗如奉天。守卒出。公卽馳歸。與母韓國

夫人鄭氏拜訣。屬家徒隨走。所幸道與賊遇。七鬪乃至。建中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惟簡將赴難。謀於鄭

於人手爾入朝未識天子不能效忠吾不子汝矣督其行有功遷太子諭德加御史中丞帝見惟簡厚德

累遷禁軍將軍從渾城率師從幸梁州天黑失道識焦中人聲得見德宗於熱屋西熱屋惟縣名屬鳳翔

討賊頻戰屢捷加御史中丞或曰臣以死從衛及幸還錄功封武安郡王或作公考之號元

從功臣四月詔奉天隨從將圖其形御閣而以神威將軍居北軍衛選左神威衛大將軍久乃加御史大

夫丁韓國憂去官累遷神威大將軍加工刑二曹尚書天威統軍又改戶部尚書金吾大將軍元和初檢

書改爲左金吾衛有長上萬國俊者上或作尚新史蜀本作上今按長上以軍勢奪與平人地吏憚莫

敢治及公爲金吾興平人曰久聞李將軍爲人公平庶能直吾屈卽齋縣牒來見公發視立杖國俊廢之

以地還興平人聞者莫不稱歎於是天子以公材果可任用治人將兵無所不宜元和六年卽以公爲鳳

翔隴州節度使戶部尚書兼鳳翔尹五月以惟簡爲鳳翔尹鳳翔隴州節度使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入

吏不得息公以爲國家於夷狄當用長算邊將當承上旨謹條教或作務蓄財穀完吏農力以俟不宜規

小利起事盜恩禁不得妄入其地益市耕牛鑄鑄鈿鋸詩乃錢鈿注田器也鈿天鋤也斷切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丁壯興勵與或歲增田數十萬畝連八歲五種俱熟公私有餘販者負入

襖斜梁州記萬石城沂漢上七里有襖谷南口船循渭而下首尾相繼不絕十三年公與忠武軍節度使

司空光顏李光郭寧節度使尚書劍郭俱來朝上爲之燕三殿唐麟德殿有三張百戲公卿侍臣咸與預

切斷陟玉切

既事勅還。公因進曰。臣幸得宿衛四十餘年。或無得字今年老斥外任。斥或作訴不勝慕戀。願得死輦下。天子

加慰遣焉。還鎮告疾。其夏五月戊子薨。年五十五。訃至上。悼愴罷朝。遣郎中臨弔。贈尚書左僕射。以其年

十一月景中。丙申作景。避唐諱也。葬萬年鳳棲原。萬年下或有縣字。夫人博陵郡崔氏。河陽尉鎬之孫。大理評事可觀之女。

賢有法度。賢下有而字。公有四子。長曰元孫。三原尉。次曰元質。彭之濛陽尉。曰元立。興平尉。曰元本。河南參軍。

皆愿敏好善。元立。元本。皆崔氏出。葬得日。嗣子元立。與其昆弟四人。請銘於韓氏曰。先人嘗有託於夫子

也。愈曰。太傅功在史氏。記僕射以孤童。囚羈京師。或無記字。童下或有子字。卒能以忠為節。自顯。取爵

位。立名績。使天下拭目觀。父母與榮焉。既忠又孝。法宜銘。或無法字。銘曰。

太傅之顯。自其躬興。僕射童羈。孰與之朋。遭國之難。以節自發。致其勤艱。以復考烈。孝由忠立。爵名隨之。

銘此玄石。維昧之詒。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此篇从方氏石本。疑者別出。蜀本注。牛僧孺撰墓志。陳鴻撰。張籍撰行狀。歐陽公集古錄有胡良公碑跋。

云。良者。韓之門人。張籍妻父也。今按。方本無中散大夫。良五字。又它神道碑不著墓字。唯此有之。亦變例也。

少府監胡公者。諱珣。字潤博。年七十九。以官卒。明年八月十四日。葬京兆奉先。八月或作七月。無十四日字。夫人天水

趙氏。祔焉。其子逞。迺巡。迺述。迺造。或無迺字。與公塔廣文博士吳郡張籍。以公之族。出行治。歷官壽年為

書。出下或有處。文二字。非是。使人自京師南走八千里。至閩南兩越之界上。請為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刺史韓愈曰。

韓昌黎集 六 碑誌 四十五

胡姓本出安定。後徙清河。於今爲宗城。屬貝州。河下或有複出清河字。宗城縣名。武德九年屬貝州。大父諱秀。武后時。以文材徵爲

麟臺正字。垂拱元年二月。改秘書省爲麟臺。父宰臣。用進士卒。官平陽冀氏令。或無官字。贈潭州大都督。公早孤。能自勸學。立

節概。勸或作勤。非其身力。不以衣食。凡一試進士。二卽吏部選。皆以文章占上第。樂爲儉勤。自刻削。不干人。以

矯時弊。及爲富平尉。一府稱其斷決。建中四年。侍郎趙贊爲度支使。建中三年五月。以中書舍人趙贊爲戶部侍郎。判度支。薦公爲

監察御史。主餽給渭橋。以東軍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賊平。有司考覈羣吏。多坐貶死。考覈一作覈。或無字。獨公以清苦。能檢飭。無漏失。遷河南倉曹。魏公賈耽以節鎮鄆滑。貞元二年九月。以賈耽爲鄆滑節度使。辟瑜佐其府。以公佐觀

察事。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以剛直齟齬。不阿忤權貴。除獻陵令。獻陵高祖陵。居陵下七年。市置田宅。務種樹

爲業。以自給。教授子弟。業下或無以字。杭併無以。白給字。子弟或作弟子。貞元十一年。吏部大選。以公考選人藝學。以勞遷奉先

令。以治辦。遷尚書膳部郎中。改坊州刺史。州經亂。無孔子廟。公至。則命築宮。造祭器。率博士生講讀。以時

生下或有徒。字如法。以祠人。吏聚觀歎息。遷舒州刺史。州歲大熟。麥一莖兩穗。閭里歌舞之。或無舞字。考功以聞。遷尚

書駕部郎中。數以事犯尚書李巽。事上或巽時主鹽鐵事。富驕恃勢。以語丞相。丞或由是退。公爲鳳翔少

尹。巽死。遷少大理。改少詹事。元和十二年。朝廷以公年老。能自祇力事職。不懈。可嘉。拜少府監。兼知內中

尚。百官志。少府監從三品。掌百工技藝之政。總中尚左尚右尚。明年。以病卒。或無病字。非是。公始以進士。孤身旅長安。致官九卿。爲大家。七子

皆有學。守女嫁。名人。年幾八十。堅悍不衰。事可傳載。可謂成德。謂或作爲。非是。銘曰。

揭揭胡公。揭切。既果以方挾藝射科。每發如望。平聲。人求於人。我已爲之。自始訖終。不降色辭。因官立事。隨有可載。發跡餽軍。或作。遭讒府界。去居陵下。爲吏爲隱。坊舒之政。于茲有靳。或作。守官駕部。名昇已屈。已或作。民躋于少府。甚宜秩物。不配其有。君子恥之。少府古卿。公優止之。刻文碑石。以顯公行。維公後人。維公或作。無意嗣慶。

唐故相權公墓碑。權德輿憲宗朝拜同平章事。新舊史有傳。所載加詳於誌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元和五年九月。以德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閒國也。權故城在南郡當陽縣。周衰。人楚爲權氏。唐韻云。權始出天水。本顛項之後。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苻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丘公翼者。翼字子良。略陽人。與太原王讚俱爲苻堅謀主。有大臣之言。堅伐管。翼力諫。不從。堅遂大敗。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翼子宣。襄事姚秦。爲黃門侍郎。宣與四世之爲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焯或作焯。平涼曾孫。諱僮。文誕子。崇本。成令。崇本子無。贈尙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肅宗時。終祕書少監。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爲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泉。以忠孝致大名。泉字士鏞。天寶末。安祿山爲河北按察使。表泉爲從事。察祿山。去官。累以官徵不起。代宗爲起居舍人。以疾辭。李元卿。黜陟。追諡貞孝。潤州。年四月十四日。卒。於江淮。奏皇節。行改著。作郎。復不起。追諡貞孝。潤州。年四月十四日。卒。於五年九月。相。其後以吏部尙書授節鎮山南。元和十一年十月。以吏部尙書。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年六十。以薨。贈尙書左僕射。

諡文公。元和十三年八月以病乞還卒於道以薨或以作六考舊史當作以公生三歲知變四聲。知或作能四歲能為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

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

博士。貞元初江西觀察使李兼表德輿為判官再選監察御史府罷八年正月除太常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倖。貞元八年

八月同農大卿裴延齡以巧詐除戶部侍郎判度支德輿上疏論其姦不省與陽城為助轉起居舍人。貞元十年四月遷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

類集為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貞元十七年冬以本官知禮部貢舉十八年真拜禮部侍郎

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

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貞元二十一年六月轉戶部侍郎元和初歷兵部吏部侍郎後坐郎吏譏用官缺改太子賓客

復為兵部遷太常卿。元和四年五月遷天下愈推為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為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和五年宰相裴均寢疾九月德輿同平章事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

助與。或作為無此一字○今按助與如後救于顛事之類是也作為非是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為聲章因善與賢不矜主己

矜或為吏部尚書留守東都。元和八年正月罷相守本官七月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

陳不以露布。或以或無不字復拜太常。元和九年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為三十編舉可長用。或無長字

先是詔許孟容蔣父等刪定格勅成三十卷表上留中不出德輿請下刑部與侍郎劉伯芻代考定復為三十卷十年十月奏請行用從之其在山南河南勤于選付治以和

簡人以甯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于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痾傷。痾或作痛為之不御朝郎官致贈

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月下有某字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

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己與有無忌嫉者。于頔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

敢言者。頔音迪。頔下或有者字。朝上或有在字。公將留守東都。公下有時字。為上言曰。下有或有字。頔之罪既貫不竟。宜因賜寬詔。上

曰然。公為吾行論之。頔以不憂死。元和七年正月。司空同平章事于頔。使其子太常丞敏。重賂梁正言。求

子殿中少監孝友等。素服詣建福門請罪。賴左遷恩。王傳仍絕朝。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

謁敏。流雷州。孝友等皆貶官。八年七月。德輿將留守東都。為言之。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

為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或無未

公既以能為文。辭擅聲於朝。或無能字。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為家。不視簿書。視或作親。未嘗問有亡費不借餘。問

或有其字。諸本儲待或作儲。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管相德宗。號為名臣。德宗貞元元年正月。以崔造平章事。至十

既葬。其子監察御史璩。鬱然服喪。來有請。德輿二子。璩字大圭。璩字大乃作銘文。或無銘字。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或無作次。滅楚徒秦。羸劉之間。甘泉始侯。以及安丘。詆河浮屠。符堅嘗遊東苑。命沙門道

法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度。適安毀形。賤士不宜參。穢神與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或作至世。爵位豈多。半塗以稅。或以或

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為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祖或作師。師或流連六官。謂

戶禮兵刑工出入屏毗。無黨無讎。舉世莫疵。人所憚為。或作馬。公勇為之。其所競馳。公絕不窺。其或作人。競作共

絕乃與上文孰克知之。克或作先。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平淮西碑并序○據舊史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請

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意大抵以度能固帝意故請將不實詔令磨公文命毀交昌重撰史所載如此原公之意大抵以度能固帝意故請將

首鼠遂能不蔡意多歸功於指繼者也有帝公重失文武臣文見姚鉉文粹李商隱之贊裴度碑詩長

之銘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則世固自有公論也文昌文故姚鉉文粹李商隱之贊裴度碑詩長

策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贈矣不知世有假文昌則二公之文不待較而明矣碑無已曰

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敘如書銘如詩又云少游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為下

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李商隱讀韓碑詩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與義誓

將上雪列聖恥坐法宮中朝四夷淮西有賊五十載封狼生蠹蠶生蠹不膝山河隳平地長戈

利矛日可麾帝得聖相相曰度賊斫不死神扶持腰懸相印作都統陰風慘澹天王旗愬武古

通作爪牙儀曹外郎裁筆隨行軍司馬智且勇十四萬衆猶虎貔入蔡縛賊愬太廟功無與比

恩不背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事愈宜為辭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畫臣能為古合世稱大

手筆此事不繫於識司當仁自古有不避言訖歷頌天子願公退齋戒坐小閣滿堂大筆何淋

漓點窺堯典聲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文成破體書在紙清晨再拜鋪丹墀表臣愈味死上

詠神聖功昔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手負以靈龜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議之天子言其私長

繩百尺履碑倒聽砂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

其器存其辭嗚呼聖皇及聖相相與煇燭流淳熙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三五相攀

道願書萬本頌萬過口角流沫右手抵脰係之七十有三代以為封禪玉檢明堂基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于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臣高

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容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

禮順考以勤以容大憲適去稂莠不薶詩以薶茶蓼○薶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

文武皇帝下或有陸下字非是元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或無乃字○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

次在子。子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懼。奔走率職。或無奔率二字。明年平夏。水貞元年八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李惠琳叛。元和九年九月。張承全討斬之。又明年平蜀。永貞元年八月。劍南節度使韋皋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元和元年九月。方圍梓州。則亂已及東川矣。方說非是。○今按。又明年平江東。元和二年十月。鎮海軍節度使劉闢求都統。三川既圍梓州。則亂已及東川矣。方說非是。○今按。又明年平江東。元和二年十月。鎮海軍節度使劉闢求都統。三川遂定。易定。元和五年十月。義成節度使張致魏博。貝衛澶相。元和七年十月。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以所管左氏盟于德。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子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元和九年。閏八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據蔡州。遂燒舞陽。犯葉襄城。城上或有等字。洪云。此謂葉與襄城耳。等字非是。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或作外臣。杭苑無外字。○今按。此句若作外臣。則當時朝臣自以蔡為不可。又非獨一二人也。考之下文所謂一二臣同。不為無助者。又正指武元衡。裴度。一二入贊。伐蔡之謀者而言。則此乃謂唯一二臣以為可。而其外羣臣皆以為不可耳。諸本作外臣。及無外字。皆非是。唯作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帥或作師。傳三姓四將。廣德元年十月。以李忠臣為淮西節度者得之。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帥或作師。傳三姓四將。使也。貞元二年四月。以陳奇。十月。以吳少誠為之。是為三姓。天曆十四年三月。忠臣為其將。李希烈所逐。自為節度。忠臣希烈少誠少陽。是為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談。井或作併。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子何敢不力。非是。或無何字。况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有同字。曰。光顏。汝為陳許帥。元和九年十月。以陳州刺史忠武管陳許二州。維是河東魏博鄆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元和十年正月。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元濟。將索日進。以涇原兵六百人會李光顏。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使烏重胤為汝州刺史。充河陽節度鄆陽左馮翊鄆陽縣部。或作涇。非是。

懷汝節度使。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義成管鄆滑二州。陝益即劍南東

從隸汝州。延慶。白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元和十年九月。以宣武節度使韓弘為淮西

節度使。延慶。白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諸軍都統弘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會蔡

本或作。延慶。白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諸軍都統弘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會蔡

下歸財與。以濟諸軍。喝下。或曰。交通。汝守壽。元和十年二月。以左金吾大

有集字。或在公武下。皆非是。曰。交通。汝守壽。元和十年二月。以左金吾大

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西下。或有徐泗字。四。或作

白道古。汝其觀察鄂岳。元和十一年。以鄂岳觀察使

白道古。汝其觀察鄂岳。元和十一年。以鄂岳觀察使

白道古。汝其觀察鄂岳。元和十一年。以鄂岳觀察使

白道古。汝其觀察鄂岳。元和十一年。以鄂岳觀察使

白道古。汝其觀察鄂岳。元和十一年。以鄂岳觀察使

白道古。汝其觀察鄂岳。元和十一年。以鄂岳觀察使

白道古。汝其觀察鄂岳。元和十一年。以鄂岳觀察使

白道古。汝其觀察鄂岳。元和十一年。以鄂岳觀察使

白道古。汝其觀察鄂岳。元和十一年。以鄂岳觀察使

白道古。汝其觀察鄂岳。元和十一年。以鄂岳觀察使

白道古。汝其觀察鄂岳。元和十一年。以鄂岳觀察使

白道古。汝其觀察鄂岳。元和十一年。以鄂岳觀察使

白道古。汝其觀察鄂岳。元和十一年。以鄂岳觀察使

賊將輒釋不殺。元和十二年五月。淮西騎將李祐率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李愬令廂虞候史用誠生擒以歸。待以客禮。用其策。戰比有功。比或作皆。十二年八月。

丞相度至師。或作帥。非是。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洹曲以備。四月。蔡人董昌歸。以郟城降。李光顏

引兵入據之。元濟甚懼。時董重質將騎軍守洹曲。元濟悉發。今按洹與史合。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洹或作迴。

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以

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贊功。師還之日。因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

者十九。或無。歸字。悉縱之。斬元濟京師。濟下或有於字。十一月丙戌朔。御輿安門。受册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

射。帥山南東道。制加愬檢校尚書左僕射。冀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襄鄆。唐復鄆。均房觀察使。涼國公。顏胤武皆加司空。李光顏烏重胤並檢校司

鄆國公。文武以散騎常侍。帥鄆坊丹延。以宣武軍都虞候韓公武爲檢校左散騎常侍。鄆州刺史。鄆坊丹延節度使。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

侍。考之史及段文昌碑皆合。一本無大夫文。通加五字。非是。道古。承相度朝京師。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古時已爲中丞。故不復言御史也。○今按道古墓志。亦可考。

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置等使。朝議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兼蔡州刺史。飛騎尉。裴度。金紫光

祿大夫。依前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仍賜上柱國。封晉國公。食邑三千戶。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以蔡州留後馬總。檢校工部尚

書。爲蔡州刺史。彰義節度使。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或無。以字。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邦。作

方。執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在方作居云。唐人多以在爲居。公本政亦曰。居我其周。從是也。○崇極

而圯。河北悍驕。安史既平。燕趙魏相繼而起。今按以在爲居。亦草書之誤。本政居字。已論於本篇。方說非是。崇極

河南附起。謂汴蔡之屬。居河南者。四聖不宥。德順。屢興師征。有不能尅。益戍以兵。夫

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獄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百隸怠官或作百帝時

繼位志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執恤子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吳蜀或作蜀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

自以為強提兵叫謹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入

出射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公或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乃或作以訖天誅乃

救顏胤勳武古通咸統於弘謂以韓弘為都統各奏汝功奏或作三方分攻三方即上所言顏胤武攻其北五萬

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元和十年五月光顏大破賊黨於時曲軍士蠢蠢既剪陵雲元和十一年九月蔡卒大

窘勝之邵陵勝或作遂又作翦鄆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入或作及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常哀征夫命相往

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額領蔡城釋其或

息注肆惡無休額與額同其壘千里壘或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釋其或蔡之

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繪布賜以或作始時蔡人禁不

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吓而起左殮右粥吓或作眠噴或作餐舊本皆作殮

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

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古郎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或作及

史記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漢書令其裨將傳餐則餐字亦有義公祭鄭夫人文念寒而衣念飢而餐同以衣對餐也或當作餐為之擇人以收餘饘收或選吏賜牛教

奔走偕來。或作來偕。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或作淮蔡既定。四夷畢來。力知切至也。遠也。左氏于思于思。棄甲復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卷三十一

碑誌

南海神廟碑

此碑石刻。其首云。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韓愈。撰。使持節循州諸軍事守循州刺史陳諫。書。并篆額。其後云。元和十五年十月一日。建。歐陽公云。昌黎集類多訛舛。惟南海碑不舛者。以石刻人家多有故也。石刻與刊本異者。今注于下。蘇內翰嘗移書楊康公。使遷廟文登。因古廟而新之。楊不從。故蘇詩云。退之仙人也。遊戲於斯文。笑談出奇偉。鼓舞南海神。○神或作東。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太公金匱云。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句芒。北海之神曰顓頊。西海之神曰蓐收。○今按東海神名阿明。南海祝融。西海巨乘。北海禺強。亦見養生雜書。然公言南海神次最貴。則是據太公書矣。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或作禮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册尊南海神爲廣利王。天寶十載正月。封東海廣德王。南海廣利王。西海廣潤王。北海廣澤王。册詔也。祝號祭式。與次俱昇。或作升。武德貞觀之制。四海年別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祀官以當界都督刺史。至是封王。分命

卿監十三人。取三月十七日一時。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

備禮兼冊制祭。其祭儀具開元禮。因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唐制嶺南為五

府而嶺南節度使觀察四府事。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常祀時。海常多

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或作辭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廡。上雨旁風。

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籩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滋或作茲。供。從石本作恭。誤。神不

顧享。盲風怪雨。或謂總閣本盲作蠡字。見呂氏春秋。考古本只作盲。月令盲風至。注疾風也。山海經符陽之山。多怪雨風雲之所出也。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

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天寶十二載七月。以孔

也。詩殿天子之邦。按殘傳。先是。準詔禱南海神。多令從事代祠。幾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韓愈在潮州作詩。以美之。傳所謂詩豈公此作耶。殿。丁練切。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

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被視

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唐制岳瀆以上祝版。御署附

作且字。官上或有某字。○今按其上宜有且字。然石本無之。不欲增也。官上某字。石本無之。或以為用左傳其官臣僎之語。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

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

弛。懼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凡利切。說文。稿

也。選。何晏景福殿賦。版若幽星之繼。五鼓既作。牽牛正中。月令季春之月且牽牛中上。文言立夏行事。正此時也。公乃盛服執笏。以

連。李善音古愛切。蜀本作也。非是。

處州孔子廟碑

此篇方从石本碑記不載年月日第云朝散大夫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撰公為祭酒在元和十五年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為然而社祭土稷祭穀為或作焉然字屬下句

有而字皆非是句龍與弃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

杜牧云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蓋公作此碑云社稷不屋而壇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也張文潛曰廟貌之設起於後世如祭天地亦不屋而壇耳開元二十七年八月道諡孔子文宣王南面

而坐以顏子配享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跪祭或作拜跪薦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弃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弃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

盛不如或作無如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人或作民以或作夫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歟邵太史曰歐陽

退之於其學無少異然退之處州孔子廟碑云云永叔作穀城縣夫子廟記乃云后之人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夫子之尊由此為益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歿有所享以為夫子祭謂有德之報雖

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是歐陽以退之為謬矣雖然韓與歐其尊夫子之心則一也歐氏曰郡邑皆有

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繁至官侯泌

子能以為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為顏子至子夏十人像令或作命顏子或作顏回其餘六十子有二字及後大

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

堂生等二十二人春秋行釋奠之禮而無孟軻荀況韓生董生揚雄等伏生即伏勝毛公即毛萇韓生名嬰董生名仲舒高堂生能言禮見漢儒林傳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

其人又為置講堂又為字或在其中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

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釋菜或作奠歐陽曰釋奠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學故始入學者必其略也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菜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又曰

惟此廟學○音婢卑鄴侯所作厥初庫下○音婢卑神不以宇生師所處生或作先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音婢卑有師之尊羣聖巖巖大法以存像嗣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惑忘感或作或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柳州羅池廟碑此篇方从石本羅池神于厚也其碑石本首云尙書吏部侍郎賜紫金魚袋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修撰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書其後云朝議郎桂管觀察使試太

常寺協律郎上柱國陳曾纂額長慶元年正月十一日桂管都防禦光祿軍使朝散大夫試左衛長史孫季雄建立歐陽集古鏡羅池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禮宗實錄長慶二年二月傳師爲中書舍人史館修撰九月遷吏部時愈未爲吏部沈亦未爲舍人當是長慶二年則二君官正與此碑同其書元年正月蓋傳機者誤按舊史公傳云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蓋是罪公以郡人言其雨暘應祈故也田長聖書其碑陰云子厚終賜唐柳州刺史羅池神廟爲靈文之廟以郡人言其雨暘應祈故也田長聖書其碑陰云子厚終賜於柳州以精多魄強爲羅池之神昌黎敘其事而錄之大意謂子厚安深之量昭明之識當爲星辰爲岳瀆胡爲在柳州之陋爲神烈鬼魂嶷嶷喃食理也李衛公竄海上死矣其精魄凜然尚能使犬鼠餘黨破膽於夢中不然退之豈矯誣柳州以求異乎晁氏曰此亦終羅池神之文也宗元之文也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元和十年三月以永州同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於

奮

下或有曰字。○今按宜有曰字。然石本無之。不欲補也。

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

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

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

有新船。

步或作涉。柳子厚澠池志曰。江之滸。凡舟可。鑿而上下曰步。○今按孔戣志亦有泊步字。

池園潔脩。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

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

之故。以備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巷道或作道。樹以名木。柳民旣皆悅喜。嘗與其

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

嘗或作常。

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

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

元和十四年。十月。宗元卒。

三年。孟秋辛卯。

長慶三年也。

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

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卽死。明年春。

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

福禍或作禍福。

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遣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

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

蕉下或有葉字。或有子字。

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

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嘯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

猿吟兮。秋鶴與飛。或作秋與鶴飛。○今按歐公以此句爲石本之謬。沈在中云：非也。倒用鶴與兩字，則語則亦石本不能無誤之一證也。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

兮，高無乾秭。稌充羨兮。○稌音庚。稌，徒古切。又音土。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

黃陵廟碑。此篇方從石本。曾子曰：湘水出全瀟水出道，二水至永合而爲一，以入洞庭。黃陵廟在瀟湘之尾，洞庭之口。孫氏曰：廟在潭州之湘陰縣北八十里，或云在岳州。首題云：通

識大夫守尙書兵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韓愈撰。正議大夫守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都團練觀察安撫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書。今本多誤。據歐陽公集古錄云：當以碑

正爲

湘旁有廟曰黃陵。筆墨閒錄云：黃陵廟碑首言湘旁，卽龜策傳言江旁老人也。自前古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石碑。石或作古，或無此字。

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立。表字景升，東漢末爲荊州刺史。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

乃晉太康九年。又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

事見史記秦始皇廿七。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爲湘君者

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或作返。據下文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

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石本書璞作樸，唐人多然。下文揭陽亦作揭陽，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小水或作小君，

水也。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

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帝子。帝上或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

其正自得稱君也。或無君母二字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作昇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

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紀年書名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冢得之起夏曆至魏哀王以竹簡寫之故謂之竹書帝王之沒皆曰陟。陟

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

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

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溺下或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

有天下為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為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湖或作湖非是又或作湖元和十四

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為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漢地理志南海郡有揭陽縣至石本揭作揭音竭厲毒所聚懼

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元和十四年十月以敕令量移袁州使

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圯。檣腐瓦於刺史王堪。刺史王堪上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與愉

故善。與上或有余字。○今按此合有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

報曰。碑謹具。遂篆其事。俾刻之。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

公神道碑銘。王仲舒為連州司戶公合連之陽山仲舒觀察江西公為袁州刺史公既為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為姬姓。或無之字周靈王太子晉以直諫廢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左氏

一年鄆崎侵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曰榮如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隱士烈烈字彥芳東漢有傳博士徵不就居祁縣後漢許慎始居太原

子殷別居祁縣因號所居鄉為君子下或有鄉字公其君子鄉人也魏晉涉隋世有名人國朝大父玄暉古限切歷御

史屬三院止尚書郎三院謂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玄暉終比部員外郎生景肅守三郡終傅涼王生政襄鄧等州防禦史鄂

州採訪使贈吏部尚書公尚書之弟某子公諱仲舒字弘中蜀作諱弘中字某後集志同今按上句止有公字此不當再出當刪然無別本可據姑

存少孤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鬱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下浪切願為交貞元初射策拜左

拾遺貞元十年十二月仲舒中賢良拾遺方正直言極諫科起拜拾遺與陽城合邊裴延齡不得為相德宗初怏怏無奈久而嘉之或無而

作其下又其後入閣德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月餘特改右補闕或無右字遷禮部考功吏

部三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伏或作照在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同列有情恩自得者

衆皆媚承公嫉其為人不直視或無入字由此貶連州司戶貞元十九年王叔文用事弘中自吏部員外郎黃連州司戶移夔州司馬又移

荆南因佐其節度事或無事字為參謀為荆南節度得五品服放跡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

員外郎未幾為職方郎中知制誥友人得罪斥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為計度論議

直其冤由是出為峽州刺史峽或作峽友轉廬州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為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

盡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制使出巡人填道迎顯公德顯或作頌事具聞就加金紫轉

蘇州變其屋居以絕火延隄松江路害絕阻滯火上或有其秋夏賦調自為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

政成爲天下守之最。政或作化天子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爲誥。有古風，豈可久以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

既至京師，儕流無在者，視同列皆邈然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閒哉。上若未棄臣，宜

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或無利字，非是。俾使之當，不自愧。宰相以聞，遂得觀察江南西道。元和十五年六月，除江西觀察

使。奏罷權酷錢九千萬。千或作十。軍息之無已，掌吏壞產猶不釋，囚之。公至，脫械不問。人遭水旱賦窶，公曰：我

且減燕樂，絕他用錢，可足乎。遂以代之。或無足字，代下無之字。罷軍之息錢。息上或有日字。禁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宇。

三年，法大成，錢餘於庫，粟餘廩。廩上或有於字。人享於田廬，謠謠於道途。天子復思，且徵以代。虛吏部左丞位以

待之。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薨於洪州。年六十二。上哀憫，輟朝，贈左散騎常侍。某日歸葬於某處。長慶四年

二月葬河南葬下或無於字。某既以公之德刻而藏之，莫矣。子初又請詩以揭之。仲舒七子初哲真弘秦復洞詞曰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味陋，道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常用而迂，乖戾不伸。

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美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秩秩而積，涵涵而停。韡爲華英。韓爲諸本作韡，而華英作英華。不矜

不盈，執播其馨，孰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敷文帝階，擢列侍從。以忠遠名，有直有諷。辨過堅懇，或作聖選

巨邪不用，秀出班行。乃動帝目，帝省竭心。恩顧日渥，翔於郎署。蹇於禁密，發帝之令。簡古而蔚，不比於權。

以直友冤，敲撼挫振，竟遭斥奔。久淹於外，歷守大藩。所至極思，必悉利病。萎枯以膏，燠喝以醒。喝或作暘坦之

敵之，必絕其徑。浚之澄之，使安其泳。帝思其文，復命掌誥。公潛謂人：此職宜少，豈無凋郡。庸以自效。上藉

其實藉或作籍傳統於洪通滯攸除。姦訛革風。祛蔽於目。釋負於躬。方乎所部。乎或作平禁絕浮屠。風雨順易。秔稻盈疇。人得其所。乃恬乃謫。所或作饒。謫或作譖。化成有代。思以息勞。虛位而埃。奄忽滔滔。奄忽或作勿隨。維德維績。志於斯石。日遠彌高。方云此銘有美王公不用韻末章三語分兩韻例又異也。○今按銘之卒章綴石二句雖自叶韻而末句高字仍與勞酒韻叶非有異也。

卷三十二

碑誌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韓弘新史有傳多取碑詞傳間有誤處當以碑為正蓋淮西之役弘為行營都統公為行軍司馬其

知弘非一日也

韓姬姓。以國氏。國下或有為字。○今安以國氏。春秋傳語唐韻云韓姓出。自唐叔虞之後。曲沃桓叔之子萬。食邑於韓。因以為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夏音假。

其地於今為陳之太康。秦滅韓以其地為潁川。郡陽夏。隋改為太康。太康之韓。新舊史皆言弘潁州匡城人。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

弘。公之父曰海。為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為鉅人長者。校或作交。或作校。

文自可言之。作不與人交為是。今以下文長者言之。又似作不與人校為是。更詳之。鉅上或無為字。或無以鉅人三字而為上有之字。或併無以為鉅人四字。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

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為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複出夫人字。或作齊國。有功建中貞元之間。功下或有字。為

宣武軍帥。有汴宋毫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儻儻自將。儻儻或作侃字。侃與

同備不縱為子弟華靡。遊放事縱或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

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兵下或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屬之諸

老將皆自以為不及。或無司徒卒。貞元八年二月去為宋南城將。玄佐卒年四月以其子士寧代為使九年

弘出為宋州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九月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

為士卒所慕。賴者付之。肉下或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

子以為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為宣武軍節度使。弘事逸淮為都知兵馬使。逸淮死。汴軍

監軍諸長其事。朝廷許之。自試大理評事。檢校工部尚書。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其舅或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

而吳少誠反。或無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昭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

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孀而髮。櫛之幾盡。苗孀而髮

呼子語。然不一捕。刈不足令震。賊下或無命劉鏐以其卒三百人待命於門。數之以數與於亂。上

入數上。自以為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謹。噉叫號於城郭

者。噉音歎李師古作言起事。作或屯兵於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盜

為或無字。有以相待。無為空言。滑帥告急。師或作帥。前滑帥字疑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無上或或告曰。剪

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應。為下或師古詐窮變索。邊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鞬

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元和七年

十月以田弘正為魏博節度使李師道使來告曰元和元年閏六月東平帥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或其非

其非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

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兵以或作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元和九年十月

以弘充淮西行營都統使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

竄三千淮西碑作二千於是公為侍中而以公武為鄆坊丹延節度使元和十二年十一月錄平淮西功加弘檢

校左散騎常侍充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

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為仁臣為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

匹五十或作七十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

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初公下或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恆無宿儲無上或

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册拜司徒兼中書令弘三上章堅辭戎務願留京師奉朝請八月守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

贊元經體元下或有老字非是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為冢宰元和十五年正月穆宗即位以弘攝冢宰又除

河中節度使元和十五年六月以本官為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觀察等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長慶三年請罷戎鎮

守司徒兼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為之罷朝三日年五十八或作年八

十考新舊史定从今本。贈太尉。賜布粟。或作布帛。按舊史實賜米千石。賜下或有之字。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

月某日葬於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

官。肅元早死。或作殺。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為主。後。汴之南

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為己不利。卑身佞辭。卑或作畢。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

釣誘。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至既或作既。至非是不可下。或無得字。釣或作鈞。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

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為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

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以公武為渭北鄜坊節度使。十四年十月。以司徒中書令治蒲。

於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長慶二年七月。汴州遂節度李愬立牙將李峇為留後。充入

汴州。詔加充檢校司空。自唐以來。莫與為比。公之為治。嚴不為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人無

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矜域。矜或作軫。非是。不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

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或無自為字。非是。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獮。居例切。狂犬也。將得其人。眾乃一惕。惕息也。與憊同。詩不尚惕焉。○惕丘例切。其人為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

陸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貞元皇帝之孫。憲宗命正我宇。公為臣宗。處得地所。河流雨瑞。○

地。前漢坐侵廟壙。為宮。壙前綠切。盜連為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為帝督姦。察其嘯呻。與其睨胸。淮南子。視焉無胸。○

為宮。壙前綠切。盜連為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為帝督姦。察其嘯呻。與其睨胸。淮南子。視焉無胸。○

○脫音詣左顧失視。右顧而跽。巨凡蔡先軻。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常山成德軍。幽都幽州也。孰

陪孰扶。陪或作倚。或作憚。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如。餐或作賴。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

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髮。上謂穆宗。公

讓太宰。養安蒲坂。元和十五年六月。出鎮河中。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叛。春秋傳。叛引而立。之與攀同。又音班。

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柳子厚墓誌銘。此誌作於袁州。公之誌子厚。詳矣。其祭文推許尤厚。劉夢得序子厚集曰。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

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推許。亦以退之之言爲然。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或無拓跋二字。封濟陰公。慶字更興。河東解人。仕周。會伯祖奭。爲唐宰相。

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高或作中。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

不能媚權貴。失御史。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選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

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無與字。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

見頭角。○辨士咸切。又士減切。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或作授校書郎。柳集可考。或本非是。此下或有藍田尉三守。○

今按三字。下文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或作古今。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踔。勑角切。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

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

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

或作貞元十九年拜監察御史王叔文章執誼用事拜尙書禮部員外郎且將大用遇叔文等敗例出爲刺史

○今按方本得婉微之體它本則幾乎罵矣疑初本直未至又例貶州司馬

書後乃更定也若从初本則上文須補藍田尉三字州上或有永字永貞元年八月參軍九月宗元與同輩七人皆坐王叔文黨同貶宗元邵州刺史十一月道貶永州司馬

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淡而自肆於山水間

水下有之字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

元和十年三月以永州司馬柳宗元爲柳州刺史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

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備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

有法度可觀

東坡至廣州寄二子詩云莫學柳儀曹詩書教豎犛事本於此

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

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

白上或作刺字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謂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

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窞不一

引手救反擠之

救下或有字

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

少上或有字

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願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

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死或作厄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道上有而字使子厚在臺省時自

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時有或作而有能或作解然

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力以或作以力無

致必二字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

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十一月八日或作十月五日子厚有

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咸通四年右常侍蕭傲知舉試謙光賦澄心如水詩

厚之子字用益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費或作資行立有節概立然諾下

字或作重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涿人或作爲性謹慎

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或無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下既字

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李道古曹成王阜之子公嘗銘曹成王碑

公諱道古字某曹成王子成王三子象其先王明以太宗子王曹絕輒復封五世而至成王成王諱皐王

上或無成有功建中貞元間以多才能行賞誅爲名至今追數當時内外文武大臣成王必在其間或

成王字○公以進士舉及第貞元五年登第獻文輿三十卷拜校書郎集賢學士四遷至宗正丞憲宗卽位選擢

宗室遷尚書司門員外郎以選為利隨唐睦州刺史遷少宗正元和九年以御史中丞持節鎮黔中貞元

十月自宗正少卿出為黔中觀察使十一年來朝遷鎮鄂州貞元十一年鄂岳觀察使柳公綽為飛譖上聞會道古自以鄂

岳道兵會平淮西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三年徵拜宗正轉左金吾上即位以先朝時嘗信妄人柳泌能燒

水銀為不死藥薦之泌或作賁經云新舊史李千墓志石本皆作泌泌以故起閭閻氓為刺史不效貶循州司馬其年九月三日

月下或有十字以疾卒於貶所年五十三長慶元年詔曰左降而死者還其官以葬遂以其年某月日葬於東都

某縣其年或作某年月上無某字公三娶元配韋氏諱脩脩生子紘循或並紘為進士學或作女貢嫁崔氏夫人隋雍

州牧鄆公音云叔裕五世孫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周大象二年十一月卒贈雍州牧父士侔且綠蓬山令次配崔氏諱葑白芷其

藥○藥乙角切又音約生綽紹綰女會嫁鄭氏季毗夫人父昭嘗為京兆尹大曆三年五月昭自今夫人韋氏無子

父光憲光祿卿其葬用古今禮以元配韋氏夫人祔而葬次配崔氏夫人於其域異墓或無用古今禮至

公宗室子生而貴富或無生能學問以中科取名善自傾下以交豪傑身死賣宅以葬銘曰

太支於今其尚有封太或作本非是太謂當公弟兄或作未續又亡其遷於南年及始衰誰黜不復誰或

而以喪歸海豐彌彌萬里於畿載其始終以哀表之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公在江陵與鄭同官詩有

君諱羣君或字弘之世為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鄭偉字子直西魏大子孫因稱以自

別。此下或有君其後也四字。○今按下會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

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以上或吏部考功所試判爲上等授正字。自鄂縣尉拜監察

御史佐鄂岳使。京兆府。裴均之爲江陵。貞元十九年五月。均自荆南行軍司馬。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

之徵也。之徵或作戶徵。非是。元和三年四月。召均爲尚書左僕射。遷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九月。加均同平章事。復以君爲襄府左司

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元和六年四月。以夷簡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

史。遷祠部郎中。遷上或有方字。非是。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或無會字。或無方字。宰相卽以君應詔。治衢五

年。復入爲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或無居字。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卽以其年十

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

有所緩急。曲直薄厚。踈數也。音朔。不爲翁翁熱。亦不爲崖岸斬絕之行。熱或作然。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

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談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無此。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爲後日

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看或作對。看或無或字。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爲辭謝。與

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邪。其治官守身。又極謹

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尙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

女。肇京兆人。大曆中爲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爲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載卒。除吏部侍郎卒。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儻。詞或

宗價或作讚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四或作一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銘

曰

再鳴以文進塗關再鳴謂進士及書判拔萃也佐三府治藹厥蹟三府謂鄂岳江陵襄府郎官郡守愈著白官或作中洞然渾樸絕瑕

謫機或作璞甲子一終反玄宅

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薛戎元稱為神道碑而公誌其墓公嘗為河南與薛為代故誌及之

公諱戎字元夫河中寶鼎人其上祖懿為晉安西將軍實始居河東公之四世祖嗣汾陰公諱德儒汾陰河中也後名

寶為隋襄城郡書佐以卒隋上或無為字襄城有子二人皆貴二人寶積寶胤其後皆蕃以大而其季尤盛官至邠州刺

史邠州諱寶胤有子九人續純絢縉繪皆有名位其最季諱縑為河南令以卒縑或作謙世系表作縑河南有子四

人其長諱同卒官湖州長史贈刑部尚書尚書娶吳郡陸景融女有子五人人丹戎皆有名蹟其達者四

人溫州刺史丹廬州刺史戎公於倫次為中子仁孝慈愛忠厚而好學不應徵舉沈浮閭巷閒不以事

自累為貴戎少有學術不求聞達居於毗陵浙東觀察使放江西觀察使常州刺史李衡遷江西觀察使曰使下或有日字無曰字州客至多莫

賢元夫吾得與之俱足矣即署公府中職公不辭讓李衡為常州刺史能以禮下戎貞元八年二月年四

十餘始脫褐衣為吏衡遷給事中齊映自桂州以故相代衡為江西公因留佐映治貞元八年六月以桂管觀察使故相齊映

代衡鎮江西召衡為給事中映表戎留之桂卒貞元十一年七月湖南使李巽福建使柳冕交表奏公

自佐詔以公與冕。貞元十一年三月以柳冕為福建觀察使表戎為判官。在冕府累遷殿中侍御史冕使公攝泉州冕文書所條下

有不可者公輒正之冕惡其異於己懷之未發也遇馬摠以鄭滑府佐忤中貴人貶為泉州別駕冕意欲

除摠附上意為事使公按置其罪公歎曰公乃以是待我我始不願仕者正為此耳不許冕遂大怒囚公

於浮圖寺而致摠獄事聞遠近值冕亦病且死不得已俱釋之冕死後使至奏公白副冕卒闕濟美代冕使福建奏冕為團

練副又副使事於浙東府濟美使浙東戎又副之轉侍御史元和四年徵拜尚書刑部員外郎給事中穆質有直氣愛戎稱於朝因拜刑

部員遷河南令歷衢湖常三州刺史所至以廉貞寬大為稱朝廷嘉之某年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

東觀察使某年或作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方云前已云元和四年此不當復出年號它銘亦無書除授月日者或本非是史下方無兼字至則悉除去煩弊儉出薄

入以致和富部刺史得自為治無所牽制四境之內竟歲無一事公篤於恩義盡用其祿以周親舊之急

有餘頒施之內外親無踈遠皆家歸之疾病去官長慶元年九月庚申至於蘇州以卒春秋七十五卒上或有

病奏至或無此二字天子為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使臨弔祭之士大夫多相弔者大夫或以其年十一月庚

申葬於河南偃師先人之兆次以韋氏夫人其或明公凡再娶先夫人京兆韋氏後夫人趙郡李氏皆先

卒子男二人曰沂或作沂世系表作沂曰洽長生九歲而幼七歲矣女四人皆已嫁愈既與公諸昆弟善又嘗代公

令河南公嘗令河南與薛為代公之葬也故公弟集賢殿學士尚書刑部侍郎放屬余以銘故字疑當在上文公之字上刑或作兵其

文曰

薛氏近世莫盛公門公倫五人咸有顯聞公之初志不以事累或作不僮俛以隨亦貴於位無怨無惡中以自寶或作中人以自此文四句一韻古音寶與壽叶寶或作貴或作寶不能百年曷足謂壽公宜有後有二稚子其祐成之公食廟祀

卷三十三

碑誌

楚國夫人慕誌銘夫人許國公韓弘妻也夫人之葬以長慶二年三月時公武尚執喪不變許國以是年十二月薨則公武已死矣許國之誌詳焉

楚國夫人姓翟氏故檢校御史大夫宋州刺史良佐之女今司徒兼中書令許國公之妻或無今字前鄜坊節

度使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公武之母坊或作州非是○郵音孚夫人在家以孝友聰明為父母所偏愛選所宜歸以

適韓氏韓氏族大且貴又太尉劉公甥劉玄佐之甥又或作父非是○公下或有之字內外尊顯夫入門上下莫不贊賀或作贊

事皇姑齊國太夫人太夫人弘母劉氏也玄佐之妹肅恭誠至奉養不怠皇姑以夫人能盡婦道稱之六親能上或為字其事

夫義以順其教子愛以公司徒公曰我之能守貴富不危溢者楚國有助焉耳大夫領梁偏師卒就蔡功

受節居藩為邦家令人父母之教然也夫人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薨於鄜之公府春秋若干大夫

委節去位奉喪以居東都詔起之起上或有再字辭以羸毀不任即命又加喻勉固不變同下或有守字天子嗟歎之長

慶二年三月某日葬夫人於洛陽北山夫人生二子長曰肅元為太子司議郎以卒贈尚書主客郎中其

次大夫公武也。銘曰。

霍氏之先。蓋出宗周。元和姓纂云。霍黃帝之後。代居霍地。後爲晉所滅。璜顯於魏。魏文侯。魏璜佐。以佐文侯。高陵相漢。漢成帝時。霍方。進封高陵侯。義

以家酬也。霍義。遷於南陽。始自郎苗。逮魏晉宋。代不絕史。以至夫人太守之子。司徒之妻。大夫之母。公居河

東。公或作父。非是。子在鄜時。史記。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鄜地。其口止於鄜。衍於是。作鄜時。祭自帝今之鄜州。蓋取名於此。爲王屏翰。有壤千里。公曰。姑止。以承

我祀。子曰。母兮。莫我撫已。莫我或作莫慰。文駟雕軒。往來有焯。莫尊於母。莫榮於妻。從古迄今。孰盛與夷。用昭厥

裔。篆此銘詩。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公嘗有送竇平從事序。謂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之交遊。能疑焉。考誌載其兩佐東都留守。則序所謂合東都之交遊。卽司業明矣。

疑焉。考誌載其兩佐東都留守。則序所謂合東都之交遊。卽司業明矣。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京兆金城人。或作字貽周。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代或作世。

同昌諱胤。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曆初名。能爲詩文。及公爲文。亦最

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孝謹厚重。又作孝愛。謹厚。貞元二年進士。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或無虞。部字。元和五

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牟生於天寶八年。長慶二年二月丙

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

名聲詞章。行於京師。人遲其至。○遲音穉。義見一卷岐山下詩。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竇生。於時公舅袁高爲

給事中。高字公頤。滄州東光人。貞元初為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嘗下有字。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

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貞元二十年六月昭義軍節度使李長榮卒。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

盧從史。貞元二十年八月以昭義兵馬使盧從史為節度使。重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偽疾經年。輿歸東都。黎昇車也。呂氏

春秋下。舉命封夏后之後。於杞前漢皇后。舉駕。○舉音預。從史卒。敗死。元和五年六月從史為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裔所縛送京師。貶驩州司馬卒。公不以覺微。避去。為賢

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貞元二年九月以吏部侍郎崔為東都留守。奏奉為府巡官。歷河文武細竊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

東都留守。奏奉為府判官。歷六府五公。陽昭義從事。再為留守判官。文武細竊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

言者。或無字。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為郎

官令守。令守疑當作守。令謂守法令也。慎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過或作蓋。過或作惡。漢路溫舒傳。遏過者。謂之妖言。益

明上下之分。益字。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公一兄三弟。常羣庠鞏。常進士。常字中行。大曆十四年進士。水部員

外郎朗夔。江撫。四州刺史。羣以處士徵。羣字丹列。以處士隱居毗陵。貞元十六年十月。自吏部郎中拜御

史中丞。元和二年正月。以武元衡同平章事。舉羣代已為御史中丞。出帥黔容。以卒。元和三年十月。貶黔中觀察使。八年。四

府。庠字胄卿。貞元二十一年五月。韓臯出鎮武昌。奏庠為推官。元和三年二月。臯移鎮浙西。以庠為副使。又為宣歙副使。自奉先令為登州刺史。羣亦進士。鞏字友

登第。以御史佐淄青府。元和十四年三月。以薛平為平盧淄青節度使。表鞏自副。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或作好學

善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下或有字。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公大曆三年

少年至是年五十五故云少公十九歲少或作以非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竇逃閔腹子夏以再家竇為氏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歸白竇生少聖愕旋河犢引比史

云孔子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聞竇鳴犢舜相嬰撥漢納孔軌撥或作發竇太后從兄子嬰

嬰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此云撥漢納孔軌蓋謂撥漢家黃老之習而納之孔子之道後去觀津而家平陵而或作西遙遙厥緒夫子是承何昌寓為

笑曰遙遙華胄遙遙字出此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質於幽刻

唐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孔戮新舊史皆有傳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戮字君嚴孔子後三十五世曰務本務本子如珪事唐為尚書左丞長慶二年以戮

為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上書去官無三字天子以為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長慶三年戮累表

尚書致仕優詔褒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或無韓字謂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留下或吾敢要君吾

年至一宜去吾為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為二宜去方从杭本無至字云洪引龔勝邵漢俱乞骸骨

未必然○今按洪所引漢書文理甚明方以欲从杭本之故遂以為未必然而不取殊不可曉愈又曰古

遠於人。於是或作是於。○於音鳥或無賢字皆非是。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毅同在南省，數與相見。相上或有孔毅字。○今按上

數音。戮為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或作平正。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幾輩

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

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建中元年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

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

俸。三上或無尹字。致為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贓，貶不下博陵。崔易簡，殺從父兄鞠狀，具京兆尹左右三翻其情。數懷輿論，正貶少和，殺易簡。奪尹三月俸。權知尚書右丞。明年

拜右丞。或作拜左丞。或兩皆作左。元和中，未嘗為左丞。蓋權知右丞事，踰年而正除右丞。長慶二年，還

本增一復字。蓋於元和兩次除授，皆已誤作左丞。故又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

誤謂長慶為再除也。陳齊之又去拜右丞三字，皆非。又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

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為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改華州刺史。或在罷貢海物之下，華

也。新史亦可考。下邳令管外按小兒。外按或作按外。○今按唐會要，每歲冬以鷹犬出近畿習狩，謂之外

擾人。但據文供饋，使者歸，乃謂襄有慢言，上大怒，宰相武愨、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邳令，而以華州

刺史為大理卿。音圭。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元和十二年七月，嶺南節度使崔

誰歟。今安在。是為朕求之。度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

稅。步水岸渡處，碇鍾舟石。始至有閱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賄或絕海之商，有死於吾地

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沒下或無有字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

與之無算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爲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公一禁之縛或作傳或無公一禁之四字

有隨公吏吏上或有之字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爲豪觀吏厚薄緩急觀下或有察字

非是白貞元中黃洞諸蠻叛久不平或叛或從容桂二管容管經略使楊旻桂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

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武定或作定武非是用事者以破諸黃爲類向意助之類或作多願非是公屢言遠人急之

則惜性命相屯聚爲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恨下或有焉字無而散字或焉字在散字下此上或有現字或無耳字但可自計

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斂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

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元和十四年十月安南軍亂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或

作日嶺南囂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爲州者皆憚之不白奉事常稱疾命從事白代唯公

非是常白或作白常非是事歲常自行見本集南海神廟碑云官吏刻石爲詩美之詩或作詞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

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爲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

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

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孺遵憲溫裕下溫或作遵方云作溫與傳合蓋晚年皆从溫世系表云四子皆从溫非也○今按上文長子

已名溫質則非晚年从溫也豈以嫡庶爲異耶然非要切不必強解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載

戢觀音公於次為第二公之薨戢自湖南入為少府監長慶元年正月戢自湖南觀察又為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戢與公子

葬公於河南河陰廣武原河陰縣名屬河南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

孔世卅八十者非卅或作三十此銘皆以四言為句作三吾見其孫白而長身白或非是寡笑與言其尚類也或作耶

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於文

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或有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十二

山令嘗為作宴喜亭記後為江南西道觀察使公時刺袁州又為作滕王閣記至是銘其墓又為神道碑然則公於弘中可謂厚矣邵氏聞見錄曰孔子作經使後世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其法固不知也獨韓退之作王仲舒碑又作誌蘇子瞻作司馬君實行狀又作碑其事同其詞各異庶幾知之矣碑見三十一卷

公諱仲舒字弘中井州新人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

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或無復

員外下或無郎字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為峽州刺史峽州說已見前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闕或

改或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樂或作宜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為之三

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問語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

中丞至則奏罷推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千或作十與民或作丐貧民方云諸本以後語誤入釀戶非

但其說非是除酒推蓋與民共之使又罷軍吏官債五十萬悉焚簿文書或無又出庫錢二十萬以丐貧

得白釀非直以錢九千萬與釀戶也

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爲僧道士禁或作學○今按作學非是但下文自有浮屠老子字此

衍文去之則文理通暢矣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界下或無內字山或作以其詭丐漁利

奪編人之產其字疑衍編或作經○今按以民爲人蓋避出立或作去皆非是

公卿於外將徵以爲左丞或無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長慶三年十一月以尚書

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於河南某縣先

塋之側公之爲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邪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

夫重之爲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讒而貶在制誥或在

作及知友入蓋楊憑憑尹京兆日御史中丞李夷盡力直友人之屈簡劾憑江西姦賊貶臨賀尉云屈一作冤不以權臣爲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

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八或無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

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利或作之李云古本無利字神道碑周知俗之病亦

古本偶皆脫閉閣草奏又具爲科條與人吏約事備下或有悉字或有復出事字○今一旦張下民無不

抃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爲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諱玄陳比部員

外郎或無諱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或作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工或公先妣

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或無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弘泰復洄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

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壻李行脩。尚書刑部員外郎。

脩或作循。或無郎字。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又或作文。哲或作若。皆非是。愛人盡己。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

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萬世之藏。之有或作中之。最或作撮。或作載。方云集韻。最撮之省文。○今按方說非也。史漢功臣傳末總計其功。皆以最字起之。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或有銘字。

君諱繼。祖繼祖始生。德宗賜名。退而笑曰。是二義謂之索繫組事。見國史補。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北平王。少府監贈太子少傅。

諱暢之子。繼二子。繼暢娶盧氏。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生二子。長敖。次繼祖。

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作舉。窮不自存。不下或存能字。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

馬前。貞元三年。平涼之盟。馬繼預議。韓愈時以殿中侍御史。為判官。死焉。其年罷岳。繼奉朝請京師。奔公之兄也。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

飢。賜食與衣。食上方無賜字。○今按無賜字。即召二子使為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不成文。方說非是。食衣並讀如字。

也。姆抱幼子立側。儀禮姆。姆笄宵衣者。若今時乳母。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

雪可念。殿中君也。方云畫。胡麥切。左思嬌女詩。眉目璨如畫。○今按畫當音胡。卦切。左詩。叶韻。故爾。髮下。或有如字。非是。念或作憐。妬記云。王丞相於青疎臺中。觀有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

黃魯直亦嘗用。玉雪可念語。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或無鉅字。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

碧梧。碧或作蒼。鸞鶴停峙。能守其業者也。恭非是。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珉。蘭茁其牙。○萬鄙滑切。稱其家兒。作蒼。鸞鶴停峙。能守其業者也。恭非是。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珉。蘭茁其牙。○萬鄙滑切。稱其家兒。

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公貞元八年。登第。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十一年五月。公東歸。河陽。八月。繼卒。後十五六年。吾為尚書

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元分府此見當時分司官之稱號或無此二字非是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長慶初繼祖卒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句末六字疑衍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李本云晁以道乙居字○今按此篇末兩三句不可曉疑而字當作亦

卷三十四

碑誌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歐陽文忠公云退之與樊紹述作銘便似樊文誠不虛語據宗師元和九年出刺絳州也見示郊詩及薦狀自絳還朝當在長慶初年序不載其卒之年月或法不必載邪

樊紹述既卒且葬。紹述河中人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

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誌上或無紀字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

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一十或作又十今以藝文志考之皆有其目獨銘賦詩亡焉所謂表牋

為篇疑誌之字誤也。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後國史補云元和之

韓愈學澀於樊宗師退之作樊墓誌稱其為文不剽襲觀絳守居園池記誠然亦大奇澀矣本朝王晟劉

忱皆為之注解如瑤翻碧激鬼傾耳等語皆前人所未道也歐陽公跋絳守居園池記云元和文章之

盛極矣其奇怪至於如此又詩曰嘗聞紹述守居偶來登覽周四隅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欲

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舍地負放恣橫從子容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

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長而或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

是也蓋下疑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或無嘗字元和十五年正月憲宗還言某師

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綿州刺史師或作帥方無出字以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或無綿絳之人

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為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病以或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

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興元元年正月契澤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貞元二年閏五月徙鎮荆南八年二月

祖某官諱泳泳試大理評事累贈兵部尚書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開元中泳舉草澤科建

直言極諫科元和三年四月宗師舉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得下或有地字或在衆若無能者嘗與

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後上或有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或作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覺或作

神祖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邢七子漢其一也即公之壻新舊史有

公諱邗薄經切字某雍王繪之後繪或作會新舊史作繪太祖景皇帝之王孫道明唐初以屬封淮陽王又

追王其祖父追王之王曰雍王長平王下或有長平生淮陽王追封繪曰雍贊為河南王淮陽生景融

生一景融親益疎不王生務該務該生思一思一生岌魚及比四世官不過縣令州佐然益讀書爲行爲

士大夫家岌爲蜀州晉原尉原或作康生公未晬以卒子生一歲曰晬無家母抱置之姑氏以去姑憐而食之

音嗣至五六歲自問知本末因不復與羣兒戲常默默獨處曰吾獨無父母不力學問自立不名爲人年

十四五能闇記論語尙書毛詩左氏文選凡百餘萬言凜然殊異姑氏子弟莫敢爲敵浸傳之聞諸父或敵

作嬌非是之聞或作聞之諸父泣曰吾兄尙有子耶迎歸而坐問之應對橫從無難○從子容切諸父悲喜顧語羣子弟曰

吾爲汝得師語或作謂或無曰字無吾字於是縱學無不觀以朝邑員外尉選魯公眞卿第其所試文上等文下或有爲字試書

爲上等擢爲同官正尉曰文如李尉乃可望此其後比以書判拔萃或無比字選爲萬年尉爲華州錄事參軍

爭事於刺史去官爲陸渾令河南尹鄭餘慶薦之朝元和十年十月鄭餘慶爲河南尹拜南鄭令尹家奴以書抵縣請事

公走府出其書投之尹前尹慚其廷中入曰令辱我令辱我漢張耳傳李良素貴起慚其從官又袁盎還愧其吏公此文與劉昌裔謫皆用此或無複

出令辱我三字且曰令退遂怨之拾掇三年無所得或無所字拜宗正丞宰相以文理白爲資州刺史公喜曰吾將有

爲也讒宰相者言之上曰或無者字非是是與其故故得用改拜陝府左司馬陝統節度使衛中行辟佐其府公又喜曰是官無

所職吾其不以吏事受責死矣長慶元年正月丙辰以疾卒春秋七十三或無正月字而云李本作正月蓋五月十八日也○今按是年

辛丑歲丙辰非歲名則爲日名而在月下爲是方知日辰所直而不以李本補正月字不可曉也公內外行完潔白奮厲再成有家士大夫談之夫人博

陵崔氏朝邑令友之之女其曾伯父玄暉有功中宗時長慶四年六月玄暉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神龍元年率羽林兵誅張易之昌宗迎太子監國是爲

中宗夫人高明遇子婦有節法進見侍側肅如也七男三女邠為澄城主簿其嫡激酈城令激下或為字放芮城

尉漢監察御史漢字南紀元和七年進士時為監察御史終於宗正少卿澹洸潘皆進士澹字經野洸字正武潘字子及皆登進士第潘大中初為禮侍○澹所簡切洸音光及

公之存內外孫十有五人五月庚申葬華陰縣東若干里漢韓氏壻也故子與為銘其詞曰

愈下而微既極復飛其自公始公多孫子將復廟祀廟或作其○今按唐會要禮官議戶部尚書章損四代祖所立私廟子孫官卑其祠久廢今損官三品準

令合立三廟此以邢之先嘗有王封而後世官卑不得立廟故云將復廟祀也然唐制亦非古而本廟立法尤疎略唯蘇魏公嘗議立廟與襲爵之法相為表裏其說為善惜乎當時不施行也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張微為范陽府監察御史其帥張弘靖也誌不出弘靖姓名若有所諱焉耳微死于亂具載之史其

言多出公誌

張君名微字某以進士微中進士第在元和四年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為御史中丞元或作

亦當作元年陳齊之云常疑牛僧孺之為人觀此語則知韓公不喜其人矣然牛宰相三字或作今宰相牛公未知孰是韓公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為御史其府

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長慶元年二月幽州節度使劉

節度使張弘靖為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仍或至數

幽州節度使代總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歷母或

作無我事下或有無罪二字長慶元年七月幽州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於薊門館殺判官章宗元崔仲卿等以微長者不殺置之於薊門館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

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或無字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

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史下或無張字及無告此二字○按告字疑當作言餘人不如遷之別館今按餘

疑衍而下文不知遷之別館自爲一句蓋述其言如此下文又云即與衆出君乃記其事也但無所考不敢輒刪耳或云餘人字不必去其曰遷之別館蓋言今當如此耳亦通即與衆出君與

以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

狗鼠鴟鵂新史書徵事大抵出公此誌其所書罵賊語凡削六字改一字筆削同史氏事然而改餒爲飽則不若公語且有來處此前漢陳餘所謂以肉餒虎也汝何敢反汝何敢

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或在長上則或有之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

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馬總爲之選於軍

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恭或作泰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糧傳歸其

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某所四年方云舊本或作二年或作三年

右僕射明年夏召還當作二年或三年也○今按方說雖如此而其君弟復亦進士復和元年佐汴宋得

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閒即自視衣褥薄厚或作衾節時其飲食而匕筯進養之或無養字○今按養

食忠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空青山出銅處銅精照則生空青腹中空如楊

者佳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飢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祖

父某或作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爲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

與之孝順祇修羣女效其所爲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微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噫暗以為生。子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不缺折也。

缺折或作折。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於闇明。莫之奪也。闇明當作明。闇說見下。儼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咀也。○咀當

無者字。或無之字。方云此銘以徹揭割雪折厲奪咀為韻。而行生清兵名闇貞復白為韻。屬音烈。闇當讀如諱闇之闇。○今按方說多得之。此銘蓋法免置魚隱等詩。隔句用韻耳。詩隔句用韻。先儒所未知。觀公

此銘則既識之矣。但闇明二字乙之。則韻白叶。而義亦不通也。勝若如方說。則雖讀匿作鶴。韻終不叶。而義亦不通也。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

或無府苗氏三字。或作范陽盧君夫人苗氏。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曾大父襲襲。贈禮部尚書。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以宰相世系考之。襲襲

爾晉卿襲襲殆庶所贈官。疑晉卿仕至宰相而贈也。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馬。或作別駕。世系表作永王府諮議參軍。夫人年若干。嫁河南

法曹盧府君。諱貽。有文章德行。河南或作范陽。其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卒。或作卒。夫人生能配其賢。

歿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為士妻。唐充次亡公。其季女壻也。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

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其年或作八。耐於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壻

昌黎韓愈為之誌。而無之字。又或作為其字。其詞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於王。或貳於藩。是生夫人。是或載穆令聞。爰初在家。孝友惠純。乃及於行。克媿

德門。乃及或作享。肅其為禮。為禮。方作禮容。○今以下裕其為仁。法曹之終。諸子實幼。熒熒其哀。介其

守循道不違。厥聲彌劭。或作既克其。三女有從。二男知教。閭里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寧。累累

外孫累累或作繁繁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護爭既壽而康既備而成不歎於約不矜於盈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爲儔刻銘寘墓以贊碩休銘或作石實或作誌書德休以古韻叶已見溪堂詩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參軍李翽習之之祖習之嘗自爲其皇祖實錄其行治皆如誌所欲傳懼文章不足以稱頌道德光耀來世是以頓首欲假辭於執事者亦惟不斥其愚而爲之傳焉意翽乞公銘之辭也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七或作一日月下隴西李翽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

夫人於汴州開封縣某里開封縣某里或作陳留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識或作誌其世曰其

或作其詞由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至或作有司空之後二世爲刺史清淵侯涼武昭王名騫字玄感晉安帝時自後文時封清淵縣侯卒贈司空冲嵩曾孫也今云六世恐誤冲子延實都山侯至於貝州凡五世一作六

督青州刺史延實子彬襲祖爵清淵縣侯卒贈齊州刺史子桃枝襲封玄孫詔諸議參軍詔子楚金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或無其夫人事其姒如事其姑姒或作姊其於

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刺上或無其字操李將去官民相率謹譁手瓦石皆其出擊

之行或作須或作濡或無其字史記趙世家太后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

曰是何敢爾或無爾字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仗或作杖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

民間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如下或貝州由是大理其葬曰或作日山谷李謝以古本定與

既遷貝州君之喪於貝州殯於開封遂遷夫人之喪於楚州八月辛亥至於開封壙於丁巳墳於九月辛

西窆於丁卯。

窆或作窆

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

一無後字

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

子衡。

惟慎子五人

衡其第二子也。貞元七年。白常

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勦其孫也。有道而

甚文。固於是乎在。

或無固字。甚文字出左傳。楚子西曰。光又甚文。觀翽實錄。亦可見其甚文矣。魯直詩云。習之實錄。葬皇祖斯文。如女有正色云云。

處士盧君墓誌銘。

公前銘盧君夫人。茲又銘其子於時。故言愈於處士妹壻也。爲其誌且銘云。

處士諱於陵。其先范陽人。父貽爲河南法曹參軍。河南尹與人有仇。誣仇與賊通。收掠取服。法曹曰。我官

司也。我在不可以爲是。廷爭之以死。河南怒。命卒摔之。

卒或作寮。昨沒切。

法曹爭尤強。遂并收法曹。竟奏殺仇。

籍其家。而釋法曹。法曹出徑歸臥家。念河南勢弗可敗。氣憤弗食。歐血卒。東都人至今猶道之。處士少而

孤。母夫人憐之。

貽嬰苗氏太師。晉卿兄如蘭女。

讀書學文。皆不待強教。卒以自立。在母夫人側。油油翼翼。不忍去。時歲母

夫人既終。育幼弟。與歸宗之妹。經營勤甚。未暇進仕也。年三十有六。元和二年五月壬辰。以疾卒。有男十

歲。曰義。女九歲。曰孟。又有女生處士。卒後。未名。

孟下或無又字。

於其年九月乙酉。其弟渾。以家有無。葬以車一乘。

於龍門山。先人兆。愈於處士。妹壻也。爲其誌。且銘其後曰。

貴兮富兮如其材。得何數兮。名兮壽兮如其人。豈無有兮。彼皆逢其賊。子獨迎其凶。茲命也邪。茲命也邪。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學或作常。

太學博士頓丘李于。

一本于。

余兄孫女壻也。

或無女字。

年四十八。

于大曆元年生。

長慶三年正月五日卒。其月二十六日。

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某縣某地。子三人皆幼。初于以進士元和十年于中進士第四十。爲鄂岳從事。十一年李道古爲鄂岳觀察使。

辟于爲 遇事。遇方士柳泌或作。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柳泌說已見前。其法以鉉滿一鼎。一有以。按中爲空。實以水銀。實以或。蓋封四際。燒爲丹沙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尙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或無。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世誠。工部尙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尙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尙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顛或。摧而爲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茵或作褥。或無常字。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爲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爲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祕藥。不可獨不死。今遣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其一。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所服下或。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肉方作書。○今按古書肉或作肉。今淮南子及內經靈樞。死一作乃絕。乃或作。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爲誠者也。斬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及或無死字。皆非是。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爲誠者也。斬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醢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醢以濟百味。濟或。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

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孔毅夫雜說云。張籍哭退之詩云。爲出二侍女。合

不瘞。退之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妓乎。作李博士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礮黃邪。又後山嗟哉行亦云。韓子作誌。還自屠。自笑未竟。人復吁。正謂此耳。

韓昌黎集

卷三十五

碑誌

盧渾墓誌銘渾河南法曹參軍第二子而公妻弟也然有銘無誌焉

前汝父母右汝兄兄上或有弟字或作後有汝兄汝從之居視汝如生遷汝居兮日月之良遷汝或作汝

居孔固兮後無有殃如不信兮視此銘章此或作於

號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韓氏自魏安定桓王茂五世孫為叡嘗為桂州刺史四子長仲卿為

部侍郎公為科斗書後記云叔父當大曆世文詞獨行中朝即雲卿也李紳卿涇陽令嘗為揚州錄事參軍太白謂工古文而能官者公與兄會介仲卿之子也俞弁雲卿之子也

子也爰為號州司戶故公誌云桂州君之孫司錄君之子其系明甚李太白為武昌德政碑亦言桂州君四子名諱長少皆與此誌合惟唐史世系表乃以桂州君為有七子無少卿而有晉卿李卿子卿升卿果何據而然未有公之家世而適誤漏者也史至是何以取信後世哉

安定桓王五世孫叡素為桂州長史化行南方長或作刺考世系表李太白去有子四人最季曰紳卿文

而能官嘗為揚州錄事參軍事故宰相崔圓或無參軍二字上元元年二月以崔圓圓狎愛州民丁某至

願省其家後大衙會日司錄君趨以前大言曰請舉公過公與小民狎至至其家害於政或無復圓驚謝

韓昌黎集 七 碑誌

曰錄事言是圓實過乃自署罰五十萬錢由是遷涇陽令破豪家水碓利民田頃凡百萬君諱岌桂州君之孫司錄君之子亦以能官名少而奇壯而強老而通閣本無而強老三字方以為脫以元和元年六月十四日卒年五十七元或作三娶京兆田氏女或無字男曰家女曰門曰都皆幼或無曰門二字初君樂號之士田山水求掾其州去官猶家之既卒因以其年九月某日葬州北十里崔長史墓西有于字銘曰凡兆于茲唯其家之材或作財○今按此蓋歸有時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銘此誌及張徹墓誌皆以俞為開封尉唐宰相表以俞為開封令亦誤矣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諱好或有複出好字尚書禮部郎中諱雲卿之孫開封尉諱俞之女開封娶趙氏生二女

三男下開封字或作俞俞二女長嫁周況次嫁張徹三男無競啓餘州來開封卓越豪縱不治資業喜酒色狗馬趙氏卒十一年而開封亦

卒開封從父弟愈於時為博士或無弟字舊本皆有○今按公父仲卿與開封之

於開封界中教畜之而歸其長女于周氏況于一作於元和元年況中進士第是歲公以好好適況況進士家世儒者或無況字曾祖諱

延潭州長沙令祖諱晦常州參軍父諱良甫左驍衛兵曹參軍況立名行人士譽之韓氏嫁九年生一男

一女年二十七以疾卒疾或作病葬長安城南鳳栖原其從父愈於時為中書舍人父下方有弟字○今按方

曾祖父者曾祖之兄弟也其子為族祖父其孫為族父其曾孫為族兄弟有從祖祖父者祖父之兄弟也其子為從祖父其孫為從祖父其孫為從祖父兄弟有世父叔父者父之兄弟也其子為從父兄弟今韓公於開封及隰州皆為從父弟矣於開封之女則公常為從祖父也此但云從父為脫一為銘曰祖字方作從父弟尤謬今無別本不敢輒增祖字且從諸本去弟字

夫失少婦失或作喪子失壯母歸咎無處

韓滂墓誌銘

公為袁州日二姪湘滂行從之滂死於袁州故云權葬宜春郭南一里宜春袁州也世系表老成二子湘大理丞滂寶雞丞按誌滂年十九死則未嘗仕也表復誤矣

滂韓氏子其先仕魏號安定桓王王名茂滂九世祖也滂父老成厚謹以文為韓氏良子弟未仕而死有二子滂其

季也其祖諱介為人孝友一命率府軍佐以卒二子百川老成老成為伯父起居舍人某後或無復出老成字或無果

起居有德行言詞為世軌式滂既兄弟二人而率府長子百川早死無嗣或無早字其叔祖愈命滂歸後其

祖滂清明遜悌以敏讀書倍文功力兼人倍與背同倍文謂背本暗記也周禮注倍文曰諷韓語蓋本此

應重復如此也為文詞一旦奇偉驟長不類舊常吾曰爾得無假之人邪或無得字退大喜謂其兄湘曰某違翁

且踰年懼無以為見今翁言乃然可以為賀羣輩來見皆曰滂之大進不唯於文詞為人亦然或無文字

於既數月得疾以死年十九矣死或作卒滂貞元十八年生吾與妻公妻高平君盧氏哭之傷心三日而斂既斂七日權葬宜

春郭南一里或無一字嗚呼其可惜也已也一作之銘曰

天固生之邪偶自生邪或無之字天殺也邪其偶自死邪或無也字莫不歸於死壽何少多歸或作悲銘以送汝其悲奈

何

女挈壙銘

公元和十四年以刑部侍郎諫佛骨忤上意出為潮州女挈道死高南層峯驛墜之山下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移刺袁州明年九月召為國子祭酒過墓下題詩驛梁至是

發其喪歸葬于河南之河陽世墓之次云

女挈女加女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為少秋官。為少或作少為非是。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公為刑部侍郎。言佛夷鬼。其法

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或無武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刮或作削。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

海揭陽之地。或無漢字。揭其逝切。又音竭。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或無可字。女挈年十二。病在席。病或

或作在病。既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走道。又一作父。撼頓失食飲節。死于商南層峰驛。層峯或作密。即瘞道南山下。

五年。愈為京兆下或有尹字。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挈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葬上或有而字。女挈

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和下有之字。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于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河南緱氏主簿唐充妻盧氏墓誌銘。公嘗誌盧君夫人苗氏之墓。今誌唐充妻盧氏。即苗氏長女也。充其長女壻。公季女壻也。

夫人盧氏。諱某。蘭陵太守景柔八世孫。父貽。卒河南法曹。法曹娶上黨苗氏。太師晉卿兒女。生三女三男。

考苗夫人志。夫人最長。法曹卒。苗夫人嫁之唐氏充。充明經。或無復出充字。宰相休憬曾姪孫。出郝氏。今按郝。滿

字與郝字相亂。今流俗。郝超字多作郝誤也。外王父昂。中書舍人。夫人年若干。嫁唐氏。凡生男與女九人。年四十二。元和四年

正月二十二日卒。其年四月十五日。葬河南府河南縣之大石山下。銘曰。

夫人本宗。世族之後。率其先猷。令德是茂。爰歸得家。九子一母。得或作其。婉婉有儀。柔靜以和。命不侔身。茲其

奈何。刻銘墓石。以告觀者。觀或作視。○者之戈切。與何叶。莫才老讀如此。

乳母墓銘舊本作河南縣令韓愈乳母李氏葬乳母且爲之銘自公始

乳母李徐州人李下有或號正真入韓氏乳其兒愈入或作爲下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五年而公父仲卿卒此云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未詳退之祭嫂鄭夫人云我生不辰李憐不忍棄去李下有或視保益謹遂

三歲而孤此言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是雖入三歲而未及兩周也李憐不忍棄去李下有或視保益謹遂

老韓氏及見所乳兒愈舉進士第歷佐汴徐軍見下或有其字徐入朝爲御史國子博士尙書都官員外

郎河南令娶婦生二男五女二或時節慶賀輒率婦孫列拜進壽節下或有受字年六十四元和六年三

月十八日疾卒疾或作病或無疾卒三日葬河南縣北十五里愈率婦孫視窆封且刻其語于石納諸墓

爲銘語或作誌

卷三十六

雜文

瘞硯銘銘或作文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公與元賓皆貞元八年進士也或貽之硯既四年悲歡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

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此下或有問役者劉胤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

愈其友人也贊且識云

土乎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棄斯闕作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瓦礫異

毛穎傳

公作此傳當時有非之者張籍書所謂戲謔之言謂亦指此舊史亦從而為之言曰謔戲不近人情是豈有識者哉柳子厚豈下人者乃獨以為奇既書其後又答楊誨之書云足

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楊誨也云云則文章固自有知音者哉○李肇國史謂公此傳其文尤高不下遷史談藪亦謂此傳似太史公筆子厚有讀毛穎傳後題見柳集二十一卷

毛穎者中山人也中山國名今定州其先明眎禮記曰明眎佐禹治東方土句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

治方作理土方作吐屬下句云孔氏周書注曰土能吐生百穀義取此○今按東方卯位此正為下文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而言也然兔與卯皆不屬土與方所引孔說不合又不見其所吐何者可養萬物兼

治東方為句語意亦似未足唯參同契云兔者吐生光則兔乃有吐義然亦只與下文當吐而生之說相表裏止是自叶其子而無吐養萬物之意未見其必可據也若作治東方土而自為一句但以平水土

而言則於語勢無闕而下句養萬物有功為奏庶鮮食之義意亦自明故今且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從諸本其以十二物為十二神相承已久亦未見所從來并闕之以俟知者

可與物同常吐而生已而果然當吐而生明眎八世孫籛蜀本音奴鈎切爾雅兔子籛郭注云俗呼曰鱧

而出名曰鱧○鱧芳萬切廣雅云鱧兔子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恒娥事見淮南子騎蟾蜍入月其後代

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魏無曰字說文狹兔魏戰國策作逸音俊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

怒與宋鵠謀而殺之醢其家鵠取作狻廣雅曰韓盧宋鵠秦始皇時蒙將軍恬製筆自恬始南伐楚次中山將

大獵以懼楚也中山在秦東北非伐楚所當次召左右庶長與軍尉字非是以連山筮之法周禮三易之法夏曰連山得天

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跣居音夫獨取其鬣簡牘是

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策詞皆用古韻。詩斬父子王之爪牙。靡所止居。古牙居通。髦與資亦然也。公豈它有所自邪。○今按髦與資與魚叶。今北人語猶謂毛爲謨。公作董生詩。香與書漁叶。皆可證也。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或作毫。非是。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或無曰。字曰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皇上有始字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相下有李字中車府令高。趙高爲中車府令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雖下有後字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秦始皇紀。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石百二十斤也。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藝或作贊。或作喜。非是。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君今君或作而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聘者也。左氏僖二十四年。富辰之言。戰國時。有毛公。

毛遂遂趙人平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或無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

將軍拔中山之豪或作是始皇封諸管城諸或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見或

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下邳侯革華傳方云閣本無此篇劉龍圖燁云或言此篇不類退之文及得本校果無趙璘因話錄於歐公非也○今按此當全篇刪云

送窮文子嘗見文宗備問云顯頊高辛時宮中生一子不着完衣宮中號為窮子其後正月晦死

藥正月晦蒼死世作藥粟破衣是日祝於巷曰除貧也小宋云退之送窮文道學解毛穎傳等

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然送窮文與揚子雲逐貧賦天率相類張文潛曰公送窮

文蓋出子雲逐貧賦然文采過逐貧矣莫無告取公此文於續楚詞系之曰愈以屢窮不遭時

若有物焉為之故託於鬼諱彼窮我者車船飲食謝而遠之而窮不可去也則燒車與船延之

上座亦卒歸於正之義焉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或有復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與棖輿或作與糗爾雅云麥也周

久丘救二切牛繫輓下引帆上橋選萬里連橋牛繫輓下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日下或鄙

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棖竊或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孟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

新駕塵曠風○彌音蛋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

聲若嘯若啼○音蛋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

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壘暮隴。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子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艱臭香。○饒許救切糗糧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已與以同。以與與同。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迴或作曲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爲真不知也。邪。子之朋儔。非六非四。朋儔或作儔朋。六或作三。非是。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握手覆羹。○捩力結切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目或作貌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名上或有一字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決於決切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曰文上或有一字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寔我讎冤。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飢我寒我。輿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腳。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淮南子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又抱朴子凡人多以小黠而大愚洪駒父曰小黠大癡三國志自有全文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惟或作非是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麩。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疎。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

延之上座。之或作入。公此篇終云延之上座。於是段成式作留窮詞。近世唐子西作留窮詩。二者皆祖公之意而為之。然成式後又作送窮辭焉。

鱷魚文

鱷或作鱣。朱居靖公秀水閒居錄云。鱷魚之狀。龍吻虎爪。蟹目。鱗尾長數尺。末大如箕。芒刺成鈎。仍有膠黏。多於水濱潛伏。人畜近以尾擊取。蓋猶象之任鼻也。新舊傳皆載公此文。初公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谿有鱷魚。食民產且盡。數日。公令其屬秦濟以無鱷魚。恐潮投谿水而祝之。其夕有暴風。震雷起。谿水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州無鱷魚。恐潮投

廟記所謂能馴鱷魚于暴者。此也。歐陽文忠作陳惠公神道碑。書公通判潮州。惡谿鱷魚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告以此文。而戮之。其患并息。潮人歎曰。昔韓公諭鱷而聽。今公戮鱷而

懼。所為雖異。其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

維年月日。或作維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

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擗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列新書作迺。方云音力。制切。遮道也。罔或作網。或作網。方云莊

子擗。言刺也。字从手之外。或無之。字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或無後王二字。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或無字。

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潮或作湖。而無海字。或作嶺海。而併無潮州字。○今按此言。潮州乃嶺海之間。去京師遠也。但公於潮州亦有祭太湖神

文則只作湖嶺。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今字闕本在。子下非是。四海之外。六合

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

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睥然。方云左

日出貌。安上或有下字。不或作而。或無處字。○今按此恐有脫誤。據處食民畜熊豕鹿豕。以肥其身。以種

疑當云睥然不去。據溪潭食民畜云云。乃是更詳之。○睥何版切。據處食民畜熊豕鹿豕。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亢拒或無亢字。長雄漢薛刺史雖驚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或作身

云：洪謂中身也。禮曰：文子共中退然。國語：余左執鬼中。化化覲。覲，目出貌。本或作覲。覲，息杏反。視也。方注身也。○今按二本皆通，然意新。史作心爲近，故从之。化化覲。云或校作眈。眈，窮視貌。莊子：眈眈然在徽纆中之。○今按恐當作眈。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也。或作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或無言字。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至，七日不能至，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與冥或無冥字。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或無吏字。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卷三十七

行狀 狀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毫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

狀題中或無支度二字

會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一本有皇任開州新浦縣

主簿九字。公嘗從晉於汴州。為觀察推官。故知晉行治甚詳。唐史晉傳皆取公行狀為之。其增修者不一二爾。司馬溫公考異以為公作晉行狀。必揚美蓋惡。敍其為相時事。止於此。則其循默充位可知。然其重謹亦可稱也。談蔽云。董晉行狀書李懷光事。大似左氏。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至德元載十月。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

為文。任翰林之選。選下或有既以字。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為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為謹愿。賜

緋魚袋。累升為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為揚州。詔以公為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

史。貞元二年二月。以前汾州刺史崔圓為淮南節度使。奏晉以本官攝御史充判官。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

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為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下沒切。立可敦

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魚袋。為涵判官。大曆四年五月。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奏晉為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

焉。取一作假。約我為市馬。市字絕句。方以馬字屬上句。而覆出馬字。連下文為句。非是。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乎一作卒。涵懼不

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賜不既多乎。公與或作公為。與上或無而字。

為賜或作為爾賜。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至上或有五字。而無吾字。皆非是。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

或無故字。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眾皆環公拜。下

或無其字。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兩舉或作舉兩。此用莊子盜跖。大怒兩展其足也。或無復字。自迴紇歸。拜司

勳郎中。未嘗言迴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為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德宗即位。以大行

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

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未盡或作始盡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

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恆州。建中四年

十二月以晉爲國子祭酒。河北宣慰使。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人下或有心字。或有心字。無大字。公旣至恆州。恆州卽

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興元元年三月。李懷光反。車駕幸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

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與上或有以字。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

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河有。且公旣爲太尉矣。

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

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或無故字。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

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罪下或有於字。雖有大過。猶將捨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

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

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

故有言於人。無不信之。下或有之字。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尙書左丞。又爲太常卿。貞元

二年七月。以晉爲尙書左丞。被黜復拜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五年正月。以晉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

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以或。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旬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或無復出。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或作。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九五月罷相。改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疾上或有辭。非是。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遽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十年。以晉守兵部尚書。充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東都畿汝州防禦使。入謝。上語問日晏。謝下或有遷字。問日晏三字。或作移時。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或無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由字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或無畋遊字。無度。或作無幾考之傳。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度下或有使字。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

既受命遂行。劉宗經、章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

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者下或無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

將至。及或遂逆以入。及郟，三軍緣道譴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湊代之。無

初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爲，而後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

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己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

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懼下方有不字云士寧懼

下文皆衍○今按士寧、萬榮專命竊據，故懼士卒之圖己，而復加厚焉。奉上下文未見其惜費而薄之之意也。況以下文又加厚，每加厚推之，不字之衍甚明。方說誤矣。至萬榮如士寧志，及

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故上下或有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

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明

二字或作時非是初玄佐曹汴州兵至十萬遇之厚萬榮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

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

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朝廷以晉仁柔多可

汝州刺史陸長源爲督行軍司馬晉謙恭簡儉每事因循故亂兵粗安長源性剛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

刻多，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以財賦叔度爲人，逃稅軍中惡之。白鵲集，蒼鳥來巢，嘉瓜同蒂，聯實。事下或有既字俗或作民蒼鳥舊本多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

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或無既斂二字。於行之四日。汴州亂。乙酉。以長源為宣武軍節度使。是日兵亂。殺長源。叔度。丘穎等。故君子以公為知人。知或作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闕其鄂。聞道謹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人誰或作其誰。○今按外非是。集作其始公為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為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為上柱國。爵累升為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為大理評事。澥。為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諸本溪全道為祕書省著作郎。溪為祕書省祕書郎。全素為大理評事。澥為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諸本溪解作全。澥考世系。夷。董。溪。澥。皆無全字。蓋全道全素出於賜名也。或無為大理評事五字。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或無伏字。并牒太常議所。諡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或作狀上。

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毫穎等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韓愈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或無薦字。盧虔也。喜嘗為虔作復黃陂記。公既已薦喜於盧汝州。十

矣。

進士侯喜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或無知。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或作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無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揜卷長歎。長或作而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或作難述遭坎軻。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絕下一有無字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王公下或有大人字。或有貴人字。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乃下或有爲字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眞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司馬遷答任安書。士爲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或無復出四字。不其或作其不。閣下旣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爲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德宗貞元十九年。自正月。至五月。不雨。分命祈禱山川。秋七月戊午。以關輔飢。罷吏部選。禮部貢舉。公時爲四門博士。抗疏論列。其曰。雖非朝官。蓋未爲

御史時也。按登科記。貞元二十年卒。停舉。是公雖有此疏。而上不從也。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勅。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舉選一作選舉。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閔京師之人。

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爲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

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啻京師百萬分之一。分

或無萬字。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爲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

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

詞曰。人失職歟。公羊傳。咸五年曰。大雩者。何旱祭也。何休注云。君親之。南郊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以民爲人。避太宗諱。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

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爲旱。獨陰爲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

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爲理。有君無臣。是以久

旱。以臣之愚。以爲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

傅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或無公字。清閑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

銷殄旱災。王化。或作主化。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

旨。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公時爲監察御史。皇甫湜爲公作神道碑曰。貞元十九年。關中旱饑。人死相枕。籍吏刻取怨。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役。而免

田租之弊。專政者惡之。出爲連州陽山令。蓋謂此也。公二十一年赴江陵。途中寄三學士詩。歷言得罪之辭。與混言無異。史以爲言宮市出陽山誤矣。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踰慈母仁過春陽租賦之閒例皆蠲免所徵至少所放至多上恩雖弘下困猶甚至聞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樹以納稅錢寒餒道塗餓或作餓斃路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爲此皆羣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子至或犯法當戮猶且寬而有之況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宜倍加憂恤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遠伏乞特勅京兆府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徵未得者腹或作復德宗十應貞元八年至十一年兩稅及權酒錢在百姓腹內者並除放○今按腹內謂應納而未納者嘗見國初時官文書猶有此語如今言名下也並且停徵容至來年蠶麥庶得少

有存立臣至陋至愚無所知識或無知字受恩思效有見輒言無任懇款慚懼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貞元十九年公爲四門館博士時奏請也

國子監應三館學士等準六典唐六典三十卷開元十年起居舍人陸堅被詔撰玄宗手寫六條曰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至二十六年書成國子館學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已上及國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已或作以下同太學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五品已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或無從字四門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子補充

右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復本源至使公卿子孫恥遊太學工商凡冗或處上庠今聖道大明儒風復振恐須革正以贊鴻猷今請國子館並依六典其太學館量許取常參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門館亦量許取無資廕有才業人充如有資廕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其新補人有冒廕者請牒送法司科罪緣今年舉期已近伏請去上都五百里內特許非時收補其五百里外且任鄉貢至來年春一時收補其廚糧度支先給二百七十四人今請準新補人數量加支給謹具如前伏聽處分

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公嘗誌殿中少監馬君繼祖墓即北平莊武王之孫贈太子少傅弟拜北平於馬前王問而憐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焉今又爲彙之行狀彙即北平之長子也故其終亦曰愈既世通家詳聞其世系事業今葬有期日從少府請撥其大者爲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

君諱某字某諱某或作諱彙其先爲嬴姓常周之衰處晉爲趙氏其先本嬴姓伯益後伯益生大廉大廉四世孫

勝爲趙氏季勝十世孫叔帶去周事晉叔帶五世孫夙晉亡而趙氏爲諸侯夙九世孫欒自立爲諸侯是爲趙獻侯其後益大與齊楚韓魏燕爲六國

俱稱王其別子趙奢常趙時或無時字破秦軍閼與有功號馬服君子孫由是以馬爲氏澆四世孫武靈王與

子惠文王二十九年使別子趙奢擊秦大破秦軍閼與下賜奢號馬服君子孫以馬爲氏閼與地名梁有安州刺史侍中贈太尉岫岫生喬卿任襄州主簿

國亂去官不仕喬卿生君才隋末爲劄令劄或劄燕王藝師之以有幽都之衆羅藝字子世京兆雲陽人隋

稱幽州總管武德初朝京師拜武侯大將軍唐武德二年十月藝奉表歸國詔封爲燕郡王賜姓李氏六年二月藝請入朝封南陽郡公卒葬大梁新

里趙郡李華刻碑頌之。君才生珉，爲玉鈴衛倉曹參軍事，贈尙書左僕射。生季龍，爲嵐州刺史，贈司空。清河崔元翰銘其德於碑。在新里，司空生燧，爲司徒侍中。北平王贈太傅，諡莊武。莊武之勳勞在策書，君其長子也。燧二子，長少舉明經，司徒公作藩太原。大曆十四年閏五月，以燧爲河東節度使。授河南府參軍，建中四年，司徒公使將武人子弟才力之士三百人，朝行在扞衛，獻御服用物弓甲煮器帷幕，奔走危難，上嘉其勤。喜或超拜太常丞，賜章服，遷少府少監，太僕少卿，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廬墓側植松柏，終喪，又拜太僕少卿，疾病一年，貞元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七或終于家。凡年四十有五，其弟少府監暢，上印綬，求追贈。一作贈絳州刺史，布帛百匹。君在家行孝友，待賓客朋友有信義，其守官恭慎舉職，其朝獻奉父命不違難，其居喪有過人行。初，司徒公娶河南元氏，封潁川郡夫人，贈許國夫人。許國薨，少府始孩，顧託以其姪爲繼室，是爲陳國夫人。陳國無子，陳國無子，或作夫人無子。愛君與少府如己生，其薨也，君與少府喪之猶實生已親，負土封其墓。夫人滎陽鄭氏，王屋縣令況之女，有賢行，侍君疾，逾年不下堂，食菜飲水，藥物必自擇，將進輒先嘗，方書本草，恆置左右。子男二人，赦前左衛倉曹參軍，敬右濤道率府胄曹參軍，女子二人在室，雖皆幼，侍疾居喪如成人，愈既世通家，詳聞其世系事業，今葬有期日，從少府請掇其大者爲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

復讎狀 蜀本此狀首云：和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爲父報仇，殺人自投縣請罪，物復仇殺人，固有變典，以其申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徇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

持從減死宜決杖一百配流循州於是史官職方員外郎韓愈獻議云云公於時未為史官也此後人以史文增入閣本舊本皆無之○事之首末已具載本籍舊史書於憲宗紀刑法志新史書於孝友張琇傳按新史所書自太宗時至是復讎者凡七人原之者三不原者四梁悅其一也大抵殺人者死有國常典而貸死者出於一時之特赦公此議欲令凡事發具其事下尚書書集議酌宜而行禮刑兩不失矣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奉一作觀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喘上或

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

父讎見於春秋公羊傳定四年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見於禮記記檀弓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子曰寢又

見周官周官調人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無

或有字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一無字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

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

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將或作特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

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

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殺下或無者字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

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

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

所誅。爲官下或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

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

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尙書省。尙書省集議奏聞。或無有字。申或作由。由下二字。○今按此合有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律字。謹議。

錢重物輕狀。唐史食貨志云。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爲緡二疋

右臣伏準御史臺牒。準中書門下帖奉進止。帖或錢重物輕。爲弊頗甚。詳求適變。可以使人所貴。緡貨通

行。里閭寬息。宜令百寮隨所見。作利害狀者。臣愚以爲錢重物輕。救之之法有四。一曰。在物土貢。夫五穀

布帛。農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爲也。人不能鑄錢。而使之賣布帛穀米。以輸錢於官。是以物愈賤。而

錢愈貴也。而錢或今使出布之鄉。租賦悉以布。出絲絲百貨之鄉。租賦悉以絲絲百貨。去京百里。悉出草

三百里以粟。五百里之內。及河渭可漕入。願以草粟租賦。草粟下或悉以聽之。則人益農。或作錢益輕。穀

米布帛益重。二曰。在塞其隙。無使之洩。禁人無得以銅爲器皿。或無禁鑄銅爲浮屠佛像鐘磬者。蓄銅過

若干斤者。鑄錢以爲他物者。皆罪死不赦。禁錢不得出五嶺。下或有復買賣一以銀。盜以錢出嶺。及違令

以買賣者。皆坐死。一無五嶺舊錢。聽人載出。如此則錢必輕矣。三曰。更其文貴之。使一當五。而新舊兼用

之。凡鑄錢千。其費亦千。今鑄一而得五。是費錢千。而得錢五千。可立多也。四曰。扶其病。使法必立。扶。或作狀。非是。凡法始立。必有病。今使人各輸其土物。以爲租賦。則州縣無見錢。州縣無見錢。而穀米布帛未重。則用不足。而官吏之祿俸。月減其舊三之一。各置鑄錢。使新錢一當五者。以給之。輕重平。乃止。四法用。錢必輕。穀米布帛必重。百姓必均矣。謹錄奏聞。伏聽勅旨。謹奏。

卷二十八

表狀

爲韋相公讓官表。憲宗紀。元和九年十二月戊辰。尙書右丞韋貫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時以考功郎中知制誥代作。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命。以臣爲尙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非常之寵。忽降於上天。不次之恩。遽屬於庸品。○屬。之欲切。承命震駭。心神靡寧。顧己慙他典切。手足失措。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非長才。又乏敏識。學不能通達經訓。文不足緣飾吏事。○緣。去聲。前漢公孫弘習文法吏事。而緣飾以儒雅。徒知立志廉謹。絕朋勢之交。處官恪恭。免請託之累。因緣資序。驟歷臺閣。蒙生成於天地。無裨補於涓塵。忝冒以居。涯分遂極。常以盈滿自誠。方思退處里閭。何意思澤益深。猥令超參鼎鉉。竊自惟度。實不堪任。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宰相者。上熙陛下覆燾之恩。下遂羣生性命之理。以正百度。以和四時。澄其源而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萬。毫

釐之差。或致弊於寰海。晷刻之誤。或遺患於歷年。固宜旁求隱士。必得能者。然後授之。不可輕以付臣。使人失望。上累聖主知人之哲。下垂微臣量己之義。無補於理。有妨於賢。況今俊乂至多。耆碩咸在。苟以登用。皆踰於臣。伏乞特迴所授。以示至公之道。天下幸甚。或有複出四字。

爲宰相賀雪表。時武元衡張弘靖章實之等爲相。公知制誥。

臣某言。臣伏以去歲冬間。雨雪頗少。今年春首。宿麥未滋。陛下深念黎甿。屢形詞旨。神監昭達。皇情感通。春雲始繁。時雪遂降。實豐穰之嘉瑞。銷癘疫於新年。東作可期。南畝有望。此皆陛下與天合德。視人如傷。每發聖言。則獲靈貺。見天人之相應。知朝野之同歡。臣等職在燮和。慚無效用。覩斯慶澤。實荷鴻休。

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退之以元和八年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而吉甫以九年十月卒。則進實錄在十年夏也。

臣愈言。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不可口傳。必憑諸史。自雖二帝三王之盛。若不存紀錄。則名氏年代。不聞于茲。功德事業。無可稱道焉。順宗皇帝。以上聖之姿。早處儲副。大曆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十二晨昏進見。必有所陳。二十餘年。未嘗懈倦。陰功隱德。利及四海。及嗣守大位。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年四十五。正順天從人。傳授聖嗣。陛下欽承先志。紹致太平。原大推功。原大。或作原本。實資撰次。去八年十一月。臣在史職。監修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章處厚所撰先帝實錄三卷。云未周悉。令臣重修。臣與修撰左拾遺沈傳師。直館京兆府咸陽縣尉宇文籍等。共加採訪。并尋檢詔勅。修成順宗皇帝實錄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

者比之舊錄十益六七。忠良姦佞莫不備書。苟關於時無所不錄。吉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討。比及身歿。尙未加功。臣於吉甫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刊正方畢。文字鄙陋。實懼塵玷。或作實積慙懼謹隨表獻上。臣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右臣去月二十九日。進前件實錄。今月四日。宰臣宣進止。其間有錯誤。令臣改畢。卻進舊本者。臣當修撰之時。史官沈傳師等。採事得於傳聞。詮次不精。致有差誤。聖明所鑒。毫髮無遺。恕臣不逮。重令刊正。今並添改訖。其奉天功烈。更加尋訪。已據所聞。載於首卷。初德宗幸奉天。倉卒間。順宗嘗親執弓矢。後先導衛。備嘗辛苦。儻所論著。尙未周詳。臣所未知。乞賜宣示。庶獲編錄。永傳無窮。謹錄奏聞。謹奏。

爲裴相公讓官表

憲宗紀元和十年六月乙丑。御史中丞裴度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時爲考功郎中。知制誥。代爲此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爲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己。人以爲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爲宰臣所非。移官府。因佐戎幕。移或作出。因或作乃。元和初。度爲監察御史。論權倖語反忤。旨出爲河南府功曹參軍。武元衡帥四川表爲節度掌書記。陛下恕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白西川召爲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受恩益大。顧己益輕。大或作慙。益或作愈。輕或作愈。輕。苟耳目所聞。知心力所追。及少關政理。輒以陳聞。於裨補無涓埃之微。而讒謗有丘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

微誠或作盡誠獨斷不謀。獎待踰量或作重。臣誠見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

歷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羣臣盡節之日。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

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為。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既領臺綱元和九年

度為御。又毗邦憲十年度為史中丞。刑部侍郎。聖君所厚。兇逆所讎。闕於防虞。幾至斃路元和十年六月王承宗李師道俱

三進斷靴刺背從中單又傷首度墜溝中冒德得不死。恩私曲被。性命獲全。忝累祖先。玷塵班列。未知所措。祇自內慚。豈意陛下擢

臣於傷殘之餘。委臣以燮和之任。忘其陋汙。使佐聖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廚孟子云伊尹

說於版築孟子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周文用呂望於屠釣離騷呂望之鼓刀兮遭文王而得舉注云齊桓起甯戚於飯

牛離騷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注云甯戚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桓公聞用為客卿。雪恥蒙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

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干戈未盡戢。夷

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游郊。藪草木魚鼈。未盡被雍熙。當大有為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

德。以代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願博選周行。旁及巖穴。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或作事

乞迴所授。以叶羣情。無任懇款之至。

為宰相賀白龜狀一作表據表言伐蔡事當在元和十年宰相裴度張弘靖卓質之也公元和十二年七月從裴度伐蔡十月克蔡州擒吳元濟以獻幾與表言合云

鄂岳觀察使所進白龜元和十一年以李道古為鄂岳觀察使會平淮西得白龜以獻

右今日某宜進止。示臣前件白龜者。止。或作旨。今玉堂宣底作進止。亦可考。伏以禎祥之見。必有從來。物象既呈。可以推究。古者謂龜為蔡。語曰。臧文仲居蔡。注云。蔡。周之守龜。本出蔡地。因以為名。家語漆雕。恐曰。臧氏有守龜焉。名曰蔡。古者謂龜為蔡。蔡者龜也。今始入賊地。而獲龜者。是獲蔡也。白者西方之色。刑戮之象也。是必擒其帥而得地也。提挈而來。生致闕下。此象既見。其應不遙。斯皆陛下聖德所施。靈物來效。太平之運。其在於今。臣等謬列臺衡。親覩嘉瑞。無任抃躍之至。

冬薦官殷侑狀

或無冬官字。公嘗有答殷侍御書云。蒙示新注公羊春秋。疑即侑也。狀薦堪御史。太常博士。遷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承命以行。則是侑果因公之薦而為太常博士矣。

前天德軍都防禦判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殷侑

右伏準貞元五年六月十一日勅。停使郎官御史在城者。諸本有停字。無使字。或無停字。方引宋說云。前天德軍防禦。即所謂停使也。委常參官。每年冬季聞薦者。前件官兼通三傳。傍習諸經。注疏之外。自有所得。久從使幕。亮直著名。朴厚端方。少見倫比。以臣所見。堪任御史。太常博士。臣所諳知。不敢不舉。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進王用碑文狀

王用字師柔。憲宗舅李修。其姊婿也。公時為右庶子。為作碑時。元和十一年十一月云。

故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王用神道碑文。用以元和十一年八月卒。贈工部尚書。是年十一月葬。

右京兆尹李脩。或作修。是王用親表傳。用男沼等。意請臣與亡父用撰前件碑文者。伏以王用國之元舅。位

望頗崇。豈臣短才所能褒飾。不敢辭讓。輒以撰訖。其碑文謹錄本隨狀封進。伏聽進止。或作旨其王用男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白玉腰帶一條。臣並未敢受領。謹奏。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劉又好傳。能歌詩。聞公善接天下士。步歸之。其後持公金數斤去。曰。此

墓中人所
得者歟。

某官某乙。本或無此四字。但云臣愈言。今日品官云云。今按狀體前合當具官。不當言云臣某言。

右今日品官唐國珍到臣宅奉宣進止。緣臣與王用撰神道碑文。令臣領受用男沼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及白玉腰帶一條者。臣才識淺薄。詞藝荒蕪。所撰碑文不能備盡事跡。聖恩弘獎。特令中使宣諭。并令臣受領人事物等。承命震悚。再欣再躍。無任榮抃之至。謹附狀陳謝以聞。謹狀。

薦樊宗師狀。宗師字紹述。公薦之屢矣。因東野之葬。稱其經營如己。薦之鄭餘慶。後又薦之於故相袁滋。謂伏聞賓位尙有闕員。今又以狀薦於朝。謂知賢不敢不論。紹述死。又爲之

銘極所稱道。其於朋友可謂信矣。

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朝議郎前檢校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樊宗師。校下或有尙書字。

右件官孝友忠信。稱於宗族朋友。可以厚風俗。勤於藝學。多所通解。議論平正。有經據。可以備顧問。謹潔和敏。持身甚苦。遇物仁恕。有材有識。可任以事。今左右史並闕。員外郎侍御史亦未備員。若蒙擢授。必有補益。忝在班列。知賢不敢不論。謹錄狀上。伏聽處分。

舉錢徽自代狀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公除刑部侍郎舉錢徽為袁州舉韓泰為祭酒舉張惟素為

兵部舉韋頤為京兆尹舉馬總為兵侍又舉張正甫皆一時之賢也

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飛騎尉錢徽

右臣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勅正月或作五月常參官授上後三日內舉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器質端方性

懷恬淡外和内敏潔靜精微可以專刑憲之司參輕重之議況時名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衆望

伏乞天恩遂臣誠請謹錄奏聞謹奏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或無撰文二字元和十二年十月淮西平羣臣請刻石紀功十三年正月敕刑部侍郎韓愈撰文表云伏奉正月十四日敕

自奉敕凡七十日矣舊史云淮西碑多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時有石烈士者因什碑得見上訴其事詔令磨愈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詳見碑注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勅牒正月十四日勅牒或作某月日勅牒勝字非是以收復淮西以或作已羣臣請刻石紀功明示天

下為將來法式或無式字陛下推勞臣下或作推功勞臣允其志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

所任為愧為恐經涉旬月不敢措手中謝涉旬或本又作旬涉竊惟自古神聖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

能博辯之士為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其載於

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玄鳥長發歸美殷宗清廟臣工小大二雅周王是

歌辭事相稱善并美具號以為經號或作纂經上或有正字列之學官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嚮使

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雖有美實其誰觀之辭跡俱亡善惡惟一然則茲事至大不可輕以屬人中謝

此二字伏惟唐至陛下作以再登太平剗刮羣姦掃灑疆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然而淮西之功尤為俊

偉碑石所刻動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今詞學之英所在麻列或作方今按作麻殊無理疑此本

森字誤轉作麻後人見其誤而不得其說乃改作成耳且公答孟簡書亦有森列之語可考也方氏固執

舊本定从麻字舛繆無理不成文章固為可怪然幸其如此存得本字使人得以因疑致察遂得其真若

便廢麻而直作成字則人不復疑而本字無由可得矣然則方本雖誤而亦不為無功但不當便

以為是而直廢它本不復思索參考耳今以無本亦未敢輕改且作麻字而著其說使讀為森云儒宗文

師磊落相望外之則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官或中內之則翰林禁密游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二遽數召而使

之無有不可至於臣者自知最為淺陋顧貪恩待或作趨以就事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乾坤之容日月之

光知其不可繪畫強顏為之以塞詔旨非常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謹錄對進無任慙羞戰怖之至謹上

通表二字慙羞戰怖或作慙惶怖懼此下或有謹奉表以聞三月二十五日臣愈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謹言二十三字○今按此或本以聞下便著月日與今表式不同未詳其說

奏韓弘人事物表古本云四月一日涯度羣夷簡

右臣先奉恩勅撰平淮西碑文或無勅字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弘等今韓弘寄絹五百匹與臣充人事

未敢受領謹錄奏聞伏聽進止謹奏

謝許受韓弘物狀

臣某言今日品官第五文嵩至臣宅奉宣聖旨令臣受領韓弘等所寄撰碑人事絹者恩隨事至榮與幸

并慙抃怵惕罔知所喻。中謝伏以上贊聖功。臣子之職。下需羣帥。文字所宜。陛下謙光自居。勸勵爲事。各賜立功節將碑文一通。使知朝廷備錄勞效。韓弘榮於寵賜。遂寄縑帛與臣。於臣何爲坐受厚賜。恩由上致。利則臣歸。慙戴兢惶。舉措無地。無任感恩慙懇之至。

卷三十九

表狀

論捕賊行賞表

憲宗紀元和十年六月癸卯鎮州節度使王承宗遣盜夜伏於靖安坊刺殺宰相武元衡死之又遣盜於通化坊刺御史中丞裴度傷首而免京城大駭武元衡死數日未獲賊兵部侍郎許孟容請見奏曰豈有國相橫尸路隅而不能擒賊同灑泣極言乃詔京城諸道能捕賊者賞錢萬貫仍與五品官至是獲賊而未即加賞此公所以以狀論列其號

令之不
信也

臣愈言。臣伏見六月八日勅。以狂賊傷害宰臣。擒捕未獲。陛下悲傷震悼。形於寢食。特降詔書。明立條格。云有能捉獲賊者。賜錢萬貫。仍加超授。今下手賊等。四分之內。已得其三。一作二其餘兩人。蓋不足計。根尋蹤跡。知自承宗。再降明詔。絕其朝請。又與王士則士平等官。士則士平等皆王武俊之子張晏等誅士平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士則士平或作士平士則八日之制。無不行者。獨有賞錢。獨上或有內字尙未賜給。羣情疑惑。未測聖心。聞初載錢置市之日。市中觀者。日數萬人。巡繞瞻視。咨嗟歎息。旣去復來。以至日暮。百姓小人。重財輕義。不能深達事體。但見不給其賞。便

以爲朝廷愛惜此錢不守言信自近傳遠無由辯明且出賞所以求賊今賊已誅斬若無人捉獲國家何因得此賊而正刑法也因或作由法一作罰承宗何故而賜誅絕也士則士平何故與美官也三事旣因獲賊獲賊必有其人_{或無之人字}不給賞錢實亦難曉假如聖心獨有所見審知不合加賞其如天下百姓及後代久遠之人哉况今元濟承宗尙未擒滅兩河之地大半未收隴右河西皆沒戎狄所宜大明約束使信在言前號令指麾以圖功利况自陛下卽位已來繼有不績已或作以下同斬楊惠琳收夏州斬劉闢收劍南東西川斬李錡收江東縛盧從史收澤潞等五州五州澤潞邢磁威德所加兵不汙刃收魏博等六州六州魏博貝相盧衛致張茂昭張愔收易定徐泗濠等五州易定二州張愔昭所管徐泗濠三州張愔所管○愔於針切創業已來列聖功德未有能高於陛下者可謂赫赫巍巍光照前後矣此由天授由上或陛下神聖英武之德爲巨唐中興之君宗廟神靈所共祐助勉強不已守之以信道或作則故地不足收而太平不難致如乘快馬行平路遲速進退自由其心有所欲往無不可者於此之時特宜示人以信孔子欲存信去食人非食不生尙欲捨生以存信况可無故而輕棄也昔秦孝公用商鞅爲相欲富國強兵行令於國恐人不信立三丈之木於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秦人以君言爲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強無敵天下三丈之木非難徙也徙之非有功也孝公輒與之金者所以示其言之必信也言爲必信言之必信闔本兩句皆無信字無理甚明亦足以見二本之本擇昔周成王尙小與其弟叔虞爲戲削桐葉爲珪曰以晉封汝其臣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爲侯本擇

是淨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之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昔漢高祖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為。不問出入。令謀項羽。平用金間楚。數年之間。漢得天下。論者皆言漢高祖深達於利。達或作遠能以金四萬斤。致得天下。以此觀之。自古以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亦未有不費少財。而能收大利者也。方無亦未至利者十三字。○今詳文意。上文引秦孝公。周成王。事。故此能收大利。結之。不可欠闕。方本但以。信。閣。杭。之。故。不。問。臣。於。告。賊。之。人。告。或。本。無。恩。義。彼。雖。獲。賞。了。不。可。否。直。行。刪。去。舉。正。亦。不。復。載。殊。為。無。理。今。悉。補。而。足。之。關臣所以區區盡言。不避煩黷者。欲令陛下之信行於天下也。伏望恕臣愚陋僻忤之罪。而收其懇款誠至之心。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謹奉表以聞。臣愈誠惶誠恐。

論佛骨表

新舊史皆具載於本傳。先是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稔人泰。至是憲宗遣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持香花。進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贊歎。公為刑部侍郎。上表極諫。帝大怒。欲抵死。崔羣。裴度。戚里。諸貴。皆為公言。乃貶潮州刺史。時宰相疑公此表。為馮宿所草。以宿嘗與公同年。進士。又同佐裴度。淮西。故疑之。遂貶宿。欽州刺史。時宰相疑公此表。為馮宿所草。以宿嘗與公同年。宿所了耶。聞見錄云。憲宗元和十四年。自鳳翔法門寺。迎佛骨入禁中。韓退之以諫。逐。十五年。有陳洪志之禍。懿宗咸通十四年。又迎其骨入禁中。諫者以憲宗為成。懿宗曰。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不數月崩。送佛骨。還法門寺。愈之。諫云。奉佛以求享年。不承者。其知言哉。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伏以或作臣聞。或作臣聞。自後漢時。流入中國。流上舊史有始。新史流作始。上古未嘗有也。昔

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或作一百一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或作一百。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

新史無八字。考之世紀。非也。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百五歲。百一十八歲。帝

舜及禹年皆百歲。新史舜下有在位字。以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而下方有

舊史無然而此三字今從新史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

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五十九年新舊史無九字脫也言方作定新舊史皆無年所極三字方

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入或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

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或無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

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八或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費新舊

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乃或作反乃由此觀之，佛不足事

亦可知矣。事上或有信字新舊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武德九年四月高祖詔有司當時羣臣材識不

遠。材識新舊不能深知先王之道。知新舊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弊明或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

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

創立寺觀。不上或無即字創上或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常時二字今縱未能即行，豈

可恣之轉令盛也。新史無今聞陛下令羣僧誦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音與又令諸寺遞迎供

養。新史作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年豐人樂新舊徇人

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或無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

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云上新史或無皆字敬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

命何人新舊史作微賤豈合更惜或無豈合焚頂燒指焚頂上新史有以至字舊史有所以字謝百十為

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少作幼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

有斷臂鬻身以為供養者或無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佛上新舊史無夫與中

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不言新舊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

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新舊史無至今二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

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惑下舊史有於字新史惑作武謬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

餘豈宜令人宮禁令新舊史作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

不祥祓閣杭蜀然後進弔禮記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注桃鬼所惡茢葶藶可掃不祥左氏

之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

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付下或無之字新舊史作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或無代字後使

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此新史無佛如有靈能作禍祟或作

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邵太史曰傳

佛法云降自義農至于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祥長年久漢明帝始立胡神洎于符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祚短政虛云云子謂愈之言蓋廣突之言也故表出之林之奇曰崔浩關佛而死於魏韓愈關佛而

貶於唐此浮屠者得爲口實以爲闢佛者之戒至于梁武三捨身而餓死臺城宋齊以下事之漸謹而年代尤促則浮屠之徒又以爲學佛不盡其道之過自非卓然不惑之士未有不爲其所迷也

潮州刺史謝上表

或無刺史字本傳具載公此表憲宗得表謂宰相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帝欲復用愈故先語文獻宰相意皇甫謐恐我豈不知然愈爲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遂授袁州刺史歐陽文忠公云云前世上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眞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之寫態形於文字雖韓文公不免此累或者又罪其以封禪諛帝皆非也

臣某言臣以狂妄慙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新史作莫寒陛下哀臣愚忠

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

量破腦刳心豈足爲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正上或有今年字即日奔

馳上道或作就路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三月己卯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

治平或無具字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

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

刺史而問百姓疾苦而或作親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

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謹呼不勞施爲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

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經舊史作逾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音雙難計

程期程期新舊史作期程颶風鱷魚○颶其遇切患禍不測州南近界州南近界或作州之南境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

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魍魎為羣。新舊史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所見推許。舊史無所見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紀秦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闕。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平新舊史

或作繼。臣亦新舊史並無亦字。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大新史

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傳。舊史武剋不剛。孽臣姦隸。或蠹居基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一作繼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不貢不朝。新舊史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新舊史

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

適下或無之字。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

范太史唐鑑曰。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

年下或無代字。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

上或有之字。而臣負罪嬰。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

新舊史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或作迭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

戀闕慙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賀册尊號表公時在潮州奉表陳賀尊號之稱始自開元至是遂以為故事云古者皇帝曰皇帝曰

天皇應天之名而明皇遂稱尊號曰開元聖文武皇帝其後子孫因之以為故事范祖禹所謂使其臣子生而加諡於人君豈不悖哉

臣某言臣伏聞宰相公卿百官及關輔百姓耆耄等以陛下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於殊常以昭示

於來代或作陳請懇至句于再于三陳請懇至于再于三或作陛下仰稽乾符俯順人志乃以新秋首序

令月吉辰發揚鴻休膺受顯册元和十四年七月羣臣上尊號曰天人合慶今或日月揚光環海之間或

中舍生之類歡欣踴躍欣一作以歌以舞或作以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體仁長人之謂元長上或有以字

無人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通之謂聖妙而無方之謂神妙而或作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

武先天不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伏惟元和聖文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子育億兆視之如

傷可謂體仁以長人矣喜怒以類刑賞不差可謂發而中節矣明照無私幽隱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

號出令雲行雨施可謂妙而無方矣三光順軌草木遂長可謂經緯天地矣除剗寇盜宇縣清夷可謂戡

定禍亂矣風雨以時祥瑞輻湊可謂先天而天不違矣國內無饑寒國內或四夷皆朝貢朝上或可謂道

濟天下矣衆美備具名實相當赫赫巍巍超今冠古方當議明堂辟雍之事議或作講或撰泰山梁父之

儀撰下或按三代之逸禮補百王之漏典時乘六龍肆覲東后微臣幸生聖代觸犯刑章一作假息海隅死亡無日瞻望宸極神魂飛揚有永棄之悲無自新之望曾不得與鳥獸率舞蠻夷縱觀爲比與或銜酸抱痛且恥且慙無任感恩戀闕懇迫彷徨之至彷徨或作傍惶謹奉表陳賀以聞

袁州刺史謝上表或無刺史字

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上疏論佛骨事先朝恕臣愚直憲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崩穆宗即位故此謂憲宗爲先朝不加大罪自刑部侍郎貶授潮州刺史伏遇其年七月十三日恩赦至元和十四年七月其年十月二十四日準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以今月八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州小地狹稅賦及時人安吏循閭里無事微臣惟當布陛下惟新之澤守國家承平之規勸以耕桑使無怠惰而已臣以愚陋無堪累蒙朝廷獎用掌誥西掖元和九年十二月司刑南宮元和十二年十二月顯榮頻煩稱效寂蔑又蒙赦其罪累授以方州德重恩弘身微命賤無階答謝惟積慙惶無任感恩慙惕之至謹差軍事副將郝泰奉表陳謝以聞

賀皇帝即位表穆宗即皇帝位公在袁州以表賀

臣某言伏聞皇帝陛下以閏正月三日或無三字虔奉遺詔昭升大位升或作承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天地神祇永有依歸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日月貞明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爲天所相爲人所歸上符天心下合人志然後奄有四海以君萬邦伏惟皇帝陛下承列聖之丕績當中興之昌運

爰自主鬯春宮齒胄國學孝友之美實形四方英偉之姿久動羣聽及初嗣位遐邇莫不歡心爰降詔書
老幼或至垂泣或作涕舉用俊乂流竄姦邪帝卽位之日召翰林學士段文昌杜元穎沈傳師李肇侍讀薛
放丁公著對思政殿並賜金紫丁未貶宰臣皇甫鏞爲崖州司
馬雖虎舜之去四兇舉十六相不能過也仲容叔達伯衡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輝十六相
也見左傳天下翹首以望太平天下傾心以觀至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昔者堯舜以吁嗟君臣相
戒以致至治周文王以憂勤日中不食以和萬民故能澤流無窮名配日月伏惟皇帝陛下儀而象之以
永多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微臣往因言事得罪先朝守郡遠方拘限條制守郡或作僻
守制或作例不獲奔走稱慶
闕庭無任欣歡踊躍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以聞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五日制書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蒙除罪或無
蒙字與之更始令得自新恩浹幽明慶
溢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於嗣位之始降非常之恩所以象德乾坤同明日月伏惟
皇帝陛下文思聰明聖神睿哲發號出令雲行雨施懼刑政之或差憐鰥寡之重困知事久之滋弊慮法
詛之益姦罪人悉原墜典咸舉生恩旣及於四海和氣遂充於八紘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微臣往因
論事獲譴海隅旋沐朝獎待罪山郡未離貶竄之地忽逢曠蕩之恩踊躍欣歡實倍常品限以官守不獲
隨例稱慶闕廷無任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册皇太后表穆宗紀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尊母爲皇太后即憲宗懿安皇后郭氏子儀之孫也

臣某言伏承閏正月二十七日皇太后光膺令典受册宮闈歡心始自於內朝孝理遂形於寰海臣某誠

歡誠喜頓首頓首皇太后夙贊先皇弼成至化誕生明聖續繼鴻休華胥實贊於軒圖帝王世紀華胥太昊母文母

有光於周道文母太姒詩亦右文母恭惟懿德克配前芳皇帝陛下出震承乾垂衣御極式展臣子之志以明教化

之源禮命載崇華夷同慶臣待罪外郡不獲隨例稱賀闕廷賀或作慶無任踴躍欣歡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慶雲表穆宗元和十五年六月十六日也公時爲袁州刺史以表圖稱賀云

臣某言臣所領州今月十六日申時有慶雲見於西北至暮方散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等無不見者五色

光華不可徧觀非煙非雲容狀詎能詳述抱日增麗浮空不收既變化而無窮亦卷舒而莫定斯爲

上瑞實應太平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按沈約宋書云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又據孝經援神契曰

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陵或作澤故黃帝因之以紀事左氏昭十七年黃帝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說者以黃帝有景雲之瑞故以名官也虞舜由

之而作歌尚書大傳曰俊又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禮縵縵兮又按季夏六月土王用事王或作正其日景戌亦主於土今按

四季之月土王用事各十八日今云六月十六日也西北方者京師所在土爲國家之德祥見京師之位既徵於古又

驗於今伏惟皇帝陛下德合覆載道光軒虞嗣位之初禎祥繼至昇平之符既兆仁壽之域以躋或以微

臣往在先朝以論事得罪身居貶黜之地目覩殊常之慶抃躍欣幸欣一作歡實倍常情伏乞宣付史官以彰

聖德所致。瞻戀闕廷。心魂飛馳。無任欣抃踊躍之至。馳下或有並闕奉進四字。或附於下文奉表陳賀之下。謹差某官奉表陳賀以聞。

舉張惟素自代狀 國子監公白袁州召爲國子祭酒舉以自代時元和十五年冬也

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惟素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文學治行衆所推與累歷中外資序已深。序或作考和而不同靜而有守敦厚退讓可以訓人臣所不如輒舉自代謹錄奏聞

舉韓泰自代狀 袁州公白潮州移刺袁州舉泰以自代時元和十五年春也

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韓泰泰永貞元年十一月坐王叔文之敗貶虔州司馬元和十年三月遷漳州刺史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及刺史授上訖三日內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詞學優長才器端實早登科第。貞元十一年泰登第亦更臺省。貞元中泰累遷至戶部郎中往因過犯貶黜至今十五餘年自領漳州悉心爲治官吏懲懼不敢爲非百姓安寧並得其所臣在潮州之日與其州界相接臣之政事遠所不如乞以代臣燕爲允當謹錄奏聞

慰國哀表 憲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崩於大明宮中和殿公時刺袁州奉表稱慰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十七日詔書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承詔哀惶號踊無地伏惟聖情何可堪處大行皇

帝功濟寰區。仁霑動植。奉諱之日。率土崩心。凡在臣子。不勝殞裂。伏惟陛下。痛貫宸極。聖情難居。臣拘守遠郡。不獲匍匐奉慰。瞻望闕廷。且悲且戀。謹奉表陳慰以聞。

舉薦張籍狀

籍字文昌。蘇州吳人。貞元十五年進士。公時為國子祭酒。以狀薦籍。籍用是自校書郎。除國子博士。元和十五年也。籍祭公詩云。我官麟臺中。公為大司成。念此委末秩。不能力白揚。特狀為博士。始獲升朝行。未幾享其資。遂忝南宮郎。可以知公之薦也。或有國子監字。

登仕郎守祕書省校書郎張籍

右件官學有師法。文多古風。沈默靜退。介然自守。聲華行實。光映儒林。臣當司見闕國子監博士一員。生徒藉其訓導。伏乞天恩。特授此官。以彰聖朝崇儒尚德之道。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請上尊號表

或有國子監字。元和十五年九月。公白袁州召為國子祭酒。至是有此表。

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七館學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狀。或無得字。稱身雖賤。微然

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今天子整齊乾坤。出入神聖。或無今字。經

營乎無為之業。游息乎混元之宮。不謀於廷。不戰於野。坐收冀部。元和十五年十月。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元。以鎮趙深冀四州。歸于有司。旋

定幽都。長慶元年三月。幽州節度使劉總。以所管八州。歸于有司。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閭。神鬼受職。析木天街。北嶽醫閭。皆以幽冀言也。天文志。昂為天

街。屬冀州。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屬幽州。北嶽常山。在定州恆陽縣。在古冀州之域也。醫閭。周禮職方氏。幽州。其鎮醫閭也。○今按此。長慶元年。劉總納土時也。地彌天區。界軼海

外。舜之十有二州。周之千七百國。章亥所步。禹契所書。四面幅輳。各修貢職。章亥所步。山海經云。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垂。二億

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步。又使暨亥自南極西戎之首。北虜之渠。恒威愧德。失據狼狽。收其種落。逃遁

遠去。來獻羊馬。千里不絕。功既如此。德又如彼。或作如何。非是。爰初嗣位。首去姦孽。謂姦皇。謂鏞。或作孽。隨所顧指。應時

清寧。哀天下之鰥寡。釋四海之鬱結。左右前後。莫匪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用。無所誅詰。一和以仁。由是

五穀歲登。百瑞時見。六府三事。惟序惟歌。昔者媯皇。殺黑龍以濟冀州。堯誅九嬰以定下土。媯皇殺黑龍。堯誅九嬰。二

事並見淮南子。血兵刑刃。僅就厥功。以方吾君。一何遠也。堯之在位七十餘載。戒飭咨嗟。以致平治。孔子之聖。自

云三年有成。今自嗣位以來。歲有餘耳。臻此功德。其何捷哉。置郵傳命。未足以諭。以非常之功。襲尋常之

號。以冠古之美。屈守文之名。臣子之誠。子或作下。闕而不奏。天號人稱。不滿事實。斯亦縉紳先生之過也。謂臣

官居師長。不言謂何。考其所陳。中於義理。天人合願。不謀而同。非臣之愚。所敢隱蔽。輒冒死以聞。伏乞天

恩。特允誠志。令公卿大夫。得竭思慮。取正於經。以定大號。有司備禮。擇日以頒。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某

誠惶誠恐。方本無臣。某下六字。

舉韋顓自代狀 尙書兵部長慶元年七月。公自國子祭酒除兵部侍郎。舉顓自代。○顓語豈切。

中散大夫守大理少卿驍騎尉韋顓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學識該達。器量弘深。朝推直道。代仰清節。顯映班序。十五年餘。夷險一致。風猷益茂。屈居少列。未副羣情。文昌政本。侍郎官重。尙德之舉。

顓宜當之。乞迴臣所授。庶弭官謗。謹錄奏聞。謹奏。

卷四十

表狀

論孔戣致仕狀

或無孔戣字。公嘗誌孔尚書墓。言尚書七十。三上書去官。公嘗贊其能。謂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明日奏疏請留。不報。此公所論之。

狀也。時長慶三年作。

某官某

右臣與孔戣同在南省爲官。數得相見。或無同字。戣爲人守節清苦。議論平正。今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

老。憂國忘家。用意深遠。所謂朝之耆德老成人者。臣知戣上疏求致仕。故往看戣。戣爲臣言。已蒙聖主允

許。伏以陛下優賢尙齒。見戣頻上三疏。言詞懇到。重違其意。遂卽許之。此誠陛下仁德之至。然如戣輩在

朝。不過三數人。實可爲國愛惜。自古以來及聖朝故事。年雖八九十。但視聽心慮。苟未昏錯。尙可顧問委

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殷勤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去。以明人君貪賢敬老之道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事。

禮下或有曰字。致事。或作致仕。○今按禮記作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安車。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尙壯。則

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事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

而留也。今戮幸無疾疹。音軫但以年當致事。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於義。而有貪賢之美。況左承職事。亦極清簡。若戮尙以繁要爲辭。自可別授秩崇而務少者。今中外之臣。有年過於戮。尙未得退。戮獨何人。得遂其願。其或作所然人皆求進。戮獨求退。尤可賢重。臣所領官。無事不敢請對。或無領字蒙陛下厚恩。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伏望聖恩。特垂察納。

舉馬摠自代狀

京兆府公爲京兆尹。舉以自代。長慶三年也。時摠自天平軍節度使方入爲戶部尙書。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尙書右僕射兼戶部尙書馬摠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近者京尹用人稍輕。所以市井之間。或無近者至所以。十字市井作畿甸。盜賊未斷。郊野之外。疲瘵尙多。前件官文武兼資。寬猛得所。累更方鎮。皆有功能。若以代臣實爲至當。謹錄奏聞。謹奏。

賀雨表

公尹京兆時作。

臣某言。臣聞聖人之德。與天地通。誠發於中。事應於外。始聞其語。今見其真。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頻。青天湛然。旱氣轉甚。陛下憫茲黎庶。憫作憐有事山川。中使纔出於九門。陰雲已垂於四野。龍神效職。雷雨應期。雷或作雷嘉穀奮興。根葉肥潤。抽莖展穗。不失時宜。人和年豐。莫大之慶。微臣幸蒙寵任。獲覩殊祥。慶抃歡呼。倍於常品。無任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太陽不虧狀狀蜀作表。公尹京兆時作。

司天臺奏。今月一日太陽不虧也。長慶元年九月壬子朔日食角十二度。今月一日十月一日蓋九月朔日食則十月朔當虧。今太陽不虧。故以為賀。

右司天臺奏。今日辰卯間。太陽合虧。陛下敬畏天命。克己修身。誠發於中。災銷於上。自卯及巳。當虧不虧。

及或雖隔陰雲。轉更明朗。比於常日。不覺有殊。天且不違。慶執為大。臣官忝京尹。親覩殊祥。欣感之誠。實

倍常品。謹奉狀賀以聞。狀下或有陳字。聞下有謹奏字。

舉張正甫自代狀 尚書兵部公兩為兵部侍郎。長慶元年七月初為兵侍。舉大理少卿。韋顛以公兩為兵部侍郎。長慶三年。自京兆尹再除兵侍。則舉正甫以自代。前後皆可也。

考也。

通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南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張正甫正甫元和末年。自同州刺史入拜左

散騎常侍。正甫大和八年卒。年八十二。

右臣蒙恩除尚書兵部侍郎。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稟正

直之性。懷剛毅之姿。嫉惡如仇。讎見善若饑渴。備吏內外。灼有名聲。年齒雖高。氣力逾勵。力或作志。甘貧苦節。

不愧神明。可謂古之老成。朝之碩德。久處散地。實非所宜。乞以代臣。以副公望。或有謹錄奏。開謹奏六字。

袁州申使狀王黃州嘗答丁晉公書云。退之為袁州刺史。故事。觀察使。僕部刺史。皆曰。故驛。時王仲舒。廉問江西。以吏部巨賢。特自損曰。謹牒而退之。致書懇請。以為宜如舊制。元之

所云。即謂此爾。

使司牒州牒

右自今月二日後。每奉公牒。牒尾故牒字皆為謹牒字。有異於常。初不敢陳論以為錯誤。今既頻奉文牒。前後並同在。愈不勝戰懼之至。伏乞仁恩特令改就常式。以安下情。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李習之狀公行曰。其為國子祭酒也。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此疏公為祭酒時所論。

元和十五年也。

國子監應今新注學官等。牒準今年敕文。委國子祭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不考藝能。至令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墳。一作文。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比擬。其新受官。受。或作授。上日必加研試。然後放上。以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具狀牒上。吏部仍牒監者。謹牒。

黃家賊事宜狀。黃家賊自貞元十一年。黃洞首領黃少卿攻邕管等州。經略使孫公器請發嶺南兵窮討之。德宗不許。遣中人招諭。不從。自是叛服不常。元和間。又有黃承慶。黃少

度黃昌瓚繼起。長慶初。以嚴公素為經略使。復上表請討。公以近貶嶺外。謂自潮方移袁繼入為祭酒。知嶺外事。詳故。以是三事為請。時元和十五年也。

一臣去年貶嶺外刺史。一臣去年一作右。其州雖與黃家賊不相鄰接。然見往來過客。并諳知嶺外事。或諸人所說至精至熟。其賊並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

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爲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此下或有時字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立可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已來。已經二年。或無下已字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或無二字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因此凋弊。因或作內經二字殺傷疾患。或作疫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旻行立相繼身亡。實由自邀功賞。作身或造作兵端。人神共嫉。以致殃咎。或作孽或作致陽旻行立事既已往。今所用嚴公素者。素或作集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規模。前還請攻討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

一昨者併邕容兩管爲一道。深合事宜。或無併字然邕州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略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有侵犯。一則易爲逐使控制。今置在容州。則邕州兵馬必少。賊見勢弱。易生姦心。伏請移經略使於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實爲至便。

一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不伏水土。伏或作服遠鄉羈旅。疾疫殺傷。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發。共四百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或無者字岳鄂所發。都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令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行營人數。糧賜均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習。長有守備。不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之愚。若因改元大慶。元和十六年穆宗即位之明年當改元。赦其罪戾。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謹呼聽命。呼仍爲擇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爲經略使。有或處理得宜。理或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狀。方無在字或又無等字方云二狀皆良州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此是狀首標目所論事與前卷賀白魚狀體

右準律不許典貼良人男女作奴婢驅使。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檢袁州界內得七百三十一人。貴或並是

良人男女。準律計備折直。一時放免。計上或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債負。遂相典貼。漸以成

風。名目雖殊。奴婢不別。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實虧政理。袁州至小。尙有七百餘人。天下諸州。其

數固當不少。今因大慶。伏乞令有司重舉舊章。一皆放免。仍勒長吏嚴加檢責。如有隱漏。必重科懲。則四海蒼生。孰不感荷聖德。以前件如前。謹具奏聞。伏聽勅旨。

論淮西事宜狀。或無狀字吳少陽初爲彰義軍節度使元和九年卒而其子元濟自立憲宗欲討

丞不克遂相度以主東兵公時爲中書舍人乃上淮西事宜謂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

下之全力其破賊可立而待然由是失宰相意左遷爲右庶子十二年裴度出討蔡以公爲行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來。圖爲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於或。

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耗於或。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

糧上或有皆字。餉或作飽。非是。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人。

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

其死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待下或有。然所未可知者。在。

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不足上一有則。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

廣。兩界之間。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

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下或有。陛下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

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然。新史作乃。然猶然後也。下文然可集事。然擬許其承繼。

改爲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

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剋。不以爲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背叛或。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史記。

趙高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愚誠。以。

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懼。難便前進。便或。所在將帥。以其。

客兵難處使先不存優恤。處下或有指字不下或有撫字皆非是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

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

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鬪識賊

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

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卻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器

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卻下或無牒字據下或無行字給上或無充字○今按上所召募人兵

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能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繞一作統都數雖多每處則至少。至上或有兵字又相去闊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

攻劫致有損傷今若分爲四道。或無分字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隱或作殿○

一敵國方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時俱發。四或作四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入則

本非是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爲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

勅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鬪之際固當以盡敵爲心若形勢已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

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算所費苟務因循小不如意卽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卽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愛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患皆然也作近臣愚以爲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爲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廉或作戰非是罰重可令凶人喪魄然可集事然或作則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

一淄青恆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伐元濟伐或作討非是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爲惡亦必不敢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爲節度使亦微有功效少陽之歿誠或作陽非是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擬許其承繼擬或作後今忽自爲狂勃侵掠勃或作恃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或作討至如淄青恆州范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或無命字之討澤路正用此策以伐其交世以爲奇不知韓公已言之矣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卽赦元濟不問迴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

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論變鹽法事宜狀

長慶二年。張平叔爲戶部侍郎。上疏請官自賣鹽。可以富國強兵。陳利害十八條。詔下其說。令公卿詳議。公與革處厚條詰之。事遂不行。平叔所陳十八條。此可見者十六。自樂天行平叔判度支。詞曰。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東坡曰。此必小人也。按柳氏家訓。平叔後以驕敗窮。失官錢四十萬緡。是宜以此終也。

張平叔所奏鹽法條件

右奉勅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者。平叔所上變法條件。臣終始詳度。恐不可施行。各隨本條分析利害如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匹段。省司準舊例支用。自然獲利一倍已上者。臣今通計。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見錢糶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於己。無物不取。或從賒貸升斗。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州縣人吏坐鋪自糶。利不關己。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及頭段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糶。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歛怨已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數。所云獲利一倍。臣所未見。

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不得令百姓闕鹽者。臣以爲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無或計其往來。自充糧食不足。比來商人。或自負擔斗石。往與百姓博易。所冀平價之上。利得三錢兩錢。不比所由爲官所使。到

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爲弊則多。此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廟堂宰相充使。臣以爲若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若不可行。雖宰相爲使。無益也。下若字。或作令。或有若字。無下十一字。又宰相者。或無者字。或無又者二字。所以臨察百司。考其殿最。若自爲使。縱有敗闕。遣誰

舉之。此又不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或無一件字。○今按此別是一條。當有一件字。法行之後。停減鹽司所由糧課。年可收錢十萬貫。臣以爲變法之後。弊隨事生。尙恐不登常數。安得更望贏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錢百千。司錄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觀察及諸州刺史縣令錄事參軍。多至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計此用錢已多。其餘官典及巡察手力所由等糧課。仍不在此數。通計所給。每歲不下十萬貫。未見其利。所費已廣。平叔又云。停鹽司諸色所由糧課。約每歲合減得十萬貫。或無所由一字。今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減得十萬。卻用十萬。所亡所得。一無贏餘也。平叔又請以糶鹽多少爲刺史縣令殿最。多者遷轉。不拘常例。如闕課利。依條科責者。刺史職令。職在分憂。今惟以鹽利多少爲之升黜。不復考其治行。非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也。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里。每斤價加收二文。以充腳價。量地遠近險易。加至六文。腳價不足。官與出名。爲每斤三十文。其實已三十六文也。也上或無文字。今鹽價京師每斤四十文。一有文字。諸州則不登

此變法之後。祇校數文。於百姓未有厚利也。祇或作只。或作每。脚價用五文者。官與出四文。是鹽一斤。官糶得錢名爲三十。其實斤多得二十八。少得二十六文。折長補短。每斤收錢不過二十六七。百姓折長補短。每斤用錢三十四。則是公私之間。每斤常失七八文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官家。積數至多。不可遽算。以此言之。不爲有益。平叔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併召車牛。般鹽送納都倉。不得令有闕絕者。州縣和雇車牛。百姓必無情願。事須差配。然付脚錢。百姓將車載鹽。所由先皆無檢齊集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監請受。又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戶。皆被停留。輸納之時。人事又別。凡是和雇。無不皆然。百姓寧爲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爲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文下或無錢字。不和雇則無可載鹽。和雇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一件。平叔稱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糶課。一歲尙得十萬貫文。尙或作計。今又稱既有巡院。請量閑劇。留官吏於倉場勾當。要害守捉。少置人數。優恤糧料。嚴加把捉。如有漏失私糶等。並準條處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由。人數有幾。量留之外。收其糶課。一歲尙得十萬貫。此又不近理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尙有漏失私糶之弊。今又減置人數。謂能私鹽斷絕。此又於理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恐不足。謂一年已來。謂一作請。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數倍校多者。此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若一歲頓闕課利。爲害已深。雖云明年校多。豈可懸保。此又非公私蓄

積尙少之時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士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商。道士僧尼。并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官未自糶鹽之時。從來糶鹽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糶上或有來字。○今亦從字。今亦補足。若官不自糶鹽。此色人等。不糶鹽而食。官自糶鹽。即糶而食之。則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糶與不自糶。皆常糶鹽而食。則今官自糶亦無利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國家權鹽。國或作官。糶與商人。商人納權。糶與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爲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匹直錢三千。今絹一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價。及至收穫。悉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所食鹽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無舉債逃亡之患者。舉債或作舉實。臣以爲百姓困弊。不皆爲鹽價貴也。今官自糶鹽。與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所

校無多。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以十錢爲率。一月當用錢三百。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

月率當十斤。三百是或作三百六十。足云。或云六十。十字恐羨。非。蓋鹽每斤已當三十六文。月當十斤。則三百六十也。足或作是。屬下句。○今按平叔所定鹽價一斤止三十文。韓公通計民間所加。鄰

費多者一月或至三十六文耳。其地近者自不及此。難預計也。故此上文但云一日以十錢爲率。則一月安得用三百六十乎。其六十字當依或說刪去。足改作是。而屬下句爲常。新法實價與舊

每斤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口之家。以平叔所約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一錢。月校三十。不滿五口之家。所校更少。然則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散也。初定稅時。一匹絹三千。今只八百。假如特變鹽法。絹價亦未肯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日得一錢之利。豈能便免作債。收穫之時。不被徵索。輸官稅後。有贏餘也。以臣所見。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擾之。自然漸校。不在變鹽法也。今絹一匹八百。百姓尙多寒無衣者。若使匹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衆多。況絹之貴賤。皆不緣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

一件。平叔云。每州糶鹽不少。長吏或有不親公事。所由浮詞云。當界無人糶鹽。臣卽請差清強巡官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納鹽價。口多糶少。及鹽價遲違。請停觀察使。見任改散慢官。

其刺史已下。貶與上佐。其餘官貶遠處者。或無與字。平叔本請官自糶鹽。以寬百姓。令其蘇息。免更流亡。今令

責實戶口。團保給鹽。令其隨季輸納鹽價。所能爲也。人之非前意也。或無非字。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作小。或有

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或無鹽字。辦與不辦。並須納錢。遲違及違條件。觀察使已下。各加罪譴。

或作於。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得輒於諸軍諸使。覓職掌。把錢捉店。看守莊午對切。以求影庇。請令所

在官吏。嚴加防察。防或作訪。如有違犯。應有資財。並令納官。仍牒送府縣充所由者。臣以爲鹽商納權。或作稅。爲

官糶鹽。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之百姓。實則校優。比下當有之今補足。今旣奪其業。又禁不得求覓職事。及爲人

把錢捉店。看守莊礎。不知何罪。一朝窮蹙之也。何。或作其。若必行此。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或收市重寶。逃入反側之地。以資竊盜。此又不可不慮者。或作也。

一件平叔云。叔下疑當有云字。或稱字之類。今亦補足。行此策後。兩市軍人。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請令所由。切加收

捉。如獲頭首。所在決殺。連狀聚衆人等。各決脊杖二十。檢責軍司軍戶。鹽如有隱漏。並準府縣例科決。并賞所由告人者。此一件若果行之。不惟大失人心。兼亦驚動遠近。不知糶鹽所獲幾何。而害人蠹政。其弊實甚。

以前件狀。奉今月九日勅。令臣等各陳利害者。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韓昌黎集外集

卷一

諸本外集分爲十卷凡三十四篇不知何人所編據行狀云有集四十卷小集十卷亦不知便是此文集與否方云只據蜀本定錄二十五篇其篇目次第皆與諸本不同以爲可以旁考而然知爲公文者然蜀本劉燁序乃云後集外順宗實錄爲十卷則似亦以實錄入於其中皆不知其何說也唯呂夏卿以爲明水賦通解崔虞部書河南同官記皆見於趙德文錄計必德親受於文公者比他本最爲可信而李漢不以入集則疑凡外集所載漢亦有所未得未必皆其所不取者其說近是故今且從諸本刻聯句遺詩文等則方本錄之亦存之以附於後

明水賦

以玄化無宰至精感通爲韻精或作誠出周禮也取水火於日月欲得陰陽之潔氣也公貞水於月以供祭祀之明齋明燭共明水明潔也取水火於日月欲得陰陽之潔氣也公貞

元八年登第即明水賦御溝新柳詩今詩逸矣時禮部侍郎陸贊與貢舉進士則賈稜陳羽歐陽詹李觀馮宿王涯張季友齊孝若劉遵古許季同侯繼程贊韓愈李絳溫商庾承宜員結胡諒崔羣邢册裴光輔萬璫李博等二十三

古者聖人之制祭祀也或無者必主忠敬崇吉蠲詩天保吉蠲爲饋也不貴其豐乃或薦之以水不可以

黷斯用致之於天於或其信美其義惟玄月實水精故求其本也明爲君德因取以名焉於是命烜氏

○烜音煨候清夜或將祀圓丘於玄冬或將祭方澤於朱夏祀或作祭持鑑而精氣旁射照月而陰靈潛下視

而不見謂合道於希夷挹之則盈方同功於造化應於有生於無生或形象未分徒騁離婁之目趙岐注

使離朱索遺珠即離婁也帝光華暗至如還合浦之珠見東漢孟嘗為合浦太守珠還事既齊芳於酒醴芳方作高云禮

也明德惟馨玄功不宰于以表誠潔于以戒荒怠苟失其道殺牛之祭何為易既濟東隣殺牛如得其宜

明水之薦斯在宜或作情不引而自致不行而善至雖辭麴蘖之名實處罇罍之器降於圓魄殊匪金莖

之露匪或作非露或作露出方諸鄭氏注周禮云鑿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淮南子曰方諸

向月則水生銅鑿乍似鮫人之淚而能織管寓人宿既去泣別所墮淚皆成珠將以贊于陰德配夫陽燧

配上或有非獨夜寂天清煙消氣明桂華吐耀兔影騰精兔影或作玉聊設監以取水伊不注而能盈

然而象的爾而呈而象或作垂象或始漠漠而霜積漠漠或作流漸微微而浪生豈不以德協于坎同類則

感同或作有今按同類與氣形藏在空在或氣應則通鶴鳴在陰之理不謬虎嘯于谷之義可崇作理或

虎或作武義或作道今按作虎為是但當時程試避太祖足以驗聖賢之無黨知天地之至公聖賢或以

諱也易中孚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淮南子虎嘯而谷風生足以驗聖賢之無黨知天地之至公足以驗

作庶令知聖真竊比大羹之遺味幸希薦於廟中

芍藥歌蜀本刪去今恐是公少作姑存之一本芍字上有王司馬紅四字王司馬不詳為

丈人庭中開好花更無凡木爭春華翠莖紅蕊天力與此恩不屬黃鍾家富貴家溫馨熟美鮮香起似

笑無言習君子霜刀翦汝天女勞何事低頭學桃李嬌擬婢子無靈性或作競挽春衫來比並欲將雙頰

一睇紅論或作稀綠窗磨徧青銅鏡。一罇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之。

海水水下或有詩字觀詩意謂當世無託足之地有還歸之興豈貞元及第後歸江南時作耶

海水非不廣。鄧林豈無枝。鄧林事見列子風波一蕩薄。魚鳥不可依。海水饒大波。鄧林多驚風。豈無魚與鳥。巨細

各不同。海有吞舟鯨。吳都賦云長鯨吞航鄧有垂天鵬。莊子苟非鱗羽大蕩薄不可能我鱗不盈寸。我羽不盈尺。一

木有餘陰。一泉有餘澤。我將辭海水。濯鱗清冷池。我將辭鄧林。刷羽蒙籠枝。海水非愛廣。鄧林非愛枝。風

波亦常事。鱗羽自不宜。或作不疑我鱗日已大。我羽日已修。風波無所苦。還作鯨鵬遊。

贈崔立之此篇从文苑公與立之唱和最多有贈崔立之評事有酬崔二十六少府有寄崔二十六立之有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而此詩乃見於外集又有酬藍田崔丞詠雪之作世傳以為公逸詩今亦附集後云

昔者十日雨。子桑苦寒飢。子桑苦寒或作來寒且考莊子大宗師篇實作子桑哀歌坐空屋。或作房不怨但自悲。其友名子輿。忽然憂

且思。寒裳觸泥水。裹飯往食之。入門相對語。天命良不疑。好事漆園吏。莊子嘗為漆園吏書之存雄辭。千年事已

遠。二子情可推。我讀此篇日。正當雨雪時。吾身固已困。吾友復何為。薄粥不足裹。深泥諒難馳。曾無子輿

事。空賦子桑詩。或無此二句山谷詩有次韻楊明叔見錢云桑與金石交既別十日雨子輿裹飯來一笑相告語云云事意皆與公此詩同

贈河陽李大夫疑為李芑德宗初為河陽節度使公年十二當大曆十四年隨伯兄會遷嶺表會卒從鄭嫂歸河陽時李希烈李惟岳田悅梁崇義朱滔之徒相扇繼變中原

騷然故祭鄭嫂文云既克反葬遭時艱難而此詩亦有四海失巢穴之句時年十四五矣公嘗自言十三而能文恐或然也

四海失巢穴。兩都困塵埃。感恩由未報。由未或作未能或作能未。○今按由猶古字通。惆悵空一來。裘破氣不暖。馬羸鳴且哀。或作破裘或作羸馬或作羸或作羸

苦寒歌

黃昏苦寒歌。夜半不能休。夜半或作半夜或作半夜豈不有陽春。節歲聿其周。或作歲聿不其周或作歲節或作歲節君何愛重裘。兼味養大賢。何愛下疑有脫或作疑有脫冰食葛製神所憐。神所或作神所或作誠可填窗塞戶慎勿出。暄風暖景明年日。或作需明年非是

贈同遊者已見正集

請遷玄宗廟議蜀本舊志或無廟字非是舊史禮儀志長慶四年五月禮儀使奏時穆宗當祔公豈以吏部侍郎為禮儀使邪

右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穀梁傳云天子至於七。皆有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尚書咸有

一德。亦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尚書至觀德十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祭七代。有一國者。祭五代。或無卿字

亦字祭七代或作事七世祭五代或作事五世或作祭五廟則知天子上祭七廟。或作代典籍通規。祖功宗德。不在其數。國朝九廟之制。

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為唐公。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為唐。義同周

之文王。太宗文皇帝。神武應期。應或作臂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下或有也字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

而七。四時常饗。自如禮文。伏以今年宗廟遞遷。玄宗明皇帝。在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新

主入廟。禮合祧藏。太廟中。藏下或有遷字或作祧遷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歲。合食如常。謹議。

范蠡招大夫種議

詩之序議

三器論此三篇蜀本刪去○今從之

卷二

上賈滑州書舊史云賈耽以貞元二年改檢校右僕射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此篇从蜀苑書耽時正當國亦不報誠以暗投入耶義成今改爲武成矣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術干進術或作藝又惟古執贄之禮竊整頓舊所著文一十五章以爲贄章或作首下同而喻所

以然之意於此曰豐山上有鐘焉人所不可至霜既降則鏗然鳴或無既字山海經云豐山有九鐘知霜鳴注云霜降則鐘鳴蓋氣之

感非自鳴也愈年二十有三讀書學文十五年或無有字三或作二讀書學文十五年洪慶善云公與邢尚書書云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有五而擢第

於春言行不敢戾於古人愚固泯泯不能自計或作故非是周流四方無所適歸伏惟閣下昭融古之典義含

和發英利或作華作唐德元或作臣簡棄詭說保任皇極是宜小子刻心悚慕又焉得不感而鳴哉徒以獻策闕

下方勤行役且有負薪之疾不得稽首軒階遂拜書家僕待命于鄭之逆旅僕或作僮逆上或無之字伏以小子之文

可見於十五章之內小子之志可見於此書與之進敢不勉與之退敢不從或作退進退之際實惟閣下裁

之。

上考功崔虞部書

或作上考功宏詞官虞部崔貞外書或云崔元翰也元翰史有傳名鵬以字行

八年登第明年以博學宏辭良方正皆異等獨不載爲虞部員外郎或略之也公貞元

部而作此書故書云年二十有六矣

愈不肯行能誠無可取行己頗僻與時俗異能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迺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

之所甚鄙或無行字求人之所甚利其爲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是爲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

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下知其人上既

以自咎或以或作已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廢耳任目廢上或有之字華實不兼不疑當作必故有所進故有所退且

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囂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

說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不言或不作不云數人而已而愈在焉及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

之中其二人者或無其字固所傳聞矣固上或有則字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果或作畢下同其一人者則莫之聞

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

偶然故不可變竟非或作懂非故或作固凡在京師八九年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夫士之口或無譽字於

始者謬爲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以爲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偃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復疑矣

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未上或有又字或無夫字天竟或作天意人乎或並作乎人欲事干謁欲上或有夫字則

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於或欲學爲佞則患言訥詞直卒事不成爲或字于患下或徒使其躬僂焉而不

終日其躬僂如不終日舉正躬作窮蓋誤而諸本作如方云蜀本以如似之義讀之唐人惟韓柳知此子

厚管章中立書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與公此文是也董彥遠曰春秋書星隕如雨左氏室如縣磬是皆以

如爲而風俗通國人望君而望歲鄒陽書白頭而新是皆以而爲如按家語君入廟如右荀子作而右樂

府艾如張亦作艾而張今人所用連篇考之李善文選乃連而也實用易之泣血漣如爲義去古益遠字

義多失惟韓桓文時見一二因爲詳之○今按孟子望道而未之見亦是此例方言又有而如古字通用

之說然陸德明論當時語音之失有曰北人則而如靡異蓋不以爲然也然則此而字須讀爲如乃爲正

耳董引室如縣磬乃據左傳作磬字而杜預注云如而也言居室而資糧縣盡故其說如此國語則作縣

磬而韋昭注云府藏空虛但有椽梁如縣磬左傳蓋借磬爲磬而杜氏誤解國語是以勞思長懷中夜起坐

語則正作磬字而韋說得之董氏所引不足據以爲說今併論之附見于此

中一度時揣已廢然而返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常或夫古之人四

十而仕其行道爲學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

尚有典刑言老成之可尚也可上或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死而不亡也已或作忘亡或夫今之人

務利而遺道或無夫字其學其問問上或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得一名獲一位或作則棄其業而役役於

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忘或愈今二十有六矣今下或有距古

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豈爲晚哉豈上或有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

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爲知己者之報執事以爲如何哉其信然否也爲如或今所病者在於

窮約無僦屋賃僕之資無緼袍糲食之給糲爾末厲賴二音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

豈遂困哉。竊惟執事之於愈也。執事下或有者字。愈下或無也字。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顏色言語或作言語。頌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或作耳。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默。以默或作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可期。至下或有於字。期下或有也字。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庶或作幸。下或無字也。

與張徐州薦薛公達書此篇疑非公作當刪

與少室李拾遺書諸本室下有山字。李下有渤字。今從蜀苑新書。此書作於元和三年。公時尚為博士。據新史。渤有傳。字潯之。刻志於學。隱少室。元和初。戶部侍郎李巽諫議大夫。韋況交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於是河南少尹杜兼遣使持詔幣。即山敦促。渤上書謝。昔居

羊說有位三旌。祿萬鐘。知費於屠羊。然不可使妾施。彼賤賈也。猶能忘己愛君。臣雖欲盜榮。以濟所欲。得無愧居羊乎。不拜。洛陽令韓愈遺書云。渤心善其言。始出家東都。每朝廷有缺政。輒附章列上。即此書也。然公嘗為河南令。而未嘗為洛陽令。史之誤類如此。以公之集。考史之載。其差誤蓋不止此云耳。此書雖不見於正集。而史載之。則知外集之文。亦未可輕議其非也。渤元和九年。起為著作郎。太和中。終太子賓客。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或無此八字。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拾遺公。新書作遺公。內並同。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

鳳皇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為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小大舉正作大小。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

自即大位已來。於今四年。憲宗以永貞和三年即位。至四年。即元年也。凡所施者。無不得宜。者或作為凡所施者。新書作凡所出而施者。勤儉之

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草或作山人。新書作子人。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愈或作某。請問先生。世非

太平之運歟。或無世字。非作匪。新書作茲。非太平世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貺委至。若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繫。

疆梁之兇銷鑠縮粟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新書無自字視四海之所環無一夫

甲而兵者而或若此時也若上或有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

知不可為而為之不足跡接於諸侯之國或無足即可為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即與仁義者異

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或作遺闕利加於時利下或

加於新書名垂於將來踊躍悚企傾刻以冀或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

必繼以行或無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則或作即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

不為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儼不為起使眾善人不與斯人施也或無使字也或作

誤有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為細人庶或必望審察

而遠思之而下或有長字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愈再拜

答劉秀才論史書劉秀才或云名柯字希仁集中不他見公是時為史館修撰劉作此書以勉之

私心甚不喜云云反復論辨皆以公為不肯任作史之責則柳所見即公此書也李漢自謂收

拾遺文無所失墜乃逸此篇于正集之外豈以其嘗為子厚所辨駁而遂棄歟或問張子韶曰

退之與劉秀才論史書言作史不有人禍必有天殃子厚以書闢之其說甚有理退之所論似

屈子韶曰此亦退之說得未盡處想其意亦不專在畏禍但恐褒貶足以貽禍故遷就其說而

失之泥宜為子厚所攻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或無此九字或作某月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為凡史氏褒貶

大法春秋已備之矣。或為作謂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或復出實錄二字見下或有矣字然此尚非淺陋偷惰

者所能就。況襄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或無氏字左傳襄二

十五年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與任安書

者二人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班固痼死和帝永元初洛陽令种兢以事捕固

國司馬遷作史記刑誅。漢書天漢二年李陵降匈奴遷監室班固痼死獄中洪慶善云痼音愈因以飢

寒死也。今本誤作疲。或作瘦。或作廢。皆非是。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壽字承祚仕蜀為觀閣令史遭父喪有疾使婢侍藥鄉

不歸。竟王隱謗退死家。隱字處叔晉太興初官著作令為習鑿齒無一足鑿齒字彥威襄陽

赤誅。宋人刪衆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文帝元嘉二十二年謀反伏誅赤或作赤族二字魏收天絕。收字

著後魏書一百三十卷。北齊後宋孝王誅死。孝王事高齊為北平王文學撰關東風俗足下所稱吳兢。兢

梁齊周史各十卷。陳史五卷。隋史亦不聞身貴而令其後有聞也。或無今其字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

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土上或立功名跨越

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能上或無復出卒字司馬遷傳卒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

自敦率。或無就字敦率猶敦勉也或作敢為或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無他上或哀其老窮。齟齬無所

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就下或賤不敢逆

盛指。行且謀引去。且一作自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傳聞或作傳云聞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

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或無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慙愧或有心上字非是或無心字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駮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為也夫聖唐鉅跡或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沒文苑決下有必字又云蜀本作落落掀天地而無必字蓋因柳子厚書云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沈沒故諸本或誤加必字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將必或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耳今從柳集作軒從潮本去必字下或脫不亦宜勉之愈再拜

與大顛師書此書刻本皆無唯嘉祐小杭本有之其篇次在此與作召顛作顛師作和尙方本列

陽靈山禪院宋慶曆丁亥江西北院世嗣得此書疑之因之滁州謁歐陽永叔永叔覽之曰實退之語他意不及也方本略載其語又錄歐公集古錄跋尾云文公與顛師書世所罕傳予以集錄古文其求之博蓋久而後獲其以繫辭為大傳謂著山林與著城郭無異等語宜為退之言其後書吏部侍郎潮州刺史則非也蓋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州後移袁州召為國子祭酒遷兵部侍郎久之始遷吏部而流俗相傳但知為韓吏部爾顛師遺記雖云長慶中立蓋井韓書皆國初重刻故謬為附益爾方又注云今石刻乃元祐七年重立又云按公三簡皆遼速常語耳初無崇信佛法之說妄者旁沿別謔答問等語以肆誣謗要當存此簡以解後世惑○今按杭本不知何人所注疑妄白書也非信佛法也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不能作又評永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如喜澄觀文暢意其未妄題云也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不能作又評永叔矣蘇公此語蓋但見集注之出於或人而未見跋尾之為歐公親筆也二公皆號一代文宗而其去取不同如此覽者不能惑然方氏盡載歐語而略不及蘇說其意可見至呂伯恭乃於文鑑特著蘇說以備乙覽則其間異文又益後人之惑矣以余考之所傳三書最後一篇實有不成文理處但深味其間語意一二文勢抑揚則恐歐袁方意誠不為過但意或是舊本亡逸僧徒所記不真致有脫誤歐公特觀其大概故取其所以論雖各有以暇及其所能疑蘇公乃覺其所可疑然亦不能察其為誤而直斥以為凡鄙所以其論雖各有以暇及其所能疑蘇公

愈啓或無此二字。惠勻至辱答問。珍棟無已。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諭。杭作易大傳曰或無易大二。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得而見邪。據石本意作旨無而字邪作也。○今按易實作意。如此

而論讀來一百遍。一字疑行。蘇氏所謂不如親口顏色。隨問而對之易了。據石本如此。但無親字。○今按

不敢增而空其處。以待知者。杭但云不如親面而對之。是亦蘇氏所謂凡鄙者。此句來晴明。日夕不甚熱。

儻能乘間一訪。幸甚。且夕馳望。杭本已見上愈聞道無疑。滯行止繫縛。苟非所戀著。則山林閑寂。與城郭

無異。此从杭本。但郭作隍。今據歐公語。據石本止下有所字。縛下有愛戀字。所下無戀字。及則字。而著字

當有有字。言於行止繫縛。若無所戀著。則靜聞一致。語尤明白耳。或又疑

非當作有。則語意實主尤順。然未知孰是。又諸本皆無。不敢輒增改也。大顛師論甚宏博。而必守山林

義不至城郭。顛杭見上。或無師字。自激修行。獨立空曠。無累之地者。非通道也。白或作似。然細考之。與下

又以下為矣。而并非通道四字。屬於行字。勞於一來。安於所適。道故如是。並作識。于適方據石本。與杭本

之下。人以獨為自。而立下有於字。皆非是。與唯適之安。之語。用字略同。言一來雖勞。而既來。則

此然則方之所考。亦不詳矣。蓋適猶便也。與唯適之安。之語。用字略同。言一來雖勞。而既來。則

當隨其所便。無處不安也。道故如是。即所以結上文。道無疑滯之意。方以如為此。亦石本誤。不宣。愈頓

首。據石本。無末三字。今據石本。與前二書同。但云。大顛禪師七月

卷三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并詩 ○隴西公革晉為汴州陳留節度使。治汴州。俱文珍為監軍。公

韓昌黎集 七 外集

今之天下之鎮。陳留為大。漢書音義曰。留本鄭邑。後為陳所并。故曰陳留。今屬汴州。屯兵十萬。連地四州。陳留郡。宣武節度使所治。汴宋毫穎四州。隸焉。左淮

右河。抱負齊楚。濁流浩浩。舟車所同。故自天寶已來。當藩垣屏翰之任。屏翰。或有弓矢鈇鉞之權。皆國之

元臣。天子所左右。其監統中貴。必材雄德茂。榮耀寵光。能俯達人情。仰喻天意者。然後為之。故我監軍俱

公。輟侍從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武毅。張我皇威。遇變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笑。危疑以平。危疑。或天子

無東顧之憂。方伯有同和之美。十三年春。將如京師。相國隴西公。飲餞於青門之外。於。或作于。謂功德皆

可歌之也。命其屬咸作詩以鋪釋之。詩曰。

奉使羌池靜。臨戎汴水安。或作問。非是。冲天鵬翅闊。報國劍鋞寒。曉日驅征騎。春風詠采蘭。東晉補亡。詩曰。循

采蘭以養親也。誰言臣子道。忠孝兩全難。

送浮屠令縱西遊序。或無浮屠字。縱下有上人二字。公嘗送文暢師序曰。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墨名而儒行者。至是送令縱。又曰。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二序大

抵同意。故公集中。雖與澄觀。惠師。靈師。益上人。無本師。廣宣。僧約。高閑。大顛之徒。游皆取其行。而不取其名。焉不然。則排釋老為虛語矣。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或無進字。非是。令縱釋氏之秀者。又善為文。有而字。或浮游徜徉。跡接天下。藩維

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褰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衣。或作裳。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樹業。樹。或作植。令縱從而為

之歌頌。典而不諛。麗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遺風。與。有中。或作中有。古下。或乘間致密。或無此四字。促席接

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或作士人。或作人。或作人。或作人。浩浩乎不窮。悒悒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為釋氏之子也。其

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權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令縱不知其不可也。盡賦詩以道其行乎。

與路鶴秀才序送路鶴贈別二序語意無倫脫誤不可讀如曰自河南令爲博士於公所歷官次亦不合故併闕之今从其說刪去

贈別序說已見上

送毛仙翁十八兄序直諫表論顯威狀稱繇議毛仙翁序皆最末見決非公文據杭本之有外集者表狀亦不錄足以知其果僞也今並刪去

卷四

通解洪慶善曰通解擇言解鄧人對或云皆少作陳齊之云通解之乎者也下皆未當此雖少作然亦本訛也通解雖不見於正集然亦趙德文錄中所載當知其爲公文也

今之人以一善爲行而恥爲之慕達節而稱夫通才者多矣然而脂韋汨沒以至於老死者相繼亦未見

他之稱他下或有人字○今按此句疑有脫誤其豈非亂教賊名之術歟亂或作害且五常之教與天地皆生地下或有然而天

下之人不得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矣故堯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讓之爲美也於是

許由哀天下之愚且以爭爲能迺脫屣其九州高揖而辭堯由是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天下猶有薄而

不售者況其小者乎或作焉下同故讓之教行於天下爲之或作之爲下二語同自桀之前千萬年天下之

人循循然不知忠易其死也故龍逢哀天下之不仁觀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救於是進盡其言退就割

烹就下或有其字非是故後之臣竦然而言曰雖萬死猶有忠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故忠之教行於天下忠之上或有其

是字非由龍逢爲之師也。自周之前千萬年。周或作殷。渾渾然不知義之可以換其生也。或無以字。故伯夷哀天下之

偷。且以彊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之下或有人字。服或作伏。且以彊則服一句疑有脫誤。故後之人竦然而言曰。於是或作。雖餓死

猶有義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義或作強。或作死。故義之教行於天下。由伯夷爲之師也。是三人俱以一身立教。

而爲師於百千萬年間。或無百字。其身亡而其教存。扶持天地。功亦厚矣。存下或有於字。功上或有而字。嚮令三師恥獨行。慕

通達。則堯之日。必曰得位而濟道。安用讓爲。用或作能。夏之日。必曰長進而否退。安用死爲。周之日。必曰和光

而同塵。和光而同塵。或作同塵而和光。安用餓爲。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然而爭。循循然而佞。渾渾然而偷。其何懼而不

爲哉。是則或無則字。三師生於今。必謂偏而不通者矣。或無必字。謂偏作爲偏。矣作也。矣上或無者字。嗚呼。今之人。其慕通達之爲弊

也。且古聖人言通者。蓋百行衆藝備於身而行之者也。而上或。今恆人之言通者。蓋百行衆藝闕於身而

求合者也。是則古之言通者。通於道義。今之言通者。通於私曲。其亦異矣。古之今之下。或並有人字。將欲齊之者。其不

猶矜糞丸而擬質隨珠者乎。或無其字。或無不字。或無其矜二字。且令今父兄教其子弟者曰。爾當通於行如仲尼。雖愚者

亦知其不能也。或無亦字也。或作邪非也。曰。爾尙力一行如古之一賢。雖中人也。希其能矣。賢上或無一字。豈不由聖可慕而

不可齊邪。賢可及而可齊也。也。或作邪。○今按恐上句無邪字。卻當作邪。今之人行未能及乎賢。而欲齊乎聖者。亦見其

病矣。一作也。夫古人之進修。或作中。或幾乎聖人。今之人行不出乎中人。而恥乎力一行爲獨行。且曰。我通

同如聖人。我下或有周字。同字疑衍。彼其欺心邪。吾不知矣。彼其欺人而賊名邪。吾不知矣。全懼其說之將深。爲通解。

擇言解

火洩於密而為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燔可炙。可鎔可甄。以利乎生物。乎或及其放而不禁。反為災矣。無或

其字下二語同。水發於深而為用且遠。能不違於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生物。乎或及其導而不防。反為

患矣。言起於微而為用且博。能不違於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訓。以推於生物。及其縱而不慎。反為禍矣。火

既我災。有水而可伏其燄。能使其不陷於灰燼矣。陷或作蹈水既我患。有土而可遏其流。能使其不仆於波濤

矣。或無而言既我禍。即無以掩其辭。能不罹於過者。亦鮮矣。於過或作其失所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擇其

言歟。其為慎而甚於水火。言上或無其

鄂人對新史孝友傳唐時陳藏器注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割股肉以

之此論有益於時俗多矣

鄂有以孝為旌門者。疑是而字乃本其自於鄂人曰。彼自剔股以奉母。疾瘳。大夫以聞其令尹。令尹以

聞其上。按尹謂京兆尹上俾聚土以旌其門。或無其字使勿輸賦。以為後勸。以為或鄂大夫常曰。他邑有是人

乎。愈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為是。或無愈字或無止字母下十二字。新史作父母疾烹藥餌以是為

是若夫未聞毀傷支體以為養。在教未聞有如此者。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為之也。聖賢或

幸因而致死。而下或有且字○今按此句。是字疑是且字。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滅絕一作絕滅其為不孝。得無甚乎。苟有合孝之

道。荀或作若合下疑有乎字又不當旌門。蓋生人之所宜為。曷足為異乎。或無足字既以一家為孝。是辨一邑里皆無孝矣。以一身為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矣。然或陷於危難。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之逆亂。生之劉仲忱謂之當作於以是而死者。乃旌表門閭。表下或有其字爵祿其子孫。斯為勸已。矧非是而希免輸者乎。曾不以毀傷為罪。滅絕為憂。或作其憂非是不腰於市。而已黷於政。况復旌其門。

河南府同官記。或無府字。記謂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獲事河東公。言裴均時節度判南也。後五年始立石。則元和五年也。記亦趙德文錄所載。呂夏卿以為可信者。其

敘事筆力非公不能誠公之作矣

永貞元年。貞元二十一年。八月改元。永貞。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是歲八月。憲宗即位。公獲事河東公。裴均。字君齊。

河東人。公嘗與其從事言。或無公字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大曆十五年正月改元。建中。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或作列。

非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百下或有吏字官闕一人將補。必

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或無同時二字。方無將字。○今按下文所記。實為宰相者三人。裴顧未為真相。故特著其官職。戎馬之盛。

則此處宜有將字。方本誤也。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也。裴均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適字子玄。於汜水主簿。汜水名。前漢渡兵。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鄭公。餘慶字居業。滎陽人。下相國上方無故字。今按

也。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宗儒字秉文。鄧州人。相國。今一本作今相國。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

東都留守吳郡顧公。少連字夷仲。蘇州人。故下一本或。盧公去河南為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

誤也。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宗儒字秉文。鄧州人。相國。今一本作今相國。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

貞元九年五月。遇自左丞同。鄭公去汜水。為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為。餘
平章事。至十三年九月罷。去汜水為監察御史。史傳逸之。建中末。山南西道府節度使嚴震辟餘慶為府從事。貞元十四年七月。自
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十六年九月。罷為郴州司馬。永貞元年八月。復以尚書左丞同平章事。元和元年。自
罷。趙公去陸渾。為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為宰相。中為。或作中。至貞元十二年十月。宗儒
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貞元十六年五月。以少連為京兆尹。十
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為荆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為節度使。均去府為長水尉。史傳逸之。貞元十九年。
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在史册。有布字。顧吏部慎職小心。于時有聲。我公愿潔而沈密。開亮
而卓偉。行茂于宗。事脩于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儉祖光庭。作帥南荆。帥。或
教亦熙。亦。或。登槐贊元。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為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
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或無官職字。分作則。其有忠勞於國家也。同。忠。上。或無也。字。而有亦。字。有
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問者。有字。於是焉書。既五年。謂元和。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
庭中。有于字。於時河東公為左僕射宰相。作時。或。出藩大邦。開府漢南。射。是歲九月庚寅。出自荆南。召為右僕
度使。漢南。謂。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元和三年六月。餘慶自工部尚書為東都留守。史傳逸之。趙公
漢水之南。部尚書為荆南節度使。獨見公此記。又見公上留守鄭尚書啓及送鄭涵校理序。趙公
以吏部尚書鎮江陵。部尚書為荆南節度使。漢南地連七州。山南東道管襄鄆七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留
守之官。居禁省中。無守下。或。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

三公同時時盧顧死矣故止。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記宜城驛或作宜城驛記。下或有愈代姪孫作五字。宜城襄州縣。公嘗有楚昭王廟詩云。丘園滿日衣冠盡。城郭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問茅屋祭昭王。與此記合。

此驛置在古宜城內。下或有復出宜城字。楚昭王畏吳遷於郢都。即宜城。驛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昭字無。有靈異。至今人莫汲。開元

二年。初置十道探訪。韓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斷。渴困。不敢俯視。朝宗移書論神。自是飲者亡恙也。更號韓公井。驛前水。傳是白起堰。

西山下澗。灌此城壕。或脫。楚人多死。流城東陂。吳聞遠近。因號其陂臭陂。與陂上或有曰字。有蛟害人。漁者避之。

井東北數十步。有楚昭王廟。或無。有舊時高木萬株。多不得其名。或作始。歷代莫敢翦伐。尤多古松大竹。于

太傅于帥襄陽。或無。遷宜城縣。并改造南境數驛。材木取足。此林舊廟屋極宏盛。今惟草屋一區。然問左

側人。尚云。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廟後小城。蓋王居也。後或。其內處偏高。廣員八九十畝。號殿城。當

是王朝內之所也。城或作城。朝或作廟。多甄可為書硯。自小城內地。今皆屬甄氏。甄氏於小城北立墅。以居。甄氏有

節行。謂甄濟元侍御。嘗以書請於公。乞書甄氏父子節義。見公答元侍御書。其子逢以學行為助教。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題。

題李生壁李平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或作邳。非是。洪慶善云。下邳。貞觀中。屬泗元和中。屬徐。自始及今。十四年矣。始相見。吾與之皆

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

為交。何其近古人也。近下或。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汎舟於清冷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商

丘或作州東望修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枚叔司馬相如之故文清冷池文雅囊商丘修竹園微子廟皆
之客久立於廟陞問廟陞問或作廟下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唯頌之或作那商頌記成湯之詩
殷以微子奉商祀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隴西李翱太原王涯上谷侯喜實同與焉○與音預貞元十六年五
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卷五

除崔羣戶部侍郎制舊史云羣元和初爲翰林學士以謬言正論聞於時九年遷禮部侍郎十年

之也公掌綸誥一年唯外集有此制一首則其
文遺逸多矣李漢云收拾遺文無所失墜信乎

勅地官之職邦教是先必選國華以從人望具官崔羣體道履仁或作內清而容物善不近名

從容禮樂之間特達珪璋之表比參密命弘益既多羣元和初爲翰林及貳儀曹升擢惟允邁茲令德或

作此藹然休聲選賢與能于今雖重難或作惟擇才均賦均或自古尤難往慎乃司以服嘉命可云或有

祭董相公文董公名晉祭下或有汴州字公時爲汴之觀察推官晉堯之三日而斂旣斂而行於

也其名位具載本篤然陸長源孟叔
度皆死於軍亂之日惟公獨免者也

維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二月乙亥朔某日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使事吳縣

士之靈或無敬字惟君學成于身名彰于人知道之可行見人之不幸見人或作知命或作無之字不事顧讓以圖就功如何奄忽永喪其躬此四字或作以喪其良能下或有知微有議四字或作不負曰景與愈與遊爲久或無曰字景下或無與字自君之逝相遇輒哀傍無強親子孩妻姪或作稚姪古文姪字然義亦不近敢忘分濟念力未任客葬秦原孤魂誰附奠以送訣悲何可窮尙饗

祭房君文房次卿字蜀客公嘗誌其父武墓有子曰次卿即君也次卿卒于京兆興平尉文曰吾未死無以妻子爲念其恤孤之意厚矣

維某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饋展祭於五官蜀客之柩前或無維某字愈作某嗚呼君迺至於此吾復何言於此或作於斯若有鬼神吾未死無以妻子爲念嗚呼君其能聞吾此言否君上一作子尙饗

高君仙硯銘井序

儒生高常與予下天壇中路獲硯石似馬蹄狀外稜孤聳內發墨色幽奇天然疑神仙遺物寶而用之請

予銘底

仙馬有靈迹在於石稜而宛中有點墨迹文字之祥君家其昌應劭武紀注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顏曰蹋石謂蹋石有迹言其蹄堅利朱新

仲謂銘語本此宛平聲

高君畫讚此篇從蜀本錄之今按疑非公所作然姑存之

君子溫閑骨氣柔和迹不拒物心不揚波澄源卷璞含白瑳瑳遺紙一張德音不忘

潮州請置鄉校牒東坡潮州廟記謂始潮之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人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此即公請置鄉校之意也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齊上或有而字則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爲先而輔以政刑也或無則字禮字夫欲用德

禮未有不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百十年間或作百十年非是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

試於有司者貢試下或並無於字或作于字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或未嘗聞鹿鳴之歌或無目與耳字忠孝之行不勸亦縣

之恥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爲之師里閭後生無所

從學爾或作耳又或作矣非是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

爲師矣師下或有友字請攝海陽縣尉爲衙推官官或無官字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與愷悌之風刺史出已俸百千以

爲舉本舉或作學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廚饌

直諫表說見第三卷

論顧威狀同上

卷六

順宗實錄卷一起藩邸盡貞元二十一年二月

方本不載實錄云諸本順宗實錄皆以附外集然李漢序謂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則知實錄固不必附也○今按李漢之說據當時而言之似未爲失然其爲

害已足使筆解亡。莫復真本實錄。竄易不成。全書是則。皆李漢之爲也。方氏不察。而從其說。既已誤矣。況今去公之時。又益以遠比之。當日事體又大不同。故其片文隻字。名爲公之作。而決可知其非僞者。皆當收拾。使無夫璧乃爲真。能好公之文者。固不當以一時苟簡之論爲限。斷而直有所遺也。故今於實錄姑仍外集。而詳加校定。庶幾猶足以見公筆削之大指云。○舊史公傳云。時謂愈有漢蔣係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頗錄三卷。且公進實錄表狀。所云乃監修李吉甫以章處厚所撰。未周。悉令臣重修。而舊傳反謂所撰不當。處厚別撰三卷。誤矣。新史又云。愈撰順宗實錄。禁中事太切直。宦寺不喜。嘗其非實。帝詔削正。隋建言衛尉卿周君巢諫議大夫王彥威。給事中李固言。史官蘇景裔皆言改修非是。夫史冊者。褒貶所在。匹夫善惡。尚不可諱。況人君乎。諛者至引。稿不疑第五倫爲比。以蔽聰明。臣宗閔臣僧孺謂史官李漢時係皆愈之壻。不可參撰。俾臣得下筆。臣謂不然。且愈所書已非自出。元和以來。相循逮今。雖漢等以嫌無害。公議請條示甚謬。諛者付史官刊定。有詔摘貞元永貞間數事爲失實。餘不復改。漢等亦不罷。由是觀之。則公於元和十年夏進此實錄後。纔一刊正。是文宗朝所特改者。貞元永貞間數事耳。舊史以爲章處厚別撰者。固非而新史又謂卒竄定無全籍者。亦非也。司馬溫公考異云。景祐中。編次崇文總目。順宗皇帝實錄有七本。皆五卷。題云韓愈等撰。五本略而二本詳。編次者兩存之。其中多異同。然則是非取捨。後世安所以乘撫無遺。且以公爲知言也歟。此新史

史臣韓愈撰或無此五字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德下史有弘道二字諱誦。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十二日生。正戊戌。生於長安之東內。大曆十四年封爲宣王。建中元年立爲皇太子。史云大曆十四年六月進封宣而善斷。留心藝學。亦微信尚浮屠法。禮重師傅。引見輒先拜。善隸書。德宗之爲詩。并他文。賜大臣者。率皆令上書之。德宗之幸奉天。倉卒間倉或作蒼上常親執弓矢。率軍後先導衛。備嘗辛苦。上之爲太子於父子間。

慈孝交洽無嫌。每以天下爲憂。德宗在位久。稍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因緣用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草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貞元九年五月。以裴延齡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務刻剝聚斂。以自爲功。天下皆怨。

怒。上每進見。候顏色。輒言其不可。至陸贄張滂李充等。以毀譴朝臣。懼懼。○懼所江切。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閣。

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罪。內外無敢救者。上獨開解之。城等賴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上有力焉。

貞元二十一年癸巳。德宗崩。景申。上卽位太極殿。册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

三日癸巳。皇帝若曰。於戲。天下之大。實惟重器。祖宗之業。允屬元良。咨爾皇太子誦。睿哲溫恭。寬仁慈惠。

文武之道。秉自生知。孝友之誠。發於天性。自膺上嗣。毓德春闈。恪慎于厥躬。祇勤于大訓。必能誕敷至化。

安勸庶邦。朕寢疾彌留。弗興弗寤。是用命爾繼統。俾紹前烈。宜陟元后。永綏兆人。其令中書侍郎平章事。

高郢。奉册卽皇帝位。爾惟奉若天道。以康四海。懋建皇極。以熙庶功。無忝我高祖太宗之休命。倉洋召翰

綱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宜或曰。禁中議所立。尙未定。衆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家嗣。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綱等從而和之。議始定。上自二十年九月。

得風疾。因不能言。使四面求醫藥。天下皆聞知。德宗憂感。形于顏色。數自臨視。二十一年正月朔。辛未舍。

元殿受朝。元或還至別殿。諸王親屬進賀。獨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爲之涕泣。悲傷歎息。因感疾。恍惚日。

益甚。二十餘日。中外不通。兩宮安否。朝臣咸憂懼。莫知所爲。雖翰林內臣。亦無知者。含元殿至日。益甚。四

豫諸王視戚。皆侍醫藥。獨上臥病不能侍。德宗彌留。思見太子。涕咽久之。二十三日。上知內外憂疑。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仙門。召見諸軍。

使京師稍安。二十四日宣遺詔。上縗服見百寮。二十六日卽位。丙申卽皇帝位於太極殿。衛士尙疑之。企

上學書於王伾。伾頗有寵。伾下或有王叔文。山陰以基進。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基叔文詭譎多計。音決。○譎

上在東宮。嘗與諸侍讀并叔文論政。至宮市事。上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上獨

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常侍。膳問安。

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

與王伾兩人相依附。俱出入東宮。聞德宗大漸。上疾不能言。伾卽入。以詔召叔文入。坐翰林中使決事。詔

或無召字。文下或無入字。使下或無決字。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宦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

攝家宰兼山陵使。中丞武元衡爲副使。宗正卿李紆爲按行山陵地。使刑部侍郎鄭雲逵爲鹵簿使。或無

紆或作紆。逵或作逵。又命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撰哀册文。禮部侍郎權德輿撰謚册文。太常卿許孟容撰議文。

庚子百寮請聽政。曰。自漢以來。以或作已。喪期之數。以日易月。而皆三日而聽政。我國家列聖亦克修奉。罔或

有違。況大行皇帝。酌於故實。重下遺詔。今日至期。而陛下未親政事。羣臣不敢安。宜存大孝。以寧萬國。天

下之幸。不許。是月昇泗州爲上州。二月辛丑朔。中書侍郎平章事臣郢。門下侍郎平章事臣珣。檢校

司空平章事臣佑。奉疏曰。大行皇帝知陛下仁孝。慮陛下悲哀。不卽人心聽政事。故發遺詔。令一行漢氏

之制。今陛下安得守曾閔匹夫之小行。忘皇王繼親之大孝。以虧臣子承順之義。猶不許。壬寅。宰臣又

上言曰。陛下以聖德至孝。繼受寶命。宜奉先帝約束。以時聽斷。不可以久從之。癸卯。朝百寮於紫宸門。杜佑前跪進曰。陛下居憂過禮。羣臣懼焉。願一覩聖顏。因再拜而起。左右乃爲皇帝舉帽。百寮皆再拜。佑復奏曰。陛下至性殊常。哀毀之甚。臣等不勝惶灼。伏望爲宗廟社稷。割哀強食。景午。罷翰林陰陽星卜。醫相覆。恭諸待詔三十二人。三或作四初。王叔文以恭待詔。既用事。惡其與己儕類相亂。罷之。己酉。易定節度使張茂昭。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或無使字。可更作兼。河北節度。自至德已來。不常朝覲。前年冬。茂昭來朝未還。故寵之。辛亥。史作卯詔吏部侍郎韋執誼守左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侍郎史作郎中。左承同史作尙書右丞。初。執誼爲翰林學士。知叔文幸於東宮。傾心附之。叔文亦欲自廣朋黨。密與交好。至是。遂特用爲相。乙卯。太常奏禮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周禮圓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示咸出。不廢天地之祭。不敢以卑廢尊也。樂者所以降神也。不以樂則祭不成。今遵遺詔。行易月之制。請制內遇祭。輟樂。終制用樂。從之。又奏。禮三年祭宗廟。今請竢禘廟畢。復常從之。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長史。詔曰。詔下或有詞一道。字曰。下或有京尹嗣道王字。實素以宗屬累。更任使。驟升班列。遂極寵榮。而政乖惠和。務在苛厲。比年旱歉。或作嘆。先聖憂人。特詔逋租。悉皆蠲免。而實敢肆誣罔。復令徵剝。頗紊朝廷之法。實惟聚斂之臣。自國哀已來。增毒彌甚。無辜斃踏。深所興嗟。朕嗣守洪業。敷弘理道。寧容蠹政。以害齊人。宜加貶黜。用申邦憲。尙從優貸。俾佐遠藩。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文法。文或作乃。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

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貸或無。優人成輔端爲謠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爲三原令。廷詬之。原或作泉。非是。陵轢公卿已下。陵或作凌。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壬戌。洪慶善云。史作寅。誤。制殿中丞皇太子侍書翰林待詔王伾。可守左常侍。依前翰林待詔。書或作讀。依前翰林待詔。史作充。翰林學士。○今此當从史作侍書爲是。蘇州司功王叔文。可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又以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知制誥鄭綱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又以給事中馮伉爲兵部侍郎。以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歸登爲給事中。修撰如故。登伉皆上在東宮時侍讀。以師傅恩拜。

卷七

順宗實錄卷二

起二月盡三月

二月甲子。上御丹鳳門。大赦天下。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下。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原之。諸色人中有才行兼茂。明於理體者。經術精深。可爲師法者。達於吏理。可使從政者。

宜委常參官各舉所知。其在外者。長吏精加訪擇。具名聞奏。仍優禮發遣。舊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下或有聞字。

令官吏主之。與人爲市。隨給其直。貞元末。以宦者爲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

數百人於兩市。并要鬧坊。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卽斂手付與。真僞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

高下者。其論疑當作與論。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仍索進奉門戶。并腳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

名爲宮市。而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至城賣。遇宦者稱宮市取之。纔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以

驢送至內。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待或

得。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尙不肯。我有死而已。有死或作必死。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此宦者。而賜農

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爲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又貞元中。要

乳母。皆令選寺觀婢以充之。而給與其直。例多不中選。寺觀次當出者。賣產業割與地買之。地上與字恐誤。或賣產業

是本文後改作割地。而傳者不去舊文。又誤增與字。貴有姿貌者。以進。其徒苦之。至是亦禁焉。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烏雀於閭里。

皆爲暴橫。以取錢物。至其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輒曰。汝驚供奉

烏雀。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罵。或時留蛇

一囊爲質。曰。此蛇所以致烏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飢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攜而去。上在

春宮時。則知其弊。常欲奏禁之。奏或作東。至卽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悅。乙丑。停鹽鐵使進獻。舊鹽鐵錢物。

悉入正庫。一助經費。其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翫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經入益少。至貞元末。遂月有獻焉。遂或作逐。非是。謂之月進。至是乃罷。命右金吾將軍兼中丞田景度持節告哀於吐蕃。以庫部員外熊執易爲副。兵部郎中兼中丞元季方告哀於新羅。且册立新羅嗣王。主客員外郎兼殿中監馬干爲副。三月庚午朔。出後宮三百人。辛未。以翰林待詔王伾爲翰林學士。壬申。以故相撫州別駕姜公輔爲吉州刺史。前戶部侍郎判度支汀州別駕蘇弁爲忠州刺史。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前京兆尹杭州刺史韓臯。前諫議大夫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德宗自貞元十年已後。不復有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以微過忤旨。譴逐者。一去皆不復敍用。至是人情大悅。而陸贄陽城。皆未聞追詔。聞下或而卒於遷所。士君子惜之。癸酉。出後宮并教坊女妓六百人。聽其親戚迎於九仙門。百姓相聚。譁呼大喜。景戌。詔曰。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可檢校司徒平章事。充度支并鹽鐵使。以浙西觀察李錡爲浙西節度。檢校刑部尙書。賜徐州軍額曰武寧。制曰。朕新委元臣。綜釐重務。爰求貳職。固在能臣。起居舍人王叔文。精識瓊材。寡徒少欲。質直無隱。沈深有謀。其忠也。盡致君之大方。其言也。達爲政之要道。凡所詢訪。皆合大猷。宜繼前勞。佇光新命。可度支鹽鐵副使。依前翰林學士。本官。賜如故。賜如或作餘如。初。叔文既專內外之政。與其黨謀曰。判度支。則國賦在手。可以厚結諸用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權。驟使重職。人心不服。藉或作籍。或無籍字。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

而除之爲副以專之。除之疑當作除已。以戶部尙書判度支王紹爲兵部尙書。以吏部郎中李鄴爲御史中丞。武元衡爲左庶子。初叔文黨數人貞元末已爲御史在臺。至元衡爲中丞。薄其人。待之鹵莽。皆有所憾。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己。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爲之動。叔文怒。故有所授。庚寅制。或有字。門下侍郎守吏部尙書平章事賈耽。可檢校司空兼左僕射。守門下侍郎平章事鄭珣。可守吏部尙書。守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可守刑部尙書。守尙書左丞平章事韋執誼。可守中書侍郎。並依前半章事。癸巳詔曰。萬國之本。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於長子。所以基社稷而固邦統。古之制也。廣陵王某。孝友溫恭。慈仁忠恕。博厚以容物。寬明而愛人。祇服訓詞。言皆合雅。講求典學。禮必從師。居有令聞。動無違德。朕獲纘不緒。祇若大猷。惟懷永圖。用建儲貳。以承宗廟。以奉粢盛。爰舉舊章。俾膺茂典。宜冊爲皇太子。改名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初廣陵王名從水。傍享。至冊爲皇太子。始改從今名。丁酉吏部尙書平章事鄭珣。稱疾去位。其日珣方與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遂巡慙。蔽乃版切。與蔽同。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皆停筯以待。郢下或有鄭字。有報者云。叔文案飯。韋相已與之同餐。閣中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或無不是字。畏懼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前是左僕射賈耽。以疾歸第未起。珣又繼去。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焉。

韓昌黎集外集

卷八

順宗實錄卷三起四月
盡五月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冊皇太子。冊曰。建儲貳者。必歸於冢嗣。罔邦本者。允屬於元良。咨爾元子。廣陵王某。幼挺岐嶷。長標洵淑。佩詩禮之明訓。宣忠孝之弘規。居惟保和。動必循道。識達刑政。器合溫文。愛敬奉於君親。仁德聞於士庶。神祇龜筮。罔不協從。是用命爾爲皇太子。於戲。維我烈祖之有天下也。功格上帝。祚流無窮。光纘洪業。逮予十葉。虔恭寅畏。日慎一日。付爾以承祧之重。勵爾以主鬯之勤。以貞萬國之心。以揚三善之德。爾其尊師重傅。親賢遠佞。非禮勿踐。非義勿行。對越天地之耿光。丕承祖宗之休烈。可不慎歟。時上卽位已久。而臣下未有親奏對者。內外盛言王侄王叔文專行斷決。日有異說。又屬頻雨。皆以爲羣小用事之應。至將冊禮之夕。雨乃止。迨行事之時。天氣清朗。有慶雲見。識者以爲天意所歸。及觀皇太子儀表。班行旣退。無不相賀。至有感泣者。戊申。詔曰。惟先王光有天下。必正我邦本。以立人極。建儲貳以承宗祧。所以啓迪大猷。安固洪業。斯前代之令典也。皇太子某。體仁秉哲。恭敬溫文。德協元良。禮當上嗣。朕奉若不訓。憲章前式。惟承社稷之重。載考春秋之義。授之匕鬯。以奉粢盛。爰以令辰。俾膺茂典。

今冊禮云畢。感慶交懷。思與萬方同其惠澤。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已後。至四月九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者。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文武常參并州府縣官。子爲父後者。賜勳兩轉。古之所以教太子必茂。選師傅以翼輔之。法於訓詞。而行其典禮。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是以教諭而成德也。給事中陸質中書舍人崔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協于中。並充皇太子侍讀。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卹。庚戌。封皇太子長子寧等六人爲郡王。寧寬。宥。察。襄。察等六男也。癸酉。當作丑。贈吐蕃弔祭使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館修撰張薦。禮部尙書薦字孝舉。代居深州之陸澤。祖文成。博學工文詞。性好談諧。七登文學科。薦聰明強記。歷代史傳。無不貫通。爲太師顏真卿所稱賞。遂知名。大歷中。江東觀察表薦之。江。或作浙。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兼史館修撰。貞元初。爲太常博士。四年。迴紇求和。親使送咸安公主入迴紇。以薦爲判官。改授殿中侍御史。累遷諫議大夫。十一年。冊迴紇子。薦以祕書少監持節爲使。還久之。遷祕書監。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薦爲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弔贈。卒於赤嶺。東迴紇辟吐蕃。傳歸其柩。辟字恐誤。前後三使異國。自始命至卒。常兼史職。在史館二十年。著宰輔傳略五服圖記。寓居錄靈怪集等。景寅。罷閩中萬安監。先是福建觀察柳冕。久不遷。欲立事迹。立。或作以。以求恩寵。乃奏云。閩中南朝放牧之地。畜羊馬可使孳息。請置監許之。收境中畜產。收。或作牧。令吏牧其中。羊大者不過十斤。馬之良者。佑不過數千。不經時輒死。又斂百姓苦之。遠近以爲笑。至是。觀察閻濟美奏罷之。丁卯。命焚容

州所進毒藥可殺人者。可或作所五月己巳。史作戊辰無五月字以杭州刺史韓臯爲尙書左丞。左或作右辛未。史作五月己巳

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爲檢校右僕射兼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叔文欲專兵柄藉希

朝年老舊將故用爲將帥使主其名。主或作在而尋以其黨韓泰爲行軍司馬專其事。甲戌以度支郎中韓

泰守兵部郎中兼中丞充左右神策京西都柵行營兵馬節度行軍司馬賜紫。乙亥追改爲檢校兵部

郎中職如故。甲申。史作丁丑以萬年令房啓爲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初啓善於叔文之黨因相推致。或無因字

遂獲寵於叔文求進用叔文以爲容管經略使使行約至荆南授之云脫不得荆南即與湖南故啓宿留

於江陵。留音溜久之方行至湖南又久之而叔文與執誼爭權數有異同故不果尋聞皇太子監國啓

惶駭奔馳而往是日以郴州員外司馬鄭餘慶爲尙書左丞。是日史作癸未乙酉以尙書左丞韓臯爲鄂岳觀

察武昌軍節度使。以尙下十八字史作以右丞韓臯爲鄂岳觀察使仍日係甲辰下初臯自以前輩舊人累更重任頗以簡倨自高

嫉叔文之黨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人臯從弟曄幸於叔文以告叔文故出之。辛卯以王叔文爲戶部

侍郎職如故賜紫初叔文欲依前帶翰林學士宦者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

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即無因而至矣王伾曰諾即疏請不從再疏乃許

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又與歸登同日賜紫內出衫笏賜登而叔文不霑文珍等所惡獨不得賜。按

而叔文下數句重複不可讀疑因後來修改已增新字而不去舊文如前買乳母之例也蓋上文已有俱

文珍等惡其專權之句則此不當更有文珍等所惡五字有不霑字即不當更有獨不得賜四字若并有

此九字，卽上不當有不需字，且此文珍等字上亦合更有脫字，謬誤甚明，今當削去文珍等以下九字，則語意明白，無復可疑矣。由此始懼，以衢州別駕令狐暉爲祕書

少監，暉，國子祭酒德棻玄孫，進士登第，司徒楊綰未達時，遇之以爲賢，爲禮部修史，引暉入史館，自華原

尉拜拾遺，累遷起居舍人，大厯八年，劉晏爲吏部尙書，奏暉爲刑部員外，判南曹，累遷至禮部侍郎，暉之

判南曹，晏爲尙書，楊炎爲侍郎，暉得晏之舉，分闕必擇其善者與晏，而以惡者與炎，炎固已不平，至暉爲

禮部，而炎爲相，有杜封者，故相鴻漸之子，求補弘文生，炎嘗出杜氏門下，託暉以封，暉謂使者曰：相公欲

封成其名，乞署封名下一字，暉因得以記焉，炎不意暉賣之，署名屬暉，暉明日疏言：宰相炎迫臣以威，臣

從之，則負陛下，不從卽炎常害臣，卽或作則德宗以問炎，炎具道所以，德宗怒曰：此姦人不可奈，欲杖而流之，

炎救解，乃黜爲衡州別駕，貞元初，李泌爲相，以左庶子史館修撰徵至，則與同職孔述容爭競細碎，數侵

述容，述容長告以讓不欲爭，告或作者○長告謂長假也泌卒，竇參爲相，惡其爲人，貶吉州別駕，改吉州刺史，齊映除

江西觀察，過吉州，映自以前輩懷怏怏，不以刺史禮見入謁，從容步進，不袞首屬戎器，或無袞字，或又作袞，非是映以

爲恨，去至府，奏映舉前刺史過失，鞫不得真，無政事不宜臨郡，貶衢州別駕，上卽位，以祕書少監徵未至

卒，映在史館，修玄宗實錄一百卷，撰代宗實錄三十卷，雖頗勤苦，然多遺漏，不稱良史，初，德宗將厚奉元

陵事，映時爲中書舍人兼史職，奏疏諫請薄其葬，有答詔優獎，元和三年，以修實錄功，追贈工部尙書，新史

初，映受詔撰代宗實錄，未就，會詔聽在外成書，是月，以襄州爲襄府，按元和郡國志，作襄陽大徙臨漢

元和中，其子太僕丞丕獻之，以勞贈工部尙書。

縣於古城曰鄧城縣。

卷九

順宗實錄卷四起六月盡七月

六月乙亥乙或作己貶宣州巡官羊士諤爲汀州寧化縣尉。士諤性傾躁。時以公事至京。遇叔文用事。朋黨相煽。頗不能平。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誼又以爲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節度副使將韋臯之意于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微誠於公。某或作闢若與其三川。與其疑當作與某當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而執誼固執不可。闢尙遊京師未去。尙或有以字至聞士諤。士或作貶。○今按士上當別有貶字遂逃歸。左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祖父業儒。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八。從軍遼東。有功爲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州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川界。爲盜所奪。萬福使輕兵馳入潁川界討之。入潁川或作入潁州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萬計。悉還其家。爲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爲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盜。

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爲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厯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許杲召臣。如河北賊諸將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議許杲事。方當大用卿。卽以爲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杲爲其將康自勤所逐。勤或作勸。下同。自勤擁兵繼掠。擄或作權。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虜掠金銀婦女等。女或作人。皆獲致其家。代宗詔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遂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固留宿衛。固或作因。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埭橋渦口。音勇。埭音勇。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不敢進。德宗以萬福爲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諸道繼進。改泗州刺史。爲杜亞所忌。徵拜左金吾衛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耶。圖形凌煙閣。數賜酒饌衣服。并勅度支籍口畜給其費。至賀陽城等於延英門外。天下益重其名。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元年卒。元和元年當作貞元二十一年。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年。未嘗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愛。

癸丑。韋臯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皇太子牋。尋而裴垪嚴綬表繼至。悉與臯同。贈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尚書。故道州刺史陽城左常侍。贄字敬輿。吳郡人也。年十八。進士及第。贄大歷八年及第。時年二十。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選爲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德宗幸奉天。贄隨

行在天下搔擾遠近徵發書詔一日數十下。一日或作百非是皆出於贊。贊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啓德宗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己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致興後代推以爲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爲賢者。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爲詔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迴心喻旨。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爲德宗剋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蓋以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旦夕竢其爲相。竇參深忌之。贊亦短參之所爲。且言其黷貨於是與參不能平。尋真拜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爲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真僞紛雜。吏因得大爲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贊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竇參出李巽爲常州刺史。且迫其行。巽常銜之。至參貶爲郴州別駕。巽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巽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遺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士寧常德之。故致厚貺。德宗以參得罪而以武將交結。以武當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贊焉。司馬溫公云贊傳曰德宗殺參贊有力焉按贊請令長舉屬吏狀云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

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乃解參之語也。及參之死。贊解救甚至。當時之人。見參贊有隙。遂以己意猜之。史官不悅者。因歸罪於贊耳。唐小說云。寶參所寵青衣。上清者。參死。沒入掖庭。因言陸贊誣陷參事。德宗乃下詔雪參。此說與舊史同。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贊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

用。延齡固欲去贊而代之。又知贊之不與己。多阻其奏請也。誘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玄。故與贊同職。姦

巧佻薄。與贊不相能。知贊與延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贊短。宰相趙瑋本贊所引。同對嫉贊之權密。以贊所

戕彈延齡事。告延齡。或通鑑作譏。或作延齡益得以爲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贊。竟罷贊相。以爲

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按史滂充皆以論裴延齡得罪。此但著黜滂充言事者皆言其屈。或贊

固畏懼。至爲賓客。拒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贊等失權。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早

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動羣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

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卽迴馬而歸。由是貶贊爲忠州

別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贊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乃止。贊之爲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長

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久。益自覽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

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贊而然。溫公云。凡爲宰相者。皆欲專權。安肯自求失職。不任宰相。乃德宗之

過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巨小經慮。贊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人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習

此乃諫德宗不任宰相親治細事之詞也。醫方集古今名方。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卽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

城贊皆卒。城字亢宗，北平人，代爲官族，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爲書寫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

出，經六年，遂無所不通，乃去滄州中條山下。州，或作洲，非是。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於道，閭里有爭者，不詣

官府，詣城以決之。李泌爲相，舉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想，或作相。云城山人能自苦

刻，不樂名利，必諫諍死職，下咸畏憚之。旣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子，或作下，非是。而

城方與其二弟牟容連夜痛飲。牟，或作井，客，或作密，二字或作井容。人莫能窺其意，有懷刺譏之者，將造城而問者。今按此二句亦

衍一句，疑亦以修改重複而誤也。今當削去譏之者將四字。城揣知其意，輒彊與酒。輒，上或有坐字。客或時先醉，仆席上，或時先醉臥，客懷

中不能聽客語，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米，凡用幾錢，先

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媪，無留也。未嘗有所貯積，雖其所服用，切急不可闕者，客稱其物可愛，城輒喜舉而

授之。陳萇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至裴延齡，讒毀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

在朝，無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之人，而信用姦臣，卽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

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贊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

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或作直言。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

與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也。或無也字。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

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竟坐延齡事，改

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辭約者。嘗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寄有根帶。吏縱求得城家。繼富作蹤坐吏於門。與約飲決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爲黨罪人。出爲道州刺史。太學王魯卿李儻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住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稅不登。賦稅或作稅賦觀察使數誚讓。上考功第。城自署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爲己有罪。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兩日未去。城固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按之。按或作或非是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道而逃。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生年四十餘。生或作甥癡不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初。城之妹夫亡在他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昇尸以歸。音興葬於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卒時年六十餘。戊午。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爲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其日。王伾詐稱疾自免。自叔文歸第。伾日詣中人。并杜佑。請起叔文爲相。且總北軍。旣不得。請以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伾至。其日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夜忽叫曰。伾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戊子。以禮部侍郎權德輿爲戶部侍郎。以倉部郎中判度支陳諫爲河中少尹。伾叔文之黨於是始去。

乙未詔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某勾當百辟羣后中外庶僚悉心輔翼以底于理宣布朕意咸使知聞上自初卽位則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時扶坐殿羣臣望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李忠言王伾爲之內主執誼行之於外朋黨誼譁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既知內外厭毒慮見擢敗卽謀兵權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爲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內離外有韋臯裴垪嚴綬等牋表垪當作均而中官劉光奇俱文珍薛盈珍尙解玉等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猜屢以啓上上固已厭倦萬機惡叔文等至是遂召翰林學士鄭綱衛次公王涯等人至德殿撰制詔而發命焉詔或作譜又下制以太常卿杜黃裳爲門下侍郎左金吾衛大將軍袁滋爲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又下制吏部尙書平章事鄭珣瑜刑部尙書平章事高郢並守本官罷相皇太子見百寮於東朝百寮拜賀皇太子涕泣不答拜景申詔宰臣告天地社稷皇太子見四方使於麟德殿西亭

卷十

順宗實錄卷五起八月盡至山陵

八月庚子詔曰惟皇天祐命烈祖誕生受方國九聖儲祉萬方咸休肆予一人獲纘丕業嚴恭守位不遑暇逸或作給今從史而天祐匪降匪史作不疾恙無瘳無或作弗今從史將何以奉宗廟之靈展郊禋之禮疇咨庶尹對越上玄

內愧于朕心。上畏于天命。夙夜祇懼。惟懷永圖。惟博史一日萬幾。不可以久曠。天工人代。不可以久違。皇太子某。睿哲溫文。寬和慈惠。慈史孝友之德。愛敬之誠。愛敬或作敬愛。或作仁愛。今從史。通于神明。格于上下。是用推皇王至公之道。遵父子傳歸之制。付之重器。以撫兆人。必能宣祖宗之重光。荷天地之休命。奉若成憲。永綏四方。宜令皇太子卽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居興慶宮。制勅稱誥。所司擇日行冊禮。

永貞元年八月辛丑。太上皇居興慶宮。誥曰。有天下者。傳歸於子。前王之制也。欽若大典。斯爲至公。式揚耿光。用體文德。朕夔奉宗廟。臨御萬方。降疾不瘳。庶政多闕。乃命元子。代予守邦。爰以令辰。光膺冊禮。宜以今月九日。冊皇帝於宣政殿。仍命檢校司徒杜佑充冊使。門下侍郎杜黃裳充副使。仍命下二字。史無。國有大命。恩俾惟新。宜因紀元之慶。用覃在宥之澤。宜改貞元二十一年爲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

五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又下誥曰。人倫之本。王化之先。爰舉令圖。允資內輔。式表后妃之德。俾形邦國之風。茲禮經之大典也。良娣王氏。家承茂族。德冠中宮。雅修彤管之

規。克佩姆師之訓。自服勤蘋藻。祇奉宗祧。令範益彰。母儀斯著。宜正長秋之位。以明繼體之尊。良媛董氏。備位後庭。素稱淑慎。進升號位。或作號。禮亦宜之。良娣可冊爲太上皇后。良媛宜冊爲太上皇德妃。仍令所

司備禮。擇日冊命。宣示中外。咸使知聞。壬寅。制王任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並員外。置馳驛發遣。叔文。越州人。以基入東宮。頗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閒常言人閒疾苦。上將大論宮市事。叔文說中上意。

遂有寵。因爲上言。某可爲將。某可爲相。幸異日用之。密結韋執誼。并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爲死交。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而進。交遊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貞元十九年。補闕張正買。疏諫他事。得召見。正買與王仲舒。劉伯芻。裴蒞。常仲孺。呂洞相善。按史。王仲舒下。更有韋成季三字。今詳下文有成季字。則此處當有此三字。亦脫漏也。○藍昌亥切。數遊止。正買得召見。諸往來者。皆往賀之。有與之不善者。告叔文執誼。云正買疏似論君朋黨事。宜少誡。執誼叔文信之。執誼嘗爲翰林學士。父死。罷官。此時雖爲散郎。以恩時時召入問外事。執誼因言成季等朋讎聚遊無度。皆譴斥之。人莫知其由。叔文旣得志。與王伾。李忠言等專斷外事。遂首用韋執誼爲相。其常所交結。嘗或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或無至字。日夜羣聚。伾以侍書幸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伾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曄。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唱和。採聽外事。上疾久不瘳。內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位。叔文默不發議。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喜上或常吟杜甫題諸葛亮廟詩。末句云。出師未用身先死。按杜詩用作捷。或作戰。長使英雄淚滿襟。因歔歔流涕。○歔音虛。歔音希。聞者咸竊笑之。雖判兩使事。未嘗以簿書爲意。引其黨。屏人切切細語。謀奪宦者兵。以制四海之命。旣令范希朝。韓泰。總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尙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爲叔文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

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白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而母死。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者皆恟懼。皇太子既監國。遂逐之。明年乃殺之。伾。杭州人。病死遷所。其黨皆斥逐。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謂奇才者。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持母喪在東都。而呂溫使吐蕃半歲。至叔文敗方歸。故二人皆不得用。叔文敗後數月。乃貶執誼爲崖州司馬。後二年。病死海上。執誼。杜黃裳子。培。與黃裳同在相位。故最在後貶。執誼進士對策高等。執誼京兆人。建中三年中進士第。貞元元年。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第一人。驟遷拾遺。年二十餘。入翰林。巧惠使辟。媚幸於德宗。而性貪婪詭賊。其從祖兄夏卿爲吏部侍郎。執誼爲翰林學士。受財爲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卿賴先人德。致名位。幸各已達。已或豈可如此自毀壞。擺袖引身而去。執誼大慙恨。旣而爲叔文所引用。初不敢負叔文。迫公議時。時有異同。輒令人謝叔文云：非敢負約爲異同。約或作終。非是。蓋欲曲成兄弟爾。弟疑當作事。叔文不之信。遂成仇怨。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尙爲相。常不自得。長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敗死。時纔四十餘。執誼自卑。嘗諱不言嶺南州縣名。爲郎官時。嘗與同舍郎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圖。執誼皆命去之。閉目不視。至拜相。還所坐堂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就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爲不祥。甚惡之。憚不能出口。至貶。果得崖州焉。

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寅史作太上皇於興慶宮受朝賀。皇帝率百僚奉至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冊文曰維永貞二年。元二或作元非是歲次景戌正月景戌朔。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冊言。臣聞上聖玄邈獨超乎希夷。彊名之極。彌或作彌非是猶存乎罔象。豈足以表無爲之德。光不宰之功。然稱謂所施。簡冊攸著。涵泳道德。感於精誠。仰奉洪徽。有以自竭。伏惟太上皇帝陛下。道繼玄元。業纘皇極。膺千載之休祿。承九聖之耿光。昭宣化源。發揚大號。政有敦本示儉。政有二字疑衍慶裕格天。恩翔春風。仁育羣品。而功成不處。褰裳去之。付神器於冲人。想汾陽以高蹈。體堯之德。與神同符。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巍巍事表。無得而言。顧茲寡昧。屬膺大寶。懼忝傳歸之業。莫申繼述之志。夙夜兢畏。惟懷永圖。今天下幸安。皆睿訓所被。而未極徽號。執報君親。是以台臣庶官文武之列。抗疏於內。方伯藩守億兆之衆。同詞於外。請因壽祿。以播鴻名。臣不勝大願。謹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當三朝獻壽之辰。應五紀啓元之始。光膺徽稱。允協神休。斯天下之慶也。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興慶宮咸寧殿。年四十六。遺誥曰。朕聞或作觀死生者物之大歸。脩短者人之常分。古先哲王明於至道。莫不知其終以存義。順其變以節哀。故存者不至於傷生。逝者不至於甚痛。謂之達理。以貫通喪。朕自弱齡。卽敦清靜。逮乎近歲。又嬰沈痼。嘗亦親政。益倦于勤。以皇帝天資仁孝。日躋聖敬。爰釋重負。委之康濟。而能內睦于九族。外勤于萬機。問寢益嚴。侍膳無曠。推此至德。以安庶邦。朕之知子。無愧天下。今厥疾大漸。不寤不興。付託得人。顧復何恨。四海兆庶。亦奚所哀。但聖人大孝。在乎

善繼樞務之重。軍國之殷。續而承之。不可暫闕。以日易月。抑惟舊章。皇帝宜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五或作三。非是。二十七日釋服。方鎮岳牧。不用離任赴哀。天下吏人。誥至後。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嫁祠祀飲酒食肉。宮中當臨者。朝晡各十五舉音。非朝晡臨時。禁無得哭。釋服之後。勿禁樂。他不在誥中者。皆以類從事。伏以崇陵仙寢。復土纔終。甸邑疲人。休功未幾。今又重勞營奉。朕所哀矜。況漢魏二文。皆著遺令。永言景行。常志夙心。其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用以金銀錦綵爲飾。百辟卿士。同力盡忠。克申送往之哀。宜展事居之禮。居或作君。非是。布告天下。明知朕懷。七月壬申。葬豐陵。謚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廟曰順宗。

韓昌黎集遺文

聯句

有所思聯句

此下三聯句見孟東野集

相思繞我心。日夕千萬重。年光坐晚晚。春淚銷顏容。郊臺鏡晦舊暉。庭草滋新茸。望天上石。別劍水中龍。愈

遣興聯句

說見上

我心隨月光。寫君庭中央。郊月光有時晦。我心安所忘。愈常恐金石契。斷爲相思腸。郊平生無百歲。岐路有四方。愈四方各異俗。適異非所將。郊驚蹄顧挫林。逸翮遺稻梁。愈時危抱獨沉。道泰懷同翔。郊獨居久寂默。相顧聊慨慷。愈慨慷丈夫志。可以耀鋒鋌。郊蘧寧知卷舒。孔顏識行藏。愈朗鑒諒不遠。佩蘭永芬芳。郊苟無夫子聽。誰使知音揚。愈

贈劍客李園聯句

同上

天地有靈術。得之者唯君。郊築爐地區外。積火燒氛氲。愈照海鑠幽怪。滿空歎異氛。郊山磨電奔奔。水淬龍蝟蝟。愈太一裝以寶。列仙冢其文。郊可用懾百神。豈唯壯三軍。愈有時幽匣吟。忽似深潭聞。郊風胡久

已死。此劍將誰分。愈行當獻天子。然後致殊勳。郊豈如豐城下。空有斗閒雲。愈

遺詩

同竇牟韋執中尋劉尊師不遇

此詩得於五賢聯珠集。公時任都官外郎。同洛陽令竇牟。河南令韋執中以訪之。元和五年也。詩以同尋師為韻。人各一首。洪氏年譜亦見。

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還隨躡躅騎。來訪馭風襟。院閉青霞入。松高老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

春雪今按此詩得於文苑英華。其後即以正集中春雪詩首句云。新年都未有芳華者。系之疑亦公作也。已上並方本所載。諸本所無者。今悉存之。諸本更有遺文一卷。方獨取贈族姪嘲解

睡三篇。餘並不諱。今並附見于後。其可疑者。亦但存其目而不載其文云。

片片驅鴻急。紛紛逐吹斜。到江還作水。著樹漸成花。越喜飛排瘴。胡愁厚蓋砂。兼雲封洞口。助月照天涯。 暝見迷巢鳥。朝逢失轍車。呈豐盡相賀。寧止力耕家。

贈族姪上或有徐州字。

我年十八九。壯氣起胸中。作書獻雲闕。辭家逐秋蓬。歲時易遷次。身命多厄窮。一名雖云就。片祿不足充。今者復何事。卑棲寄徐戎。蕭條資用盡。濩落門巷空。朝眠未能起。遠懷方鬱悰。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 自云有奇術。探妙知天工。既往悵何及。將來喜還通。期吾語非佞。當為佐時雍。

嘲解李希聲家有退之遺詩數十篇。希聲云。皆非也。獨嘲解二篇似之。錄于末。

澹師晝睡時。聲氣一何猥。頑颯吹肥脂。坑谷相崑磊。雄哮乍咽絕。每發壯益倍。有如阿鼻尸。長喚忍衆罪。馬牛驚不食。百鬼聚相待。木枕十字裂。鏡面生疥癩。○疥音肥。癩音濁。癩癩腫病也。鐵佛聞皺眉。石人戰搖腿。孰云天地仁。吾欲責真宰。幽尋虱搜耳。猛作濤翻海。太陽不忍明。飛御皆惰怠。乍如彭與黥。呼冤受菹醢。又如圈中虎。號瘡兼吼餒。雖令伶倫吹。苦韻難可改。雖令巫咸招。魂爽難復在。何山有靈藥。療此願與採。

澹公坐臥時。長睡無不穩。吾嘗聞其聲。深慮五藏損。黃河弄潰瀑。梗澀連拙黻。南帝初奮槌。一竅洩混沌。莊子應帝王篇。南海之帝儵。北海之帝忽。中央之帝混沌。相與甚善。儵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迥然忽長引。萬丈不可忖。謂言絕於斯。繼出方袞袞。幽幽寸喉中。草木森萃葺。○葺音本。葺音草。木叢生也。盜賊雖狡獪。亡魂敢窺闔。鴻蒙總合雜。詭譎騁戾狼。乍如鬪叟叟。忽若怨懇懇。賦形苦不同。無路尋根本。何能墮其源。惟有土一畚。

晝月

玉盃不磨著泥土。青天孔出白石補。兔入臼藏蛙縮肚。桂樹枯株女閉戶。陰爲陽羞固自古。嗟汝下民或敢侮。戲謔盜視汝日暮。

贈張徐州莫辭酒

莫辭酒。此會固難同。請看工女機上帛。半作軍人旗上紅。莫辭酒。誰爲君王之爪牙。春雷三月不作響。戰士豈得來還家。

辭唱歌諸本注云此篇恐非公作今姑存之

抑逼教唱歌。不解看豔詞。坐中把酒人。豈有歡樂姿。幸有伶者婦。腰身如柳枝。但令送君酒。如醉如憨癡。聲自肉中出。使人能透隨。復遣慳吝者。贈金不皺眉。豈有長直夫。喉中聲雌雌。君心豈無恥。君豈是女兒。君教發直言。大聲無休時。君教哭古恨。不肯復吞悲。乍可阻君意。豔歌難可爲。

知音者誠希古詩不愁歌者苦但傷知音希

知音者誠希。念子不能別。行行天未曉。攜手踏明月。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京城數尺雪。寒氣倍常年。泯泯都無地。茫茫豈是天。崩奔驚亂射。揮霍訝相纏。不覺侵堂陛。方應折屋椽。出門愁落道。上馬恐平韉。朝鼓矜凌起。山齋酩酊眠。吾方嗟此役。君乃詠其妍。水玉清顏隔。波濤盛句傳。朝飧思共飯。夜宿憶同氈。舉目無非白。雄文乃獨玄。

潭州泊船呈諸公

夜寒眠半覺。鼓笛鬧嘈嘈。鬧浪春樓堞。驚風破竹篙。主人看使範。客子讀離騷。聞道松醪賤。何須慙錯刀。

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禮部衛員外少室張道士中丞謂裴度也

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三五盃。爲逢桃樹相料理。○料音聊不覺中丞喝道來。

池上絮

池上無風有落暉。楊花晴後自飛飛。為將織質凌清鏡。濕却無竊不得歸。

記

監軍新竹亭記 按此文恐非公作今刪去

書

答侯生問論語書

公作論語傳。未成而歿。見於張籍祭詩。辯於洪慶善之說者甚明。今世所傳。如

涇子在回何敢死。以死作先。雖甚鄙淺。然為伊川之學者皆取之。

愈白。侯生足下。所示論語問甚善。聖人踐形之說。孟子詳於其書。當終始究之。若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是也。苟有偽焉。則萬物不備矣。踐形之道無他。誠是也。足下謂賢者不能踐形。非也。賢者非不能踐形。能而不備耳。形言其備也。所謂具體而微是也。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充實則具體。未大則微。故或去聖一閒。或得其一體。皆踐形而未備者。唯反身而誠。則能踐形之備者耳。愈昔注解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此說甚為穩當。切更思之。愈白。

墓誌

相州刺史御史中丞田公故夫人魏氏墓誌銘

下或有注井序字。○今按此篇不類公文。且云元和八年。則又非少作。其非公作無疑。今刪去。

啓

皇帝卽位賀宰相啓

愈啓。伏見册命。皇帝以閏月三日。嗣臨大位。以主神人。含生之類。孰不蒙賴。相公翼亮聖明。大慶資始。伏惟永永。與國同休。愈下情不勝慶躍。限以所守。不獲隨例拜賀。謹差某奉啓。不宣。謹啓。

狀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方本有之。以附嘲鼯睡之後云。此篇見文苑英華。蓋爲董晉作。董晉行狀亦可考。

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伏惟皇帝陛下。道合天地。恩霑動植。邇無不協。遠無不賓。神人以和。風雨咸若。前件嘉禾等。或兩根並植。一穗連房。或延蔓敷榮。異實共蒂。旣叶和同之慶。又標豐稔之祥。感自皇恩。微莖何極於造化。親逢嘉瑞。小臣喜遇於休明。無任。

皇帝卽位賀諸道狀

伏見勅命。皇帝以閏正月三日。嗣臨寶位。海內惟新。凡在臣庶。不勝慶幸。惟俯同下情。未由拜賀。但增馳戀。謹奉狀不宣。某再拜。或無此三字。

皇帝卽位降赦賀觀察使狀

二月五日恩赦。今月二十四日卯時到州。當時集百官僧道百姓宣示訖。聖上以繼明之初。垂惟新之澤。

曲成不遺於萬物。大寶遂延於四海。寰宇斯泰。品類皆蘇。渥恩普霑。遠近同慶。蘇渥或乙此愈以藩條有制。拜賀無由。不勝欣抃之至。謹差萍鄉縣丞李某奉狀陳賀。某或作於

潮州謝孔大夫狀

此篇見洪氏年譜。方氏增考云。公既南行。家亦隨逐。二月二日。已過商州之南。而此狀言七月二十七日。牒則八月作也。不知其家何故。猶未至潮。又姪孫湘。

亦從公而南。故宿曾江口。有示湘詩。而過始興江口。詩謂日前百口還相逐。與狀言妻子孫湘。未到者。皆不相應。此狀恐妄也。○今按公之到郡。既不見年月之實。則此狀無由可考。方氏引曾江始興二詩。以證此狀之妄。蓋亦有理。但恐或已過始興。留家。在後。而獨先到郡。亦不可知。但其狀詞頗類袁州申使狀。則又未有以必見其妄。故今且存之。亦闕疑之意也。

伏奉七月二十七日牒。以愈貶授刺史。特加優禮。以州小俸薄。慮有闕乏。每月別給錢五十千。以送使錢。充者開緘捧讀。驚榮交至。顧已量分。慚懼益深。欲致辭爲讓。則乖伏屬之禮。承命苟貪。又非循省之道。進退反側。無以自寧。其妻子男女。并孤遺孫姪奴婢等。尙未到官。窮州使賓罕至。身衣口食。絹米足充。過此以往。實無所用。積之於室。非廉者所爲。受之於官。名且不正。恃蒙眷待。輒此披陳。

疏

憲宗崩慰諸道疏

愈言。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伏惟攀慕永痛。哀感難勝。某承詔。不任號絕。限以官守。拜慰未由。伏增惶戀。謹差某奉疏。不宣。韓愈再拜。

題名

長安慈恩塔題名

已下並方本所載

韓愈退之李翱翔之孟郊東野柳宗元子厚石洪濬川同登。

洛北惠林寺題名

韓愈李景興侯喜尉遲汾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魚于温洛宿此而歸昌黎韓愈書。

謁少室李渤題名

愈同樊宗師盧仝謁少室李拾遺。

福先塔寺題名

處士石洪濬川吏部員外王仲舒弘中水部員外鄭楚相叔敖洛陽縣令潘宿陽乾明國子博士韓愈退之前試左武衛曹李演廣文前杭州錢塘縣尉鄭絃文明元和三年十月九日同遊。

嵩山天封宮題名

歐公跋語附

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與著作佐郎樊宗師處士盧仝自洛中至少室謁李徵君渤樊次玉泉寺疾作歸明日遂與李盧道士韋濛僧榮並少室而東抵衆寺上太室中峯宿封禪壇下石室遂自龍泉寺釣龍潭水遇雷明日觀啓母石入此觀與道士趙玄遇乃歸閏月三日國子博士韓愈題。

歐公集古跋尾云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記龍潭遇雷事天

聖中余爲西京留守推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宮徘徊柱下而去遂登山頂之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毋語笑以黷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誠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蹟不知其後何人模刻于石也

迂杜兼題名

河南尹水陸運使杜兼尙書都官員外郎韓愈水陸運判官洛陽縣尉李宗閔水陸運判官伊闕縣尉牛僧孺前同州韓城縣尉鄭伯義元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大尹給事奉詔祠濟瀆回愈與二判官於此迎候遂陪遊宿愈題

華嶽題名

此文刻於金天祠石闕昔人嘗集華嶽題名自唐開元至後唐清泰錄爲十卷此文雖未必盡出公手然筆削之嚴要非公不可故錄之

淮西宣慰處置使門下侍郎平章事裴度副使刑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馬總行軍司馬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判官司勳員外郎兼侍御史李正封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馮宿掌書記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李宗閔都知兵馬使左驍衛將軍威遠軍使兼御史大夫李文悅左廂都押衙兼都虞候左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密國公高承簡元和十一年八月丞相奉詔平淮右八日東過華陰禮于嶽廟總等八人實備將佐以從

朱子編昌黎先生傳目錄

新書本傳

文錄序

記舊本韓文後

潮州韓文公廟碑

朱子校昌黎先生集傳

新書本傳

宋景文公

今以李翱所撰行狀皇甫湜所撰墓誌神道碑舊史本傳資治通鑑洪興祖所撰年譜程俱所撰歷官記方崧卿增攷年譜考其同異詳略附注本文之下以見公之行事本末而文之已見於集者不復載云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

德終祕書郎李白作文公仲卿去思碑云南陽人而公常自稱昌黎李翱作公行狀亦云昌黎某人皇甫湜作墓志不言鄉里又作神道碑乃云上世嘗居南陽又隸延州之武陽而舊史亦但云

昌黎某今按新史蓋因李碑而加鄧州二字也然考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其一河內脩武即所謂

晉啓南陽也其一南陽堵陽即荆州之南陽郡字與緒同在唐屬鄧州者也元和姓纂唐書世系表有兩

韓氏其一外郎二高侯顧常玄孫鷺避亂居南陽郡之葛太九世孫河東太守衛魏中郎穎穎生播純四世孫

安城其一則顧常裔孫尋為後漢隴西太守居穎川茂生均均生睦睦生仁泰仁泰生觀素觀素生

仲卿仲卿生會愈而中問嘗徒陳留以此而推則公固穎川之族尋睦之後而不得承其系矣而洪興

祖所撰年譜但以愈之後世嘗徒昌黎遂附新史之說獨以緒陽為均州小有不同耳及其再考二書而

見公世系之實則遂諱匿不敢復著仲卿會愈之名而直以爲不可考今固不得而據也唯方崧卿增考

引董道說以為竊乃韓瑗休之祖而公自出於尋稜與二書合其論南陽則又云今孟懷州皆春秋南

陽之地自漢至隋二州皆屬河內郡唐顯慶中始以孟州隸河南府越中乃以河南之四縣入河陽三

城使之後又改為孟州今河內有河陽縣韓氏世居之故公每自言歸河陽者墳墓而女孳之銘亦曰歸

則又有不可曉者豈是時昌黎之族類盛故隨稱之亦若所謂言劉悉出彭城言李悉出隴西者邪然設使公派果出昌黎也則其去籍陽已歷數世其後又屢遷徙不應舍其近世所居之土而遠指鄧州為鄉里也方又引孔武仲之說亦同董氏而王銍以為公生於河內脩武則無可疑者而新史洪譜之誤斷可識矣愈生為已詳蓋其世系雖有不可知者然南陽之為河內脩武則先生於大歷十二年夏五月起居舍人韓會坐元間復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李漢序及乳母誌會事見虛東美誌洪譜云虛志所謂兄祭乃大宗小宗之宗舊史以為從父兄誤矣又云舊史大歷十二年夏五月起居舍人韓會坐元間復官柳宗元先友記云會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以故多謗會既卒公攜家北歸葬會河陽建中貞元間復避地於江南韓氏有別業在宣城因就食焉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行歐陽詹哀詞復志賦祭嫂及老成文示爽詩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行將就食於江之南始專專於講習兮非古訓為無所用其心則公之為學正在就食江南時也擢進士第洪譜云貞元二年丙寅公年十九始至京師見祭老成文歐陽哀詞答崔立之書五年己巳登進士第時年二十五見上邢君牙書唐科名多尚古學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游鏡意鑽榜中見與陸員外書舊史云大歷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游鏡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問故相鄭餘慶頗為延譽由是知名是年有爭臣論九年癸酉有省試學生代齋郎議方考此議當繫十一年試宏詞見答崔立之書有三宰相書皆不報是年去見祭老成文有贈張童子序十一年乙亥又試宏詞見答崔立之書有三宰相書皆不報是年去京師過潼關有感二鳥賦既歸河陽有畫記遂自河陽如東都有祭田橫文○今按八年以會董晉為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董晉行狀云十二年七月晉拜宣武節度使受命遂行韓愈實從公行狀云董公辟四年用進士從董晉平汴州推官舊史作巡官○洪譜云二狀載公入汴在十二年丙子與史合而誌碑所記皆後二年殊不可曉豈今年辟公以行至十四年始有成命邪亦不應如是之緩也方考蜀本

樊本無三十一而仕之文但云歷官二十年有七年爾然自公卒之年逆數之亦當以十四年計之入汴雖在十二年然水門記十四年正月作石本猶但稱攝節度掌書記前年進士韓愈是歷官之始故計必是年命乃下故碑誌之言如此不當以命下之從董晉平汴州則誤矣又送俱文珍序亦在十三年安得言十四年乃入汴乎要當以公之自言及二狀二史通鑑爲正持正狂躁其考之或有未審不足據也舊史之作巡官則程記已辨其非矣○洪譜又云三十三年丁丑公在汴有復志賦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十四年戊寅公在汴有天星詩水門記楊燕奇碑十五年已卯董晉行狀云二月三日丞相薨公從喪行四日而汴州亂有汴州亂詩歷官記云汴軍亂愈家在園中尋得脫下汴東趨彭城愈從喪至洛還盟津度汜水出陳許間以二月暮抵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居之符離隄上及秋將辭去建封奏度推官試協律郎至冬建封使愈朝正于京師節度使張建封居之符離隄上惜汴酒交流詩答李翱書上建封書論晨入夜歸事後又有諫擊毬書賀白兔陽徐泗蒙節度掌書記李生壁按公與東野書欲以此秋辭去而題李生壁在五月十四日則不待至秋而已去徐矣舊史亦云公發言真率無所畏避豈竟以此不合雖建封之知已亦不能容邪公既去徐而建封卒翌日徐軍亂見白樂天哀二良文在洛有師調四門博士洪譜云十七年辛巳公在京師從調選三月東還見與衛中行書冬公如京師調四門博士洪譜云十七年辛巳公在京師從調選三月東還見序李楚金墓誌公自去年冬參調竟無所成而歸今年冬再往八十八年壬午春始有四門博士之授爲博士日嘗謁告歸洛因遊華山即答張徹詩所謂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陁者也李肇國史補云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度不可返發狂慟哭爲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沈顏作誓書以爲筆妄載豈有賢者輕命如此考公詩則知國史補乃實錄也是年有送陸欽州序上已日燕太學聽彈琴序與崔羣馬彘行狀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洪譜九年癸未公年三十六自博士拜監察御史時有齒落哭楊兵曹陸欽州慘詩及與陳京給事書禘禘於論權停選舉狀苗氏墓誌又上李實書稱前守四門博士時已罷博士未受御史之命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蓋公自貞元五年從鄭滑間復來京師至此十五年矣實錄於實詆之不餘力而此書乃盛稱其所長此又不可曉也方考唐制凡居官以四考爲滿公在官踰年耳不知何故而罷罷而復遷行狀募碑皆只言遷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乞免停選狀謂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可以考也罷免之由不詳士而別遷也是歲七月公猶任博士乞免停選狀謂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可以考也罷免之由不詳

究然恐不至於媚實以求進也或云德宗末年不任宰相所取信者李實章執誼輩耳公蓋未免於屈身以伸道也然公天旱人饑狀專指李實而實十八年矣今云來京師之半有司徵愈急公與張署李方叔九始來京師在貞元二年也至貞元十九年實時有詔以旱饑蠲租之半有司徵愈急公與張署李方叔實率合也併誌所疑以候知者洪譜又云是時有詔以旱饑蠲租之半有司徵愈急公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關中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天子惻然卒為幸臣所讒貶連州陽山令公之被紕實也見進學解及祭張署文舊史云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宮市之弊貶陽山令疏今不傳則公之神道碑坐論此兩事也方考云公陽山之貶寄三學士詩敘述其詳而行狀但云為幸臣所惡出宰陽山神道碑亦只云因疏關中旱饑專政者惡之則其非為論宮市明矣今公集有御史臺論天旱人饑狀且謂為幸臣所惡而况翺濕皆從公遊者不應公嘗論宮市數千言而狀及碑誌略不一言及也然行狀且謂為幸臣所惡而公詩云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則是又未必皆上疏之罪也又曰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意誼等所排矣德宗晚年章王在黨已成是年補闕張正買疏諫其事得召見與所善者數人皆被譴斥歸咎其罪於上也憶昨耳洪兼宮市旱饑兩事言之而又不考章王始末故為申及之○洪譜又云以公詩考之蓋以十九年冬末貶官二十年甲申春始到陽山時有同冠映真女映和張十一功曹改江陵送劉生謝李員外諸詩及別賦送楊八弟歸湖南序區册序答寶存亮書王弘中燕喜亭記曹改江陵法曹參軍洪譜及歷官記云廿一年乙酉正月丙申順宗即位二月甲子大赦八月辛丑改元永真墓誌河南同官記洪又云公以今年春遇赦夏秋離陽山峽命於柳者三月至秋末始受法曹之命見祭李郴州文時有郴州祈雨及柳口諸詩自柳至衡岳廟詩自衡至潭有陪杜侍御遊湘西寺及湘中諸詩自荆潭唱和序上李巽書鄭夫人殯表及五箴序云余生三十有途則其箴蓋是年作所謂幕中之辨蓋謂在徐元和中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為真洪譜云永貞元年丙戌宗即位之評也公年三十有九其春夏猶在江陵有李花寒食出游歸贈張十一寅期改元元和時憲諸詩六月自江陵召拜國子博士還朝後有豐陵行游青龍寺贈崔立之送文暢諸詩城南諸聯句及祭文十二兄岌文有爭先者構公語以飛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而公作周況妻韓氏墓誌乃云從兄俞

正以其居官之久近為言恐當作年為是然亦未敢必也○洪譜又云是年二月有論錢重物輕狀新志云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為患於是詔百官議革其弊方考以為此議在穆宗即位之初通鑑附之長慶元年秋為得其實今年初無此議也惟會要載元和六年二月制謂建中後貨輕物重許諸道所納見錢五分量徵二分餘三分兼納實估匹段或當時有此議然亦非七年也況公六年二月尚在東都洪誤矣○洪譜又云是年有石鼎聯句贈劉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師服詩祭石洪文李素石洪墓誌路應神道碑

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洪譜云此除是官時宰相武元衡李吉甫李絳也是年有答劉秀才論史書及烏氏田氏廟碑鄭僂神道碑轉考功知制誥洪譜云九年甲午以考功知制誥是年有元微之書田弘李虛中董道息國夫人墓誌王適孟郊扶風郡夫人墓誌十年乙未公知制誥有和庫部盧曹正書送張道士序劉昌裔神道碑與李絳書進順宗實錄狀舊史云愈撰實錄繁簡不常敘事拙於取長元日朝迴及寒食直歸遇雨二詩與李絳書進順宗實錄狀舊史云愈撰實錄繁簡不常敘事拙於取舍按退之作史詳略各有意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其褒善貶惡之旨明甚當時議者非之卒竄走無全篇良可惜也史又云愈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此言是也是年有與柳公綽二書論淮西事宜狀說見明年又有捕賊行賞表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藍田縣丞廳記獨孤都衛之立墓誌徐偃王廟碑

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命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為裴均所厚均子鏐素無狀愈為文章字命鏐謗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洪譜云十一月丙申正月丙戌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選中書舍人丙宰相而選息兵其為儒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尙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選中書舍人後竟以它事改右庶子時宰相李逢吉章貫之也其云月滿選中書舍人者蓋唐制臺郎滿歲則遷多矣唯後集有崔羣戶部侍郎制一首爾○今按行狀通鑑洪所失鑿西事宜一年無一篇見取者失神道碑新史則在遷中書舍人之後但行狀言不惟不在十一年正月之後亦六月而狀中實無此語若狀果在六月之後則不應全不言及則是此狀不惟不在十一年正月之後亦不

在十年六月之後也。故通鑑直以繫於五月之下。行狀敘事雖實而記言則誤。碑文新史固爲失之。今當以通鑑爲正。○洪譜又云：是年有飢虛雲。夫曲江荷花行。周況妻韓氏墓誌。王用碑科斗書後記。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行狀神道碑及舊史云：十二年丁酉。秋。以兵老久屯。賊未滅。上命裴丞相爲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賜三品衣魚。爲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鄆城軍。出潼關。公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弘弘。說用命。師乘遂和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至。公濟三軍。千人。問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不勞。用衆宜。士爲公恨。蔡州既平。布衣柏耆以計謁公。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曰：占爲書。使柏耆袖之。以至鎮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遣子入侍。丞相歸京師。以功遷刑部侍郎。詔公撰平淮西碑。其辭多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公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是年有送殷侗序。祭署文并墓誌。及東征往還。唱諸晚秋。郾城夜會。聯句爲刑部誌。權德輿碑。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頌。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杏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枉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乖刺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鍾素忌愈直。卽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谿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

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

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隸洪譜云公以十四年己亥正月癸巳貶潮州刺史宰相疑馮宿

便道取疾以至海上據宣城驛記則以三月二十四日過宣城據瀧吏曲江至潮以幾望日曲江據謝表則以

三月二十五日至潮州據祭文則以四月二日逐鱷魚其水正本皆但云年月日到故公表亦云自潮不知

淵急故也况自韶至廣雖為順流而自廣之惠自潮水陸相半要非旬日到郡也○今按道里行程則方說

何月日也與大顛第一書石本乃云四月七日則又似實以三月二十五日到郡也○今按道里行程則方說

廣來往動皆經月則公到郡決非三月而逐鱷魚亦未必在四月二十五日到郡也○今按道里行程則方說

為是但與大顛第一書石本乃云四月七日則又似實以三月二十五日到郡也○今按道里行程則方說

洪譜又云公自京師至潮有路旁睽至藍關示姪孫湘武關西逢配流吐蕃食曲江驛次鄧州界過南陽

灑吏臨灑寺至韶州寄張使君酬張使君惠書逾始興江口感懷贈元十八協律初南食貽元十八答

柳柳州食蝦蟇別趙子諳詩及宜城驛記潮州謝表祭鱷魚文請置鄉校驛賀册召拜國子祭酒洪譜云

尊號表是年七月己丑羣臣上尊號大教十月己巳準例量核授袁州刺史留別張使君二詩至袁有

袁州謝上賀穆宗即位賀冊上尊號大教十月己巳準例量核授袁州刺史留別張使君二詩至袁有

閣記乃云十月賀穆宗即位賀冊上尊號大教十月己巳準例量核授袁州刺史留別張使君二詩至袁有

為行軍司馬時賜金紫今為祭酒始復其舊也自袁趨京師有次石頭驛寄江西王中丞閣復其章綬者公

江州有寄鄂岳李大夫程及題西林寺故齋二部堂詩因話錄云蕭穎士存字伯誠為金部員外郎惡裴延齡之為人棄官歸廬山少時嘗受金部賞知及經江州遊廬山訪金部故居因賦此詩留百

直慶遣使宣諭仍擇經略使撫之又有柳子厚及姪孫滂祭文墓誌○洪譜又云行狀云公入選祭酒有

直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族子擢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

子有雨中寄張籍詩舉張惟素自代及請復國皆相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矣公在國轉兵

部侍郎祭文李邕鄭羣薛戎墓誌○今按方氏增考論錢重物輕狀當在此年秋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

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逐之。甲士陳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且爲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爾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旌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謹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遽麾使去。因泣謂愈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洪譜云：長慶元年七月，鎮州亂，殺田弘正，立王廷湊，命深潭二月初，敕廷湊詔愈宣撫歸而牛元翼果出行狀云：公還於上前，奏與廷湊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大用。授吏部侍郎。○今按先太師謂故鎮帥王武俊也。○神道碑云：方鎮反，太原兵以輕利誘迴乾，召先生禍福警引虎鬻膽血，直今所患非兵不足，速疎陳得失。○今按此數語不可曉。它書亦皆無之。未詳何謂。恐有誤也。○洪譜又云：是年有次壽陽驛，次太原，呈副使吳郎中次承天營奉酬裴司空鎮州路上酬裴司空重見寄鎮州初歸諸詩及章侍講盛山詩序論鹽法事宜狀。二年壬寅九月，轉吏部侍郎。行狀云：凡令吏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故勢輕。是年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有鄆州谿堂詩寶司業祭文墓誌楚國夫人墓誌黃陵廟碑。

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為吏部侍郎洪譜云三年癸卯六月

兼御史大夫勅放臺參後不得為例十月癸巳為兵部侍郎庚子為吏部侍郎行狀云改京兆尹六軍將士若不致私相告曰是尙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為御史中丞械囚送

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因是時紳方幸旦夕且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為請兩改其官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紳爭何事公因自辨數日復為吏部侍郎紳道碑云復為兵部侍郎

郎銓不鎖入吏選父七十母六十身七十悉與三利取才財勢路絕○今按碑失兵部一節此兵字當作

吏字不鎖入吏即謂前縱吏出入事三利取才未詳其義疑鈐法有此語或為有脫誤也○洪譜云公為

京兆有舉馬摠白代狀賀雨及賀太陽不虧表祭竹林神曲江祭龍文再為兵部有舉張正甫白長慶四

代狀是年有羅池廟碑送鄭樞序并詩祭馬摠女挈文并李千女挈墓誌韓弘碑論孔戣致仕狀四月有張

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徽洪譜云八月有孔戣墓誌是年公沒年五十七行狀云得病滿百日

假既罷以十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公屬纊語曰某伯兄德行高曉力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

某疎愚食不擇禁忌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於牖下幸不至於失大節

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明年張籍祭公詩有云去夏公請告養疾城南莊官休罷兩月同遊翔又曰

共愛池上佳聯句舒遐情又曰公為游溪詩唱詠多慨慷城南莊在長安城南公之別墅也池上聯句集

中無之游溪詩即南溪始泛三首是也又曰公有曠達識生死為一綱及當臨終長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其於死生之際如此○神道碑云遺命喪葬無不如禮俗習夷狄甚為浮闊日以七數

之及拘陰陽所謂吉凶一死不變可以為後世法而諱不載蓋不以為然也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

不少變成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為嫁

遺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為服期以報行狀云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體神道碑云朝有大獄大疑文武

誌云公洞朗軒闔不施載級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意以為枕簞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

游以詠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碑又云內外惇弱悉撫之一親以仁使男

有官女有從不啻於己生交於人己而我負終不計死則其家均食剖資雖微弱待之如賢戚人語笑
 之愈篤未嘗一食不對客聞人或畫見其面退相指語以爲異事未嘗宿貨餘財每曰吾前日解衣質食
 今存有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
 已多矣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闕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
 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
 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墓誌云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挾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跋邪軀異
 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鏘鏗春麗驚耀天下然人罪非我計藉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灑灑不可窺校及
 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已來一人而止矣○按知人罪非我計此句中必有脫誤疑當云人知人罪非
 我所計○方氏附錄程子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之言雖不能無病然自孟子以來能知此者
 獨愈而已其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無所見安能由千載之後判其
 得失若是之明也又曰退之乃以學文之故日求其所未至故其所見及此其於爲學之序雖若有所學
 而能此必然之理也退之乃以學文之故日求其所未至故其所見及此其於爲學之序雖若有所學
 然其言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有所襲於前人之語又非鑿空信口率然而言之是必有所見矣若無
 所見則其所謂以是而傳者果何事邪○今按諸賢之論唯此二條爲能極其深處然復考諸臨川王氏
 有書則其詩有曰紛紜易盡百年身舉程子之意固爲得其去陳言誇而未氏之言亦自不爲無理蓋韓公於
 道知其用者故嘗折其衷而論之窮於其具於吾之一心知其行未必能謹於細微雖知文與道有內外淺
 深之殊而終未嘗詳於外而略於內其志常極於遠大而其行未必能謹於細微雖知文與道有內外淺
 舍位慕祿之私此其見於文字之中信有如王氏所譏者矣但王氏雖能言此而其所謂道眞者實乃老
 佛之餘波正韓公所深詆則是楚雖失而齊亦未爲得耳故今兼存其說而因附以狂妄
 管窺之一二私竊以爲若是而論之則於韓公之學所以爲得失者庶幾其有分乎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擲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

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未流。反刈以樸。剗僞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鶩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牴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苟況揚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喻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訖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文錄序

趙德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軻揚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傳。由佛及聃莊楊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於今。大於後。金石燦鑠。斯文燦然。德行道學文。庶幾乎古蓬萊中。手持日覽。飢食渴飲。沛然滿飽。顧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志於斯。將所以盜其影響。僻處無備。得以所遇。次之爲卷。私曰文錄。實以師氏爲請益依歸之所云。實或作寶。

記舊本韓文後

歐陽文忠公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彥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

游其家。見其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略顛倒無次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嘆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于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故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秩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

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泉本云。吾少居漢東。年十五六時。於中。有故書數十册。因得韓文於其間。皆脫落無次序。吾略讀之。愛其文辨。而意深。當是時。學者方作時文。天下之人。無道韓文者。予亦將舉進士。以缺祿利。未暇學也。遂求於李氏。而得之。以歸。補次成秩。而藏之。數年始及第。遂官于洛。而得師魯與之遊。因出韓文而學之。自後天下學者。亦稍稍近古。吾家所藏書萬卷。然獨韓文最爲舊物。君爲吾愛惜之可也。○今按泉州本。乃汪彥章所刻。此序獨與諸本不同。不知何據。其所謂君者。又不知爲何人也。今并存之。以俟知者。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文忠公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鏞李

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城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任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呂黎伯。故榜曰。呂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爲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決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覲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爨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韓集點勘 校東雅堂本

卷一

東吳陳景雲

李序

教人自爲注。韓子作樊宗師墓銘云。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序所謂教人自爲者。正訓以詞必已出耳。爲當如字讀。注與音並非。注論語十卷。張水部祭韓子詩。魯論未訖注。手跡猶微茫。則此云十卷者。乃未成之書也。今所傳論語筆解。出後人僞託。

目錄

祭文中祭虞部張員外後。脫祭河南張員外一題。又祭滂文後。衍祭張給事一題。

卷首宋莒公語

馮元諡章靖。以博洽稱。宋史有傳。莒公雅重之。故校韓集。特從馮本。

感二鳥賦。觸白日之隆景。景。古影字。時方仲夏。故曰隆景。雖家到而戶說。二句指光範上書不

遇事。離騷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公語本此。或作戶曉者非。篇末注引歐公語。結句明云。無羨斯類。而歐公乃以不過羨二鳥光榮議之。非篤論也。

復志賦 將就食於江南 注全採洪譜之文。但多貞元元年四字。按歐陽詹哀辭云。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則非至貞元元年始避地江左也。此四字當刪去。

閔己賦 題注 公之去徐。在府主未薨之前。外集有題李生壁文可證。非因府喪而罷也。本傳有才

高數黜官語。蓋謂貞元末由御史黜官。至元和初。自謫籍召爲博士。久之。又從省郎下遷也。此賦作於貞元中。在公從事使府之後。未除朝官之前。晁說失之。咸通本乃咸通中中書舍人令狐澄藏本。第五卷寄崔立之詩。視物隔籬。注引澄本。卽此本也。

別知賦 題注 按公與崔羣書。貞元十八年也。書云。僕自少至今。從事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則公之取友天下。當自貞元二年入都之歲始也。是賦作於二十年。歲行猶未滿兩周。故曰將也。注非。知來者二句。言此別之後。良友旣不可以頻得。而遷客又未離謫地。故申之以掩郭郛云云也。舊注解來者未切。蔓引論語尤可削。斯百一而爲收。文粹作斯一旦而爲仇。按爾雅釋詁云。仇。匹也。詩與子同仇。一旦爲仇。猶言傾蓋如故也。似作仇字。其義獨長。而諸本未採。

元和聖德詩 題注 按序云。臣日與羣臣序立紫宸殿。陛下親望穆穆之光。則此詩必非分教東都時作也。所在麻列。按麻。南宋初蜀人韓仲韶本作森。朱子之說。蓋暗與舊本合。特偶未採及耳。然太白夢游仙姥詩。仙之人兮列如麻。則作麻列。亦似有據。分卒禁禦注神策京師行營。按師當作西。

區外句注鎮州常山縣。按縣當作郡。滌濯剗礮句注。詩勿翦。韓詩作勿剗。見經典釋文。此注所本。

南山詩。海浴寒鵬噉注。或作鴛之。鴛當作寒。爛熳堆衆皴注。朱子言。此蜀本之誤者。常謂嘉祐

中蘇溥刊本上言。方從蜀人韓仲韶本。則南宋初臨邛韓醇所刊本也。蓋石墓之注。雖出於韓。而字之從皴。則嘉祐蜀本已然。故特分別言之耳。又沈元用名晦。錢塘人。崇寧六年進士第一人。宣和中嘗刊韓柳集。後入金。曾再應舉登第。歸朝歷官徽猷閣學士。

將歸操。題注聞殺鳴犢作。鳴上當從蜀本增寶字。狄之水兮注。與清水合沛瀆。按沛當作涉。

別鶴操。題注。鶴與鶴本一字。古人皆通用。

秋懷詩。題注。按詩乃元和初自江陵掾召爲國子博士時作。行狀云。時宰相有愛公者。將以文學職

處公。有爭先者。構飛語。公恐及難。求分司東都。是詩中有云。學堂日無事。蓋方官國子也。又云。南山見

高稜。則猶未赴東都也。至語穿心兵諸語。其在已聞飛語後歟。更以釋言篇參證。公元和元年六月進

見相國鄭公後。數日。卽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則是秋正公憂讒畏譏時也。彼時何卒卒注。司馬

相如。當作司馬遷。汲古得修綆注。莊子外篇。綆短者。不可以汲深。苟語本之注。自當引莊。

赴江陵途中。將疑斷還。不注。蔡說非誤。洪譜自疏耳。方氏增考年譜。辨之詳矣。按公岳陽樓詩云。前

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姦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又祭張署文云。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皆斥王韋之黨。非謂李實也。茗溪一條當刪。昨者京師至。京師當從蜀本作京使。

岐山下二首 題注 據唐史程昔範。敬宗初官拾遺。爲宰相李逢吉私人。名在八關十六子之列。則昔

範乃名。非字也。

北極贈李觀注 題下注已見前卷重雲篇。此複出。當刪。

此日足可惜 假道盟津注卽盟津也。盟當作孟。東西出陳許。東西當從宋閩本作東南。按公始

至徐。徐帥館之。雖上。至秋方辟爲從事。詳見與東野書中。注家自失採。遂誤以爲初至卽授幕職也。此

詩乃未爲從事時作。故喜張之來。有連延三十日。晨坐達五更之語。若已入使院。則方晨入幕歸。安得

此閒適耶。合全篇細讀之。舊注之疎益見矣。淮之水舒舒。時送籍返和州。故有淮水楚山二句。和

隸淮南。又楚地也。

醉贈張秘書 性情方浩浩。東坡文。見客舉杯徐引。則吾胸中爲之浩浩焉。又題畫詩。聚蚊金谷是何

人。皆本公詩。語法言淵。蘧篇。貨殖曰蚊。此蚊字所本。阿買不識字注。或問阿買是退之何人。按或

問下。脫魯直二字。此必其子姪。小字句乃韓仲韶注。旣引趙說。此注複出。當刪。

送靈師 梟盧叱回旋注 按晉史劉毅擲得雉大喜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舊注刪改本文。殊晦澁。不

可解。又誤晉作宋。千尋墮幽泉注尋或作潯。按潯與尋同。兩潯字並當作尋。見說文。開忠二州牧。按開牧未詳。忠牧蓋謂李吉甫也。吉甫以貞元中自郎署左官於外。及在忠州。又六年不遷。故曰失職。是詩作於貞元二十年。而二牧之贈僧詩。則又在前。觀下作者句可知矣。落落王員外注。戶部當作吏部。

縣齋有懷 風雨靈臺夜 謂官四門博士也。漢光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號三雍宮。誰爲傾國媒注李延年傳。漢武帝歌。按傳當作侍。何能一戰霸注。按公馬少監誌云。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後五六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則貢在京師者。乃未成進士以前事。至登第後。上宰相書。則自稱前鄉貢進士矣。此注貢於京師四字當削。何用畢婚嫁注。後漢向平字子平。按上平字當作長。

合江亭 范石湖驂鸞錄曰。合江亭。今名綠淨閣。取韓詩綠淨不可唾句。蓋石湖赴桂林時。過此而日觀其懸勝也。邦君實王佐句。宋本下注。故相齊映所作。老郎一聯下注。宇文郎中炫又增其制。君侯一聯下。前刺史元澄無政。廉使楊公中承奏黜之。朝廷遂用鄒君。此考異所謂篇內三處注文也。按此三條。定公自注之文。刊本誤以爲出於後人而削之。題下注亦止採二條。尚遺其一。宇文炫官終刑部郎。德宗欲復用盧杞。炫時爲拾遺。與同官陳京等力爭而止。風節偉矣。

陪杜侍御游湘西寺 題注湘西觀察使 按湘西當作湖南。指摘困瑕垢。按公自陽山遇赦。僅量

移江陵法曹。蓋本道廉使楊憑故抑之。贈張功曹詩所謂州家申名使家抑。坎軻祇得移荆蠻是也。時韋王之勢方熾。憑之抑公。乃迎合權貴意耳。詩中椒蘭絳灌。自斥韋王。而指摘瑕垢。蓋謂使家之抑也。岳陽樓。朝過宜春口注。按公是時。方自潭抵岳。以趨荆南。不應過袁州之境。觀下夜纜。巴陵洲句。則宜春口蓋在岳州之南。乃洞庭中小洲渚名也。注承洪譜之誤。擢拜識天仗。謂御史之擢也。唐制。三院御史有缺。悉由御史大夫及中丞薦授。貞元之季。御史臺久不除大夫。皆中丞專其事。公之入臺。時李汝爲中丞。蓋由汝薦也。時同官中名最著者。如柳宗元。劉禹錫。李程。張署等。俱汝所薦。故宗元祭汝文云。慎擇寮吏。必薪之楚。斯篤論矣。時公先貶官於外。故不預祭耳。惜史逸汝傳。而薦公事尤失傳。當以宗元祭文及新史王播傳參考。自可得之。但懼失宜當。當謂奏當也。奏當見漢書師古注。當謂處其罪。時公量移江陵法曹。故云爾。言惟恐司刑而不得其平也。

送文暢。昔在四門館注。按博士上衍國子二字。觀題下注自明。少小學城闕。按詩子衿刺學校廢也。少小句。蓋言此僧少嘗爲士耳。注未明悉。僕射領北門。謂河東帥嚴綬也。注承洪譜之誤。唐以太原爲北門。屢見於史。田季安時鎮魏博。不當言北門。至宋都大梁。始以魏地爲北門。如寇萊公鎮魏。自言北門鎖鑰。非準不可是也。洪說失之。又唐河東帥府兼統蕃部。觀公作鄭僊墓誌可見。故繼以威德壓胡羯之句。

答張徹 日月垂十齡

按公此詩發端云首敍始識面而其下以浚郊避亂睢岸連居爲識面之始則

知公與徹邂逅在貞元十五年己卯去汴居徐之日至丙戌凡八年故曰垂十齡也若從丙子訖元和改元之歲已踰十載與詩語不符矣 淚皆還雙熒注 按公詩敍朝正畢與徹相別惟畢事驅傳馬

二聯言已歸彭城而徹留長安省選以下四句又另敍十七年以後事公赴省謁選者再至十八年春始有四門博士之授省選遶投足者謂此也公謁選入都復與徹相聚及公得官而徹方下第且有遠適故繼以塵祛淚皆二語皆惜別之詞舊注通指爲十六年事非也 漸階羣振鷺注 按揚雄劇秦

美新云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又韓詩振鷺篇于彼西雍薛君章句曰鷺潔白之鳥西雍文王之雍言文王之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則漸階句語本揚子而義取韓詩蓋與下句並切太學言之也 又注引法言釋螟蛉是矣而肖之矣下刪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十字則學誨之義晦矣

薦士 妥帖力排纂

妥帖二字本陸士衡文賦

使以歸期告

按公薦東野於鄭餘慶當在元和初

若貞元十九年餘慶方在郴州貶所不得有此薦也 感物增戀嫪注聲韻云嫪嫪說文云固也 按韻當作類姻固二字並當作嫪

古風 題注

貞元之季人主方瀆貨外吏多掊克以事進奉有稅外方圓之目科率日多民力重困公

詩殆以是時作史記平準書云告緡獄興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篇末

四語意蓋本此。

嗟哉董生行 生祥下瑞無時期 按時當從宋闕本作休。

汴州亂 題注 首章意乃公羊子所云下無方伯次篇則上無天子也。

利劍 題注 按此詩歲月無可考詳味詩意似爲疾讒而作與汴州事無涉又孟東野送公從軍詩中有行爲孤劍詠句疑指此詩從軍蓋公初赴汴幕時也。

汴泗交流 東坡文彭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 此詩張僕射有和篇其末云韓生許我爲斯藝勸我徐驅作安計不知戎事竟何成且媿吾人一言惠蓋擊毬之事雖不爲卽止亦深以公言爲有當也。

鳴雁 公在徐幕時有與李習之書云僕於此豈以爲大相知乎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違憂懷惠卽有病求息意。

桃源圖 題注 武陵太守當是竇常常兄弟五人並以詩擅名有聯珠集行世元和十年常爲朗州刺史朗州唐武陵郡之官寄劉夢得詩柳子厚和之見柳集中韓有岳陽樓別竇司直庠詩及竇司業車墓誌二人皆常之弟常之刺朗亦見牟誌又朗州至宋因避聖祖諱改爲鼎州 南宮先生疑是盧虞部汀韓盧倡和甚多詳見本集臨卽韓本題下注必與一郎官庶和廖本改郎官爲禮部郎非也尙書

諸曹。唐代統稱南宮。蓋猶云南省。不專指禮部。如和虞部志藤杖詩。稱虞部爲南宮。卽其證也。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滌瑕蕩垢。按揚雄文。滌瑕蕩穢。

謁衡岳。廟令老人。按唐制。五岳四瀆令各一人。正九品。上掌祭祀。此廟令。蓋謂衡岳廟中令也。

古意。題注。據宋建安魏本。自公縣齋有懷以下。皆樊氏澤之語。又自仲尼悲麟。至微沈子幾晦哉。悉

樊氏引沈顏登華旨之文也。此下更有按公諸詩及國史補所云。公實如此。初無佗旨也。四語蓋顏自
詫得詩微旨。而樊氏深不然之。故力辨其非。廖瑩中昧於文義。輒刪樊說。四句全失其本意矣。顏。吳郡
人。傳師之孫。唐末進士。仕吳爲翰林學士。登華旨篇。文苑文粹並載。

憶昨行。陽山鳥道出臨武注。按江南。乃湖南之誤。又連屬廣南。此宋制也。唐則郴連並隸湖南。宋

朱新仲猗覺寮雜志云。韓詩驛馬距地驅頻墮。蜀人謂立地爲拒地。立地者。不容少休息。按蜀人方言。

如土鏗岸漑之類。屢見杜詩。蓋少陵久寓蜀地。故旅中所詠。卽用土人語耳。韓子陽山之行。路不由蜀。

何故忽採方言入詩乎。漢書甘延壽傳。跋距注云。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而能拔取之。拒地之拒。殆與距

同。夫人以手據地。可曰距。則馬以足據地。亦可言拒矣。韓子時從臨武踰嶺南。出

經鳥道之險。驛馬力疲足倦。據地不前。策之而猶不能升。故曰驅頻墮。正取虺墮義也。近者三姦悉

破碎。按三姦。斥佞叔文執誼。李軌法言注。謂三桓陳恆王莽也。故公永貞行云。天位未許庸夫干。蓋

直以窺覩神器之罪坐諸人。又篇中候景九錫語。其意亦同。後人讀至此。亦不能無嗜其甚矣之疑也。君當先行我待滿。按公詩意。方欲與張君結隱嵩洛間。所謂君當先行者。卽蒙上投檄北去言之耳。此與寒食出游詩。皆敍張方有邕管之辟。並未及雍掾之除。蓋此時張之新命尙未下也。注誤。從此直到耆與鮒注。詩中耆字。別本有耆者。故有闕宮以下十三字注。今正文旣作者。此注當削。昨者。宋本作昨日。則以下八句。似謂是歲八月朔順宗內禪之赦。及細考之。非也。唐制赦書日行五百里。計句餘卽可達郴州。功曹以是月十四日在郴聞赦。理或有之。但觀州家申名使家抑句。時使府駐潭州。自郴申潭文移。往復其事。豈一二日可了乎。則作昨日自誤也。又洪譜亦謂此指憲宗受禪之赦。不知憲宗受禪無赦。至踰年改元始頒赦耳。其考尤疎。

劉生詩 倒心回腸爲青眸。按青眸卽指上歌舞之人。公感春詩云。豔姬踏舞筵。青眸刺劍戟。可以互證。倒心回腸。言劉生目成意移耳。爲當讀去聲。且注不引宋玉高唐賦感心動耳。回腸傷氣之文。而舉司馬遷書。旣屬蔓引。至探阮籍青眼事。尤誤。

鄭琴贈簾 首句注 按簾當作簾。蘄州貢簾。見唐史地理志。故曰天下知。

游青龍寺贈崔補闕 去歲羈帆注 按注乃採樊氏語。而江陵下刪原文。竦命於湘中一句。則與本句湘水不相關矣。年少 按補闕十七登第。少公八歲。元和初。列官諫署。年方踰壯。故有年少得途句。

贈崔立之評事 題注 按公答崔立之書首稱斯立足下蓋字斯立而名立之也注誤 勿嫌法官未

登朝立之貞元中登第後復中詞科初授校書郎秩滿除畿尉當時相傳畿尉有六道入爲御史評事京尉者有佛道仙道人道之分見崔琬御史臺記京尉卽赤尉謂長安萬年二赤縣也勿嫌法官二句蓋言立之自畿尉召入止遷評事不得御史但比赤尉尙有仙凡之異耳蓋除御史則登朝爲常參官矣唐常參官一名登朝官本卷後有酬崔十六少府攝伊陽尉乃別是一人非斯立也斯立行二十六亦見韓詩與少府之行異又少府以赤尉攝伊陽令未嘗爲伊陽尉伊陽爲畿縣非赤縣注全誤錢帛縱空衣可準唐百官月俸多給錢帛縱空謂官閒祿薄也 械械井梧注潘岳秋思賦 按思當作興

哭楊兵部 題注 知當作刺知州之置自宋始唐無此官又李習之陸欽州述言云言字衍

赤藤杖歌 滇王掃宮避使者注當如避道之避 按如下脫避舍二字

崔十六少府攝伊陽 題注 按詩意言己新居洛下而崔以赤尉繼至遂與鄰居則公與崔相識在元和二年分教東都後非自江陵召入時也河南洛陽二赤縣皆在東都郭下崔之攝伊陽蓋以赤尉權畿令也

送侯參謀 題注 按公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至是已三載詩云幸同學省官又云東司絕教授蓋與

侯並爲分司官也。已而公除都官郎分司如前。而侯則往應河中之辟。注未明曉。人馬何躡騰。注馬逝也。按逝當作壯。

感春第三首。放車載草農事濟。按時討王承宗於恆州。配河南府饋運車四千兩。河南尹房式以凶

旱人貧。難以徵發。憲宗可其奏。放車載草。指此事也。起居諫議注。按裴度爲河南功曹。西川節度

使武元衡奏辟掌書記。尋自蜀召爲起居舍人。非從河南入也。注仍洪譜之誤。方氏增考已辨之矣。

送李翱 題注 四年正月己酉 按下文是月有乙未丁酉。則其前不合有己酉。當是乙酉之誤。

送石處士 常山險猶恃。按公送石處士序云。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恆州。成德軍治所也。時方討

成德帥王承宗。中尉吐突承瓘。統行營兵。駐邢。軍久無功。故有鉅鹿師欲老二句。邢州。唐亦稱鉅鹿郡。

屬昭義軍。先是承瓘兵深入成德境。爲承宗所挫。故退屯於邢。當石洪赴河陽時。尙未有洗雪承宗詔。

故曰去年事方急也。注引赦承宗事誤。

招楊之罍 食有肉與魚。注馮謹遷之幸舍。按當作遷馮謹幸舍。

寄盧仝 獨抱遺經究終始。按晁氏讀書志。唐盧仝春秋摘微四卷。祖無擇得之於金陵。崇文總目所

不載。獨抱遺經句。殆指是書言之。惜其不傳也。

石鼓歌 歌中絃元和初爲博士嘗告祭酒以石鼓所在勸其移置太學惜未之從故有中朝大官二句歐公集古錄云石鼓在今鳳翔孔子廟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始置於廟按餘慶帥鳳翔在元和九年乃韓子作詩後事竊因歐公之言詳考之知韓公前此所告之祭酒卽餘慶也公爲博士之歲餘慶以故相爲祭酒故曰中朝大官餘慶爲祭酒三月旋拜尹洛之命意其蒞官日淺故公所請未及施行耶至遷鎮鳳翔卽有移置孔廟事蓋理公前語也然則石鼓之得久存於世不至銷蝕埋沒如公詩所歎者固出自鄭相收拾之力而亦公在太學有以啓之耳先儒作石鼓考者如王厚之鄭漁仲諸公皆援據該博而初不言鳳翔移置事自公發其端故表而出之

題炭谷湫祠堂 匣裏雌雄鳥 按鳥當作劍

送陸暢歸江南 名以能詩聞注 唐史公主傳無雲陽主疑非雲安卽岐陽之誤暢長慶初入江西廉使王仲舒幕府至太和末以前鳳翔少尹預誅鄭注事見唐史

送劉師服 師服歸後復入京師元和十二年駙馬都尉于季友坐居喪宴飲得罪師服以與同飲笞四十流連州貽持令名二句惜其不能誦之終身乃至犯刑而辱親也

調張籍 刺手拔鯨牙 按刺手當與送窮文握手覆羹同義注誤

寄崔立之 首句注 按西城謂寓都城西耳。詩中明言客居京城也。藍田在都城東南。不當言西。雪後

寄崔承詩云。藍田十月雪塞關。我與南望愁羣山。尤可證也。注非。不敢捩眼窺注。前說是送窮文。

捩手覆羹可證。詩話一條當削。視物隔籬。下注澄字。謂唐人令狐澄本。卽上文姚合威所據。唐

本是也。詳見方氏舉正。澄。桂管廉使定之孫。相國楚之從孫。附見舊史楚傳。乾符中。歷中書舍人。別見

新史藝文志。又舊史楚傳後。附子綯及孫瀉。偶瀉下衍一澄字。新史世系表及藝文志。遂誤以澄爲楚

之孫。綯之子。方氏亦沿其誤。澄所著有貞陵遺事。見新志。又嘗書其從祖楚白樓賦。見趙氏金石錄。

谷責塞兩儀注。乃魏道輔語。然福不盈。皆禍溢於世。此班固賓戲之文。又魏人章疏所本。道輔語猶

未詳也。觀名計之利注。按觀之名計之利。莊子雜篇中語。朱子偶失記耳。

月蝕詩 按玉川月蝕詩。洪景盧言。指宦官吐突承瓘用事。見容齋續筆。其說爲長。

孟生詩 宵默咸池音 按蘇子容詩。孟郊篇什。况咸池。自注云。唐人題孟郊詩三百篇。爲咸池集。取退

之詩義。又劉貢父詩話亦云。孟有集。號咸池。僅三百篇。至宋次道跋東野詩。卻云。蜀人蹇濟用退之贈

郊句。纂成咸池二卷。一百八十篇。與蘇劉之說不同。未詳孰是。無爲久滯淫。按國語底著淫滯。賈

逵注。淫久也。此蓋倒用。與上參差同。

示爽 強顏班行內注 按題下注。近之觀名科二聯。乃已登科人使府者。則詩當作於長慶中。非元和

問知制誥時也。後注與前相反。又凡列朝班者皆可云在班行內。非典誥之稱。後說尤無據。

贈別元十八

題注

按樊說是特語。猶未詳。白序作於元和十二年。正裴行立帥桂時。大林寺在江州。

廬山。元十八嘗構溪亭於山之東南。見樂天詩。又樂天有送元十八出廬山從事南海詩。蓋同游大林。

後。尋赴嶺外使幕矣。本從事桂林。而云南海者。殆以桂林亦嶺南五管之一。故可通稱耶。英英桂林。

伯注。按伯謂九州之伯。左傳云。五侯九伯是也。注未分曉。已覽贈子篇注。按注說是也。柳序稱。

元生之爲學。恢博而貫統。韓贈詩第五篇。卽申言序意耳。但考子厚送僧浩初序云。近李生礎自東都。

至。退之寓書曰。見送元生序云。退之在東都。送李生還湖南。乃元和四年事。則見柳送元序。必更在。

其前。見序與貶潮。相去已踰十載。不當止云想風采三年。疑三年二字。傳錄有誤。柳序作於永州。方送。

元生爲湖嶺之游。其栖止廬山。蓋南游迴棹後事也。嶷嶷桂林伯注。按歐陽生哀辭云。容貌嶷嶷。

然。此句蓋亦稱其容貌之莊。至史記其德嶷嶷。乃五帝本紀中稱帝譽語。若引以頌美臣下。不倫甚矣。

別趙子 婆娑句注 王衍當作王愆期。事詳晉史。陶侃鎮荆時。衍死久矣。

除官赴闕 潞城去鄂渚 陸游入蜀記云。自江州至鄂州七百里。泝流雖日。得便風。亦須三四日。韓詩。

云。潞城去鄂渚。風便一日耳。過矣。按通典尋陽西南。到江夏六百里。江夏鄂州理所。

南山有高樹 題注 下篇非爲李宗閔作。方氏辨之甚詳。語見下篇題下。此注及下篇三字。與後篇當。

是爲宗閔作句並當削詩話尤贅。

猛虎行 出逐猴入居 按猴方本作狻朱子辨之然猴字亦竊疑未安蓋猴非虎敵明甚若人居其穴乃鬪虎牙而餒之肉耳虎何憚而不敢歸穴乎猴狻二字俱傳錄有誤。

奉酬盧給事 按東坡謝賜御書詩云袖有曬珠三十四蓋化公此詩二語爲一也證以坡詩方說之誤

益明。

南內賀朝歸 按唐南內興慶宮非人主正衙朝賀地據新史穆宗母郭太后居興慶宮朔望三朝穆宗率百官詣宮門上壽則此南內朝賀乃朝太后也此詩疑公在穆宗朝除京兆尹與中丞李紳爭臺參後作唐人以中丞居風憲多呼爲法吏詩云法吏多少年磨淬出圭角法吏自指中丞也又皇甫湜作公菜誌其中敍爭臺參事斥紳爲佞臣有鑢其銜之語詩所謂圭角殆猶誌之言銜均指紳之得君勢盛也據實錄京尹之除在長慶二年六月其復除兵部侍郎則是冬十月觀篇首秋曦句則詩以秋日作正臺府不協移牒紛然時也致官九列齊 舊注以此詩爲公官庶子曰作非也官庶子在元和中朝南內乃長慶間事前後了不相涉又自舍人改庶子乃自要職徙閒官非貶也此詩蓋作於貶潮還朝後三黜謂爲御史郎官及刑部侍郎時凡三黜官耳况明言致官九列齊庶子之官不得齊於九列則注說之誤益明矣 著籍朝厥妻 命婦亦入朝太后注未明悉。

雜詩 題注 按第七卷雜詩題下注公時爲右庶子元和十一年作與譴瘡鬼題下注元和十三年爲刑部侍郎時作二說皆未有確據又第十卷中間游題下語亦然皆當削

譴瘡鬼 出汝去莫遠 按出當從宋閩本作咄 與張十八同效阮步兵 辟如兔得蹄注 按得兔

而忘蹄本莊子語王弼周易略例引之繫辭無此文

城南聯句 禮鼠拱而立注 按文子曰聖人師拱鼠制禮故曰禮鼠杜詩野鼠拱亂穴又注陸機當作

陸璣 浙玉炊香粳 注說是折稌見內則尤古浙作折之明證蓋浙與浙亦音異而義同耳又魏文

之文當作武 趙燕錫媯姪注 按媯字說文云帝堯之女舜妻媯皇字也秦晉謂好曰媯媯此注倒

其文據漢書媯娥武帝所置後宮位號顏師古注美好貌釋韓詩媯字顏注可與說文兼引 連田閒

彊眈 按周禮以彊予任眈鄭注彊子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彊眈本此

納涼聯句 掃寬延鮮鱗 按此下脫注一條誤刊入後秋雨聯句觀鱗臥江汰下當改正

征蜀聯句 填隍儼僭僭 玉篇僭僭健也蓋言填隍士之奮力 戰恤時銷洗 恤當從宋蜀本作

血

雨中寄孟刑部 按舊史簡自倉部員外郎遷司封郎中新史所謂佗曹乃司封非刑部蓋自戶曹遷吏

曹故曰佗曹也又韓子誌李千墓文中稱簡爲工部尙書簡歷此官亦未見於史蓋與不著其除刑部

同。則史之所略多矣。鬪場再鳴先。按再鳴者。謂幾道登第後。又擢詞科也。鄭羣墓銘中。有再鳴以文句。與此語意正同。

遠游聯句。題注。按注謂遠游。卽東野役於江南時。其說似是而非。蓋役於江南。乃赴溧陽尉任。役謂吏役也。遠游在初春。而歸期訂晚秋。豈有赴官而春去秋還者。又詩中歷敘吳楚諸地。蓋時將爲湖嶺之游。故云爾。觀東野集中。有過彭澤次沅湘及連州吟諸詩。殆皆此游作。亦可略見游跡之遠矣。取之詎灼灼。按取之。劉貢父詩話作前知爲是。

鄆城聯句。此年名作。鹽注。按元和二年。當作十二年。宮娃分綽約注。按風俗通常作通俗文。

親交獻諛。按諛。廣韻蘇奏切。怒言也。與下噓字義相反。不應連用。宋杭蜀本皆作諛。又與上句詔字意複。亦恐非是。疑噓字之訛。噓見國語。又唐書李藩傳。王仲舒與同舍郎。置酒邀賓。爲俳說。噓語相狎。獻噓噓者。殆亦同此耳。五狩朝恆岱。按五岳。獨言朝恆岱者。因二岳在恆鄆二州境。時王承宗。李師道皆未納土故也。雪下收新息注。詩以晚秋作。至雪夜入蔡。乃是冬十月事。注不當引。

又魚招張功曹。題注。按詩作於貞元二十年春。至陽山後。乃俟新命於衡陽前一年也。祭李郴州文中。敘投又魚詩。事在俟新命之先。而謝郴州寄紙筆詩。又在投又魚詩之前。謝詩有虞卿正著書句。蓋方在謫居。故云爾。益可證是詩爲陽山時作。公以是冬與張署會宿界上。而又魚在春。故有思我友憶

同僚之語而招之來邑也。舊注非。

木居士 按題木居士詩。洪譜不繫某年。然譜以郴州祈雨及榔口諸詩。並繫之乙酉。而木居士廟在衡州屬邑。公自榔赴衡。嘗憇其地。故留題云爾。是時羣邪之勢猶盛。正公佗詩所謂佗文未揃詩也。二詩蓋專指佗言之。柳子厚既坐佗文黨。譴逐後。與人書追敘佗文始末云。素卑賤。暴起領事。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誦公詩而論其世。正可引柳以注韓也。次篇前二句。申言佗文寒微暴貴。出自糞土。而驟升雲霄也。當二人勢盛時。其黨互相推獎。有伊傅管葛之目。伊傅殆指佗文。而管葛則劉柳輩標榜之詞也。後二句。殆深斥當時之大言夸飾。謂二人可伯仲伊呂之流歟。佗文既揃後三十餘年。而夢得作子劉子自傳。猶盛稱其才。謂有遠祖景略風。是直取燼餘之木。復雕畫之也。

喜雪 授簡慕前規。注謝靈運雪賦。按靈運當作惠連。

入關咏馬 題注 舊注誤。方氏舉正。亦以此詩爲元和改元西歸日作。亦誤也。公元和中。自河南令人爲職方員外郎。因前過華州時。見華陰令柳澗事。上疏論之。坐是下遷博士。公詩疑緣此而作。華州乃入潼關孔道也。公先以言事遠謫迴翔。久之方有省郎之召。乃復以抗直左官。宜不能無慨於中。故以馬之一鳴。輒斥自比耶。若從江陵還朝時。公年未踰強仕。不應有歲晚力微之慨矣。樊澤之曰。歲晚力微。不應鳴也。其說是。蓋不應鳴而鳴。斯爲妄矣。唐人詩文中。凡止稱關者。皆謂潼關。至藍田武關。

則必繫關名以別之。即公集中亦然。可參考也。李林甫欲絕言路。有立仗馬一鳴輒斥語。事見本傳。一鳴二字本此。

梁國公主挽歌 移封大國新 按公主始封普寧。元和中從永昌及薨。追封梁國。自郡封進國封。故云爾。龍輜非厭翟。按周王姬下嫁。車服下王后一等。乘厭翟車。見詩鄭箋。歷代因之。唐制亦爾。觀新史趙國公主傳可見。

和崔舍人咏月 重門限禁局 按崔時以翰林學士兼舍人。方供奉禁闈。故有重門句。然舍人內直亦在禁中。公掌制日。嘗有仙郎宿禁中語。

咏雪贈張籍 紛紛碎若掇 按掇有乃禾素回二音。此當從素回切。廣韻曰。擊也。如從乃禾切。不惟乖韻。義亦不協矣。

酬王二舍人雪中見寄 按題下注。皆方氏語。其說良是。至涯爲舍人。本傳略之二語。初疑其未諦。按王適誌文云。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考二人本傳。皆止以郎官知制誥。未嘗官舍人。而誌文與詩題云爾者。蓋唐代凡知制誥官。例得稱舍人。以制誥本舍人典之。而以佗官兼知。即職與之同。故亦得稱之。如劉夢得哭郁詩。亦稱舍人。此尤可證。然韓集中祭虞部張員外文。文苑英華詳具年月日。下并列同祭姓名六人。首云中書舍人王涯。次云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未嘗以二人俱掌外制。並稱舍人。則方云

涯爲舍人而本傳略之者其說亦是也。韓子赴江陵途中有寄贈王二十補闕詩。即涯也。又有次石頭驛寄王十中丞詩。則仲舒也。二王姓同行異。即見本集。至王璠呼涯爲二十兄。又別見唐史。涯傳無爲舍人事。而仲舒官舍人。詳見碑誌及史傳。或本題下誤注仲舒。蓋由此。又柳子厚集中稱仲舒爲舍人。獻弘農公詩白注而仲舒除此官。在子厚歿後。此又知制誥得稱舍人之一證也。

送侯喜 如今便別長官去。按一官之長曰長官。漢孔氏書傳及鄭氏詩箋中皆有此稱。其來久矣。奉和盧四兄元日朝回 戎服上趨承北極。按唐制朝日百官班定。金吾將軍先出班報平安。戎服句謂此。

送李六協律 宋諸本題下皆注翱字。殆因韓子代張籍上李浙東書中有李協律翱故耳。然翱之行七非六也。即見本集與楊子書。此誤正。與以王舍人爲仲舒同。

贈張十八助教 題注按四門國子兩署也。博士助教兩官也。注合而言之。殆近鑿邊鹿邊鑿矣。

和席八韻 題注按席謙與杜子美同時。名見杜集。與韓子相去殊遠。又謙本道士。注家之謬。有如此者。直當削去。何必存而辨之。公時與夔同掌外制。故有倚玉一聯。或作市。誤也。及公貶潮。而夔猶在右掖。公之謫詞。即夔所草。

廣宣上人頻見過 按廣宣以詩召入供奉內道場。有集名紅樓。皆應制之作。緣此頗怙恩挾勢。干謁公

卿嘗私傳禁中語於韋右丞貫之。貫之叱而出之。公詩意亦猶是也。

太安池 舊注疑太安池卽安樂公主定昆池。其說近之。下公主當年一絕卽詠太安池耳。游太平公主山莊一題。諸本無之。爲是。唐本太安池下注闕字。殆偶逸是詩也。據雍錄。定昆池在長安西南十五里。故有臺榭壓城園句。又朝野僉載。言定昆池方四十九里。直抵南山。尤可作第二聯注。或疑游太平公主山莊一題。當繫是詩後。下注闕字。亦可通。

開游 子雲祇自守。注安帝時丁傅董賢用事。按安當作哀。

和李司勳過連昌宮 題注 遺老卽謂開元遺老。時上距開元六十年。當日遺民。宜尙有存者。如元微之連昌宮詞。亦借宮邊老人立言是也。詩意蓋謂昔年父老。幸值元和中興。皆欣欣復見太平之盛。惟安樂而思終。庶克紹開元之治。免蹈天寶之覆轍耳。宮雖置於顯慶。而開寶間車駕幸東都。屢駐此宮。故公詩云爾。舊注皆未得其解。

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 中興遺史。紹興元年三月。張浚自陝西回蜀。宣司幹官郭奔有詩云。秦山去盡蜀山來。日照關門兩扇開。刺史莫辭迎候遠。相公新送陝西回。蓋改韓詩。以諛浚富平喪師事。是可採入拊掌錄也。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 題注 按淮西之平。裴度以宰相督戰。李商隱韓碑詩所謂腰懸相印作都統是。

也。舊注以韓弘當之誤。

桃林夜賀晉公 題注 按桃林在潼關東。詩蓋作於次潼關前。上都統詩中冠蓋相望句。卽謂在桃林

遇銜詔西來者。

送李員外院長分司東都 韓子從晉公還都後。擢刑部侍郎。敘平蔡功也。同時幕僚如馮宿李宗閔皆

遷官。獨正封不得例遷。且反奉分司之命。是必有扼其進者。故腹聯云爾。正封後歷中書舍人。有詩名

牡丹一篇。尤爲時傳誦。見松牕雜錄。

元日酬蔡州馬尙書 按蔡州疑當作華州。舊史憲宗紀十三年十一月。以華州刺史令狐楚充河陽節

度使。十四年三月。以華州刺史馬總充鄆濮曹等州觀察使。則總之除華州。當卽在十三年冬。紀偶略

之。而本傳云十四年自忠武改華州四字。蓋三字之誤耳。四年元日。總正在華。公於都下酬其去年元

日。在蔡所寄詩。故中有三峯之語。

答道士寄樹籙注 龍城雲仙二錄。新舊史藝文志皆無之。洪容齋力斥龍城錄爲妄書。而云或以爲劉

無言所著。至朱子語類及張邦基墨莊漫錄中。則謂二錄皆王銍性之僞撰。按無言名燾。湖州人。元祐

三年進士。有文譽。東坡嘗和其詩。銍亦北宋末名士。陸放翁深推其記問該洽。而生平好撰僞書欺世。

識者嗤之。則洪張二說似朱張尤爲得實矣。容齋又嘗言孔傳續白氏六帖。採摭唐事殊有功。而悉載

雲仙錄諸事。自穢其書。雲仙散錄馮贊撰。按孔帖兼載二錄。而容齋獨舉雲仙。蓋偶遺其一。要之此二錄皆底下惡書也。注家不辨而俱引之。殆亦穢韓子之詩矣。

左遷至藍田關。雲橫秦嶺。按班固西都賦曰。於是晞秦嶺。通典云。在藍田界。

次鄆州界。早晚王師收海嶽。按海嶽之地。皆在鄆部。時鄆寇將平。故云爾。先是淮西甫平。卽有赦令。公亦冀平鄆之後。當例降德音。可遂因此內移耳。詩以初春作。因有雷雨句。及仲春而海岳收矣。緣降。叙在秋。故至冬始自潮移袁也。

晚次宣溪。題注。此赴潮過韶作。公以是春三月至潮。安得入夏尙在韶乎。注非。

題秀禪師房。按題驛梁詩題云。貶潮州刺史。乘驛赴任。其時方爲嚴程所迫。塗中山水。皆未暇游眺。故後日移袁過韶。寄詩韶守。有欲借圖經。開看佳處之語。則到僧家把漁竿。必非赴潮時事。定量移後過其地而留題也。後詩題下注尙未考及此。

韶州留別張端公。江總虞翻。按南史江總傳。梁元帝徵爲始興內史。始興卽韶州。以江比張。蓋用當州故事。又吳志虞翻傳。孫權徙翻交州。裴注引翻別傳。有自恨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歿海隅諸語。公自以直諫謫潮。與翻之徙交同。又潮州地亦漢交郡所轄。故以翻自比。舊注未明。

游西林寺。題注。魏弘下脫簡字。白樂天游大林寺序可證。弘簡卒貞元末。有墓誌在柳子厚集。其游

廬山蓋攝官江州刺史時也。又長慶初有樞密內臣魏弘簡乃姓名偶同者。

自袁州還京歲暮難相值一聯按公以冬日次安陸歲已暮矣然末聯又非專言時序也韓詩歲聿其暮薛君章句曰暮晚也謂君年歲已晚詩意本此蓋公早歲與隨州同佐泮幕是時舊寮多逝僅存二人故深喜晚晚相值之難耳合後寄隨州詩觀之義益明矣

雨中寄張博士歲晚偏蕭瑟按觀雷頻以下三句則時非冬日可知兼觀白樂天和篇中有葉濕蠶病語蓋苦雨在初夏明矣落句歲晚之義與寄周隨州馬僕射二詩中歲暮歲晏同楚辭及年歲之未晏兮正公所本也

奉和張侍郎再領須句國注按行鄆之二字東平郡名須昌其屬邑唐之鄆州卽晉東平郡也通典云鄆州古須句國似尤簡宜當採之仍遷少昊司馬總始以檢校禮部尚書鎮天平及召入未至復令還鎮加檢校刑部尚書故有是句司寇秋官秋月其帝少昊故云爾又天平屬邑曲阜本少昊之墟此句蓋雙關再鎮天平意注未明悉

早春與張十八博士題注令狐澄本作三弟亦非楊嗣復行六非三也見白樂天集嗣復後入相唐史有傳澄生長貴胄而於近時宰輔亦偶未悉其行次足知考訂之難此諱行錄之可資探證也館閣諱行錄一卷以四聲編登科進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諱主司名氏起興元二年盡大中七年其書出於唐季新史藝文志作諱行略宋志作錄至撰書人姓名則二志俱逸之矣行戶耶反或讀本

非字

送桂州嚴大夫 飛鸞不假驂 按驂鸞二字本江淹別賦至范至能帥桂林著驂鸞錄則又取韓詩語奉和李相公題蕭家林亭 題注 按選本作遘避高宗嫌名易之非誤

卷三

東吳陳景雲

原道 題注 按東坡云云亦伊川語誤以為蘇說自蜀本韓仲韶注始及後園中魏仲舉五百家注本已削之此復探入何也

行難 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 按越州乃浙東治所觀察使領之李習之陸歙州述云由侍御史入為祠部員外郎蓋自浙東使府御史召為省郎

師說 題注 按柳子厚誌文云衡湘以南為進士皆以子厚為師則當時學者之宗仰盛矣何云人不歸之耶且言子厚因學者不歸己而歸韓故有答韋嚴二書其說尤鄙陋當削 授之書而習其句讀

注 按周禮天官宮正注讀字陸氏釋文云戚如字徐音豆戚謂梁戚衰徐謂晉徐邈也山谷蓋從戚讀非以意創又陸氏列戚於徐前則亦以其讀為長故公羊序中句讀字不音以此

句之所止也

文選笛賦注投與逗古字通音豆投

進學解 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注 按此文作於職方左遷後。史傳甚明。似無可疑。而方本以時易年。

其說尚有未安。蓋此句乃伏後三年博士之根。作年爲是。此弟子雖假設之辭。然唐時國子生亦有久在學舍者。如何蕃入太學二十餘年。陽城諭諸生以歸省是也。行雖脩而不顯於衆注 按泊字與

顯字義絕不相近。恐是白之誤。蓋誤白作泊。後又轉訛爲泊耳。荀卿守正 按守正。新史文粹。並作

宗王東坡荀卿論。言卿明王道。述禮樂。則作宗王。似較守正尤精切。非訛也。欲進其豨荅 按豨荅。

卽莊子所謂豨荅。音義云。一名豨荅。藥草名也。方回猪矢之說。妄矣。

諱辨 與賀爭名注 按董說是也。元稹爲禮部。在長慶初。賀前卒久矣。律文三條。皆本禮經。故卽引

鄭氏原注釋之。下文云。考之於經。質之於律。謂此。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按治。乃高宗廟諱。而此

文及平淮西碑俱不避。蓋德宗祔廟之年。高宗已祧矣。文與碑皆作於後。已祧不諱禮也。注傳有五

皓之稱。傳當作博。見楚辭招魂王逸注。五白博齒也。

釋言 爲我寫子詩書 按史言公舉進士。投文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爲延譽。由是知名。蓋鄭相知公

在早歲。非自江陵召還始受知也。公登第之歲。鄭入翰林。其後鄭相自以職親地近。遂與公久不相聞。

及貞元之季。公始登朝。而鄭相已遠謫。再秉國鈞。特擢公幕掾。因悉徵其歷年詩文也。於後之數月

按月。南宋本作日。爲是。洪譜同。公始見鄭相在元和元年六月。而李翰林以次年正月入相。相去僅

七月以下文再云累月語推之。則前當作數日明矣。

張中丞傳後敍。愈嘗從事於汴徐。按雙廟在宋州汴府支郡也。又泗州亦徐府支郡。從事二句。蓋貫下祭雙廟與過泗州兩事言之。或本兩府作兩州非也。

汴州東西水門記。器童噉噉。按器童謂李迺也。與送張道士詩中呼吳元濟爲狂童同。

藍田縣丞廳壁記。題下注貞元四年進士。下脫六年中博學宏辭科一句。此條乃樊澤之語。其說是也。又出於人三字。亦見柳子厚誌文。尤可證樊說之有據。諺數慢必曰丞注。按公酬崔少府詩云。但聞赤縣尉。不比博士慢。與此記慢字同義。卽公論鹽法狀中所謂散慢官也。諺數慢必曰丞者。蓋當時俗語。歷數內外官職之慢。莫丞若耳。數讀上聲。方說得之。虞山錢受之在萬歷末。作送楊縣丞序。引韓記以慢字作慢侮解。誤甚。雁驚行以進。按莊子外篇。士成綺雁行。一躡故迹。按漢書鄒陽傳。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師古注。言躡其故迹。

科斗書後記。平劉展於淮西。按西當作南。

鄆州谿堂詩序。且六十年注。按李納下當刪子字。補傳子師古師古傳師道十字。

爭臣論。爲祿仕者也。按詩君子陽陽序。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鄭箋。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改葬服議。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雖有其文。未著其人。按子思之說。雖出孔叢子。而自子思。

以來未有行之者也。惟南史張種值侯景亂，奉母東奔鄉里，母卒，又迫凶荒，未葬，服雖畢，居家飲食，恆若在喪。王僧辯奏起爲中從事，并爲具葬禮，葬訖，種方卽吉。史傳中僅有此事，則其服仍以二十七月爲斷，而未嘗不除也。外此則未見其人。

禘祫議

按時旣勅旨令百寮集議，公方官國子博士，亦百寮之一，乃自言賤不及議者，蓋唐代都省集

議，惟朝官得與，國子博士非朝官。

見公下年論
權停選舉狀

故曰賤不及議也。朝官亦名常參官，文官五品以上，及

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

答楊子書

題注

按柳子厚與楊誨之第二書，元和六年也。時誨之年未二十，若當貞元十七年，韓子

與敬之書時，甫數齡耳，其非敬之之兄易明矣。敬之從父憑，誨之父也。子厚有憑從子承之哀辭，作於貞元之季，承之踰冠而夭，所作辭賦書論甚偉，見於哀辭，則謂遠其兄甚者，乃指承之耳。又哀辭云有弟哀號，弟卽敬之也。

上宰相第三書

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

按漢書霍光傳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注：屬耳，近

耳也。公語本此，顏注之近謂近日也。趙憬賈耽盧邁俱於貞元九年五月入相，距公上書時已涉三載，似不得云近，而公云然者，蓋以三相在位歲月較周公之輔相七年猶爲近耳。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題下或注巽字當作遜，下以巽同。二人並見唐史，遜以元和五年自常州除浙東。

見舊史憲宗紀而遜傳云由衢州遷新史因之並誤也。柳子厚以元和四年與遜弟建書未有已白常州煦僕語謂遜也。明年卽遷浙東無刺衢事當以憲紀爲正。

上張僕射書 題注 按少陵在嚴鄭公幕府其遺悶呈鄭公詩中有曉入昏歸之句詩以秋日作疑使

院從事之晨入夜出起九月訖二月乃當時幕府定制如此殆恐季秋後晷短事繁故限出入之制耶。公雖論此事亦未聞見從蓋舊制難改也。

與崔羣書 書言從一官於此者謂爲四門博士也。洪氏年譜旣明題下注蓋本之是時公已去徐三年。在徐幕注當削。

與陸祠部書 按書末言方今在朝廷者多以游讌娛樂爲事此謂王仲舒裴蒞諸人也。玉裴輩皆朝賢有清望者止以頻聚燕飲遂爲讒人所中斥官此書在諸賢未譴之前年蓋所見卓矣。

答陳商書 按商字述聖官終秘書監嘗預修武宗實錄則大中間事。

答呂鑿山人書 少安無躁 按左氏襄七年傳吾子其少安注安徐也。

送孟東野序 尸佼 按尸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逃入蜀見班史藝文志上脊到注亦據班志但

四十六篇六當作二。

送許鄆州序 題注 按以權文公送鄆州序參證蓋從水部郎出守又舉其字曰叔載則仲輿乃名也。

又世系表。仲輿作仲容。郢州作鄧州。誤。至。或作志。雍之注亦非。志。雍。乃鄧州子。見世系表。雖恆相求。而喜不相遇。按喜一作苦。爲是。謝疊山文章軌範中無此一字。覺句法尤健。

送竇從事序。鉅海敵其陽。敵。南宋臨邛本作敵。爲長海敵其陽。謂越地之南。風氣宣洩太甚也。上句山隔其陰。則謂越北風氣。與中原否闕不通也。故下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蓋蒙上山海言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可濯可沿注。按本真。文章正宗引此作真本爲是。同時有兩李愿。一隱盤谷。一爲西平王晟子。南宋慶元中。建安魏本此序後。附刊高從一記。以證所送之非西平子。按高跋。卽汪季路。與朱子書中所謂家藏盤谷碑本有後語是也。然但以韓序及和盧郎中送盤谷子歲月考之。則兩李愿事跡自明。無俟引高記也。序作於貞元十七年。西平子時爲宿衛將。至和盧詩。則元和七年也。西平子方官節度使。皆見唐史。無柄隱事。

送董邵南序。董生不得志於有司。事在貞元中。詳見公詩。時仕路壅滯。兩河諸侯。競引豪傑爲謀主。由是藩鎮益強。朝廷吁食。此開成初宰相李石告文宗云爾。董生北游。正幕府急才。王室多事之日。文中立言。尚欲招燕趙之士。則鬱鬱適茲土者。其亦可以息駕矣。送之所以留之。其辭絞而婉矣。

贈崔復州序。按詩碩鼠小序曰。刺重斂也。其首章曰。爰得我所。二章曰。爰得我直。此序專爲于頔重斂而作。與詩人所刺同發端。先言小民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蓋卽用詩語。而反之民窮斂

急。惟仁人至。庶有來蘇之望。曰。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痛乎其言之矣。

送張童子序 以及五都之長注 按序中言北過大河之陽。唐河陽軍治孟津。非蒲州也。蒲乃河中節度使治所。地在大河之東。非河陽也。方說誤。穀梁傳。水北曰陽。孟津在河南。而軍有河陽號。緣節度使雖治孟津。而領懷州刺史。懷在河北故也。

送何堅序 道之守陽公注 按十九年。當從柳集陽司業遺愛碣作十五年。

送王秀才序 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下脫。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一句。當從諸本增入。

送王墳秀才序 馯臂子弓 按論語。微子篇。朱張。陸氏音義。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公

指子弓爲孔門馯臂。雖據弟子傳。然王注似亦未可廢。

送李端公序 貞元間。劉禹錫在杜佑淮南幕府。與僚友會飲聯句。李端公益爲坐客之首。唐人稱御史

爲端公。蓋是時已爲使府御史矣。後佑入朝。府罷。端公宦久不調。因游河朔。入幽帥劉濟幕。嘗作詩有

不上望京樓之句。蓋中之鬱鬱深矣。及至東都。而韓子送之歸府。諷其効忠燕帥。修開元時藩臣之禮。

蓋深以乃心王室。島之觀舊史所載。端公在幽州詩。則知斯序立言之旨矣。十日十二子相配。按

甲乙丙丁之屬。十日爲母。子丑寅卯等十二辰爲子。見周禮匠人疏。其將復平。按兩平字。文粹與

宋浙蜀二本並同。朱子蓋暗與古合。

送區册序 鳥言夷面 按周禮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鳥言本此。

送楊少尹序 後世無工畫者 按晉顧愷之梁張僧繇並畫羣公祖二疏圖。見舊史褚無量傳。白以爲其都少尹 按唐以河中府爲中都。設大尹少尹。如東西兩都制。其都者。中都也。

送鄭尙書序 風魚 慶元閩本作風雨。爲是。徐偃王廟碑。無怪風劇雨。義同此也。家屬百人注 李訓當作鄭注。朱子引通鑑偶誤。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題注 按魏文帝及陳思王與吳質書中。並有所治字。正不必乙。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皆集闕下注 按許康佐歷官。具見唐史本傳。無刺洋尹京事。則此使君必非康佐。與以嚴謨爲嚴武同。

石鼎聯句序 龍頭一聯 按菌蠢。見選南都賦。又易大有九四爻。辭匪其彭。干寶注。彭亨。驕滿貌。見經典釋文。磨礪去圭角 按禮訓。儒行篇。毀方而瓦合。鄭注去己之大圭角。與衆人小合磨礪句。本此。

祭田橫文 題注 按晁說非也。首句明云貞元十九年。蓋作於未入汴幕之先。公既抑於宏詞試。光範上書。復不見省錄。薄游鳳翔。亦無所遇。故發憤太息於橫。激於時貴之不能得。土耳其至。從裴相平淮西。乃此後二十餘年事。尤不足置辨。

歐陽生哀辭 閩越人舉進士由詹始注李成公錡 按錡當作椅獨孤及福州學碑銘閩中無儒家流公至而俗易謂椅也新史宗室世系表蜀王湛五世孫椅爲福建觀察使李翱旣爲之傳按李習之作詹傳歐公云已逸而新史所載事迹有出於哀辭外者蓋宋子京好採摭小說故也

祭穆員外文 題注 按篇首不載某年員外之父秘書監寧以貞元十年歿又三年母裴太夫人繼亡故曰痛毒之懷六年以并也又注中宣州觀察使當作秘書監爲宣使者乃秘書長子贊員外之兄也祭郴州李使君文 按權文公李郴州志言時宰盛推其理行方圖陟明而韓子祭文則深惜其被讒欲爲之雪謗於身後蓋嘗挂吏議志特徵其詞耳 覷鱗分之驚透 按驚透二字本左太沖吳都賦揚雄方言透驚也

祭虞部張員外文 存皆表白 按表當從宋本作哀又內迫家之亦當從宋本作家私

祭河南張員外文 一又相語 又當從宋本作夕 七日鹿魚注 鹿魚當作鹿角 首下尻高 尻當作尻注同 丞相南討注 十六年當作十二年 議兵大梁注 都統下使將二字有誤

祭裴太常文 題注 按文苑此篇乃元和九年作舊史憲宗紀元和六年皇太子寧薨國典無太子薨禮司業裴蒞精禮學特勅於西內定儀又新史藝文志蒞元和太常少卿蓋從司業遷太常以九年卒官也蒞所著有內外親族五服儀二卷書儀二卷並詳新志則太常爲蒞無疑舊注云其人無可考非

也。又茵在貞元末爲韋執誼所讒。斥官於外。亦見本集後順宗實錄末卷。

祭侯主簿文 遣男殿中省進馬佶 按進馬官名屬殿中省。見新史百官志。又續通典云。進馬侍衛中
資蔭官。唐舊儀。凡大陳設馬。在樂懸之北。與大爲相次。進馬二人。戎服執鞭。侍立馬左。隨馬進退。

祭馬僕射文 命公并侯 按方鎮表。元和十三年。廢淮西節度使忠武軍。增領蔡州時。總方自蔡移許。

故曰并侯。舊注未明。遂殿交州。謂爲安南都護也。詩殿天子之邦。毛傳。殿。鎮也。公本此注誤。

祭鄭夫人文 百口偕行 按公謫潮州。有過始興感懷詩云。目前百口還相逐。舊事無人可共論。蓋追

憶昔日始興北還後偕行避地之人也。以詩證文。則佗本作百日之誤。益明矣。

祭十二郎文 三世一身 語見北史王慧龍傳。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 召公主書記 按公嘗記南陽公鎮徐州十一年中。掌書記者。凡三人。許孟容。杜

兼。李博。獨無復名。當是復先以記室辟。既至而更授佗職耳。公作記之明年。南陽捐館。觀此誌中三遷

句。及在徐府勤而有勞諸語。則復之從事於徐有年。非其至在李博後。故不獲挂名廳記也。又南陽薨

時。馮宿實主書記。此則繼博爲之者。復之未嘗主記。更明矣。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 改度支郎中使注度支。或作屯田 按使字當屬下句讀。使侍郎者。領度支使之

侍郎也。今誤斷其句。更以其下不禮其屬觀之。則作改度支爲是。屯田。非度支屬也。

江西觀察使章公墓誌 不如屬之河東便 按此河東乃謂蒲州非晉陽也與韓弘妻誌公居河東同

蒲州古河東地以晉陽爲河東自唐代始而蒲州則置河中府矣

河南府王屋尉畢君墓誌 繼數尹 按徐之從事爲河南尹謂杜兼也兼以元和四年十一月卒繼之

者陝虢觀察使房式五年冬式自河南徙宣歙以鄂岳觀察使郝士美繼之詳見舊史憲宗紀

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 按文先述圓妻語曰妾夫在嶺南其中人曰事宜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

史坐事貶嶺南正與李肇所記合圓之遠貶已大書著明而注尙云未嘗略及貶謫意何也圓旣遷掾

河中其吏幹日益有聞汴帥忌其向用修隙因啗以甘言斃之逆旅此固情事所有此文詳書其遇害

之地亦不爲無意也

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 一歲再奏 按盧從史以貞元二十年帥昭義至元和五年而敗首尾共七

載孔戡之去昭義卽從史流日南之前一年故曰從史居五六歲益驕君爭云云則戡之留昭義久矣

留字若連一歲爲句殊與前文不相應留字當屬上讀而一歲再奏四字絕句蓋從史初甚重戡故一

歲中奏遷其官者再也

河南尹杜君墓誌 字某 按兼字叔通見權文公送杜少尹序而史云字處弘蓋有兩字

卷四

東吳陳景雲

烏氏廟碑 盧從史始立議 按漢書鄒陽傳羊勝公孫詭欲使梁王求爲漢嗣袁盎等皆建以爲不可師古曰建謂立議則立議猶言建議也或以立字斷句非 至馬都山 按樊氏所謂或者之論皆溫公考異中語蓋溫公所見韓集乃祥符杭本其文作走可突千渤海上下至馬都山渤海下無擾海二字與今本不同故公云爾至謂公未見許碑樊說是也 唐平盧一鎮介契丹渤海之間契丹在平盧西北而渤海在其東馬都山當是平盧東境與渤海接壤之地又唐以平盧帥兼領海運事自承玘既却渤海之兵於是東陲息警運道無虞故歲罷運錢以千萬計也 石嶺軍使 按石嶺軍在河東忻州秀容縣因屯軍邊地故有積粟厲兵出入畊戰事若左領軍則職典禁旅不當有下二語且左領軍止有將軍無軍使或本自誤也

河東節度使鄭公神道碑 自號白雲翁 按令狐楚表奏十卷蓋集前後佐桂林太原二府事四帥幕下所草非專爲鄭儋從事時作也初桂帥王珙奏辟楚楚以父官并州不得奉養未嘗預帥府燕樂滿歲謝歸太原諸帥皆高其行相繼引入幕府及後表奏之編自佐桂林幕府始自號白雲孺子蓋用狄梁公登太行遙望并州親舍事方氏媚儋之誚恐承小說之失實也

田氏先廟碑銘 勿亟勿遲 按春秋桓公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公羊傳曰譏亟也注亟數也釋文音去

冀反勿亟義本此或讀居力反作急字解者非。可作承輔。按漢書淮南衡山王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

劉統軍碑 以勢自憚 按劉除陳州由佐新帥上官說却蔡兵之功元侯即謂新帥言劉之威名本在節使上而能盡巡屬之禮以事大府故曰以勢自憚也注引韓全義事殊誤峻之大夫按峻猶陟也張說平貞睿碑銘云巖巖憲府公峻之與此同作浚非及癸巳歲按統軍以元和八年五月許州水災事徵還六月歸第至冬而卒秋涌水出之秋字定傳錄誤况下文明云六月隆熱則上不應言秋尤明矣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 字某 按啓字開士見劉夢得集 人吏迎觀望見 按天寶末房太尉爲扶風郡守郡後改鳳翔府當其孫爲此府參軍時乃祖故吏民定尙有存者故云

太原郡公神道碑 興官耆事 按耆與嗜同王介甫葛度支墓銘有樂職嗜事語正用韓文尤可證明朱子之說

曹成王碑 救兵州東北屬鄉還 按兵州文章正宗作其州爲是蓋蒙上楛其州之文謂隨州也屬鄉方本作厲鄉與唐史合舊史曹王皋令伊慎擊李希烈兵於隨州厲鄉大破之按漢書地理志南陽隨縣下注厲鄉故厲國隨縣在唐爲隨州故刀城志云厲鄉隨州村名蓋本漢志朱子言當作屬鄉蓋從

嘉祐杭本。又言厲鄉屬亳。雖本史記老子苦縣厲鄉曲里人注。然曹王戰處。乃隨之厲鄉。非亳境也。又權德輿伊慎碑。引兵攻隨。走康叔於厲鄉。康叔。李希烈所遣將也。蓋曹王遣慎擊走希烈兵之在厲鄉者。故曰救耳。權韓兩碑。尤可互證。又自譚隨光化以下五句。皆敍取隨州事。無及安州語。朱子去安尙遠之說。亦非。

扶風郡夫人墓志。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冢婦。按侍中二子。少府其次也。則盧夫人乃介婦。今云冢婦。未詳。或疑少府是嫡子。故云爾。然以公少府兄行狀考之。蓋同母無嫡庶之異也。長子後注。按繼祖。乃德宗賜名。事見李肇國史補。則少監誌云諱繼祖。非有誤也。朱子之說誤。

秘書少監獨孤府君墓誌。按誌言君生之年。憲公歿世。則始生而孤明矣。注二歲語誤。秘書兄朗。舊史誤以爲弟。新史已正之。蓋據公誌。誌言上將有所相。不可於衆。謂裴均也。不著其姓名。蓋緣均帥江陵時。公嘗在幕府。以故吏爲府主諱耳。與秘監同諫之李約。其斥均之辭甚醜。見新史均傳。但史誤以爲德宗時事。亦當據公誌正之。秘監妻權夫人。以夫歿之歲十月卒。其父文公作誌。言子晦生十年。卽此誌之天官也。誌以四月作。蓋其時猶未命名。故稱其小名耳。本傳及世系表。皆言名庠。必又後來所改也。

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孝權大父注。誌言大父諱孝先。注或作奉先。按或本是也。唐人重家諱。不

應犯祖名。

衛府君墓誌

贈太子洗馬諱某之孫注

方氏增考年譜云。此誌今本皆作衛之乎。及質之善本。實中

立。非之乎。中立。字退之。所謂善本。卽汪彥章所據王仲信本也。方氏又云。中立。餌奇藥。求不死。而卒死。

故白樂天謂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孔毅夫陳無己之徒。皆指以爲公晚年惑金石藥。非也。觀白氏

所紀。退之微之。杜子崔君三四人。皆非有聞於時者。適以中立之字偶同耳。其說最辨而核。詳見慶元

魏本所刊韓文類譜中廖瑩中集諸家之說。採魏本爲多。方氏此條。獨在所削。且於李博士誌後。復引

孔陳云云。蓋反以爲篤論矣。

河南令張府君墓誌

抑首使促注

按注上齷字當作齷。應劭漢書注。喔躡。急促貌。齷卽齷也。二字非

特音同。其義亦一。

帥佗遷注李鄴爲江東節度使。江東當作河東。

劉統軍墓誌

父訟注

父訟。或作父誦。朱子謂名訟無理。疑避諱而改。然後漢有司徒尹訟。見段穎傳。

是古人已有名訟者。

鳳翔節度使李公墓誌

宿衛四十餘年

按李公以建中四年扈蹕立功。及元和六年。自金吾出鎮。其

居宿衛二十餘年耳。四字傳錄之誤。

平淮西碑

題注

按羅隱記石烈士事。此碑立於蔡州。及仆碑磨文後。段文昌重撰其文云。勒銘淮浦。

尤明證也。後州人以裴晉公督師平蔡，特立廟其地，兼移段碑於廟庭。至宋政和，中州守陳珣，因謁晉公廟，讀碑文，大不平，即磨去之，重刻韓文。事見夷堅志。先是祥符間，吳興姚鉉輯唐文粹，採文昌作而置韓碑，陳姚二事，前後相反如此。題下注，愬妻唐安公主也。按公主下脫女字。稂莠不薤，按薤當從詩釋文讀呼毛反。遂定易定注，義成節度使張茂昭。按義成當作義武，義成乃鄭滑軍號，非易定二州地。今益以汝注從隸汝州。按隸當作理，河陽軍本治盟津，今移軍駐汝。惟是朔方往撫師。按漢書李廣傳，司馬法曰：振旅撫師，以征不服。凡茲廷臣注。按判官書記下，孫氏原注。有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判官謂李正封、馮宿。書記謂李宗閔，不著三人姓名。注仍史文之舊也。廖本刪此二語，是直以判官書記之職，皆行軍司馬一人兼爲之，疎舛甚矣。河南附起注。按汴當作鄆。時鄆帥李師道，方與蔡寇相首尾，與汴無涉。又統諸軍討蔡者，卽汴帥韓弘也。三方分攻注。按三方分攻，卽上所謂道古攻其東南，文通戰其東，愬入其西也。三方中卽已伏後西師之根矣。至大軍北乘二句，始詳敘顏胤武合攻其北之事。自常兵時曲至圍城來降，乃挈前文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之要而言之。試之新城二句，則所謂顏胤武合戰益用命也。自是賊勢日蹙，專備北境，故西師得成搗虛之功。西師句尤與上分攻相應，細尋文義，舊注之滅裂自見矣。

南海神廟碑 題注 觀察使當從方氏舉正使上增支字。支使之職與書記同。公鄆州溪堂詩序作於此碑後。中有從事陳曾。當即是人。蓋旋去桂幕而從事於鄆也。來享飲食注享或作慕。按慕當作纂。揚子法言纂取也。此纂字所本。古本揚子亦有誤作慕者。蓋兩字相似易訛也。

羅池廟碑 侯之船兮兩旗五句 按舟中樹兩旗設寓馬以迎神。此嶺外祀神舊俗。見南宋臨邛韓本注。蓋侯船及乘駒諸句皆紀其實也。東坡書此詩泊之作汨之。然似從集爲長。蓋因中流阻風停橈。故有待侯不來之悲耳。北方之人兮二句 此言中原士大夫方多騰口吹毛者也。據唐史子厚從永州召還復有嶺外之行。蓋深爲言路所排。所謂爲侯是非者此也。北一作此。爲一作謂。皆誤。宋邱崇重修羅池廟記略云。柳侯祠羅池三百餘年。英靈猶存。元祐五年。賜額曰靈文廟。崇寧三年。賜爵曰文惠侯。承禧踐邊袂嘗相屬。所謂施利錢者。歲不知幾何。率以十萬爲公帑。用餘則廟得之。以備營繕。此記乃政和初作。施利錢。卽後代香錢也。至紹興末。加封文惠昭靈侯。致和元年。又進封文惠昭靈公。見元史。蓋柳侯著靈南土州人祀之久而益虔。碑文所謂欽於世世者信矣。

江南西道觀察使王公神道碑 公字弘中 按法言修身篇。或問士如何斯可以禔身。曰。其爲中也弘深。王公字本此。按仲舒連州之謫。乃爲同列所擠。同列者。韋執誼也。時雖在郎署。方承恩用事。故得違其私。與王叔文無預。

許國公神道碑 恆無宿儲 祥符本無恆字爲是見舉正碑作於長慶中應避御名 京兆尹 時韓方尹京監護喪事者卽公也故公祭韓令公文中有云錫秘物之必周余將命而臨視是也祭文乃門人沈亞之代作亞之時爲櫟陽尉京兆屬邑也

柳子厚墓誌 勇於爲人 按爲當讀于僞反鄭康成詩箋云爲猶助也史言王叔文密結柳劉諸人定爲死交勇於爲人卽言子厚黨助叔文而微其辭也 不自貴重顧藉 按顧藉之義與顧惜同公上留守相公啓云無一分顧藉心是也或以二字屬下非 八司馬初貶有永不量移之命後八人中惟程异以大臣李巽力薦復得進用位登宰輔可謂有鉅力推挽矣然物望素輕歿於相位旋即身名俱滅視子厚之以文章傳世百世不磨者所得孰多耶异先子厚卒當韓誌柳墓時正兩人蓋棺論定之日故誌中云云似專爲异而發也太史公有言富貴而名磨滅者不可勝記惟侗儻非常之人稱焉韓子之軒輊柳程猶斯志也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 題注 按送竇從事序中稱殿中侍御史者蓋先是司業佐留府之官也誌中明言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則前此使府所歷官具在其中矣注何以不載爲疑耶 爲郎官令守 按郎官虞部都官郎也令守洛陽令澤州守也守字句絕又前鄭羣墓銘已有郎官都守語正與此同考異欲乙令守二字則當屬下慎法爲句恐非

尙書左丞孔公墓誌 不能進退郎官 按唐制郎官有缺左右承舉之亦有已在郎署而爲丞所汰且甫除而丞不放入省者是郎官進退丞皆得主之故戮自以不能舉職爲嫌也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按公以貞元三年至京師是夏平涼有吐蕃劫盟事公兄御史兪遇害始主和戎

之議者馬燧也公見燧殆在劫盟後燧念兪新歿王事故撫卹公者特厚耳 玉雪可念注 王丞相下當有夫人二字見世說注

幽州節度判官張君墓誌銘 自申於闡明 按張平子靈憲中論日之明云由明瞻闡闡還自奪韓子

語似本此

太學博士李君墓誌 司空之後注 後文當作孝文 胥其出注 廉頗當作趙奢 年四十八注

按長慶三年歲在癸卯干以癸卯卒年四十八則其生當在大歷十一年丙辰非元年也又誌旣載卒之歲月及得年若干則始生之年自見此注尤贅 廣川書跋云李干誌李翱書誌云干字子漸韓集無此按子漸之字當取鴻漸於干義其名從干爲是

毛穎傳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云中山在溧水縣山出兔豪爲筆最精韓文毛穎傳中山謂此按中山

兔毫亦見白樂天雞距筆賦白又有紫毫筆詩則云貢自宣城以新史地理志參證宣州貢筆與詩語合而溧水則宣之屬縣也則宣城之貢卽出自中山明矣但當秦始皇時楚郡壽春在江之北而溧水

中山則江南地。秦未克楚都。其兵不得先渡江而南。朱子所謂雖寓言而不能無失者。殆謂此也。

鱖魚文 將其醜類 按定四年傳。將其醜類注。醜。衆也。文末年傳注。醜類。惡物也。

太傅董公行狀 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 按乃當從唐史作迺。李萬榮子名也。乃迺雖同。而字有今

古之異。諸注家不注萬榮子名。蓋皆誤以爲虛字而略之耳。

薦侯喜狀 題注 鬱爲選首者。蓋州家牒送舉進士之首。如張籍舉進士。由汴州牒送。是其證也。汝州

刺史領防禦使。不隸大府。故亦得舉士。按盧虔終秘書監從史之父也。

爲裴相公讓官表 又毗邦憲注 按元和十年。晉公以中丞兼刑部侍郎。故曰又毗邦憲。非別除也。注

中爲字當作兼。

舉錢徽自代狀 按集中舉人自代狀凡六篇。此其一也。餘五篇皆先具新除之官於前。如國子監尙書

兵部之類。此狀乃除刑部侍郎時進首行狀字下。當有尙書刑部四字。蓋偶脫耳。常參官上後三日。

舉一人自代。諸州刺史亦如之。皆建中制也。以韓子歷官言之。如御史職方比部考功中書舍人兵部

侍郎及兩任吏部侍郎。皆常有舉人自代狀。而集止有六狀。蓋逸者已大半矣。惟都官之除。時方分司

東都。尙未入省。不當輒舉自代人耳。又刺袁潮二州。止有袁州舉韓泰自代狀。而潮州舉狀亦逸之。當

時雖左降官蒞州。亦例舉人自代。如柳子厚集中有柳州舉自代人狀。卽其證也。

舉張正甫自代狀。按長慶中正甫爲尙書右丞。駁于頔更諡事。見頔傳中。其剛直可知。事在公舉自代後。

論鹽法狀。今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按啻字句絕。不啻猶言不止也。左傳鮮不五稔。杜注少尙常歷五年。多則不啻。又柳子厚序碁。亦有相去千萬不啻語。

海水。題注。公登第後。未嘗還江南。不知注說何據。

贈崔立之。題注。按正集有酬崔少府詩。乃別是一人。非崔丞也。又少府行十六。與崔丞行二十六。又不同。注誤。

上崔虞部書。僂焉而不終。注白頭而新。按漢書鄒陽傳作如新。董說蓋本新序。非誤也。

通解。必謂偏而不通者矣。按此句下脫其可不謂之大賢者哉一句。當從宋閩本增。

河南府同官記。題注。此記洪譜繫於元和四年。朱子於本傳附注從之。蓋記中旣五年句。乃合永貞

元年言之。上下文義甚明。此注中元和五年。當作四年。又旣五年注當削。開府漢陽注。按均入爲

僕射後。加同平章事。出鎮襄陽。記中兩稱宰相。以其新命言之也。僕射不爲正宰相。自唐中葉後。已爲

定制。今注脫其加使相事。似未明悉。歲時出旌旗。按東都留守。其之官例賜旗甲。見唐史呂元膺

傳。出旌旗城外衙之。卽謂出所賜旌麾也。

潮州請置鄉校牒。無所從學爾。考異云。爾或作耳。非是。按爾字若作語助句絕。與耳字無異。公佗文中亦有爾耳二字。兩本互異者。考異但並存而已。今由朱子作耳。非是。語推之。此爾字似當作爾汝之爾。屬下句讀。蓋此牒即授趙德秀才。故云然也。如公上張僕射書云。受牒之明日。亦是受署幕職文牒耳。又韋執誼貶崖州司戶刺史。請攝軍事。衙推有勿憚磨賢之牒。此尤刺史署衙推即牒其人之明證。元稹草陳諫除官制中有爾諫語。與此牒中爾德類。蓋當日自有此文體。

順宗實錄卷一 太常卿許孟容議文 按議似當作誄。

卷二 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 按陸相貶忠州別駕。卒於貶所。未嘗有刺史之授。詳見實錄第四卷。此刺史二字誤。

卷三 五坊小兒 按南部新書。五坊使者。鷓鴣鷹鷄狗。謂之五坊。置使分領之。若小兒則又以小園分隸五坊。而給本坊役使者也。張薦卒於赤嶺東。迴紇辟。按舊史。張薦使吐蕃。至赤嶺東。被病。歿於紇壁驛。吐蕃傳其柩以歸。此迴紇辟。乃傳錄之誤。

卷四 以尙書左丞韓臯 按新史方鎮表。元和元年。始升鄂岳觀察。爲武昌軍節度使。當順宗世。鄂岳未嘗爲節鎮。武昌軍節度使五字疑衍。六月乙亥。按舊史順宗紀。是年七月戊辰朔乙亥。乃七月八日也。六月無乙亥。一本作己亥。爲是。又一月中。前有乙亥。後不當有癸丑。以下文癸丑推之。乙亥之

誤益明。贈故忠州別駕陸贄。按追贈陸贄陽城事。不繫月日。以舊史考之。乃七月丙子。蓋日月並脫也。又潘孟陽除官之命。乃戊寅。非戊午。七月亦無戊午。並當以史爲正。議者言參死由贄注。按贄請令長舉屬吏狀。長下脫官字。

卷五 貶韋執誼崖州司馬。按新史宰相表。執誼之貶。在是冬十一月。又司馬新舊史執誼傳。並作司戶。而本紀及宰相表。作司馬。與實錄同。當是自司馬再貶司戶。猶劉柳諸人初貶刺史。再貶司馬耳。又劉柳等七人。但謫遠州。無一過嶺者。而崖州之貶。獨再涉鯨波所竄之地。視諸人爲最惡。宜降秩尤卑。紀表第舉其初貶之官。故與本傳互異。又執誼至崖州。刺史李甲牒攝牙推事。蓋緣司戶與牙推。皆州幕官。故可牒之兼攝。若司馬乃州之上佐。刺史不得牒署矣。此亦執誼再貶司戶之證。張萬福元和元年卒。按前書萬福卒。繫六月己亥之後。但未書日耳。則其卒之年月已詳。元和元年四字乃衍文。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按順宗之崩。在正月甲申。則此月之朔。非景戌也。戌作寅爲是。

飲城南道邊。題注。按題中既不著中丞之姓。又無佗事可證。何由知其爲晉公。此注當削。

本傳 終秘書郎注。已詳疑已誕之誤。王性之有博洽名。然其雜著中。往往語涉齊諧。此說亦近之。

調四門博士注。以公博士之除。在十七年。證洪樊二譜之說。最爲辨悉。按公十七年與楊敬之書。有僕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語。是必在已授博士後。益可證公爲博士。非十八年也。權知國子博士注。

在江陵有答張徹詩。按答張徹詩乃公從江陵還朝。官國子博士日作。非在江陵時也。華陰令柳澗注。郎中當作郎官。轉考功注。竄走當作竄定。進中書舍人注。去年冬。按洪譜原文作九年爲是。

書後

近代吳中徐氏東雅堂。堂主人徐時葵，萬歷中進士，歷官工部郎中，後崇禎末，堂已易主，項宮爵煜居之，煜後以降流賊名，隱丹書里，人喚而焚其宅，堂遂燬于火，今僅存池塘遺跡而已。刊韓集，用宋末廖瑩中世綵堂本，其注探建安魏仲舉五百家注本爲多，間有引佗書者，僅十之三，復刪節朱子單行考異，散入各條下，皆出瑩中手也。瑩中爲賈似道館客，事迹見宋史似道傳，其人乃粗涉文藝，全無學識者，其博探諸條，不特遴擇失常，卽文義亦多疎舛，閱者但取魏本及考異全文互勘，得失立辨矣。瑩中之敗，在德祐元年，則書出德祐前可知。徐氏刊此本，不著其由來，殆深鄙瑩中爲人，故削其氏名，并開板歲月耶。今世綵堂韓集與瑩中所輯似道悅生堂禊帖，並爲世所希有矣。廖爲閩中著姓，世有眉壽，高曾多及見曾玄，故以世綵名堂。朱子高第廖子晦，亦其裔也。至於瑩中，遂以相門狎客，隳其家聲，而猶遵奉朱子之書，蓋先世之緒言猶在，不敢忘淵源所自也。雍正丁未春日，長洲陳景雲書。

